

# 小說新報

第三年第六期

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上海國華書局印行



告廣書新局書華國

許指嚴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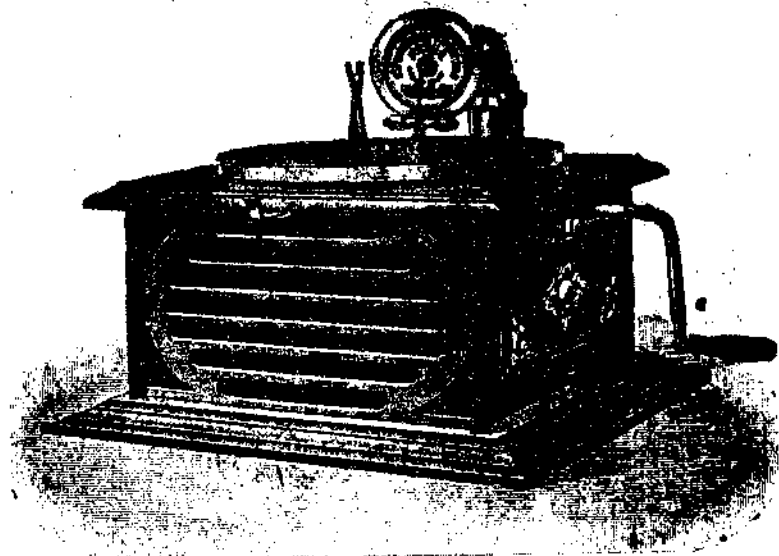
空前傑作

武進許指嚴先生特撰之稿先生為家故說部大家海內咸知無俟贅述所著南巡秘記正補編銷行二萬冊以上梨園劇本播始編茲又將有清一代奇聞秘事搜羅綴軫都未經人道而無一倫在他處刊過出以典麗萬永之筆尤足令讀者愛不忍釋歷史事實繁重此患沈悶得此鬆爽逸之體作恍如置身百年前目擊當日前狀快何如之厚冊定價大洋一元目錄如下

- (一) 奉安故事
- (二) 九王軼事十則
- (三) 下嫁拾遺
- (四) 董妃秘史
- (五) 願命異聞三則
- (六) 拾明珠相國秘事二則
- (七) 奪嫡妖亂志七則
- (八) 九漢外史五則
- (九) 魚壳別傳
- (十) 和珅軼事四則
- (十一) 香廠驚豔
- (十二) 禮部堂議和
- (十三) 林夫人書
- (十四) 圓明園修復議二則
- (十五) 豹房故智五則
- (十六) 孝貞后五則
- (十七) 閻文介方正
- (十八) 四春瓊譚十則
- (十九) 垂簾波影錄五則
- (廿) 熱河行宮歡喜佛三則
- (廿一) 瑪噶刺廟三則
- (廿二) 崔李兩總管
- (廿三) 昌壽公主三則
- (廿四) 清末雀戲
- (廿五) 瓦將軍試金台書院
- (廿六) 肅順獄異聞
- (廿七) 剛復自用
- (廿八) 寇太監
- (廿九) 劉太監
- (三十) 毓屠戶六則
- (卅一) 端王與溥儀
- (卅二) 榮祿與袁世凱四則
- (卅三) 控鶴珍聞十則
- (卅四) 瀛台起居注五則
- (卅五) 老慶記公司
- (卅六) 倚翠偎紅
- (卅七) 某福晉與某伶
- (卅八) 靴子李
- (卅九) 小德張
- (四十) 春阿氏案
- (四十一) 賀昌運
- (四十二) 吏部醫官案

路馬四海上行發總

百代公司  
樣機



本公司金鋼鑽針留聲機器雙面  
唱片早已馳名環球毋待贅述所  
需鑽針一支久用不煩掉換卽此  
一端異點頗蒙社會歡迎况唱片  
盡搜羅普天下最有聲望之名角  
所唱全屬真確毫不虛假不但自  
信且可面試如欲樣本函索卽寄  
所遞回件郵資敝處自行粘訖

上海  
四川路九十號  
天津法馬路六十號  
香港皇后大道

# 小說新報

第六期 目錄

## 封面

胡律園遊戲冊頁第六幅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 插畫

方蘭坻山水冊頁第一幅

北京名花花月琴小影

方蘭坻山水冊頁第二幅

北京名花李芝卿小影

蔣恆軒花卉真蹟

北京名花雪琴小影

李醉鷗書畫真蹟第五幅

北京名花花雲仙小影

## 短篇小說

風俗迷夫教

滑稽九龍日旗

(定夷)

(指嚴)

目錄

清代木蘭獵遠

明代陳宗伯夫婦

家庭勝芳女子

奇情劉晴整

醒世行路難

倫理文孝子

奇情海棠

寓言鏡中人語

## 長篇小說

豔情同命鳥

名家日神娶婦錄

滑稽饅兒遊滬記

名家天作之緣

## 談薈

爛柯山房瑣記

蕭索室隨筆

(綸緣)

(无相)

(天民)

(小慧)

(恨人)

(劍山)

(漱英)

(秋水)

(定夷)

(茗狂)

(少芹)

(之棟)

(爛柯)

(劍舒)

● 癩 移 記 異

(綺 綠)

● 聽 竹 軒 詩 話

(无 相)

● 豔 藻

● 爲 杭 友 寄 妓 書

(詩 隱)

● 美 人 吟

(東 園)

● 吞 香 吐 豔 詞

(詩 圃)

● 藝 府

● 文 選

(定 夷)

● 詩 選

(定 夷)

● 詞 選

(定 夷)

● 傳 奇

● 星 劍 俠

(園 東)

● 彈 詞

● 林 婉 姬

(醒 獨)

● 諧 數

● 擬 荷 花 大 少 宣 言 書

(秋 水)

● 夢 遊 清 涼 世 界 記

(秋 水)

● 觀 夜 劇 賦

(詩 隱)

● 夜 花 園 賦

(詩 隱)

● 嘆 張 勛 樂 府

(東 園)

● 滑 稽 新 語 二 十 一 則

(少 芹)

● 劇 話

● 脈 脈 劇 話

● 謎 海

● 別 有 會 心 室 談 虎

(惟 一)

● 謎 錄

● 補 白

● 名 不 備 載

神

者超

畫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 爪 一 鱗 一 章 報 拾 不 ●  
 ◁ 比 可 者 書 成 裁 剪 非 ▷

張康叛國演出復辟劇而造  
 成今日四分五裂之局此中  
 人殊即報章記載亦不  
 未盡真和木書乃亦  
 客任公府顧問復辟  
 日見耳聞非眾章之  
 潤色則以談詭筆墨  
 滑稽之筆以談詭筆墨  
 合之可成雙絕再天  
 總談等書出版以後大  
 書愛讀此君文字者  
 定當先睹為快誠  
 讀之書全書一大册卷首冠以  
 人武聖人等真面目定價大洋四角七折  
 二角八分



紅葉題詩古稱佳話不意千百  
 年後尚存此一段風流豔史可  
 謂奇極妙極是書以婆心苦口  
 之文旨在暮鼓晨鐘之警全書  
 都十萬餘言字句鏗鍊香豔並  
 茂其事蹟駭奇  
 處令人恹惚迷  
 離情致纏綿處  
 令人魂飛魄盪  
 至於佈局之整齊則繁而不亂  
 形容之精細則淋漓盡致洵屬  
 靈情小說中別開生面之鴻製  
 也業已出版定價大洋六角  
 代發行 國華書局  
 所上海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方蘭坻山水册頁(一)

生來淡  
樂國適  
表水為  
家柳綠  
波亭立  
水亭南  
何處  
方蘭





影小琴月花花名京北



方蘭坻山水册頁(二)



吳興陸叔同氏珍藏

影小卿芝李花名京北



蔣恒軒花青真蹟



吳興陳氏珍藏

影小琴雪花名京北



李醉鷗書畫真蹟（第五幅）



元人有句云夢裏不知涼是雨醒來微濕在荷  
 花又云吟花鶯坐水楊柳雪藕人歌山鷓鴣此  
 皆暑中間居妙境也丙戌伏日歸住螺溪兵火  
 之餘頗少還往惟與易庵項子戲弄筆墨庭  
 無佳卉坐鮮新聲而烟雲樹石時從硯沼幻  
 出耽之近可忘暑遠可忘世固無間工拙矣易  
 翁以為然乎

李肇亨記



影小仙雲花花名京北



短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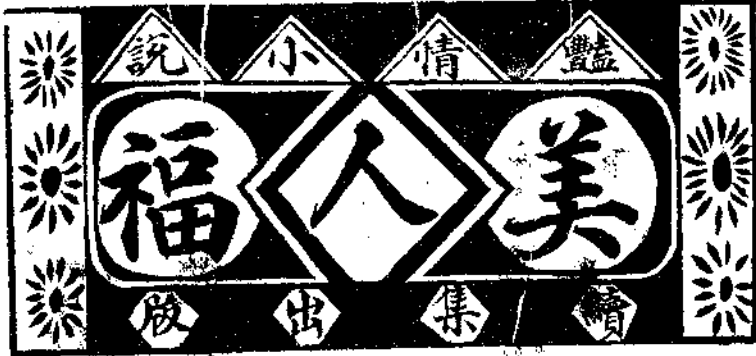
小



說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美人李定夷先生生平第一部傑作  
 福壽之速為歷代所不及  
 路集之自二十一回至四十回  
 續生刻意經營不稍懈  
 先讀諸君來函皆此書  
 愛不可得方始出書  
 遲至本月始出書  
 初集尤佳  
 優美之第二回  
 亦非尋常可比  
 不特不假  
 所傳優美  
 見者無不稱  
 同以譽行  
 噴飯以言  
 點點三點  
 點點四點  
 點點五點  
 點點六點  
 點點七點  
 點點八點  
 點點九點  
 點點十點  
 點點十一點  
 點點十二點  
 點點十三點  
 點點十四點  
 點點十五點  
 點點十六點  
 點點十七點  
 點點十八點  
 點點十九點  
 點點二十點  
 點點二十一點  
 點點二十二點  
 點點二十三點  
 點點二十四點  
 點點二十五點  
 點點二十六點  
 點點二十七點  
 點點二十八點  
 點點二十九點  
 點點三十點  
 點點三十一點  
 點點三十二點  
 點點三十三點  
 點點三十四點  
 點點三十五點  
 點點三十六點  
 點點三十七點  
 點點三十八點  
 點點三十九點  
 點點四十點  
 點點四十一點  
 點點四十二點  
 點點四十三點  
 點點四十四點  
 點點四十五點  
 點點四十六點  
 點點四十七點  
 點點四十八點  
 點點四十九點  
 點點五十點  
 點點五十一點  
 點點五十二點  
 點點五十三點  
 點點五十四點  
 點點五十五點  
 點點五十六點  
 點點五十七點  
 點點五十八點  
 點點五十九點  
 點點六十點  
 點點六十一點  
 點點六十二點  
 點點六十三點  
 點點六十四點  
 點點六十五點  
 點點六十六點  
 點點六十七點  
 點點六十八點  
 點點六十九點  
 點點七十點  
 點點七十一點  
 點點七十二點  
 點點七十三點  
 點點七十四點  
 點點七十五點  
 點點七十六點  
 點點七十七點  
 點點七十八點  
 點點七十九點  
 點點八十點  
 點點八十一點  
 點點八十二點  
 點點八十三點  
 點點八十四點  
 點點八十五點  
 點點八十六點  
 點點八十七點  
 點點八十八點  
 點點八十九點  
 點點九十點  
 點點九十一點  
 點點九十二點  
 點點九十三點  
 點點九十四點  
 點點九十五點  
 點點九十六點  
 點點九十七點  
 點點九十八點  
 點點九十九點  
 點點一百點

## 才子奇書美人韻事



鴛湖烟水散人所著女才  
 子一書意緒綢繆情雅  
 深中發才女馮小青楊碧  
 秋張小蓮崔淑張麗香陳  
 霞如盧雲卿郝湘娥王珠  
 謝彩鄭玉姬宋麗等歷史  
 委婉屏折纖悉靡遺至所  
 錄詩詞尤屬冶豔生香琳  
 琅滿紙無穢發俚鄙之病  
 得半綿綺舊小說  
 麗之長海舊小說  
 界之最最有價  
 值者精坊間木刻向  
 重行精付石印  
 請包醒獨生詳  
 加校訂人甜事  
 冠以題辭甜吟  
 耐人尋味每篇題前復請  
 名家畫繪圖俾閱者益增  
 趣味全四册連  
 書計共四册連  
 布套每部定價  
 五角現已出版  
 愛閱諸君  
 幸速購取

總發行所上海四馬路

風俗小說 迷夫教



(定 夷)



曩著墨隱廬漫墨嘗記山左之姑娘會及嶺南之十姊妹蠻風頽俗詫為異聞然百粵之地民情强悍女權之盛猶不儻如十姊妹姑娘會等已也南海番禺之間有所謂迷夫教者其行尤為荒誕其事確又可徵在窮鄉僻壤之所此教之信力殊偉雖官吏不得而禁父母莫之如何蓋深入人心歷數百年傳播既廣禁且不勝其禁矧事屬婦女跡近曖昧尤非臨民者所可瑣瑣過問若父母則舐憤情深更不忍繩之過苛以是流毒至今尙未有艾教行邪術重在符咒有針線木偶等祭品被蠱者必身軟力憊而失其自由不守閨箴之婦女輒藉以制其夫聞傳此教者為一淫尼尼以不守戒律創此惑人歛錢之妖教一時從者如雲粵地素有歸寧不返之惡俗得此以助之女更無畏於其夫是猶抱薪以益火故卒成燎原之勢也

番禺某鄉有王姓者鄉之富室也王翁中年無出晚歲始獲一子一姓血胤僅此寧馨以故珍愛逾常子名大年生而魁梧讀書不能就範好弄棍棒之屬曾從某教師遊略諳技擊王氏本非書香世澤翁亦素無科第奢望得此雄赳之子不虞勿登壽域私心殊為欣慰也娶婦胡氏有殊色亦百里內之貴族伉儷

之。間。情。至。淡。漠。大。年。雖。髮。其。妻。婦。終。以。爲。穢。悍。之。夫。不。解。温。柔。心。勿。善。也。且。翁。姑。俱。存。一。舉。一。措。未。免。多。所。顧。忌。因。是。成。婚。不。及。半。載。卽。循。俗。返。母。家。歲。時。令。節。偶。一。來。省。翁。姑。於。夫。壻。則。視。等。路。人。於。愛。情。則。茫。乎。不。解。大。年。積。憤。成。恨。漸。不。能。耐。請。於。婦。翁。強。之。來。歸。婦。亦。不。拒。大。年。自。負。不。弱。思。藉。勇。力。以。懾。伏。之。不。意。婦。歸。而。後。痛。改。前。行。歡。笑。異。於。往。時。大。年。以。爲。從。此。可。宜。室。宜。家。唱。隨。無。間。遂。亦。勿。忍。加。以。懲。處。如。是。者。數。日。一。日。大。年。方。晨。殮。陡。覺。頭。部。劇。痛。不。能。支。持。卽。歸。寢。室。而。眠。漸。而。手。足。皆。軟。癱。竟。至。不。能。起。坐。翁。夫。婦。大。戚。急。延。醫。診。治。醫。脈。其。脈。不。審。何。疾。逕。返。聘。金。而。去。老。人。益。形。惶。急。疑。爲。心。血。衝。腦。屬。不。治。之。症。乃。當。歷。落。萬。狀。之。際。婦。忽。飄。然。他。往。及。家。人。知。之。已。不。及。留。翁。始。恍。然。曰。大。年。中。術。矣。不。然。焉。有。夫。病。如。此。之。危。而。婦。乃。漠。然。若。無。覩。者。解。鈴。還。須。繫。鈴。人。彼。去。則。烏。能。治。必。洩。之。回。方。能。有。濟。因。親。往。女。家。則。婦。果。先。在。翁。見。婦。翁。而。讓。之。謂。庭。訓。無。方。縱。女。虐。壻。婦。翁。固。勿。知。情。聞。言。亦。咎。女。之。無。行。立。召。女。至。前。面。翁。而。斥。之。曰。必。敬。必。戒。爾。順。爾。和。妾。婦。之。道。也。汝。乃。不。德。若。此。好。隨。翁。歸。速。治。爾。壻。否。則。父。亦。不。汝。恕。此。間。無。汝。置。身。之。地。婦。不。得。已。立。從。翁。返。婦。見。其。夫。呻。吟。狀。仍。若。秦。越。之。肥。瘠。漠。不。相。關。家。人。環。求。之。婦。勿。爲。動。翁。觀。此。情。幾。至。怒。髮。冲。冠。顧。辛。苦。一。身。祇。此。碩。果。猶。冀。婦。之。回。復。天。良。速。施。救。治。故。卒。隱。忍。不。發。終。至。涕。泣。踞。請。婦。始。不。敢。却。於。袖。底。取。出。符。籙。數。紙。針。一。線。一。向。空。喃喃。念。念。有。辭。燒。其。符。籙。擲。其。針。線。口。含。清。泉。趨。至。榻。前。噴。噴。其。夫。一。剎。那。間。夫。如。大。夢。乍。醒。病。竟。霍。然。婦。旋。揭。其。床。褥。於。牀。之。四。周。檢。出。符。籙。四。紙。並。付。諸。火。事。已。婦。翁。忽。至。蓋。恐。女。或。執。拗。故。親。來。視。壻。及。見。壻。已。痊。可。又。指。女。而。誡。曰。此。後。敬。事。高。堂。善。相。夫。子。毋。再。作。此。惡。劇。設。不。遵。者。重。辱。所。生。惟。有。杖。殺。已。耳。語。已。又。多。方。向。翁。道。歉。翁。本。擬。俟。子。病。愈。

而。出。婦。今。以。婦。翁。極。力。周。旋。出。婦。之。舉。遂。罷。其。後。婦。恐。獲。罪。於。父。無。可。依。恃。不。敢。復。萌。妄。念。循。規。守。禮。從。夫。以。終。此。一。事。也。

又。有。一。事。被。蠱。者。受。禍。之。烈。視。此。尤。甚。什。伯。倍。家。庭。間。之。一。大。慘。史。也。南。海。五。里。舖。有。方。姓。者。田。舍。翁。也。生。一。女。名。菊。英。眉。宇。清。秀。饒。有。姿。容。處。此。樸。陋。之。鄉。大。類。鶴。立。雞。羣。女。年。漸。長。父。為。相。婿。女。視。鄉。里。少。年。無。一。當。意。者。自。恨。生。此。窮。鄉。不。獲。一。親。王。孫。公。子。殊。負。絕。代。容。顏。怨。天。尤。人。由。來。已。非。一。日。後。與。城。中。蕩。子。某。甲。結。識。花。前。月。下。幽。會。無。間。甲。曾。一。度。浼。人。作。伐。女。父。知。其。無。行。而。不。知。生。女。不。肖。孽。緣。已。結。竟。藉。詞。於。家。世。寒。微。以。却。之。嗣。以。女。歸。同。村。趙。姓。趙。亦。世。業。稼。穡。肥。田。數。百。畝。一。生。吃。着。不。盡。有。子。二。長。德。和。已。娶。婦。次。德。義。即。與。方。姓。締。姻。者。方。女。知。德。義。貌。極。醜。陋。縱。有。銅。臭。萬。千。殊。不。足。當。一。盼。顧。父。命。既。不。可。違。私。衷。又。難。語。人。則。亦。聽。之。而。已。比。賦。于。歸。尋。即。反。目。女。覺。所。天。蠢。若。鹿。豕。遠。不。如。意。中。人。之。瀟。灑。風。流。解。情。知。趣。且。恨。既。入。樊。籠。不。能。如。向。者。之。自。由。仇。夫。之。心。日。深。思。甲。之。心。愈。切。偶。與。甲。晤。誓。不。生。離。謀。所。以。處。置。其。夫。而。為。久。遠。之。計。甲。曰。一。誤。不。可。再。誤。向。者。子。果。早。從。吾。行。何。有。今。日。之。辱。女。立。悟。歸。即。施。邪。咒。於。其。夫。蓋。亦。深。諳。迷。夫。術。者。德。義。為。邪。咒。所。迷。居。然。病。不。能。興。女。竟。盡。挾。室。中。細。軟。偕。甲。宵。遁。及。趙。父。聞。悉。審。知。子。受。婦。愚。意。婦。必。返。母。家。踵。往。覓。之。方。翁。謂。女。並。未。歸。趙。父。指。方。唆。女。殺。婿。而。又。匿。女。逃。罪。方。翁。反。噬。之。謂。趙。父。子。非。虐。斃。其。女。棄。屍。滅。跡。即。賣。良。為。娼。來。圖。訛。詐。并。向。趙。父。索。人。兩。相。爭。鬩。交。訾。不。已。幸。得。鄉。鄰。之。調。停。雙。方。未。至。用。武。然。趙。父。因。子。命。垂。危。心。終。不。甘。逕。控。方。翁。於。縣。嘗。謂。德。義。苟。不。及。救。即。至。盡。貨。吾。產。吾。亦。必。求。勝。訴。而。使。方。姓。一。人。為。償。令。尹。某。君。素。知。粵。地。有。此。邪。教。蒞。任。以。來。接。收。此。類。稟。

狀已不止一二次。惟施術者不逃。被蠱者可救。故未嘗從嚴辦理。今閱趙父之狀。不禁為之勃然。立拘方翁。至方翁又舉前二說。轉控趙父。尹先往驗德義之疾。審知確為符咒所迷。力斥方翁之誣。枷而杖之。意在必得菊英。趙又厚賂之。能得菊英。以治德義。固所深冀者。即不然。德義或以是不起。則必使方翁或其女為償。卒之鴻飛冥冥。女及某甲終不可得。方翁年事已衰。受此痛苦。瘐斃於獄。德義亦竟不起。此又一事。結果乃至死亡。二人以視前事。禍愈烈矣。

更有最新發現一案。亦關於此邪教者。新會某姓女。生平信奉迷夫教。極篤家計不裕。自幼即習紡織。及長。頗能自食其力。因與同教少女數人。結約設誓。彼此當相守終身。不仰男兒鼻息。苟至不得已。適人亦當循歸寧。不返之。舊俗後女。逼於母命。出為人婦。臨嫁。姊妹行規之曰。誓言且且。天日可表。願子念之。毋作法自犯也。女唯唯。新婚之夕。見所天為冠玉少年。藹然如冬日之可親。情愛既萌。不復能捨。竟破例而不歸。姊妹行聞之。切齒殊甚。僉謂懲一儆百。機不可失。失此不圖。吾屬之團結力散矣。議定因伺女於道。而箝辱之一日。女偶出遊。不期與伺者相遇。羣雌粥粥。爭前問罪。或批其頰。或捉其襟。甚欲暴其私。以洩忿。女以孤掌難鳴。不勝其辱。被圍久之。終不能解。適道旁有澗。女羞憤已極。竟投水死。迨至夫家馳救。已是無及。然究不審仇女者為何人。又無逼盡左證。卒無從為女伸冤。此又一事也。

定夷曰。邪教流毒。有如是乎。綜上三事。第一事已極可詫。第二事且慘痛矣。至第三事。則并奪人自新之路。使其毒蔓延而不息。更視前二事為痛。誰實創之。而至於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聞教首淫尼。卒以盜劫被戕。多行不義。左道禍人。宜乎食此報也。

小 說 九 日 龍 旗

(指 嚴)

京師前門外有小肆焉。善製戲衣袍笏。旗幟之屬。兼作彩畫。文繡。獲利頗厚。民國以來。舞臺之所需。雖猶是而各公署及慶肆所懸之國旗。則僅以五色布縫之。厥值較廉。畫工繡夥。幾至無人問鼎。肆主怒焉。憂之。性迷信。媚事狐鬼。家有小樓。供大仙者數世矣。每祭必祝曰。吾業何日發達。

一日忽有老者坐肆中。不知所自來。皓首龐眉。貌殊奇古。方與肆夥。囁作秘密談話。肆主入。循例寒暄。未及詢姓名。老者突語曰。子發財機會至矣。吾特來囑子預備。顧事大忙。晚間人靜後。更來示朕。兆可也。肆主方愕然不解。所謂而老者已杳。然羣以謂神比。晚佇候老者不至。至半夜倦且欲眠矣。忽聞院內有呼肆主名者。亟趨視之。日間老者也。謂之曰。速從我行。憫憫隨之。出及門。彷彿有馬車一乘。老者拉肆主入。共乘覺其行甚疾。向北曲折。迤邐約炊許。圍人曰。至矣。遂偕老者入。則一巨第。類帝王居。圍人令坐旁室。稍憩久之。始有侍衛傳宣入。見老者引肆主拜跪。肆主微睨上座者。則頭角嶄然。貌極怪醜。衣冠遵前朝舊制。翎頂。燧然態甚倨傲。向老者若有所語。肆主立較遠。不能悉聞。但見授以紙卷。一旦囑曰。機不可洩。宜於密室速為之。儘一日夜成。萬幅。即派汝監視。有誤期或漏洩者。責任在汝。老者唯唯叩首而退。拉肆主遽出。既登車。乃於懷中出紙卷示之。則五爪龍形也。肆主駭曰。久不睹此物矣。自民國共和。咸以為不祥之怪物。今貴人囑公意欲何為。老者急搖手曰。關汝口。慎勿饒舌。毋累吾。千重辰也。肆主色變。身顫。急謝無狀。誓此後勿妄語。老者乃低語曰。我國將有大變。更東海神龍復出。御世此間。所懸旗幟。必一霎時。盡易以龍形。頃間上座者。即龍王也。乃龍帝之大臣。其先實係龜鼈之屬。曳尾塗中。與吾儕修尾之族。

相類本有聲氣之感。徒以彼恃蝦兵蟹將之力。得致高位。昨渠已統護龍軍來。此有軍師長鯨者。上觀天象。謂紫薇垣光朗。龍帝必且復位。宜速預備。乃由黑魚精專司籌備事宜。因吾輩最善隱形秘密。故以預製旗幟事相屬。吾受子香火久。有發財事。安得不私厚於爾。爾歸速爲之。明日吾將令五鬼搬運。置各鋪戶門旁。彼申茶鬱壘自能株守。待後日霹靂一聲。春雷施令。卽羣龍出見。旌旆飛揚之時也。子好爲之。萬金不難立致。肆主大喜。無何車抵肆門。老者復不見。肆主乃星夜召集畫工繡匠。用老者術。納諸人密室。中令繪製各旗幟。雖斗室而不覺其窄。衆益驚異。肆主日奉香火。祝大仙祈禱。默佑衆覺手足敏捷。大異常時。知老者之靈効實非虛語。及盡二十四小時。萬幅果完成。忽有披髮醜惡之將士五人。排闥入昇一櫃。置地上。呼肆主收受。肆主啓之。銀蚌滿中。數之適符萬數。五醜惡人亦不復作語。但捲疊旗幟如束薪。捆載而去。老者忽又見。謂肆主曰。爾宜特製一旗。以異於衆。且由此可得萬金賞。是二萬金也。庶幾可償子願乎。肆主崩角謝問。特製之旗。奈何。老者曰。中央五爪龍如故。而周以紅日九枚。作環拱狀。人間故則對曰。昨夜夢天神授我此訣。日者太陽之象。天子當陽是也。九者久也。萬歲無疆。以頌大清。豈不懿歟。肆主稱善不已。亟如言繪製。會肆主子方六歲。入民國後。所生者目未嘗睹。此怪物時正嬉戲室中。忽眺風翻旗動。龍勢張牙舞爪。欲搏噬人。子大驚狂呼。立仆於地上。插口吐沫不復能作哭聲。蓋俗所謂膽裂矣。亟延醫施治。又不敢告以龍旗受驚語。但知爲暴疾。拉雜施藥。餌復請巫者祈禳。終不復甦。大慟。夜叩大仙乞問禍福。老者忽至。曰。子得財足矣。稚子何足愛。明歲行當復舉一雄也。肆主遂不悲。但希萬金復至。越日闔城譁然。蓋不知何時已將屋角同懸之五色旗。盡易以五爪之黃龍矣。惟肆主心知其故。乃徐

出特製之旗高懸屋角以待龍王之稱賞頃之果見有揚鬚擺尾率水族之雄師招搖過市者見肆主旗與衆異入詢其故肆主答如老者言一魚服蛇鞭之健將謂肆主曰子能喻此意可謂龍師之高弟而龍伯之嫡派矣吾受王命凡忠於龍國者有厚賞今惟子堪稱誠篤宜引子入見龍王當有優賜速隨我行肆主携衣冠而出自悔不能曳尾猶悵恨良久既行恍惚至一處晶宮鮫宇別有洞天惟與前此老者所引入之地又不類候久之傳宣登殿則雲移雉尾日繞龍鱗問乃一玉貌朱唇之美少年心方狐疑忽有怪聲發於殿上謂爾作特別之旗幟果出己意乎抑他人指使乎肆主叩首答言實出小人忠誠之意復述老者所教語一過殿上又大聲曰衆皆觀爾獨順從且頌禱出於至誠實堪嘉尚今特賜爾萬金以爲熱心愛戴龍國者勸爾亦宜更矢忠誠逢人開導俾息浮言而靖人心有厚望焉肆主稽首領旨頗訝其語聲不類少年微睨之不禁訝絕蓋巍然侍坐者卽前此老者所引見之醜怪龍王是也少年雖高座絕不言動凡發號施令惟龍王專擅肆主疑懼交并汗透重衣縱獲賞金萬鎰出時已面無人色矣既歸妻孥相慶夥友咸豔羨不置肆主出餘金置酒食以餉羣夥欲服其心願羣夥覲覲多金心終不釋特畏老者袒庇不敢肆無何屠龍軍大至聲言以屠龍爲第一義凡此張牙舞爪之標幟必使一掃而空不留片鱗殘甲而後止肆主聞言大懼叩問大仙何如製旗人能無殃咎否且謂大仙教我特製之旗以久遠萬年爲頌今才數日耳卽已危象紛來岌岌不可終日一旦屠龍軍恢復神京捕製旗者置之法小人寧不因財而殞命身既不存財將安附吾欲逃之何如禱祝良久老者忽已蹀躞院中顏色沮喪謂肆主曰龍王大事已去吾爲奔走請求偶過豐臺幾爲屠龍軍所執勢盛哉屠龍諸將也吾儕曳尾之屬殆將無



噍類雖然於子獨尙無害人苟問特製之旗者則子可以對曰九日龍旗者表示懸此龍旗僅九日耳如是則子若已先知龍旗之結局人必復賞汝汝可如俗所云兩面討好矣尙何憂爲第子旣得財宜速散之否則恐人不汝容也肆主唯唯謝教顧於散財一事則吝不肯行是晚大風自東南來走石揚沙人馬俱倒京中居民咸惶駭莫知所措及風定則龍旗如洗不見片影殆已若紙灰化作白蝴蝶云肆主屈指計之果九日也遂舉老者之言告人人皆訝其先知以告屠龍軍帥是時帥方根究龍旗之由來謂制作安得如許迅捷必有奸人獻策爲之預備宜捕其人置之法或以肆主告將收之聞其作九日之讖乃止肆主竊喜以爲名利兩獲矣

當大風汎掃龍旗之日肆主私收其餘燼藏之篋中謂他日護龍軍來留此種子尙可得厚賞蓋因國變無常朝更夕改未可預料故爲是取巧之計夥友已窺之乃思作要挾之計以劫其財一日持新聞紙突入曰主人試視此龍旗案舉發矣在勢不免波及宜速自爲計肆主色變曰此紙上作何語吾苦不識字爾試讀之何如夥友乃僞爲雜誦略云護龍軍大帥勅封龍王通電布告各族此次護龍軍舉旗扶東海神龍正位寶出各族同意並非本帥一人之私心如乘龍壻登龍才子龍伯大人參龍氏御龍氏臥龍先生好龍公飛龍子以及一切攀龍從龍之徒無不贊成此舉故畫龍之僧繇繡龍之龍女一夜而得龍旗十萬幅一日而懸龍旗十萬家人心如此豈本帥之罪哉乃本帥甫舉龍旗此輩卽岸然反對高呼屠龍恬不爲怪甘心作反覆小人使九日龍旗遂成妖讖行同鬼蜮人面獸心本帥義不反顧誓必踐言行當捲土重來一雪此恥他日必盡屠此輩以復屠龍之仇以竟護龍之功云云肆主不諳文法但聞語中有

反覆小人九日龍旗等字大駭以爲護龍軍帥將來必且尋仇急求計於夥友以免此厄夥友笑曰護龍軍業已散逃尋仇亦在後日尙非眉睫之害此不足患今所患者乃在屠龍軍見此通電必謂主人曾爲護龍軍帥出力名雖投誠定非出自其意實一反覆小人不治其罪恐他日復私通敵人爲鬼爲賊若此則主人之禍且在目前吾從主人有年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主人皇然欲涕曰奈何夥友曰且避居鄉間數日以待時局稍定復歸營業則可免矣肆主以爲然慮擁此厚賞攜往鄉僻未便而銀行等方停止營業無可委託正躊躇未決乃復禱於大仙叩求再四不見老者蹤影肆主歎曰仙人亦炎涼若是耶今我運蹇乃復不顧無怪護龍軍帥之爲衆所誑矣正歎息間彷彿聞老者語曰爾旣怯餒此金本非爾所應有爾可以十之九畀爾夥友代爲保管爾第攜十之一往鄉間避難可也肆主聞言心雖吝不肯舍願以爲仙人向愛我決不見欺乃果以十之九付夥友而自取其一去及京西某村土匪方大肆搜掠肆主至被劫一空妻孥幾爲所擄倉皇逃歸仍抵肆中則屋宇全非夥友更不知所往亟問居者則言吾係租賃於屋主設此營業問屋主爲誰則赫然夥友姓名也急覓之夥友翻眼若不相識憤與理論則曰盡出委託存銀證據蓋肆主付與時倉猝未有手續也肆主大譁夥友乃召警士至訴以昔日肆主業從護龍軍帥遠颺今乃有此無賴冒名訛索請治之警士遂捕肆主入署詳加研鞫肆主所語支離恍惚又不敢暢說秘製龍旗事警長以爲有神經病乃驅之出境肆主遂爲流丐旣痛子又失財日詬厲者不置夜夢老者語之曰子以九日龍旗得財子之運亦九日類耳夥友乃五色旗下漂亮人物吾已得其供奉此間樂不思蜀矣他日黃龍再見吾不妨更攀龍附鳳也

鐘 詩 軒 雨 話

( 葵 蔭 郭 )

劍 門 (嵌 字 格)

蛇。劍。能。揮。雄。漢。帝。 狗。門。不。入。重。齊。臣。

魚。腸。藏。劍。諸。能。刺。 鳳。字。題。門。喜。不。知。

寶。劍。無。雙。懸。季。扎。 法。門。不。二。說。維。摩。

十 姊 妹 花 指 佞 草 (分 詠 格)

三。徑。芳。菲。二。五。偶。 一。庭。屈。軼。九。重。明。

泥 塑 美 人 對 牛 彈 琴 (分 詠 格)

金。屋。貯。嬌。吟。落。燕。 銀。河。罷。織。譜。求。鳳。

紅。顏。小。隋。黃。沙。劫。 烏。角。甯。聞。白。雪。香。

清代 木蘭獵遘

(綺緣)

清世宗移龍換鳳事。幾人盡皆知。則高宗爲海甯陳氏後裔無疑。而友人梨雲來書。則力辯其非。且錄獵遘事相餉。則謂高宗固世宗子。特其母則爲漢人而非彼族。其說亦良有理。似可兩存。爰加點綴。以成斯篇。

清制於蘇杭等處。設有織造府。而以滿人主之。每歲必以絲帛上貢。其勢且躋司道而上之。所入亦頗不資。時有包衣旗某者。爲姑蘇織造副使。卽挈眷南下。寓滄墅關。妻女而外無多人。旋因北來奴婢。粗獷不堪任事。且語言隔閡。勿能與蘇人交談。因以數十金購關外織箔顧姓女爲婢。卽以侍其女焉。顧家殊貧。饑饉且不繼。方誕女時。紅光蔽天。鄰里羣相駭愕。告之曰。是女長。大必非常人。幸善撫之。當能以光大門戶。顧喟然曰。吾儕寒人。苟生兒者。待其長成。猶可助操作。治生產。今產女又焉用耶。豈望爲楊妃第二。裂土以封母族哉。女年稍長。患痘。旣愈而微麻。隱入肌裏。貌益寢矣。顧性慧甚。且溫順。能承父母意。然其父終以食指浩繁。難乎爲繼。竟鬻之於某家。幸未供竈。下駟策。尙無大苦。女操作殊勤。略識字義。入府一年。已嫻滿語。驟聆之。絕似八旗女郎。侃侃而談。不復作吳儂軟語矣。主人善之。益勿使任重役。主人之女亦視若姊妹行。

滿族蔑視他種。且以杜絕亂萌故。舉凡后妃嬪嬙。下及宮婢。皆以己族充之。漢女不得預其列。雖然。數百年來。吾族清才麗質之女兒。幸賴是保全耳。顧女旣入織造府之明歲。朝旨忽下。世宗循例作選嬪之舉。天語惶惶。四方騷動。凡八旗少女。咸須錄名以上。無論妍媸。不敢或匿。第旣選之後。須視父兄爵位而甄

別之。苟其父兄位尊。可有妃嬪之望。否則縱才色俱備。但供驅使而已。某織造固有女。度不能隱。已簽名入册矣。女殊勿願。悲憤欲覓死。號泣終夜。詢以故。則曰。名雖上獻。闕廷寵承。雨露實則不啻自投火坑。以兒在弱。何堪當此。行必憔悴以死耳。尙望復還故鄉。與雙親團聚。哉。兒甯死不甘奉命。願阿父憐之。某雖愛女。不忍遠離。然以家世生命。皆係於是。乃曰。祖宗成例。何可違抗。且聖恩浩蕩。誰不視爲榮典。汝乃引爲恨事。耶。茲事體大。吾縱愛汝。亦勿能徇汝意。言次。立引身外去。

女固有所歡。伶人某訂交頗篤。月下花間。時相過從。滿族素漠視禮教。某微聞之。亦不禁也。至是勢亟。女潛召伶入。告之故。且令籌久長之計。伶囁嚅曰。名爲宮禁。不啻泥犁。以卿花嬌柳弱之軀。何能處此。且吾輩深情如許。更勿忍中道分飛。無已計。惟走乎。吾無家屬爲累。天涯地角。當與卿偕。特恐川資匱乏。難於籌措耳。女微笑曰。子言實獲我心。金錢豈足困我。因啓篋示之。則纍纍者皆黃白物也。伶狂喜。女復曰。卽此已足供吾輩半生娛樂之費。伶目灼灼然益涎其財。詔笑曰。足矣。卽用之。畢。世亦不罄也。遂乘夜偕女遁。鴻飛冥冥。不知所之。顧女日侍妝閣。頗知其事。特以主婢恩深。隱忍而已。旣而女父得耗。大驚。四出偵緝。已同黃鶴。時功令綦嚴。凡已報名而不赴選者。卽爲違旨。罪無可道。女父駭怖殊甚。亟欲覓人庖代。則凡滿人有女者。皆已錄名入册。若漢女。則勿能作旗語。且禮節不符。卽備重金。亦歸無益。倉卒間。無所爲計。因念及女婢敏慧。解事又嫻。旗語尙使頂代。當不致僨事。遂具以告。且詢願否。願女侃侃然曰。婢子受惠綦深。愧無以報。苟有所命。赴湯蹈火。所不敢辭。矧瑤宮禁苑。究非虎狼巢窟。可比乎。女父喜。嘆息曰。吾有女若無而婢。乃勝女。吾其女若矣。遂爲之櫛沐。更易衣飾。送之北上。旋竟被錄。終以女父職卑。女又不

美撥入木蘭行宮。任浣衣役。同伴凡數百人。監以內侍。日出而作。至亭午時始得憩息。其中粗魯陋劣者。固居其半。然亦不乏才清色麗之閨秀。亦共操作。纖纖玉腕。日與蘭湯。桂皂相依。鄉關遠隔。舉目誰歡。其憔悴之態。悲憤之懷。良有非能描寫者。惟嗷嗷私詈。立法之苛。闈豎之暴。每以拘連搗麪爲事。而九重深遠。竟置不聞而已。願女則本慣操作。殊不覺苦。惟謹慎將事。以免箠責。入宮數歲。容貌轉而爲豐腴。卽有不樂。亦委諸命終。不怨及舊主人也。

木蘭有圍塲及避暑地。清帝歲必兩至。習以爲常。某年。世宗猶在潛邸。未繼大統。護蹕而往。居數日。衆皆退憩。世宗獨超乘出獵。蓋雄武威猛。生性使然。且曾入山林。從劍俠遊。技擊至精。至是獵興忽發。遽入圍塲。擊走射飛。略無虛發。願盼殊豪。旋見一鹿。踽踽然來。呦呦作聲。似覓其伴。世宗亟彎弓射之。鹿狂奔。引避入林。世宗輾轉苦追。復發一矢。中其背。鹿仍負痛走。更抽一矢。始殪之。立下騎。生擘其茸。血以飲。津津若有餘味。鹿茸能壯陽。世皆視爲補劑。世宗飲已。因烈日當空。不可復耐。則仍上騎返。時值假日。諸宮女多他適。惟願女獨留。世宗與之語。女敬謹以對之。世宗覺女蠱服亂頭。別饒媚。遽就幸之。女窺其容儀。偉岸。服色麗都。知爲非常人。勿敢違也。世宗旣出。女秘不敢告人。因是而有娠。積久。腹且膨。亨力弱。不能任事。日慊慊。思作晝寢。向之羣許爲勤者。今且交斥爲惰矣。緣是同伴多心疑之。然以宮禁清闕。內監密佈。豈爲外人所敢入。殊不慮有他異。僅目爲腹疾。遂不復問。又久之。竟產一兒。啼聲宏大。洵非凡種。監守者懼。以爲禁苑森嚴。此兒何來。亟拘女及兒。另闢室以居之。未敢遽以上聞也。

是歲八月。聖祖秋狩。復來木蘭。事稍暇。守者以前事聞。且謂事涉重大。殊非奴才等所敢自尊。陛下盍自

鞠之。聖祖勃然怒。遽召女母子。女抱兒至。盈盈飲泣。聖祖嚴詰之。女終羞澀不答。乃令隨蹕之某妃密鞠之女。始盡述前事。更探其人狀貌服飾。女亦縷舉以告。且泣曰。婢子詎勿識羞特勢所未逮。不敢違耳。如能赦則赦之。否則請賜縵首禁地。無外人出入。此兒必有來歷。能爲留之。則婢子死且瞑目矣。某妃聞言。審爲世宗所爲。潛告聖祖。召之入。詰之。世宗亦自承不稍諱。聖祖曰。然則若猶識其人否。曰。踰時未久。依稀可憶。聖祖曰。然則若必愛其人矣。否則何獨垂青眼耶。世宗勿答。聖祖怒曰。兒何不肖至是。始亂而終棄之。已覺不可。况是女爲汝所陷。幾伏法以死耶。世宗叩首謝過。聖祖色稍霽。又召女母子至。女流睇窺世宗。低首垂淚。兒則仰首而望。初不呱呱浪啼。聖祖遂命世宗納其母子。並挾以返都。未幾。聖祖崩逝。世宗繼位。旋冊女爲妃。而立兒爲儲。女以浣衣賤役。終身不得入宮禁者。一旦膺此榮寵。殊不多覩。然終不以驕人。冲淡温和。一如往日。未幾。忽以暴疾薨。論者僉謂世宗生性苛刻。殺妃以滅口也。

定夷曰。清世宗移龍換鳳事。余素勿信。世宗在位凡十三年。高宗嗣位年二十餘。是世宗之生。高宗當在未紹大統以前。言移龍換鳳事者。皆謂世宗卽位數年後。取陳氏嬰兒而易之。使其言而然。高宗之卽位。當在冲齡矣。或曰。世宗爲皇子時。卽行之。則聖祖晚年諸子爭立大局未定。世宗遑恤其後。於此可知。移龍換鳳之不足徵。綺緣此篇。深有作意。可於稗官野史中姑留一說。

明季  
軼聞

# 陳宗伯夫婦

(無相)

廣東位於全國之南。大庾嶺橫其北。境內巒峯層疊。山嶽突起。巍然直插霄漢。作獐目向人狀。一似憤怨不平之氣。磅礴而成。假道於此。最高之峯。以上叩帝閣。看南部瀕海。灣港岬角。小嶼星羅碁布。雷州半島。斗懸海心。與海南島遙遙相對。河伯或肆暴怒。則峻潮澎湃。作山立。大有吞天啖地之勢。而居其地者。復沈毅猛擊。冒險敢死。其好氣任俠。不讓燕趙秦晉之區。足與山色水聲相輝。照迥非中原之明月。畫舫緩歌慢舞者。比故彈鋏擊劍之儔。往往挺生。其間而深閨少女。妙齡弱質。亦多靚粧習武。葱指握拳。磊落有丈夫氣。其能犧牲身命爲國馳驅。如吾所聞之張烈女者。尤此中之翹楚也。

張烈女。軼其名。粵之南海人。父爲邑中名教師。擅拳術。力大如虎。隻手能舉五百斤。顧鬱鬱不遇。時借酒自遣。酒酣。輒仰天長嘯。其聲洪如巨鐘。若百獅之怒吼。中年得女。女生而慧。耽翰墨。貌尤昳麗。但於婀娜之中。含有剛健之氣。眼棱炯炯。有光凜乎其不可犯。父酷愛之。授以技擊。女習之三年。盡傳其術。身輕比猿攀崖。援壁如履平地。年十五。歸同邑陳公子。壯夙抱大志。狀貌魁嵬。額廣準巨。英氣咄咄逼人。其處世也。和而藹。恭而謙。智勇深沈。不露圭角。文學之餘。時好擊劍。馳馬嘗曰。天下多事。大丈夫當上馬殺賊。下馬發露布。若徒手執一卷。家且不能保。遑論國乎。僧某。少林嫡傳也。子壯師事之。盡其藝。得女。倡隨甚篤。紅閨劍影。時覺閃閃。紗窗光芒。射人見者。輒咋舌失色。而不知彼正藉此以精其技。冀爲他日用也。天啓四年。子壯典試浙江。策刺魏闈。坐誹謗。削籍歸家。居恆怏怏不樂。感撫時事。悲來填膺。時聚二三豪



俠之士相與痛論國事。每言至魏璫專橫。罔民誤國。輒拍案大罵。慷慨淋漓。聲淚俱下。維時魏璫恐人不服。偵騎四布。間諜充斥。鄉民往往以小故罹大辟。天下皆結舌緘口。莫敢或議朝政。惟子壯則肆言無忌。絕不畏怯。烈女憂而諫之曰。奸賊當國。忠良見屏。錦繡山河。行見斷送於豎子手。夫子宜效漢朱雲故事。請劍明廷。斬賊首以謝天下。此其上也。否則力有不逮。則當相機。徐圖蓄力。待時若何。而可誅奸若何。而可奠國。經之營之。百折不回。以行之。庶克有濟。若徒使酒坐罵。不過洩一時之孤憤耳。竊爲夫子不取子壯頷之。

崇禎初。子壯開復原官。累遷至禮部侍郎。會詔徵郡王子孫以降。才堪用者。赴闕聽候。除授子壯。抗疏言。宗室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墮藩規。濶餘政。且錦衣肉食之貴。介登之吏。民之上。不習民情。徒爲民苦。疏上。上震怒。先是溫體仁深恨子壯。際此復乘間中傷之。部議以非祖間親。如律當戍。乃錮子壯於獄。女得報。拊膺痛哭曰。夫子以英雄武之才。不幸陷於宵小之手。報國之心未酬。萬一詎可坐視其無辜而死乎。遂即日男妝北上。形隻影單。行於冰雪地中。不以爲苦。抵京師。僞爲子壯弟。詣某顯者（疑爲文震孟）門。求營救。顯者以力不逮。對女百思無策。乃偃蹇坐其邸之階上。作秦庭之哭。旬日水漿不入口。淚盡繼之以血。顯者憐之。允其請。力白於上。女更百計斡旋。以佐之。奔走五閱月。心疲足繭。而子壯始出獄。是時流寇四起。海宇騷動。秦晉豫蜀。半爲賊有。未幾賊衆直闖京師。九門之軍盡潰。思宗殉國於煤山。羣臣寫降表。北面載拜。覲顏作新朝走卒。子壯聞報。乃掀髯而起曰。某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國事如此。更有何面目偷生於人世耶。言畢。叩頭搶地。額上血流如雨。注鬚髮皆赤。大有死而後已之概。烈女揮涕以

慰之曰。君非可死時也。闖賊篡國。君王殉難。社稷坵墟。生靈塗炭。爲人臣者。正宜草討賊之檄。興勤王之師。爲天下倡。幸而人心未去。當有中興之望。不幸而天不祚明。大事已非。則解衣就烹。引頸待戮。猶未晚也。至徒以一死報國。此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所爲。竊爲夫子羞之。夫子其有意乎。妾不敏。敢執鞭以從。子壯謝曰。金石之言。謹受教矣。

未幾。福王立於南都。起子壯爲禮部尙書。女乃棄釵環。焚詩稿。短衣窄袖。佩劍縱轡。相偕北上。行抵蕪湖。南都陷。福王被虜。四鎮或死或降。江南盡爲清有。時桂王避亂於梧州。子壯乃馳檄遠近。言桂王當立。而其時唐王已卽位於福州。湯來賀。謂子壯曰。閩一君。粵又一君。蚌鷓相持。漁人得利。君其好爲之。勿以國家大計。誤於私憤也。子壯意稍轉。女復力爭之。議遂寢。近人僅謂子壯不念宿憾。按唐王曾具疏劾子壯。貞忠爲國。而不知烈女亦左右之。但不居其名耳。

永曆丁亥。虜將李成棟大舉西犯。張家玉起兵東莞。與虜戰於新安。子壯與陳邦彥謀。乘虛復廣州。乃約指揮使楊可觀等。結花山降盜三千餘人。期以七月七日。內外相應舉兵。諜者入郭被執。事露。可觀等死之。成棟還援。子壯要擊之。大潰。士卒死亡殆盡。僅以身免。乃對女痛哭曰。天下事不可爲矣。一而敗。再而蹶。此天也。非人力也。余食國祿。忠國事。固應一死以報先皇帝於地下。若卿金質玉姿。年來馳驅戎馬。跋涉風塵。已足可憐。可敬。余有不幸。卿將何以爲計。女曰。君作忠臣。妾獨不能爲節婦。耶。言已拂然。

是年。子壯入高明。成棟率大兵圍之。前後旬日。城中矢竭糧盡。鼠雀俱空。兵士餓死者相繼。遂不守。烈女振臂一呼。瘡痍皆起。與敵肉薄於城中。人人有城存則存。城亡則亡之概。清兵大爲驚愕。棄戈返奔。乃未

繼而後軍驟至。精銳大集。衆寡之勢懸殊。子壯慘死。烈女被執。思以身殉。乘人不備。解帶縊樑間。適爲成棟部卒窺見。救之不得死。其後防護益嚴。使女無從得死。所女思吾志。旣決終是一死。與其寂寂而死。何如稍有作爲。思至此。決計待時而動。數月。成棟以其安於所居。不復念陳。乃謀納之。入與語。女大怒。肆口嫚罵。成棟欲強之。女奮然曰。將軍身爲主將。手握兵符。自以爲能壓一弱女子。但五步之內。妾得以頸血濺將軍。將軍雖有貔貅之師。堅甲利挺。亦無所用。將軍其試思之言畢。握拳作欲撲狀。齒戛戛而響。成棟瞠目結舌。不語而出。歎曰。天下奇女子也。願以其貌美。終不忍加害。

會清廷序功。以成棟居佟養甲下。成棟頗爲不平。適城中演劇。強偕女出觀。女覩伶官服先朝服。不禁有感於心。悽然淚下。成棟詰之。女曰。爲見臺上威嚴觸目。相感如見故夫耳。成棟聞言。似帶不悅之狀。女急佯笑曰。苟有人長日衣此。願委身事之。蓋覩其冠服。則新人儼如舊人。心滋慰也。成棟卽歸。取明朝冠服着之。笑對女曰。若當意否。女默思。由此或可達目的。乃以笑報之曰。堂堂儀表。不愧英雄。氣宇言畢。取鏡爲成棟照之。成棟對鏡。適與女之目光相接觸。女回眸一笑。百媚俱生。成棟心爲之醉。女復乘間慫恿之。曰。將軍若能舉兵反正。妾自願永侍巾櫛。成棟此時已不能自主。立應之曰。果能令我眞個銷魂。則蹈湯赴火。粉身碎骨。所不敢辭。女笑存之。是夕遂歸成棟。婚後數日。義旗不舉。烈女多方催促之。成棟遲疑不決。女責以爽約。成棟曰。卿有所命。敢不允從。惟拙荆弱女。俱在松江。設余所部一發。彼等頭顱。皆不保矣。女歎曰。妾受將軍愚矣。請先死。以成初志。次日遂自經。成棟撫屍大哭曰。嗟乎。天下奇女子也。崑崙子曰。昨歲客羊城。於雙門底舊書肆中。得筆記數頁。破爛幾不能辨識。細讀之中。記陳宗伯事。與他書所記畧有不同。雖未必盡屬可徵。然亦稗史一好材料也。急爲潤飾。詮次於此。以廣異聞。

小家庭 勝芳女子

(天民)

勝芳爲天津之巨鎮。產稻米荷芰蒲葦之屬甚富。有小河蜿蜒曲折貫通鎮市。河上垂虹臥波。紅欄曲曲。層疊相望。以通往來。頗似江南風景。其間產生女子。率多娟好。雖屬小家碧玉。而丰姿楚楚。可與江南人物相頡頏。實爲北地胭脂之特色。以故選購佳麗者多趨之。迨光緒年間。竟於此間發生一悲慘事。其可驚可泣之情形。實足令人慘怛不置。事爲吾友陳君紹常之軼事。亦卽爲勝芳女子之慘史。是時陳君以縣令需次天津。素有季常癖。閻威之嚴。不可以情理論。其面目間爪痕歷歷。每爲同人所姗笑。而陳亦不自諱。並爲人述其妻悍妬狀。倩人爲設抵禦策。其情狀殊可笑。亦可憫也。

陳旣懼伏於閻威之下。宜乎圭璧乃躬。不至有緬規越矩之事矣。而孰知竟有大謬不然者。蓋陳時于公餘之暇。偷閒作狹邪游。積久風聲傳入閻中。竟被其妻鎖閉一室內。內外不能通。亦不得見家人。更無敢爲之緩頰者。陳苦之無如何。其後竟至屈膝婦前。深陳悔過。數請而後得允。及出門。則故態復萌。又置其妻之悍戾於不顧。惟嚴戒僕輩毋漏言而已。僕輩亦多不以主婦之行爲爲然。故相戒不復泄語。以遵主人之諭。一日正於妓館中徵歌選色。忽聞隣舍哀哭聲。與鞭朴聲甚厲。詢侍媪。侍媪乃曰。此一段傷心史。殊令人聞之寡歡。陳曰。亟言勿作吞吐語。侍媪曰。吾亦道聽所得。語焉弗詳。但述大略可耳。遂以手指鄰舍曰。渠家亦屬妓館前日。由勝芳購得麗人。來方將倚爲錢樹子。不料入門後。覓死者再。搗母防範。嚴終不得死。復以鞭撻從事。逼其承允。故日來我輩耳根間常聞其慘呼聲也。聞是人爲勝芳趙姓女。其父務農爲業。生子女各一子。年十歲。從乃父力穡田間。蠢蠢如牛豕。女已及笄。妍麗無匹。雖釵荆裙布不能掩其

光豔時爲里中少年所目。逆其父若母，亦愛如掌珠。意非得富貴，不能充坦腹。選以此蹉跎，猶復待字。不料紅顏薄命，古有成言。渠不幸，竟於斯時墮落風塵也。蓋去年洪水之災，津沽一帶均成澤國。其家薄產亦沈於巨浸中，不復有倉箱之米矣。自後衣食日窘，將流爲丐，不得已乃將愛女鬻入青樓，冀得微貲以救合家之殘喘。孰知渠輩衣食有賞，而此女竟生存無路也。吾昨日曾往一視，姿首洵極妍麗。雖蓬頭垢面，而神光猶自奕奕。然其一種可憐情狀，雖鉄石人覩之，亦將下淚。吾殊不審彼鴛母之何以能下此毒手也。陳遂疾趨隣舍，必欲見新來之人。鴛母無可支吾，乃以是女倔強，難以應命。對陳曰：「是不難，我能以片言醒之。」鴛大喜，悅急趨女所，迫令整妝出見。女惟涕泣不理。鴛復以皮鞭撻之，聲乃大號。陳聞聲趨入，戟指禁鴛曰：「亟停若鞭，否則治爾以法。」汝如此行爲，知爲干犯法紀否？宜囚斃，乃蔽辜爾。」鴛笑曰：「抑何少見多怪？若此是爲院中慣例，不爾則人人倔強，將何以爲？噉飯地耶？」陳曰：「咄，亟緘爾口。」趨出。毋捺乃公怒，決不寬恕。鴛乃唯唯而退。陳見女臥土坑間，啜泣不止，身御破布衫，殊濫縷。兩臂鞭痕，歷歷青紫，爛然不便揭視。其衣想遍體中必無完膚也。及觀其顏色，覺帶雨梨花，益增妍媚。乃信侍媼所言，良爲不誣。遂謂女曰：「若毋泣，靜聆我語。我將拯汝出火坑。」女正爲鴛所苦，忽見有人入呵止。鴛復聽命，唯謹。知是人必具有偉大勢力，又聆其語溫厚和煦，如曝春陽，乃起坐稍稍，舉首視陳，旋復下俯。若甚羞縮。陳曰：「以汝弱質，經此暴厲，何能任受非遇？吾者將斃於鞭箠下矣。」女復啜泣曰：「死固所願，生亦何樂？」陳曰：「勿爾。螻蟻尚且貪生，豈人反欲覓死乎？且死固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若徒死此間，又誰能知汝貞烈耶？」女爲動容，卽趨跪陳前曰：「公能拯我出此，則婢妾唯命無怨言。」陳掖之起曰：「若第自愛，勿悲苦。吾必於日內設。」

法以拯汝。乃趨出謂鵠曰：無再苦彼。違則吾必治汝罪。鵠唯唯送之出。先是陳與女語時，鵠竊伏窗前，備聆其語。知陳必將以官力挾之，遂退而與其夫謀。匿女，所以避其鋒。計定，即驅女至鵠之姨家居焉。陳自院出，即趨訪其契友黃珊客，告以女事。並已欲謀置小星，意珊客曰：君室有悍婦，勿再陷人入火炕，不如其已。陳曰：別居何害？諒彼雖悍戾，僕輩已爲吾利用，不虞洩漏。春光也。珊客曰：計雖佳，然日久保無洩漏否？陳曰：彼女方居水深火熱之中，安能遠計及此？第能救出置之善地。徐圖後策已耳。珊客見其情急，復憫女之志節可嘉，乃允爲代籌。訂明日偕往開談。陳乃喜躍而出。次日，陳與黃相偕至院，鵠迎謂陳曰：彼女昨已宵遁，不識爲誰誘逃。現已偵騎四出，尙無下落。吾誓必偵獲之，不令若輩得志也。其語意間蓋隱諷陳。陳聞之大駭，不知所措。黃正色謂鵠曰：若語殊離奇，豈視吾輩爲小兒之易欺耶？若毋憤憤亟引女出，則當以好面目相向，否則汝毋後悔。鵠力辨非妄語，並請入檢各室。黃曰：吾無此閒暇。同汝演黃金台之故劇，第亟將出已耳。若猶執迷，則俟我後命。鵠無語。黃復曰：汝試思彼女爲汝楚毒，將死更有何力能逃？且汝監視若重囚，彼能插翅飛越重圍耶？復顧陳曰：君守此吾去。當復來陳諾之。黃即徜徉去。須臾，率二役至，命以鐵索鎖鵠。夫婦牽詣縣署，蓋黃爲縣署之承審員，故能指麾差役如令。其時鵠夫婦乃大惶恐，趨跪黃前，哀懇願覓女。回黃即詢鵠曰：藏之何所？亟實言。鵠曰：須覓之，實不知其逃往何所。黃大怒曰：汝猶以此言掩塞耶？願二役亟牽去，押班房中，俟彼女何日。至乃以何日釋言畢，即與陳同出。鵠牽裾哭告曰：若是則吾夫婦無死所矣。乞稍加憐憫，容即覓人偵獲。黃置不理。亟趨出，二役遂督彼夫婦行。鵠夫婦賄以重金，始允明日交人。乃鵠夫婦雖未往班房，而二役

更入據搗室供張一切奉若宗祖無敢或忤搗乃與夫謀曰今若此不如以彼妮子將出脫却禍根吾第索善價以償吾失耳其夫唯唯

次日乃命人趣女回陽若值獲狀以掩蔽二役而二役已洞知搗之奸計第以渠既以女來即亦無須苛求也遂以一役往白黃珊客珊客復偕陳至搗趨訴所以黃搖手禁勿言且曰汝此等伎倆特淺顯何待推求汝猶欲以巧言飾聽亦慎甚矣今不遑與爾絮語亟以彼女原券來黃陳乃逕赴女室陳見女憔悴較昔尤甚殊深憐之黃覩女豔如桃李而凜若冰霜決爲有貞操之女子且憐且敬女見二男子入室方將號泣趨避忽覩陳乃立停趾目灼灼視陳若丐其救己者陳詢女曰若輩將汝匿何所得毋苦汝乎女曰是夕若輩即以繩束我手足絮塞我口抱我入輿中不知昇至何所乃抱我入有老嫗出爲我解繩束去口塞而吾氣乃得舒遂大哭嫗頗溫馴勸我多語謂當爲我設歸計吾故安之今日復見有人來嫗亦如前法治我昇入轎中不料仍歸於此得見兩公也黃乃語女曰陳公欲贖汝作妾汝願否女頰頰點頭黃曰大婦前宜盡禮汝知否曰知黃曰倘大婦遇汝虐能任受否女曰無論如何凌虐終較此地爲佳黃大悅賀陳曰渠明理若此將來必能宜家不第賀君得享豔福己也是時搗以券至黃閱之見署津蚌二百千即曰今以三百千畀汝可飽汝慾壑矣嫗求給五百金且曰渠如此姿首三百千詎能購得且入我門始數日不但未與我進一錢且失却我囊資幾許矣黃怒曰汝此語爲吾道耶我有術制汝遽呼二役至前曰速以轎來昇此女入縣署並繫彼夫婦往吾將治彼買良爲賤非刑凌虐之罪二役同聲曰諾即出鉄索趨搗前搗亟以手持之曰願遵鈞命願遵鈞命黃曰若是則速書券來搗乃與二役同出倩人書

持入呈黃黃閱之無訛乃囑陳速往備衣履並挈資來陳卽欣然而去未幾卽回並有僕持衣包隨其後是時黃已飭侍媪爲女理妝方竟易以新衣陳並携有首飾數事侍媪爲之插戴髻間遂覺煥然易一人矣。搗偷視於旁光耀奪目惟恨黃陳之篡取與己之運蹇而已黃卽囑僕以轎來暫送黃寓陳遂出費界搗搗竊暗自憤恨竟視彼等擻此絕代佳人去矣。

此時陳君歡愉景象直不能以言語形容終日奔馳覓寓所後乃於二道街得之以爲藏嬌之金屋擇日鼓吹迎入相見如儀知交往賀爛其盈門其一種愉快之形直將彼悍妬大婦忘之於無何有之鄉雖然陳鋪張如此豈不虞彼婦風聞耶蓋彼早已計畫萬全也當女出院之日陳卽謂其婦曰奉憲委赴保定公幹須半月後乃回次晨卽假作戒塗狀携行李直入新寓其婦竟爲所給毫無知覺故渠乃得從容暢領溫柔鄉中之風味及至假期屆滿不得不忍痛作歸計更飭行李如前狀僞爲從遠道歸來也者大婦見其形容憔悴以爲風塵勞頓也亦不之異於是陳乃日居女所夜宿婦家來往月餘蹤跡尙密幸不爲大婦所知覺以爲從此長護嬌花不復爲狂風妬雨所摧殘矣無何婦微有所聞卽百計探詢卒不得巢穴復以陳日日歸寓殊無形跡可疑遂亦置之一日陳正與女燕坐歡敘忽聞叩門聲遣僕婦往啓詢爲伊誰及門啓忽見其婦下輿逕入色甚嚴厲若罩重霜陳急避匿帳後不敢喘息婦至中堂正坐厲聲謂僕婦曰呼爾主前女卽出房跪地拜見呼曰主母婦見其姿容秀麗舉止大方妬欲立熾罵曰淫賤婢汝敢蠱惑我良人我誓不與爾共立遽前批其頰女跪受白曰求主母息雷霆容婢子一言婦復批其頰曰若尙何言若誘我良人匿此月餘諒吾不知耶女曰主母言誠不謬但婢子無蠱誘之事乞主母鑒察婦



復大肆。雌威。携扇。門杖。撻女。身無算。女亦不避。惟乞哀憐。婦復搗毀屋中器具。以泄其憤。復入女室。撕其帳。作縷縷形。陳忽由帳後騰蹕。出奔。婦操杖逐其後。至街衢。轎役環跪。阻止乞留。主人顏面。街前圍觀者。若堵牆。笑聲與罵聲。轟然雜入耳鼓。婦殊覺愧悔。亟入輿。匆匆歸去。入門。卽大哭。聲言覓死。然終無死意。故僕媪等亦不甚防閑之。婦遂命僕覓主人歸。僕去。至晚。復命言不得。主人所在。婦更哭。詈以寄其憤。怒至夜半。陳乃歿。鯨歸來。膝行至婦前。請罪。婦見之。憤恨交集。遂復以待女者待之。而陳亦如女不避。亦不言。但求息怒。婦喧鬧久。覺力乏。擬歸寢。乃繫陳手足。置榻前。陳更不致抗拒。聽其束縛。未幾。婦已熟睡。而陳亦酣眠榻下矣。

次日晨起。婦卽命轎。擬至縣署。訐陳娶部民女爲妾。僕媪及轎役等環跪苦求。不久。婦見轎役不爲備。轎卽趨赴大門。擬欲步往。諸僕媪更將大門鎖閉。以身負門。令不得開。幸僕陳忠有急智。見其主母肆鬧情形。知家中人不能制止。先已私往黃珊客寓。告以情。請黃至爲調停。復遺价分途約陳同鄉數人來。黃乃先往至門。見門已關閉。又聞門內聲洶洶。恐致非常。力以拳叩門。良久。乃開。及門開。而婦披髮奪門欲出。經僕媪力掣。乃不得行。黃遂以身蔽門。言曰。嫂觀街中人環視成何景象。須爲陳兄留餘地。婦曰。無與若事。其速退讓。竟欲撲黃。黃見不可以理喻。乃命諸僕擁之入內。繫其手足。亦如婦之繫陳狀。婦哭罵無已。黃令僕請陳出。僕媪乃言其主人尙縛榻前。黃亟自往釋。陳見黃羞愧。無以自容。黃遂謂陳曰。我言何如。君當知悔矣。無何。陳之同鄉數人陸續至。觀此情形。皆謂婦悍甚。而陳亦自取有以。馬介甫自任者。則曰。宜令紹常服丈夫。再造丸以撻其婦。知悔乃已。更有言宜逼令大歸者。龐雜喧。歷卒無定議。婦知已犯。

衆怒稍形懼。乃乞緩其束縛。惟諸君命是聽。黃乃令僕婦釋之。復勸之以情理。憐之以利害。婦乃俯就。範圍請與妾同居。當以禮待。遇諸人允諾。但戒以勿稍凌虐。否則必出而干涉。婦復指天誓日。允必踐言。於是。一天黑雲。遂爲風捲而散。是日。卽遣轎迎女歸。婦命以廂房爲寢室。仍不令陳往宿。而女亦不敢當。夕終日奉事主婦。惟謹。而婦役之如婢媼。不稍憐惜。女終無怨言。逾月。婦威復肆。每故摘女疵。痛加撻楚。女惟飲泣積久。僕媼等見女賢淑。多爲惋惜。每遇婦撻女時。衆卽爲之緩頰。婦覩已孤立。亦稍稍斂跡。然女歸寓年餘。陳不能一親。猶澤卽偶與晤。言婦見之必大怒。詈累日不休。故女每遇陳。則避之若浼。而陳愛戀愈切。一夕。俟婦睡熟。輕叩廂門。女不爲開。陳乃踰窗入。女方堅拒。而婦已大吼。陳恐。仍踰窗出。心急足荒。踏空而墮。致傷腰脊。逾月乃瘳。次年。余晤陳於友人席間。私詢其妻妾近狀。能相安否。陳顰蹙曰。正有一難關。無計逃越。余詢爲何事。陳曰。妾孕已五月。恐臨盆爲婦所陷害。則母子俱傷。是害二命也。故愁急殊甚。余曰。君何不以情函告丈人。峯令其來迎。君夫人歸寧。俟產後。乃回不較。兩全耶。陳撫掌曰。大妙。大妙。吾必依此而行。蓋陳岳是時。正任河南藩司。故以調虎離山之計。教之也。未幾。方伯果遣介迎女歸。而女於數月後。乃得安然生一女。陳亦復與女暢敘于飛樂境矣。

當婦至。開封謁見其父時。其父譙訶甚厲。謂汝既無子。則當勸壻納妾生子。爲宗祧計。方不失爲大家風範。乃汝壻有妾。而汝反凌踐之。更聞汝遇若壻無人理。吾聞之。怒背欲裂。恨不置汝死地。滌吾生女不肖之愆。自今以往。汝能力改前非。則尙可留父女恩情。否則不及黃泉。毋相見也。婦聞父訓。大啼。私念父遇我何酷。若母在。何能以此種語言詰責我。且更將助我治壻無良之罪也。居年餘。父乃遺還。臨行訓其女。

勝芳女子

曰。汝當遵敬戒無違之訓。善相夫子。勿貽老父憂。並手書致其壻曰。小女不德。已切責之矣。近察其頗知  
悔。特遣回侍。箕帚其善。視之如故。態復萌。卽馳函告老夫。當封鳩遺之。以免爲門楣羞。婦歸後。雌威大  
殺。雖不能恪盡婦道。而遇女與陳。不復有昔時之酷烈矣。陳待之仍謹。亦不敢稍有忤觸。而婦終鬱鬱不  
自聊。未期年。遂以病沒。其後女更生一子。陳扶之爲正室。歷任數邑。皆女爲之緝印焉。

八

奇情小說 劉晴瑩

(小慧)

鶯花三月嫩雨。初晴柳綠。舒眉桃紅。展鬢鹿台。燦苑開春光正好。閨門過去。盤馬路一樹垂楊。一畫樓花魂。蝶影燕語。鶯聲遊覽。所經覺在在有太和。融洽之氣。縈繞於鞭絲帽影間。蓋大塊之文章。爛矣。

余友某生。自號綺情。故吳門世家子。烏衣門第。慘綠韶華。援筆爲文。亦復宋豔班香。脫去凡近。以是才名噪吳下。顧未到中年。已多哀樂。椿萱早逝。鸞鏡中分。鬱鬱無聊。乃時涉足花叢。冀是中或有佳遇。小星一點。片石三生。不難如願以償也。久之故鄉風月。無復平章。乃挈旅囊。附汽車。訪其戚李生於金陵。

秦淮桃葉白門。柳枝韻事。爭傳豔名。夙著李生。木凋儻不羈。既晤綺情。謂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相與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枇杷花下。莫不有二人之足迹。顧到眼羣芳。或賸馥殘香。不經采擷。或飛揚蕩逸。而結習已深。無半星文雅。氣綺情誦。細草流連。殘花惆悵之句。輒復感慨係之。因戲語李生曰。向以君爲風流祭酒者。今乃老不作繭。抑六朝金粉。蕭瑟若此行。當借石頭城下一掬水。洗盡此庸脂俗粉。羞耶。李生笑不置答。但曰。莫謂秦無人。行偕君至花明柳暗之鄉。春風永巷。好駐斑驄。恐既近禁巒。狂生又將輒呼奈何矣。

翠竹數竿。紫籐一架。到門則銅環半啓。珠簾低垂。升階則鴉兒吠客。鸚哥喚茶。板橋餘韻。彷彿遇之。主人劉姓。小字晴瑩。錢唐蘇小。認是鄉親。織素年華。輕盈體態。眉宇間時有幽怨之色。而神采飛揚。亦流露於不自知。室中陳設精雅。筆牀茶竈。藥卷薰爐。四壁懸名人書畫。古豔斑駁。不雜一舶來品。主人就綺情叩

姓名畢。略與李生密談數語。據案啣晤。吟聲作矣。李生笑顧綺倩曰。此足當龍門選否。綺倩急遜謝不遑。謂曩日云云。殊太唐突。雲英標格。近在人間。微公言不敢復相天下。士李生乃一笑而罷。

綺倩以悲秋之人。處多情之地。前塵影事。常在心頭。弔青谿之餘韻。訪莫愁之故居。結念茫茫。時復託之吟咏。李生輒偕晴瑩從之。烏巾紅袖。見者咸疑爲神仙眷屬。不知小姑居處本無郎也。綺倩旣與晴瑩稔。則時訊其家世。晴瑩輒泣然不肯道。偶訊李生。亦諱莫如深。第出晴瑩近作示綺倩。至柳如多病無心。綠花到將殘。著意紅句曰。此足以規晴瑩之身世矣。言罷淒然。綺倩亦輟不復道。知傷心人固別有懷抱也。綺倩小作句留。便附車返蘇垣。擬荷花風。夢再過小倉遺址。覓一清涼境界。雪藕調冰。順邀李生晴瑩往作桐陰清話。歸未匝月。李生一紙書來。道玉人消息。愛河波起。綺約終虛。情無半點。恨有千般。行且譜入新聲。以志吾痛。不讓謝玉清鴛鴦一鏡。獨有千秋也。綺倩得書後。一個悶葫蘆。無從領解。姑報書慰藉曰。承示花信。鈍根人如墮五里霧中。竟難參透妙諦。意者玉人多病。竟作彩雲飛去耶。又或鳩媒爲崇。鳳卜無靈。杜司勳揚州夢。醒不待綠葉成陰。子滿枝耶。凡此膚泛之論。度無當於大雅。要之情場幻海。色卽是空。轉眼風華。同斯浩歎。卽補咏新詞。誰爲小紅低唱者。桃花人面。春事飄零。江雲吳樹。異病同憐。他日吾兩人旗亭握手。時行且相視而笑耳。

黃姑信去。青鳥書來。道不日至吳門。一切容俟面罄。一日。閨人報李生至。倒屣之餘。急問以晴瑩事。李生乃覩縷爲綺倩告。先是晴瑩之父。以薄官羈金陵。母故泉唐世家女。掌珠獨秀。同處里門。女紅之暇。輒授以晚唐諸詩集。晴瑩幼慧。諷咏一過。卽了解其奧義。偶得花間草堂諸編。略爾玩索。遂工倚聲。所作小令。

清麗芊綿。神似嫩玉。顧又不肯竟學。嘗謂李易安朱淑真諸人。有此才華。不作一二有關世教文字。而惟吟寵柳嬌花之句。無怪惹苴明珠。滋人口舌。聞者咸驚爲篤論。蓋其卓犖不羣之概。卽在童時已嶄然露其頭角矣。亡何晴瑩之母。忽遭疾而歿。乃依其父於金陵。時其父已納一土娼爲室。家庭之間。嘖有煩言。未幾。父又謝世。宦囊所得。僅足終喪。娼益不安於室。晴瑩既鮮同枝連氣之人。又乏親族。名花奇蕊。未嫁東皇。先受厄於雪虐風饑之下。晴瑩之身世。夫亦大可憐矣。不謂惡娼變本加厲。見晴瑩之姿。稟稔粹意。欲令張豔幟。晴瑩誓死不從。則大加撻辱。且曰。若父娶我。使主中饋。吾若母也。以繼母爲房老。推襟送袍。問暖嘘寒。親愛自異他人。賤骨了不長進。豈將鸞入句欄中。飫領毒鴆風味而後快耶。晴瑩知終不免。因與訂約。嘉賓蒞止。羨茗清談。不留宿。不應召。并不准設筵。及爲牧豬奴戲。苟違約者。有死無二。娼雖不娶所欲。然玉碎花殘。亦復可慮。且意小女子破題初次。自必假惺惺作態。一踏軟紅。爲外物所誘。紙醉金迷中。不難使帖然就範也。因悉允其請。詎晴瑩竟守身如玉。視大腹賈紈袴子。無一當意。而紅粉飄零。青衫落拓。獨於李生。有知己之感。李生亦相知恨晚。願欲眞箇魂銷。則又凜若冰霜。不復可犯。李生固未授室。因擬量珠以聘。與意中人爲多情之眷屬。

銀河清淺。後約尙賒。意外風波。忽驚好夢。斯時李生之懊喪。固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矣。先是娼傭一媼。舊識也。娼賣笑時。曾向擺擋飾物。媼有所挾。輒侵犯主人權限。顧遇事亦能先意承志。百計相助。晴瑩之墮溺。亦其慫恿之力。以是主僕二人。頗能蚤駟相依。式好無間。近忽因事拂娼意。稍加申斥。媼斷斷置辯。拂衣逕去。去後數日。忽有人自泉唐來。道晴瑩曾許婚袁氏。袁父遊幕滇南。久疎音問。近以子年弱冠。回

里成婚。渠固媒也。故輾轉尋訪至此。媼聞言。茫無佐證。堅不承認。客語聲漸厲。袖出婚書爲據。且以危詞相恫嚇。媼大懼。急遜詞謝罪。勸令暫歸。爲緩兵計。

事聞於晴瑩。急召李生問策。李生詢事之有無。晴瑩罔茫然。然事出高堂。信否正難武斷。而客言鑿鑿。文約分明。亦似不可僞造者。李生詳詢各方面之事實。因及老媼決絕事。乃恍然曰。是必媼挾嫌而去。又以晴瑩爲錢樹子。思藉此一飽其慾。擊耳媒孽無端。固一莫須有之事。又復何慮。晴瑩固不之信。謂寧人負我。毋我負人。袁家郎卽非東牀選。風塵困頓。妾亦無長此墮落。理事苟急者。妾自有處置之法。幸謝郎君毋以妾爲念。言已。玉容黯淡。然殊不悲痛。間數日而噩耗傳來。樓空簫史。始知其侃侃陳詞時。已定終身之結局矣。

李生言至此。氣咽不成聲。出一緘授綺倩曰。此晴瑩於別前寄余者。血痕淚影。隱現於蠻牋湘管間。兄試讀之。不難盡悉茲事之底蘊。余不敢言。不忍言。亦不能再言。以增余斷腸寸寸中之悲抑也。綺倩乃受書讀之。書曰。

(上略)昨有人自故鄉來。道袁家郎信夫已氏之讒。將來寧涉訟。行有日矣。嗟夫。嗟夫。燕語叮嚀。花開造次。自問絮已沾泥。何堪復爲人婦。而三生石上。邂逅高賢。業已堅盟白首。亦不欲使青樓負薄倖之名。爲世人所詬病。顧今日者。從君則背約。從約則背君。準情酌理。必無兩全之術。剝繭抽心。茹荼喻苦。初擬一死以了此事。繼念沈沈蛤蜊。黯黯女界。蕙折蘭摧。銷沈一例。其生也如蝸。寄其死也如鴻。毛薄命人。雖飄泊自傷。亦雅不欲長此寂寂。又念時艱如此。人定勝天。擾擾紅塵。正吾儕競立。

爭存之候。一聲汽笛三疊征帆。春泥細雨之中。薄命人遂從此逝矣。此後飄蓬斷梗。地角天涯。幸則爲木蘭。爲秦良玉。爲沈雲英。將軍百戰。壯士十年。不幸則挾一技之長。以間接助吾愛國之同胞。或投身赤十字會。作軍前之看護婦。以償吾素願於萬一。其成其敗。亦視吾能力之若何耳。疇昔之夜。君嘗爲余誦飲水詞曰。但使玉人常照眼。名花美酒拚沈醉。爾時釜魚幕燕。聊復快意。自謂閨房之樂。可長相保。今則蘭因絮果。悟澈空花。凡屬國民一分子。咸當高唱岳武穆滿江紅詞。爲從軍歌。以激發軍人之勇氣。毋徒學此寒蟲。鳥喁。效兒女子態也。助哉夫子行矣前途。國魂歸來。熱血一腔。明珠璀璨。奇花芬芳。爲敵國死。爲祖國光。石爛海枯。視此息壤。

綺倩讀畢。泣然語李生曰。晴瑩一弱女子耳。乃能卓卓自立。若此清才俠骨。我見猶憐。醴泉無源。芝草無根。豈不信然。抑爲子計。今將若何。李生曰。此狷狷多。實與吾生命相終始。今後江湖沿訪。不見其人。不止。卽或芒鞋踏遍。花信終虛。亦當東走扶桑。西渡歐美。誓達吾目的而後已。言時悲梗萬狀。綺倩思有以慰藉之。百覓不得一詞。乃伴李生出。作山水清遊。天平萬笏。支刪白雲。以及虎阜之法石圈。留園之古樹。一領略。李生終咄咄書空。瓊瑣雪涕。回視桃花塢畔。劫贖斜陽。館娃宮廢。採蓮涇杳。卽眞娘墓前一片石。亦復斷粉零香。與蔓草荒煙同處。因念浮生若夢。爲歡幾何。大好河山。醉生夢死。有負晴瑩多矣。乃謀整裝作歸計。衆知其情緒無聊。亦不之強。驪歌三唱。李生遂別諸人去。別時猶歔歔良久。謂當先至泉唐訪袁家郎及老媪之究竟。然後再作全球旅行。以求晴瑩之消息也。



# 墨 漫 廬 隱 墨

( 夷 定 )

## ● 題 男 子 女 裝 小 影

遊戲詩不難作。難在於不俗。不俗不難。難在能參透題旨。意在言外。近讀某君題男子女裝小影詩四絕。頗有佳句。因錄之。句曰：大千色相無真幻。塗抹衣冠罵世人。好事維摩太狡展。散花忽現女兒身。（兩般秋雨庵隨筆記某名士女裝小影題維摩居士現天女身而說法十一字）撲朔迷離。渾不辨。忽翻奇想入非非。羣公袞袞學司馬。莫怪何郎好女衣。男兒不遂雄飛志。願處深閨變伏雌。漫說衣冠笑更始。塲心獨抱幾人知。柔腸俠骨君兼有。兒女英雄一例看。畢竟風流才子事。搔頭傅粉對邯鄲。又有和作四首。視原唱爲佳。句曰：不信梅花有化身。多時疑幻復疑真。癡心識得紅顏苦。願墮情塲替美人。梁王懼禍家居日。衛主蒙衣返國時。果是鬚眉心尚在。何須色相辨雄雌。巾幗何人識晉公。此身兒女亦英雄。知君別有深情託。只在拈花一笑中。擺脫廬山真面目。何郎傅粉太風流。慚予未有船山福。可許他生訂白頭。此兩詩余皆見自十七年前之同文瀛報。前詩署香禪名。後詩爲黃葉村人。兩名皆別號。不知阿誰所作。

小 說 世 行 路 難

(恨 人)

寒風凄緊。怒濤如山。汽船一艘。橫掠渤海。直向大沽口岸。飛駛而來。時剛破曉。海天盡處。隱隱作魚肚白色。俄而一輪旭日。出浴扶桑。萬道朝霞。映射海中。燦爛悅目。景色絕佳。惜值嚴冬之際。海風凜冽。砭人肌骨。一般旅客。均尙擁衾高臥。對此佳景。未免辜負。海天之外。第見多數小工。幢幢往來。扛卸貨物。狀至忙碌耳。

于時有一少年。手携革包。自艙中出。殷紅其靨。蹣跚其步。一若宿醒未醒者。且行且語曰。此舟將以下午二時啓行。抵津且晚矣。日暮途窮。使余晉京之程。又遲一日。是烏能耐。余甯多耗一餅金。改附小輪。繞赴塘沽。則今日之夕。猶可入都也。願以時尙早。小輪多未集。少年以革包置甲板上。極目海天。閒眺遠景。突有美人探首艤外。語少年曰。冒寒曉行。何太自苦。且君既去。余等抵津後。殊苦無俚。盍勿姑緩須臾。小住爲佳。一俟明日。與余輩同車入京也。少年聞言。躊躇良久。曰。津門雅無知交。鬱鬱居此。令人索然。渺歡無已。姑徇卿意。且作一宵留也。言已。返身入艙。偃然復臥。

少年好浪游。足跡所至。北極燕趙。南經吳越。十餘年間。萍蹤無定。因自號曰萍寄。此次應某當道之招。襍被入都。蕭條行李。僅此皮篋。中所貯者。足敷其一月之旅費。顧性好縱酒。雖不漁色。而既醉之後。醇酒婦人。每相聯絡。蘇妓洪素蘭。本在申時舊識。同舟共濟。乃適相值。素蘭知萍寄嗜飲。檢行囊。出白玫瑰。以相餉。一斗一石。卜晝卜夜。而萍寄乃無時不在醉鄉矣。夜午三時。舟抵大沽。例須於次日下午。候潮啓碇。萍

寄急於入都。携皮篋逕出艙。顧時尙沉醉。貿然起行。而所有臥具。未曾摺疊。使無素蘭尼之者。則此項行李。行且棄。遺舟中矣。素蘭晨起。入萍寄艙。不獲見。詢之茶房。知將繞道塘沽。遵陸入都。乃出艙。勸使勿行。萍寄徇其請。返身復入。而手中皮篋。棄置甲板上。萍寄固忘之。素蘭亦未之知也。酒醉神疲。甫卽就枕。早入耶耶。迨夫黃梁夢醒。而舟已去天津不遠。斯時船中旅客。紛紛收拾行李。棧房中之黃魚頭。棧房跟船夥計之別名。亦雜沓往來。以執行其招待之職務。萍寄乃張其惺忪之倦眼。檢點行李。以授棧夥。而遍覓皮篋。杳不可得。始以爲船中伏有賊。筐者流。欲報帳房。株求其人。時有矮胖之茶房。聞聲趨入曰。先生晨間。非欲附小輪。由塘沽登岸乎。彼時皮篋。先生實携以出艙也。萍寄聞言。恍憶前事。曰。然則當遺忘甲板上矣。衆聞言。哄然笑曰。君誠慷慨哉。今日運貨之小工。當拜君嘉貺。自慶小小發財矣。

萍寄喪其資斧。留滯津門。乃飛函入都。專誠告急。而已則蟄伏旅次中。以待欸到。顧此行雖以醉後債事。而好飲之念。終未稍殺。同寓客有黃姓者。爲浙之崇德人。恢詭善諧謔。人咸以老黃呼之。一日。萍寄方痛飲。老黃自外來。睨之而笑曰。此毒藥。顧君乃甘之。若飴耶。憶余昔日。曾中其毒。故與歡伯絕交。殆二十年矣。萍寄笑曰。君昔日亦嗜此乎。老黃曰。然。二十年前。余亦嗜飲。如君。而出門喪資。亦如君。且君之資。乃自甘捐棄。嘉惠窮黎。猶不失爲慈善性質。而余乃遭念秧一流。搜攪以去。三十年老娘。竟至倒縲兒。至今思之。有餘痛也。萍寄曰。吾觀先生之貌。似老於行旅者。遭人暗算。當無是事。先生殆以余喪資之故。故爲戲言。來相調侃乎。老黃曰。否。我言固不妄。其事甚長。暇當爲君述之。

窮陰沍寒。星月無光。旅館孤檠。受寒風之侵入。搖搖欲滅。一若金盡牀頭。壯士無顏者。萍寄對燈獨坐。默

然以思。忽聞室內之門呀然以闢。回視則老黃也。喜曰：寒夜佳客，足慰寂寥。如不相棄，請舉日間所云者。詳細相告。消此長夜也。老黃曰：茲事言之。余心綦痛。余米商也。往來湘漢間。糴賤販貴。多歷年數。戊戌之夏。以事旋滬。附江寬船以行。此行爲嫁女故。携資頗不菲。余以銀洋笨重。不便運輸。特兌金葉二十兩。密藏枕函中。江輪定例。衣箱須入箱艙。而珍品點交帳房。否則脫有遺失。不負責任。蓋長江一帶。素多積竊。步步荆棘。行路殊難也。余自髫齡。卽侍先君往來湘漢間。歷十數年。初未嘗有一草一木之遺失。自負老成。故雖挾重資。殊弗介意。漢皋江輪定於下午十二時啓碇。七時過後。余卽挈裝登舟。是夕舟中乘舟者極擁擠。僅余室中尙留有一榻隙地。十時後。突有一少年。長身玉立。衣冠楚楚。隨帶衣箱五六具。一老僕送之登舟。遍覓房艙。不可得。見余室尙有隙。乃曰：二人合住。殊不方便。言次。回首見余。因曰：此先生似老於行旅。得此良伴。沿途照料。亦復差強人意。言次。仰面視余。若丐相助。狀至懇切。余因卽以主人姓答。姓東官。於浙。此少主也。頃以事貽書命少主往任。所已遣使候於滬上。特滬漢長途無人伴送。爲難耳。時茶房阿四正爲少年展臥具。聞言。應曰：黃先生亦往滬者。幸巧相逢。良好伴侶也。老僕喜曰：若是則求先生推同舟之誼。途中一切幸善。照拂抵滬以後。非所慮矣。余漫應之。少年聞言。亦卽起立。向余點首。若致謝意。

少年入艙。部署旣已。所有箱籠。亦均安置箱艙內。時距輪舟啓碇。尙有一小時。頃老僕乃坐臥榻畔。與少年喁喁共語。多涉勸勉。且曰：主翁主婦遠在任所。今少主跋涉長途。老奴分應隨侍。况少主家居讀書。交傷比匪。此次主翁書來。雖未嚴譴。而老奴不善匡扶。罪無可逃。耿耿此心。每深負疚。設此去中途再有差

池。則老奴。負罪。更重。百死。此身。庸足。自贖。嗟夫。老奴。服役。主家。迄今。三世。受恩。深厚。故對。於少。主。期望。良殷。此次。少主。被人。引誘。小德。出入。詎足。爲玷。但願。抵浙。而後。立反。前轍。勤奮。攻書。則老奴。雖死。瞑目。泉下。矣。言已。雙皆。瑩然。若將。墮淚。其忠。懇之。狀。雖旁。觀者。見之。亦且。動容。彼時。少年。赧然。俯首。而頰。際汗。珠。層出不。絕。狀至。慚愧。頗以。雙目。睨視。老奴。若禁。其發言。者。而老奴。振振。有詞。仍不。絕口。焉。俄而。汽笛。一聲。舟將。發矣。艙內。茶房。大呼。送客。上岸。而船。頭起。錨。抽跳。之聲。紛然。並作。老奴。乃辭。其少。主。并向。余。叮嚀。照拂。登岸。而去。

嗟乎。萍寄。同船。合命。此不過。中國。社會。上。一句。普通。之口。頭。禪耳。其實。同伴。旅客。苟非。素識。終以。不相。交接。爲是。蓋以。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萍水。之交。詎知。肺腑。不甯。惟是。旅行。之時。設遇。事不。關己。而插。身干涉。尤易。招怨。而取。禍之。道。卽伏。於此。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此實。中國。旅行。家之。金科。玉律。而往。來長。江。一。帶。尤當。注意。余老。江湖。寧不知。此當時。老僕。之請。所以。姑妄。應之。者。原不。過敷衍。門面。其實。自船。舶開。駛以後。前。言之。踐。固早已。健忘。惟與。手中。酒。卮。互結。伴侶。耳。顧余。雖淡。漠而。彼少年。之意。則殊。殷勤。閑居。無事。時出。果餌。之屬。以相。餉。或眺。風景。或談。故事。晤對。一室。殊不。寂寞。浸潤。之下。余與。彼少年。之意。見。乃日。見其。融洽。觀其。漫爛。天真。未涉。世故。因告。以世。風。嶮。巖。變幻。莫測。寄身。作客。無寧。少與人。兜搭。爲是。少年。聞言。張目。視余。似信。非信。良久。曰。先生。欺余。哉。四海。之內。皆屬。兄弟。人心。雖險。何遽。若此。此殆。先生。故爲。詭論。以戲。余也。

自漢。至滬。計三。日程。長途。無事。舍每日。薄暮。閒步。甲板。上。憑眺。晚景。而外。輒召。歡伯。以爲。消遣。故余。每次。

出行未嘗不以旨酒自隨也。顧余釀雖富而余量殊宏。斟酌復斟酌不及二日而瓶已罄矣。江輪中雖可以行。浩然欲求佳者。深苦難得。高陽酒徒一旦失其所好。是何異剝奪自由了無生趣矣。一日晚餐少年手一飯向余曰。先生嗜飲。曷試嘗此。余方謝讓而彼少年早已引滿一樽。置余之前。芬芳觸鼻。遂使余口失其自由。遜謝之詞舉不能措。含笑舉卮就口試嘗。則少年之所貽者的真山西汾酒。不特船中無此佳釀。即求之漢皋市上亦難數數。遇也。物不在貴。但投所好。當此絕飲之時而彼少年乃以相饋。醉酒飽德。能弗感爲知己乎。

次日上午舟抵蕪湖。仲夏之末。溽暑蒸騰。舟中尤甚。當其行時。放乎中流。輪葉飛鼓。清風徐來。置身其中。尚不嫌苦。煩悶及其就泊而後。炎威薰炙。酷暑逼人。而艙位狹隘。有如鴿籠。旅行無好况。請君入甕。堪比擬矣。此次下水沿途裝卸貨物爲數極多。預計蕪湖停泊至少須三小時。少年謂余居此苦悶。損且此舟尚須二三時後再開。駛有此好機會。盍勿買棹登岸。一招商局蕪湖蘆船。孤懸江中。欲登岸須另雇划子也。沽飲酒家。後以敘客中幸遇之意乎。余於彼時對於少年親愛若故。交聞言亦不固拒。略與周旋。而後即易服。整衣相隨。共出招招舟子擊楫中流去矣。

抵岸之後。余擬就臨江小餐館沽酒市脯。聊謀醉飽。而彼少年意雅不欲見余。舉步欲入乃大肆其公子哥兒之手段。撒嬌撒痴。勸余弗入。不得已姑從之。紆迴行半里許。始得一京館規模極宏。大少年既入座。呼侍者以京菜全鴨來。余愕然訝其太費。且烹飪須時。恐不克待。少年曰。此小吃耳。庸何傷。且火煮至多。不過一小時。何至遽誤事。余聆其言亦有理。且萍水相逢而即款以盛饌。當時余心未嘗不深感厚意。迨

事後追思彼實有意惡作劇延捱時刻以行所欲爲也飲啖方半少年忽攢眉曰天氣熱似中暑腹痛欲裂將如廁君姑待少去卽來與君共飯也言已探懷中出金錶一箱艙對牌五英洋十餘元置案上且曰恐遺失煩先生代守此言已顧侍者命再進膏粱四兩匆匆下樓去

余等自舟登陸步入餐館約半小時飲啖之際爲時又約一小時半少年去後余乃獨酌相待初則有酒謀醉猶不覺其爲時之長迨夫滴瀝告盡而少年猶未來彼時余心乃至焦灼行乎則少年所遺之物將以誰畀止乎則船且啓旋不我相待斯時進退維谷余之心中正不知若何是好也如是者又十餘分時而少年終不至余乃決計返船所遺之物余自當負保管之責携返舟中乃呼侍者畀以所值匆匆下樓直趨江岸遙望輪船已起錨矣幸岸旁灘有小舟奮身躍下促使前進迨抵輪旁則機聲鑿鑿鼓輪將發幸水門未關余乃援梯而上逕赴余艙則門嚴扃焉茶房阿四見余來迎笑曰黃老爺運佳哉苟遲一步則今夜且宿蕪湖矣東少爺亦遇見否余急曰彼豈未歸耶阿四曰彼於半小時前返舟中手携板鴨糕餌之屬雜置艙中待君久不至恐舟發故復登岸覓君去豈未值耶余聞阿四言不禁懊喪欲絕連呼該死蓋少年登岸身畔已罄無所有附輪不獲則孤客異鄉正不知今夜如何過去余彼時深悔余之責任心太過苟以所遺委之餐館之侍者則彼或可得此以度今夕猛浪之咎追悔無及矣時阿四已啓艙門余驚見艙中板鴨果餌之屬紛雜橫陳計其所值非數金不辦因憶彼如廁時腰無所有此累累者何由得來至是回思前事疑竇正多檢視枕函封鎖宛然而赤金二十兩早已化作青蚨不翼飛去始悟彼乃念秧一流而竟能以術致余入其彀中神乎其技誠奇妙不可思議也發其箱中皆亂石敗絮不值一文

及。抵。金。陸。急。電。蕪。湖。使。蹤。跡。其。人。則。鴻。飛。冥。冥。早。不。知。其。所。往。萍。寄。曰。君。言。殊。詭。詭。耐。人。尋。味。而。有。此。一。番。遭。遇。我。二。人。不。免。同。病。相。憐。矣。勸。君。更。盡。一。杯。酒。與。爾。同。消。萬。古。愁。酌。彼。金。罍。姑。一。破。例。諒。我。書。生。當。不。如。彼。少。年。之。狡。也。老。黃。曰。謝。君。厚。意。第。余。自。經。此。變。創。鉅。痛。深。無。論。如。何。誓。不。再。嘗。此。毒。藥。矣。



墨 漫 廬 隱 墨

( 夷 定 )

●張勳自比楚霸王

張勳老而無子。及納王克琴爲第三妾。始得一雄。大嬖克琴。知者皆謂克琴之獲寵。乃母以子貴。事固然矣。抑不惟此也。子名夢增。取夢見范增之意。克琴分娩之夕。張勳夢一偉丈夫。古衣冠而入謁。請以姓名曰楚謀。臣范大夫也。彭城爲吾大王發祥地。今公坐鎮於此。故便道來謁耳。張勳胸無點墨。固不知大王爲何許人。范大夫又何許人。方欲再談。其人已渺。一驚而寤。則內室報如夫人生子矣。明日偶與幕友道及幕友逢迎希旨。極力阿諛。謂范大夫爲楚項王之參謀。長范增。項王乃赫赫有名之帝王。公子大有來歷。老師後福無量。功業斷非如此而止。張勳大喜。益愛其子。卽以夢增字之。此克琴之所以大嬖幸也。其後覓得范墓。盛爲修葺。數千年之古墓。居然馬鬣崇封。又樹新碑曰楚謀。士范增之墓。工成勳率子往祭之。然墓之眞僞。實無可稽。幕中人是否指鹿爲馬。勳又不得而知。自後勳常有覬覦非分之心。而以項羽自况。彼但知項羽爲帝王。既有范增歸我。顯以帝王期我。而不知項羽爲失敗之帝王。更不知范增爲項羽吐棄之人。其愚亦屬可笑。於此可知復辟一幕勳不過借清室爲過渡耳。此事係勳處某幕友語余。確爲實事。

小說 文孝子

(劍山)

文大光。蘇人文宗運子也。家貧。少時讀書無力。以販蔬爲業。一日晨興。荷擔寄僧寺。卽疾走還家。如有人追逐者。頃之復來。取擔鬻蔬於市。寺僧初見之。頗以爲怪。後習以爲常。僧固少林宗派。因詢之。故則曰。父母常臥病。每日清晨必買餅餌。啖之。僧曰。孝哉。孺子可教也。於是授以拳術。大光潛心習之。及久。技遂精。大光有弟曰大榮。年尙幼。大光亦不令操作。未幾。大光娶鄰村季氏女。生一子曰培芳。一女曰培英。已仍以販蔬爲業。某日。大光乘舟渡河。忽大風起。吹笠墮水。舟子持篙攬之。時舟逆水行。笠隨流去。距離綦遠。弗可得。大光蹈水取之。舟子見狀。舌橋不能下。某年有從舅戚某。自山西宦遊歸。行裝甚富。盜尾之。直至其里居。大光聞舅返。乃往省。見暴客數人。狙伺門外。入告曰。彼之來將不利於舅也。戚聞言。大恐。大光曰。此不過偵者耳。晚間必有大股劇盜來。戚要之援助。大光曰。請備白金千兩。甥自能處置。否則實難爲力。戚如其請。中夜。大光請扁奴僕於室。以防債事。大光一人。獨自彳亍庭前。旣而忽見一人自空而下。大光趨與握手。且曰。君等來。主人已預知。特設盛筵以待。語未已。旋見十餘人接踵下。大光一一逐之。旣而曰。徒勞諸君下降。心實不安。主人備千金爲君等資斧。君等速取金去。否則有余在。汝等必無幸。衆唯唯稱謝。不敢取金去。蓋盜素懾某僧勇。而又久耳大光名也。由是戚大異之。年贈以資。家道用是稍充。時年未三十也。

崇禎十三年。蘇省土匪蠶起。人民均携挈老幼。四散逃避。時大光母已卒。父則抱病。呻吟牀褥中。大光昆

季侍父疾。不忍去。其父謂大光曰。我去死已近。不足恤。爾兄弟俱少年。當速爲計。大光曰。死則與父俱。死耳。敢他逃乎。及其父催促再三。乃囑婦季氏弟大榮攜子以行。及賊至。謂大光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人。而敢獨留。大光曰。父有疾。不忍委之。寧使我身膏鋒刃。逃之。奚爲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賊感其孝。舍之。未幾。事平。季氏歸。大榮及子女未與偕。詢之。蓋中途失散也。大光慟曰。子女失。可再育。弟一而已。今存亡未卜。何以對老父乎。因出資倩人覓踪跡。或云在安徽桐城。曾一見之。大光乃以負販爲名。雇舟奉父以往。訪求數月。不得。遂留桐城經商。既而微聞弟耗。在陝西延安府獄中。乃迎妻子至。請於父曰。今侍奉有人。兒當往尋弟。延安府去桐城數千里。爲陝西極邊地。大光慨然與其妻訣曰。此去苟得弟。則與之偕返。不爾。則老父且屬卿矣。遂行。既至陝。弟果在獄。赴郡守訴之。守大怒曰。汝弟爲盜。而汝訟其冤。汝亦盜也。鞭之見血。大光慷慨言曰。我弟爲良家子。年甚稚。何以爲盜。奸人誘掠。或意中事也。我父自失。弟終日號泣。小人以不忍。老父悲也。故問關。萬里而來。堂上不雪其冤。而以罪囚待。小人試問所犯何罪。而受此扑刑。小人此來。實爲尋弟。弟不返。小人不歸矣。郡守嘉其友愛。白之上峯。獄遂平反。於是兄弟相偕歸。未幾。流寇張獻忠攻武昌。總兵左良玉不能守。城破。良玉率兵入桐境。敗兵焚掠。慘不忍言。其時桐境既受盜賊之苦。又罹亂兵之災。於是逃難者相屬於道。大光一家亦隨衆逃生。父老且病。艱於步履。大光負之行。某日。行至懷寧之鴨兒溝（江濱地名）。忽聞亂兵驟至。逃難者無以爲計。咸躍入江中。大光不得已。負父而渡。婦率子女及大榮從焉。是日風狂浪急。衆悉爲浪花捲去。婦弟子亦皆漂沒不見。惟大光以善於泅泳。幸無恙。渡江後。至殷家。匯奉老父賃屋以居。父以不見大榮及季氏母子蹤跡。終日頗現不豫。

色以問大光。大光詭詞結之。父心稍慰。居無何。資用告罄。養殮漸不濟。大光不得已。乞食奉父。久之。其父不見榮等歸來。知有變。嚴詰大光。大光知不能隱。且以實告。父怒其誑已。杖之。大光涕泣忍受。父且杖且詈。聲達戶外。鄰人聞之。羣來詢問。大光乃泣告以故。鄰人嘉其孝。且憫其貧。於是各有資助。父子得以衣食無憂。如是數年。旋大光又遷居餘杭。結廬於山麓之黃村。日則樵採。夜則織履。博得餘資。以供菽水。一日負薪歸。以困倦故。乃坐山石息焉。默念身世。不覺仰天而哭。既見夕陽將下。羣鳥歸林。乃收淚強起。負薪起行。瞥覩一偉丈夫至。曰。頃聞君之悲慟。似覺重有憂者。可得聞乎。大光告以故。其人曰。以君素行。當不至無後。若憂貧也。我可贈汝百金爲堂上旨甘之養。何如。大光不肯受。其人曰。我所以贈金者。嘉君之孝耳。君不受。重負我心矣。大光乃受之。叩以姓名。則笑而不答。遂揮手去。大光於是攜金負薪以歸。

大光既歸。其父責之曰。歸何遲也。大光以告。其父喜。於是日市肥甘供親膳。鄰里見之。咸甚駭詫。詢以故。則以始末對。鄰有黃某者。謂衆曰。孰謂大光爲孝子。實一盜耳。彼言有人贈金者。妄言也。且近來盜案孔多。迄未破獲。彼人脫爲偵者。執吾輩鄰居。不將遭波累乎。衆聞是言。唯唯稱善。於是控之官。縣令陳某。少年科第。頗著廉名。聞有盜。卽飭役捕大光。時大光方爲其父滌溺器。役出拘票相示。大光了無懼色。曰。諸君既來。某當隨往。願無驚老父。言已。入白老父。卽隨之行。及入署。令升堂訊鞫。見大光溫厚異常。不類暴客。乃詢其姓氏里居甚悉。且曰。汝良民。何以爲盜。大光曰。民實非盜。旬日前。有偉丈夫贈金百兩。民以供養老父。今尚存九十餘兩。豈鄰里竟因是而目我爲盜耶。言畢而哭。縣令亦惻然憫之。卽退堂。以狀告太夫人。曰。母向謂兒亦蘇籍。而遷居皖省者。後以兵亂失散。乃依陳翁。以生。今日被控之盜。其供與吾母所

文 孝 子

四

言略同其名。又與吾父不異。兒甚疑之。明日覆訊。時母盡於屏後。窺之事。當大白。太夫人曰。何必待之明日。今夕行之可也。令曰諾。復升堂。問未數語。太夫人遽出。抱大光曰。苦我夫子矣。翁今尚存耶。斯時令亦泣拜。呼阿父。蓋縣令卽培芳。太夫人卽季氏也。令挽大光入。共敘失散後苦狀。始悉其母子當日爲巨浪捲入江中。後幸得陳翁施救。免葬魚腹。翌日。大榮與培英亦爲翁救起。蓋翁爲銅陵縣紳富。而作慈善事業者也。其時翁尙無子。惟有一女。與培芳年相若。贅之爲壻。且嗣之爲子。遂令與大榮同塾讀書。後大榮得青一矜。屢舉不第。翁令納貲爲縣丞。今在任所。培英則嫁於邑紳張氏家。培芳以連捷。乃授此間縣令。故有是意外遇合也。是夕。大光卽居署中。翌日。父子乘輿直入黃村。村民咸大駭欲逃。以爲大光之案已破。縣令之來。或且起贓。並搜捕黨羽。及見大光乘輿行其前。縣令隨其後。最後則舁一空輿。知必有故。乃尾而覘之。時大光父方以子被誣下獄。獨自悲歎。及大光攜一衣冠少年。跪拜於側。駭甚。大光告以巔末。始轉驚爲喜。由是一家團聚。其樂融融。人咸謂純孝所致也。

奇情  
小說  
海棠

(漱英)

江生世家子。擅才藝。性豪健。慕孫策之為人。因自號曰希策。喜揮霍。不事生計。數年間。先人遺產。已將垂盡。門下賓客胥去。僕婢以苦其貧。亦皆星散。希策不之怪。仍怡然自若。久之。漸知境况之窘。惘然若失。由是與世絕。先是希策有姑母。適杭之某富宦。以道途窵遠。致音問久疎。今希策經濟日絀。欲之杭。暫居於姑家。別圖枝棲。於是束裝首途。及抵杭。不料姑已寡。家道且中落。縱有餘資。亦僅足自給而已。姑見希策來。使主於其家。希策亦遂安之。姑之比鄰有巨室。其眷屬數與姑過。從常希策至。杭翌日之晨。見有婦人乘軒而入。睨之。絕世之麗姝也。婦人睹希策橫波一顧。若甚注意者。既而婦人去。希策叩以爲誰。姑曰。東家鄰主婦翠娘也。夫死而寡。善理家政。尤好讀書。渠欲聘一記室。頃來要吾介紹。吾已荐汝於彼。彼已允諾。將以聘書至矣。希策驚喜。久之。乃曰。丈夫當錄名廟堂之上。將往京師。一謁故舊。求自拔之階。奈何爲婦人女子作記室乎。姑不悅曰。世途險巇。今尙非其時。不如姑就此。稍爲自資之具。且聞翠娘多情而俠。家又富有主客。能洽雖多金。亦可得吾意。以此爲善。希策領之。遂以某日登翠娘之堂。見廣廡大廈。陳設華麗。供奔走者多。俊婢延希策入堂者。尤美。翠娘素衣玄裙。飄然而出。希策禮之。翠娘答拜。徐徐曰。先生其居於此。庭園湖山。皆君子之所樂。又爲大好讀書地。已而命婢導入室。希策起辭。翠娘送至階下。呼曰。海棠善爲侍。先生卽指階下一婢以示希策。謂可隨意使喚。希策睨之年。可十五六。修軀美髮。豐容膩骨。而舉止頗類大家。卽適間。導已登堂者也。海棠受主命。羞澀特甚。卽導於前。希策緩步踵其後。廊榭幽曲。

旁植百花。微風來拂。芬馨蕩魄。海棠故徐其行。而詢希澤身世至細。希策具以告。海棠偶遺其巾。希策俯拾以授。海棠受之。嫣然謝以微笑。至室。海棠揭繡帘。肅希策入室中。陳書如阜。臨窗設案。文具精美。几案皆紫檀。爲之敷地。以氈。氈履其上。柔軟無匹。導入內寢。帷帳衾枕。窮極華麗。尤過於富室之閨闈也。海棠見帳絡之纒。爲風披拂。乃理之曰。我爲先生整理。先生以爲善否。希策稱謝。海棠顧之。莞爾而笑曰。先生何善作小兒女之態耶。希策素自負。今乃爲一女子所笑。於是怫然曰。我固豪士。誰能放誕如我者。願以主人待遇之。厚子又賢勞如此。以是感激。不知所處。苟於大庭廣衆之間。某亦可折衝肆應也。海棠急慰以溫辭。然後自去。主人遇希策至厚。爲更新衣。日享豐饌。諸婢每來。海棠必與俱。晚更爲理寢具。布置妥帖。始去。如是者一月。未嘗少懈。挽之談。則燦舌如花。於愁苦中能解人頤。希策恒數日一出省姑。某日歸。海棠匆遽來曰。主母延先生。希策整衣冠從之入中庭。翠娘已立待。見希策曰。往視而姑歸歟。希策恭應曰。然。翠娘屬希策坐。然後笑言曰。有戚壽將贈之序。先生江南名士。請勞椽筆爲我撰之。希策遜謝。翠娘卽取事略畧希策曰。先生毋謙。希策退。執筆成數千言。辭意並茂。明日海棠入笑曰。女主司促交卷。希策佯以爲難。海棠代爲焦灼曰。當爲先生請緩期。希策始出文授之。屬代致夫人。海棠意甚歡愉。上之翠娘。驚其速而且工。絕少浮光掠影之談。而頌揚得體。尤其餘事。於是知希策非第尋章摘句之士。實深有抱負者也。自此常延入中庭。娓娓深談。禮遇優渥。更異往日。希策見姑。述翠娘相待之摯。姑曰。是烏得無心哉。汝或可得彼爲婦乎。事若成。汝將大顯。希策心雖喜。而歸益自持。見海棠亦肅然不與談笑。海棠覘其狀異。百計以博其歡。一日午後。海棠遽來曰。主母出訪其戚。須至暮方艤舟迎之。先生能共汎舟於湖中。

否。希策未即應。海棠嬌聲微扭其軀曰。先生何並此。亦不吾許耶。言已。眼波盈盈。注視希策。若表其無限深情者。希策憐其嬌癡。更審其狀貌。柳眉杏目。櫻唇桃頰。玄鬢如雲。纖腰細臂。無不美好。結髮長逾身後。與螭蟻之頸相映。愈顯豔麗之色。潔襪窄履。綴以明珠。其光燦然。於是目不轉瞬。約數分鐘之久。海棠從未見希策。注視今若此。心乃大慰。對之嫣然。希策神爲之蕩。遽執其手曰。不圖窮途落魄之人。既遇夫人。復遇卿。卿相愛之情。有逾骨肉。苟能騰達。必不負夫人與卿也。海棠轉目視策曰。君所言者。婢聞之矣。竊願得如今日長侍郎君。希策曰。願如卿言。且我尙未……海棠立翹其首曰。何哉。希策方有所思。而海棠頗促其語。希策曰。我固未娶。內助得卿死而無恨。海棠斜矚露其編貝之齒而笑。遽伏策肩曰。婢既許君。今爲郎計。郎豈可久居於此。人生如白駒過隙。夫人愛我。且敬重郎君。苟有所求。我當爲之助。君不如乞夫人假鉅資。北走京都。當謀尺寸之憑藉。不較長此鬱鬱之爲愈乎。希策曰。舉世昏昏。我不願涉足其間。況沉淪宦海中哉。海棠意不悅。久之曰。郎君不循此途。則將淪此終身。與草木同朽耶。今有其機。而不爲是非自立之道也。策被勸勉許之。海棠始笑曰。主母歸。即言之。我之事。我將自謀。言次。相將出室。至湖濱。將遣舟往迓翠娘。則翠娘已先返。希策頗憂懼。海棠慰解之。頃之。翠娘召策往。察無他意。心始稍安。翠娘並歛容曰。辱先生久屈於此時。用悵然。今京師大開沽爵之門。願假五萬金俾先生得奮志。青雲然會少離多。能無惜別。明日先生行矣。妾當卹餞。希策感極。不知所言。祇長揖翠娘。翠娘笑却之曰。是淺者。奚足介齒。使海棠取篋來。曰。此中之值。不啻五萬金。先生宜善藏之。乃請策上坐。置宴。命海棠亦侍坐。半酣。翠娘起爲壽曰。班生此行。封侯有志。願先生他日爲一代之名臣。方不負相知之雅。則妾亦與有



榮施矣。策起應曰：敢不唯命。翠娘指海棠曰：此婢我愛之如女伴。我十年彼亦大家女也。策聞是語，疑其將以海棠歸，已欲聆其後命，不圖其語即止。意乃大沮，輟宴。翠娘命海棠持所贈篋，送入策室。海棠曰：在途君勿憂，今夕必爲主言謀歸君。能從君即行，固大佳，或稍俟時日，相偕白首，亦終必得當。策曰：煩卿力行之。我即得金百萬，不若得汝。海棠堅握策手曰：吾何值，此策爲代持其箱。海棠即笑與之，止步不前。曰：送君至此，我將急爲主母言。君今夕待我燈下，成否皆來走報。策入室枯坐一隅，如約待之。海棠果來，曰：嗟夫，與君長別矣。策遽起曰：然則奈何？海棠曰：主母以過愛我，良不忍舍。策愴然涕下，不能自止。海棠展巾爲拭其淚，曰：不圖緣盡於此，此情此恨，絲絲無窮。策至是，哭益痛，氣咽聲嘶，頽坐座上，頻啜其涕。海棠與並坐，再三相慰，繼附其耳，喁喁有所語。策毅然曰：卿遇我厚，何可爲報？前日所以不敢不存魯男子之心者，第以女兒白圭之身，始亂終成，已爲名教所不許。苟事不成，亂而棄之，不惟無以對人方寸之心，清夜能免於自慚乎？今者事已如此，必不能成，更何敢喪畢生之操。快頃刻之慾乎？謹璧贈篋，披荆入山，爲卿長繯而已。當希策言時，忽聞笑聲起，視之，乃海棠笑，猶握巾於口。策始知翠娘不使海棠歸，已蓋海棠之僞詞以試也。遂噴而搔其脅。海棠笑益甚，力乞休。策始罷。海棠起曰：幸主母已許，延一日共君行。且吾亦聊試君心耳。今知君乃奇男子，得共終身，雖死無憾。次日，策見翠娘，翠娘即以海棠屬生，並爲整妝。遣嫁。再盛設筵，以餉新人。席間，翠娘曰：君夫人福相也。先生進止宜從其言。願海棠曰：汝亦記此毋忘我言。賢夫婦行后，尊姑我當善視之。俟賢夫婦得所，再當送往團聚也。天暮，諸婢導擁夫婦入室，室尤麗於策所居者。宵深卸妝，携手對鏡。海棠笑投於懷，遂爲實際上之夫婦。而共享美滿姻緣矣。夫婦以明日行。翠

娘攬海棠而哭。久始釋之去。夫婦再往拜其姑。然後行。抵京發翠娘贈篋。皆巨珠也。光彩奪目。時宮中方求巨珠。出篋以獻。大蒙嘉獎。得官甚顯貴。顧策性素豪放。罔識忌諱。多所忤慢。海棠輒爲彌飾。時時誠之。得不顯躡策視世之穢也。棄官而去。仍返杭營菴。以終老。其姑健在。問翠娘。則於半月前。不知所往。終亦不返。

漱英曰。士君子侘傺不遇。乃僅受知於婦人女子。如希策者。亦不幸中之幸者耳。人羨其福。豔我悲其運。嗟哀哉。

# 墨 漫 廬 隱 墨

( 夷 定 )

## ● 張 煌 言 祠

鄞縣張公蒼水。於明季顛覆之時。奮起孤軍。與清兵相抗。被執不屈。就義於杭州。其遺詩有句云。日月雙懸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有與岳于兩祠同。佔湖光山色之意。民國三年。浙財廳長張詠霓等。取甯波祀產所餘萬金。建新祠於西湖之濱。同鄉士夫。復集捐以購祀田。且請於鹽運使。撥給祠糧。運使批曰。上略。張蒼水公。際明祚之告終。抗清軍而不屈。死而後已。如盡瘁之武鄉。殺以成仁。比捐軀之信國。雖氣數不能挽救。而綱常端賴維持。奮螳臂以當車。自無倖理。瞻鳳山而就義。彌覺從容。氣薄雲天。名重古今。尤宜特崇祀典。追報豐功。留窀穸於湖山。長埋忠骨。潔蒸嘗於伏臘。祇迓靈旗。余闕何人。尚有墓田。可守庭堅。不祀敢忘。籩豆宜存。茲准在祠捐項下。每歲撥銀五十兩。下略。嗟乎。張公在天之靈。今可瞑目矣。

寓言 小說 鏡中人語

(穎川秋水)

諸君諸君。君等亦知儂爲何如人乎。儂非食人間煙火之庸俗人。乃一若有若無之鏡中人也。夫使鏡外無人。鏡中亦安得有人。故鏡中有人。必先有鏡外人。以爲之質。然則所謂鏡中人者。幻影也。非實質也。無實質而有幻影。聞吾言者。必笑爲誕妄。殊不知畫中愛寵。日喚真真。尙且踟躕而下。珊珊來遲。成一箇有形有質之美人。况吾鏡中人。朝朝暮暮。與一般美人兒。相親相近。相偎相傍。耳鬢厮磨。無分爾我。受得許多。生人氣息。能不幻無爲。有成一鏡中人乎。

鏡中人口。鏡中自有憑虛樓閣。幻象房櫺。把來供養着我。將我作慈航大士一般看待。我真不自知此等幸福。是過去世幾時修得來的。但念我家的主人翁。他不把我送到洞房密室。發配上陽宮中。似的孤孤悽悽。使我日夜不見一個人影。又不將我送入他幾位豔姬嬌妾的香閣裏面。丫鬟傭婦似的陪着他。形單影隻。人兒却教我面人巧笑。背人啼許多愁眉淚眼。高高的不偏不倚。置我在內堂。不時出入。不時宴會的一個。所在一若暗地給我一個責任。俾作秦皇的寶鏡。咳。那主人翁待我鏡中人之光寵。不問可知也。算得到十二分了。

我如今試一回想。記得初到主人府第的第一天。倒也並非自作不速之客。簡直由主人差遣四五個僕人。擡着進去的一入中門。先與此主人打一照面。主人却是和顏悅色。青風滿面。得意非凡。立刻教他們將我正位中間。并傳命家中奴僕。四處知照。同來瞻仰儂家丰采。諸君試想。我那能當得起呢。但既是主人情重。祇好由着他們去做。一霎時間。花枝招展。釵影繽紛。嬈嬈婷婷。來了幾個絕世佳人。真是燕瘦環

肥各臻妍麗。我屈着纖指，數一遍，約略是金釵之數，個個向主人含笑盈盈着實把我獎飾一番。幾乎把我紅漲兩頰，面泛桃花。但他們說話時候，常帶着幾分爭寵的意思。我起初也不敢妄加斷定。後來細體會猜着，主人必是一個富貴雙全、安居享福的人。那如花如玉的美人兒，定是他家幾位姬人。只因當時我是新來，晚到，自覺羞人，答答而且素來不嫻詞令，也就學息夫人的不開口了。過了一夜，還不知道他家有甚麼喜慶，居然肆筵設席，大開宴會。但所有入座的人物，卻除昨日所見的諸位美人外，並無生客。他們的妙音，真是鶯啼燕語；他們的媚態，真是柳驪花嬌。酒到半酣，復聽得管絃咿啞笑語喧譁。主人偎翠依紅，其樂靡極。我當時看的眼裏，亦幾乎手舞足蹈，到忘懷處，不覺將雙足跨出鏡來。卽至今日，事過境遷，猶是豔羨不置，以爲安得投生是問一享此旖旎風流的福呢。

這回以後，那主人每到出門時候，整理衣服，穿戴冠履，必先與我面面相對，商酌一回，或打量一番。閒居無事，亦不是與這位可人對著我說說笑笑，演一齣夜半私語的妙劇，便是與那位麗姝對着我照照看。看學張京兆畫眉的故事，并且不時珠圍翠繞，簇成一團，擠擠挨挨，同來一室。因此他們的一舉一動，無不映入我鏡中人的眼裏。但我鏡中人自問是個清白女兒，身不肯多管他人閒事的，只見主人不在家的時候，這輩可人兒却另易一副面目，有長吁短嘆的，有嘻笑怒罵的，并有作金剛怒目、餓獅狂吼的。此中是何因由？我們女孩子家，閱歷尙淺，更是百思不得只索當他是雲煙過眼罷了。

一天，主人自外歸來，揚揚得意。我冷眼旁觀，見他吐氣揚眉的神情，比較平時更增十倍。我也測不出他是何原因，不多一會，只見紫標黃標堆積滿座。我想主人本是一個不農不工不商的富貴人，這般財帛

究竟從那裏來的。若被旁人窺見，豈不說他來路不明呢？但據我看來，正大光明，得狠，因我是一個目光如電的人，他獨不肯鬼祟崇，遮遮掩掩，瞞着我。這光明正大四字，難道還不好爲我主人解嘲麼？開話少敘。我這主人得了這許財帛，一時持籌握算，忙個不了。正在聚精會神，將那寶物收藏，突然裏面闖出一大羣人來，嘻嘻哈哈，快樂非常，要着主人一捲一捲的分給。有用柔軟手段，泥他的有用強硬手段，逼他的還有先用柔軟，後用強硬，劫制他的。有先用強硬，後用柔軟，哄騙他的。神出鬼沒，煞是好看。幸虧儂家是一片冰心，不着纖塵渣滓的。否則保不定還要眼紅哩。但這時我却有一種感觸，不知主人得此財物時間，也曾做此妾婦行爲麼？倘使也是如此，我不免代他汗顏哩。

此後我主人翁消受的豔福，更增了一倍。此中緣故，不問可知。古人說：黃金難買美人心。此原是擡高美人身分說話。本來不可作准的。主人既有這樣財力，購得美人心，意由是。今天宴會，明天歡敘，一時珠光寶氣，炫入我眼簾的，更較平時熱鬧。這亦不問可知。是抄得許多小貨，特別添置的。從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但凡主人不時有所獲着，卽諸位美人不時有所添置。我便司空見慣，不以爲奇了。我家小主人平日讀書，吾曾看見他拖着鼻涕，刁着舌頭，念什麼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歟。數語，并有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云云。真是爲他老人家活畫出一個小照來。不過從我看去，上兩句的話兒，主人當之允無愧色。下一句的話兒，他老人家素性謙讓，恐要謹謝不遑的。

咳，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且說我主人享此花團錦簇的福分，也可算得完全無缺了。果能富貴

壽考快樂一生。豈非美滿的事。那知忽然樂極生悲。不識如何。只見他老人家咳嗽嘆氣。慌張起來。就是家裏如花如玉的美人兒。也是無精打采。帶怨含愁。有時唧唧嚶嚶。私相議論。有時紛紛擾擾。互相斟酌。是否捉將官去。斷送頭皮。抑或逃之夭夭。逍遙法外。惜我在鏡中不能跟他前去。故未便斷定。但見自此之後。家裏遭着搶劫似的。翻箱倒篋。鬧個不休。這是何故。我又自恨身在鏡中。不得自由出入。向他們打聽一番。不過據我冷眼看來。我家主人是不農不工不商的人。却腰纏百萬。富甲一邑。這財帛的來處。就是加以不義兩字。諒來不冤枉的。此後我也自嘆寂寞。預料富麗繁華之象。當然不可復覩。就是杏臉桃顚。柳腰櫻口的美人兒。怕不要慵施脂粉。對着我愁眉不展。想念夫兒麼。倘果如此。教我鏡中人。看在眼里。裏如何去安慰他呢。咳。豈知事出意外。却又不然。真是令人捉摸不定了。

古人說得好。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我曾受過主人擡舉。豈願將他家事張揚。但骨鯁在喉。亦不得不略談一二。好在。不舉姓名。人也不知他為何許人。但記得。自主人出了岔後。家裏姬妾。性情日異。起初落在我眼裏的。不過沸反騰天。爭權奪利罷了。挨過幾天。我目中又添了幾個俊秀少年。有從來不曾識面的。若說他是主人的子姪輩。因何主人。在家時候。不一晉見。若說不是自家人。趁着主人有事。突然光顧。真正令我莫明其故了。其餘幾個。日日會面的。却不是主人寵愛的。女童便是。主人信任的。幹僕我初時還打量他。戀主心切。料是彼此互商一個營救方法。這也可算得賢婦義僕。但仔細看來。却又不像。真是不可思議。他們。早也遮遮掩掩。小竊似的。取些細軟一瞥而過。晚也隱隱悄悄。扒兒似的。拿些物件。一閃而出。不上兩月。諸位美人兒。越是年輕貌美。越是早與我鏡中人。不別而行。我留心細看。可憐家裏。祇賸得一。

個三四十歲的半老徐娘與一個年逾花信之憔悴姬妾並不識不知天真爛漫的小主人了。咳。昔日繁華而今安在不。瞞諸君說我也十分感慨不知替主人賠了多少眼淚呢。

荏苒光陰。忽逾一載。主人突于某天晚上歸家。迎面而來。我不覺爲他一喜。倘我預先知道。論不定還要開個歡迎大會。以表感情。但暗暗留神看他面龐也瘦了。顏色也枯了。家中所賸的幾個人迎了出來。一見之下。悲喜交集。各各談了別後無數的話。主人眼巴巴不時向內堂盼望。若有所待。只見這半老徐娘。眼淚汪汪。把主人去後情形。一五一十。和盤託出。主人一聽。不勝悲哽。說道。我如今竟成一個乞墮的齊人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真正悔之無及。說罷。嗚咽不止。幸虧這一妻一妾。尙稱賢淑。婉言相勸。主人亦深知無可奈何。只得走了進去。此後每遇花晨月夕。如醉如顛。頻頻嘆息。那可憐的面目。更比初回來時。愈形消瘦。我也暗裏代他懊惱。私念他如此牢愁。不將憔悴以死麼。果然不到半年。不出我鏡中人所料。相如病肺。長吉嘔心。竟冉冉向離恨天中去了。

主人既經仙逝。家境愈形蕭索。一切悲苦之境。我也不忍多說。第見那個半老徐娘的主婦。與那位紅顏薄命之副室。帶着小主。拼擋家務。整理一切。倒還比着主人在日。井井有條。當時所設奢華諸品。皮藏的皮藏。變售的變售。我鏡中人不。亦如一塊無瑕美玉。置在待價而沽之列。過了數天。果然有一人肯出重金。將我聘請似的。復由四五個人。擡送出去。咳。自此以後。我老主人家的成敗興衰。我不能再行親眼看着。不知究竟如何。想到此間。念及數年來賓主之情。一日形影相離。傷心慘目。幾乎哭出聲來。不過他們心亂如麻。不曾留意罷了。此際差堪自慰的。當我與他家告別時。正在午膳。那肴饌非常省儉。比較前



時。山。珍。海。錯。減。却。數。倍。就。此。一。節。可。預。料。他。家。從。此。以。後。未。必。再。行。衰。敗。或。者。還。有。否。極。泰。來。的。好。日。子。在。後。面。哩。

行。行。重。行。行。不。覺。已。到。新。主。人。家。屋。裏。這。位。主。人。却。是。一。個。由。貧。而。富。白。手。成。家。的。如。今。雖。然。有。了。家。財。萬。貫。那。男。的。還。是。勤。勤。懇。懇。女。的。也。安。安。穩。穩。今。日。因。新。屋。落。成。光。輝。光。輝。故。特。將。我。迎。請。來。家。只。因。此。家。無。事。可。紀。故。覺。得。寂。寞。然。亦。因。此。得。了。安。逸。日。子。不。見。什。麼。奇。形。怪。狀。我。鏡。中。人。因。亦。快。活。的。了。不。得。

篇長。

小



說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明 清 兩 代 軼 聞 大 觀  
版 出

「讀小說者不可不讀」

「讀史者不可不讀」

目 總

- 第一編 明代
  - 卷一 孤臣殉國志
  - 卷二 義民泣血錄
- 卷三 列女列傳
- 卷四 勝國撫談
- 第二編 清代
  - 卷一 宮闈雜記
  - 卷二 臣工軼事
  - 卷三 紅羊拾聞
  - 卷四 江湖瑣載

明 說 單 簡

軼聞大觀為定夷先生總纂空前者十作也費數名羅兩代之血搜羅遺聞不軼事家聞段一則雖不致自詡完璧然兩代之掌故已什得八九矣其豐富固為出版界所罕有奇秘尤足令讀者拍案叫絕全書凡五百餘頁分訂兩大厚冊計足三十大洋一元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長篇小說

小說

同命鳥

一名後仇儂福

(續)

毘陵李定夷著

第十四章 化行南國

自後旬日之間。王婦遵余囑。不復顧余。余亦勿往。蓋懼其夫與春娘之猜疑。識破就裏機關。則余之計劃。將成畫餅也。余潛囑傭婦探其家。略審一二。春娘之驕慢益甚。呼茶。喝水。疊被鋪牀。凡諸賤役。靡勿使婦。婦悉吞聲忍氣。以安之。余聞之。喟然歎曰。孺子可教也。彼賤骨頭如此。蠻暴縱無余之張網。設阱。終亦必覆其身。及期。王婦如約來訪。余先慰之曰。旬餘勞頓。姊益消瘦矣。王婦淒然無語。余又曰。移寵易愛。反手間事。姊身雖苦。幸勿自苦其心。心之廣矣。體自胖矣。言次。偕往臥樓密談。余細詰以旬日情狀。王婦曰。外子見吾操作賤役。時使婢媪分其勞。又以春婢奴視吾。而多方叱咤。轉來與吾周旋。意若有所勿忍。吾從姊言。惟峻拒而已。余曰。邇來王君與春娘之感情。視前亦有異乎。王婦曰。婢子勿識羞。日以妖豔。惑外子。有時雖勿善。所為然既迷戀。其色人欲。究勿天良。敵遇吾。猶不更從前之態度。余曰。彼能有時勿善。春娘所為。即其天良發現處。有此一線天良。病根尙易剷除。轉振乾坤之機端在此耳。王婦唯唯。余又曰。王君常往來蘇杭間。者番將於何時去滬。王婦曰。今已預備行裝。又明日將往蘇垣一行。不過旬日勾留耳。

余擊。整曰。遲汝。夫婦。好合。又須。半月。姊能。耐此。苦况。否。王婦。曰。吾初。操作。之日。尙覺。有所。勿願。今則。習而。安之。使此。後果。有希望。在。即遲。半月。亦何。妨。余曰。既。乃爾。姊返。家後。可操作。如故。逆來。順受。喜怒。勿形。於。色。但應。表示。一種。弱不。勝衣。之態度。使見。之者。益有所。勿忍。而生。矜憐。之心。即。王君。行後。姊亦。勿可。遽改。前態。惟勞。逸之際。可。隨機。而應。變。之。王婦。曰。姊言。面面。俱到。吾已。心領。神會。實告。姊寒。舍。自老。嫗。以次。見。主母。處此。逆境。莫不。右吾。而咀。春婢。不平。之氣。充塞。於一。家之內。彼輩。見吾。任重。輒爭。先助。之。故吾。於操。作。一端。尙不。見其。苦。惟此。心終。有所。勿懌。耳。余笑。曰。此。余所以。勸姊。廣其。心也。姊歸。俟。王君。歸滬。再請。顧。我。如。王君。行後。有極。端難。忍之事。亦。可來。此。問計。王婦。謝曰。吾。姊設。備之。周關。切之。殷。雖遇。同懷。姊妹。亦。復無。以加。茲。吾乃。不知。所以。爲報。摩頂。放踵。銜環。結草。此皆。泛語。吾又。不願。誣姊。吾誠。不知。所以。爲報。余。遜之。謂。余方。以得。一。閨中。良友。爲慶。姊乃。見小。如此。夫亦。以陌。路視。余矣。王婦。唯唯。諾諾。感激。涕零。而去。嗟乎。世間。嫡庶。之不能。相安。男子。之偏愛。小星。余於。前章。既詳。道之。矣。更。有一。言進。者。願。吾諸。姊妹。與。王婦。有同。病者。其靜。聆之。喜新。厭故。男子。習性。皆然。縱而。飽之。雖珍。饈亦。可厭。饑而。食之。即藜。藿亦。所甘。此一。因也。難遣。者。寶之。易與。者。輕之。此亦。男子。固有。之性。既所。愛而。乍獲。之。則所。獲愈。珍。非所。愛而。強求。之。則所。求愈。疏。此二。因也。人。之好。媚。誰不。如我。惡聲。厲色。胥。非視。聽所。甘。乃往。往此。方。因奪。其所。愛。朝夕。而絮。聒之。彼方。則投。夫所。好。百端。以媚。惑之。終至。絮聒。者愈。趨愈。遠。媚惑。者愈。迎愈。親。此三。因也。綜。此三。因。爲大。婦者。乃長。陷於。悲境。矣。即。有一。於此。亦無。言歸。舊好。之望。余之。教。王婦。乃盡。返此。道。而。行之。王。氏。伉儷。之卒。復歡。好者。亦能。消滅。此三。因之。效果。吾諸。姊妹。倘有。此痛。歎。其可。視爲。寶鑑。也。今。勿多。作。泛。

語當續記王姓之事

居半月。王婦又來訪。謂其夫歸已四日。見吾清癯。日甚。屢次就而慰問。吾惟以若即若離。似否似可之狀對付之耳。余笑曰。機會已至今。可如願以償矣。明日星期六。余當趨府視姊。約姊往大舞台觀劇。姊可從。余請余當助姊理裝。姊宜盡去敝衣衣袴襪履。俱宜應時。如有缺乏。可速語余。余今日當求諸市。務使巋然一新。放一異彩。王婦曰。諾。衣服飾品。薄有所備。不必更求。諸市一一謹如。姊命可也。旋恐家人起疑。不作酬酢之談。立辭余行。余亦勿留。明日余上午至其家。適王君尙未出外。余卽以觀劇要王婦。王婦語其夫立可之。余乃助王婦梳妝。王婦喟然曰。鏡台塵封久矣。今日何日。菱花影裏。復覩余面。余慰之曰。否。極泰來。理有固然。王君不阻。姊行隱存憐憫之心。已入吾輩彀中矣。且妝且語。事竟已屆午膳時候。王婦留余膳。余却之。渠恐余有用意。不相強也。膳後。余仍至王家。挈一僕婦。偕王婦同出。乘車至大舞臺。余輩此行亦猶醉翁之意。不在酒第藉此炫妝售計耳。王婦當語余以膳時之情況。曰。姊行後。外子入吾室。上下凝睇久之。似甚津津有味。就善談笑。大異平時。吾惟微哂以報之。彼且尼吾勿去觀劇。吾謂既許江家。姊甯可反復於頃刻之間。渠始無言及飯。外子又邀吾同餐。吾却之。謂獨食茹素已久。子仍可合春娘同席。渠無如何。卽起去。含意未伸。若有所戀戀也。餐既。渠又來囑吾歸時。宜早有心腹語。須謀暢談。吾頷之。而別。余聞渠語。且應且思。聞竟曰。其情形止此矣乎。王婦曰。然以姊遇吾之誠。寧忍有所隱秘。且事爲吾事。不言則徒自損耳。余唯唯。因與瑣談家常。不及閉幕。卽行辭出。途次。余告之曰。姊歸。王君必來談笑。不妨流目送。以動之。軟語調情。以惑之。惟入晚宜早歸。寢渠來叩關。勿納也。王婦曰。此所謂欲予姑。斬乎。余

曰。誠然。姊可如余言。不懼彼之動怒。以姊告余之言。度之彼斷勿忍讓。姊王婦答以明日再前領教。相與一笑而別。

翌日。王婦不至。逾三日始來。則容光煥發。滿面春風矣。向余道謝曰。神哉。先生之術。弟子沐恩如此。願稍獻贊見之儀。余佛然曰。惡。是何言歟。姊行如是。瀆余甚矣。渠唯唯。握內本有所持。此時竟返。諸懷不復再言。因告余以三日內情形。曰。自劇場歸。後外子果來。吾室口則絮問劇情。目乃視吾不稍瞬。吾如姊言以待之。入晚果來。吾辭以獨眠。已慣。渠太息而去。昨日一日間。幾與吾形影不相離。吾之東。彼亦東。吾之西。彼亦西。晚間竟先吾歸寢。罪已引咎之辭。如聯珠之勿斷。吾胥付之一笑。今夜彼必復至。迎拒之間。吾意不定。敢商之。姊余曰。敬賀姊從此可專房寵矣。今夕斷勿納彼。三度求可一度允。愈拒則迫之愈切。愈難則得之愈珍。且姊今後之遇春娘。務以仁惠出之外之。可博賢淑之名。內之可平敵人之氣。即男子見汝之落落大方。不念舊惡。亦必益愛此。而憎彼。王婦唯唯。余又曰。此事之成功。實非余之力。其得力處。全在汝夫婦往昔本極和諧。王君爲私慾所蔽。一時迷其本性。余設法利導之。使返其本真耳。此後好自爲之。毋再有低離之感。便不負余之操心。此即姊之所以謝余也。王婦謹受教。欣然而別。從此余遂多一閨中密友矣。

一日和哥歸。余以王家事詳告之。和哥笑曰。不圖妹乃具此深心。令人悚然而懼也。余亦笑曰。待我以誠者。以誠報之。待我以術者。以術報之。此乃當然之理。吾家夫婦。嫡庶彼此以赤心相待。吾從未一施手段。若王氏情形。則非有手段。不可和哥記取。使汝異日寵妾陵嫡者。蓉華非如王婦之易惹也。和哥曰。竊哉。

枉也。余未嘗有娶妾之心。汝乃強余行之。今相處幾及十年。妹乃忽作此說。冤煞人矣。余曰。前言戲之耳。哥胡量狹。乃爾和哥領首。顧而言他。旋忽語余曰。完人伉儷功德勝造七級浮屠也。

鬢紅曰。蓉華其仙俠乎。何術之神也。然撫卷細誦。凡所一言一行。在在都有至理。非蓉華之獨神。人自不思耳。與其謂蓉華爲神。毋寧謂蓉華爲慧。

蓉華女士所述三因。可謂金玉良箴。芸芸女衆。生不少。與王婦有同病者。能奉蓉華之言。以爲圭臬。必收最後之勝利。但不可泥古不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余向謂同命鳥不虛作。若三十四兩章文字。有功社會。尤不淺。迥非淫啼浪哭之小說比也。

### 第十五章 和哥之憤概

嗟乎嗟乎。我躬不辰。生而爲人。爲人而有性靈。有血氣。尤我之大不幸也。使我而無性靈。無血氣。則我固蠢然一物。天崩地裂。我不知其愁也。毒言惡詛。我不知其怒也。礁石無靈。縱使海波四衝。而兀然不動。我苟無性靈。與血氣。則猶礁石之安也。枯木無知。縱有狂風摧折。亦罔知痛苦。我果無性靈。與血氣。又如枯木之不受激刺也。今乃不然。觸於目。接於耳。者在在足。以束縛吾之自由。而動喜怒哀樂之情。腦海之容量。有限。外界之感慨。無窮。我躬何不幸。而爲此有性靈。有血氣之人。耶。嗟乎。嗟乎。是誰之言。歟。非和哥所常語。余者乎。和哥性氣和平。而乃有此憤激之談。非反其本性也。世情之涼薄。生計之艱難。實有以致之。耳。出資役人者。必多奢望。仰給於人者。雖勞無功。此實至論。無往不然。然而市儈重金錢。尤爲勢利。書生多意氣。更覺難堪。水火之端。於此始矣。諺云。既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只此兩語。寫盡勢利者之心。



賜吾性情率直品格清高之和哥自然格格不能相合此憤激之談所自來也。

一日和哥返家出一新書授余曰『斷碁記』出版矣此書自脫稿以迄出版余不知受幾許閒氣余本無意於著作尤不願在小說中討生活乃所受已如此則個中人之苦况可以不言而喻初和哥讀某氏說部有所感觸因著斷碁記以寫意彼雖非小說家然文學既優此道自易就範故所著亦頗不弱余未獲見其全豹即就所見之半部論之可知全書之梗概據和哥自言此書之造意布局行文擱辭確費許多腦力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和哥自不勉好名著述之目的利居什之二三名乃占其七八不料坐是之故平地添來無限煩惱而起憤激之情余是時間和哥言欲詢其詳和哥曰余之作斷碁記也其始不過爲名耳近忽發生一要需所入不敷應付余乃一易求名之念而爲圖利之心既脫稿矣洵人售諸某書館某書館竟勿收其理由則謂作者向無聲名不必問稿之如何銷路斷然勿佳余聞之不禁勃然余（蓉華）曰使彼而知哥爲教育界中人名即不著稿即不佳亦必出善價以納之而別謀利用哥矣和哥曰余書署別號彼自不得而知其後余又就止於某圖書局其答語云稿則佳矣誠恐民力凋敝之秋社會視小說爲富貴品則營業便難獲利計不如不奉潤金而以原書百冊爲報則君享其名敝處亦無虧折之虞余得此復又爲拂然以語友人友笑曰以余所知尙有一極可惡者如君所語尙不足怒也某女士富於好名心平日輒孜孜矻矻爲文投之日報即能斷章取材而用之亦視爲至榮久之名心益盛以爲報章之一鱗一爪斷不足以傳世欲求名山事業必得皇皇巨冊因即著成長篇之作稿成自顧未能愜意料不能得善價即贈之坊家不受酬之稿坊家固無不收納也不意出版之後其書銷路極暢一紙

風行不脛而走。某女士餘勇可賈。復唐續爲第二部。仍送諸前次贈稿之家者。番以成績俱在。居然啓齒。索價肆主以絕妙之語答之曰。前著之書。做處雖微。利女士實享盛名。區區之勞。方將乞酬。今第二部稿來。乃轉索潤乎。女士爲之氣結。君思之。此女所遇。視君所語者。不又荒唐乎。余（濟和）冷笑曰。人之無良。乃至於此。余意此女之稿。一贈再贈。書賈固極歡迎。偷贈之不已受之者。又必如假惺惺之多方作態矣。友贈雖余言。余既受。此打擊束稿於校中者。約一星期。心頭縱極憤懣。歸却不敢告妹。蓋此惱人之事。深恐貽妹以戚。余（蓉華）聆至是。憮然有問曰。刻薄如斯。令人扼腕。不置。商業道德之墮落。至此而極矣。和哥既言曰。余曩讀外國某小說。亦曾見有類此之事。可知勢利薰心。固不獨吾國書賈爲然。其情節與某友語余者略同。某女士急欲得名。著書贈之書肆。肆主窺其隱。逕返諸其夫。謂此類卑劣之作。若爲付梓。卽印刷費亦不能收回。實則斷不至於如是。肆主逆料其夫不忍傷愛妻之心。必爲之設法。贈稿之不足。并思捐助刊資。其慾至奢。其心尤狠。果也。女士之夫接書而後。秘不以語其妻。往叩肆主之門。願捐百金爲助。但切勿以聞於女。肆主欲受。故却強而後可。蓉妹世間遇人最刻者。莫書賈若余。本不爲書肆編輯人。然因一稿之微。已受許多閒氣。而得一極大之經驗矣。今世何世人情險詐。直道淪亡。吾輩性直氣爽之人。已爲惡濁空氣所不容。視天夢夢。顧影。熒熒。誠不知稅駕之何所。余作此說。不僅因舊稿一事。亦不備因書賈一人。卽余現在所操之業。所辦之事。亦無往不具感觀。然以受者番之教訓。彌增余之厭世觀念矣。余曰。然則『斷礎記』究誰家收入耶。和哥曰。此稿束之高閣者。既有日。同事劉君探知始末。語余曰。以子家况。獨不能措此區區二百金之印刷費乎。如能自己出版。豈不吐氣揚眉。余曰。此數措之尙易。

然發行之事。余又屬門外漢。勢必仍去。仰人鼻息。以是余亦曾思及此。而卒躊躇不果。行劉君曰。余當爲若介紹於某書局。局中經理與余頗有交誼。其人慷慨不吝。絕無市儈習氣。託以發行。必能有效。余見劉君熱忱如許。胸中無限煩惱。正在無可發洩。遽可之。今出版矣。發行者。題紅館經售者。卽某書局也。余（蓉華）俟和哥述竟。笑曰。如哥所言。實令人憤不可遏。但結果仍未能跳出書賈範圍。哥意能釋然乎。和哥曰。雞羣有鳳。鳳蘆叢出。芝蘭凡事不宜清濁不分。一筆抹殺。譬如余。異日或營書業。余亦決非其類。余笑頷之。已而和哥又曰。余之痛憤於心者。甯止此乎。此不過一端耳。人生若夢。爲歡幾何。使非得妻如汝。余早如杜宇之聲。喚歸矣。余曰。哥曷勿言。余當爲哥澆此塊壘。和哥曰。姑緩之。余今夕尙須爲學生改課。暇當盡以語妹。

鬢紅曰。是章所述。何沉痛耶。定夷告余曰。濟和所言。語語皆定夷所欲言者。今特借他人酒杯。澆自己塊壘耳。個中之事。惟個中人能言之。歷歷余局外人。不願贅以評。

（未完）

名家小說

## 日神娶婦錄

(續)

開士東樓路著  
若狂譯

## 卷之六 死神廟中

## 第一章

祝典既告終。土人咸紛紛向山峯中行。萬象都香。迭克摩挲兩眼。但見赤日懸空。瓦礫照眼而已。時老人已擲舟傍島。一躍上岸。招之前。比行近峭壁間。則土人已冉冉沒向其中。遙聞歌聲悠揚。度越而出。老人曰。盍隨余來。彼輩蓋往死神廟。第余儕必能先抵其地耳。迭克時已不復存些微希望。思女已處必死之境。此最後之訣別。數語實足慰我平生。亦惟與之偕死耳。今者女已近歸束之地。而此老人十年前曾失愛女于彼間。能識其處。則惟有隨之而行。乃偕入一洞。極深邃。地多介貝之屬。略進。老人燃火炬以爲導。頃忽。僕身于地上。拾起一物。則一小斧也。迭克乃詢曰。君何需于是物乎。老人揚揚曰。余女之生命。固繫于是物耳。盍隨余來。一觀其事。余不欲重蹈十年前之覆轍。聽余女爲所坑死也。君當知之。彼輩輒生坑。新娘于石壁中。故余儕救之。之術。僅待其衆。既行。卽往破壁救之。出。當余既覓得死神廟。見四周皆石片。連屬成壁。乃自語曰。當時余苟在者。救之至易。惟此時爲時已晏。不能審其處。何石之後。今茲余必密察之。不令有失。于是迭克希望復生。深深一呼吸。取斧於手。隨之。迤邐而進。火炬自老人顛手中搖搖下。照映影。都成妖趣。而洞中包圍至密。不聞有聲。傳入呼吸。亦爲之不適。尋經小室無數。觀狀似爲上古高僧及土王輩之殯房。然其棺槨已深陷土中。不可復覩矣。及至末一室。老人滅去火炬。向一低竇中蛇行而出。迭克急隨之。稍前。有一大神龕。見於其前。乃攀登其上。老人卽低聲告曰。余儕可止。是間而其地殊暗。

久之始能辨物。復有微光折射而上。映見棟樑密列。則其下爲一大殿也。老人曰：此卽死神廟也。聆之。此何聲耶？則忽有歌聲自遠傳來。同時日光一大道射入殿中。二人急相引伏于暗隙。則大殿頂上之一石已移去。日因射入。而屋頂爲圓形。光尤四徹。卽奧窔處亦皆爲所燭。全殿厯厯在目。凡祭壇上下及神龕。咸以黃金鑄成。器皿亦燦然皆金。一言以蔽之。則此深藏地底之巨廟。實一巨藏也。東壁塑一神像。亦爲金鑄。沿頂作光芒四射狀。用以表日也。復有寶石飾其四周。旭日照其上。耀作異光。而四壁各金器皿上所反射之光。復相激射。斑然爛然。不可思議矣。黃金屋簷燦然前覆。尤冠冕一切。而四壁繪帶。則以金箔打成。嵌之於石中。蓋自土人言之。黃金者。實日神之淚也。此殿之外。復有諸殿環拱四周。其一奉月神。國王之母也。像與日神同。惟沿頂之圈爲銀鑄。以肖其狀。其他各殿。則奉列星及雷電諸神。殿中各物亦無一非金。此外則中央一祭壇。上置有金皿無數。滿盛玉蜀黍。金爐玉壺。位置井井。一黃金巨刃。則置一金盤中。迭克時。忽見廟中已有人。則卽此三高僧也。蹀躞往來於祭壇間。有同鬼魅。其首作扁平形者。年事較高。似方教。其同伴一切儀禮。復時時至祭壇前。撫盤中之金刃。壇後則一金塔屹然而峙。上設金座。據老人言。蓋爲國王設。而壇前復有三塔。雁行而列。初不甚高。皆爲木製。老人願之。黯然言曰：此火葬之龕也。迭克大駭。詢曰：君何所云。何名火葬之龕耶？老人笑曰：子且少安毋躁。此固非爲吾女設。吾女爲日神論娶之人。彼輩當生坑之。必不火葬。此安密拉三尺童子皆知之。初不必鯁。鯁過慮。矧余苟知余女當火葬。又何需於此斧乎？今君宜靜默勿聲。毋作是皇迫之狀。亂人意。且君亦見彼間石壁乎？雲石斑然。鑲以金板。皆石棺也。爲數凡百。中皆臥一死美人。嗟乎。余苟能審余女之在何棺者。早救之。而出矣。無如棺前。

之石皆同狀。竟令余無可施術也。今茲余必密伺之一。待其衆既行。余女得救必矣。迭克曰。然則彼處棺中不患悶死乎。老人啞然笑曰。此足徵君所知之淺也。蓋其棺深而類龕。可以跌坐。葬時土人輒令死者跌坐於其中。故空氣尙足。苟延殘喘。至一二句鐘而余之往救。僅十分鐘即足矣。迭克聆言。心復略安。乃向石壁間癡望。忽曰。苟百棺均滿者。又如何不將付之火葬耶。老人曰。孺子。汝勿憂。余當爲汝告。此二木塔者。蓋爲余女之二媵設而……迭克急曰。然木塔爲數固三也。曰。誠然。彼輩將令新娘中最老之一人讓室以居。余女然後舉彼而焚之。迭克神思不屬。竟誤會其意。驚詢曰。將焚箇儂耶。老人又笑曰。孺子愚哉。此老新娘耳。余不嘗語汝以彼間石棺凡百乎。而日神閱十年。輒一娶婦。汝試計之。其安處棺中。非可千載耶。夫同棲至千載之久。神亦彌示厭倦矣。即焚之無傷也。而神是否躬自引火以焚之。即足證……聆之。彼輩來矣。於時歌聲漸高。僧侶輩列隊而入。後隨貴族多人。以耳圈爲識。此惟王族得御之也。一律衣無袖之紅袈裟。執一旗。上繪虹霓之形。五色燦如。而即以色之深淺。配爲每族之標識。次爲貴族少女。其在昔時。非膺選配神。即被採入宮。再次壯丁一隊。繼之。衣白袍。胸前繡十字。此彼族中少年武士之服也。又次則爲各族之酋長。長袍御體。采色爛然。行次。歌聲忽止。衆咸迴首向門而望。悄然無聲。已忽聞一慘怖之呼聲。破空而起。迭克急握老人之臂。詢曰。何事耶。老人夷然答曰。此無與余儕事。蓋方殺一童子。祭潘克美大神耳。

## 第二章

迭克聞呼。憤然取槍出。喃喃詈曰。鬼物。鬼物。老人即握其腕止之。曰。孺子愚哉。其勿聲。今余儕勢不能救。

此童一輕動吾女且無救汝苟不耐在是間者不妨去也。迭克乃強制其怒仍喃喃曰此事殊酷小克運塞哉天乎何令余見此等事耶。老人曰汝奈何作是等語實爲汝恥之余固謂非有男子鐵石心腸者萬不可入此死神廟是時衆復前進後隨清士一隊紅袍隊繼之一入卽圍祭壇而立作守衛狀次爲貴官一羣衣以樹皮製成上作彩繪人手一鬼伯之像兩吻猛張謂用以驅去惡鬼者迭克心念此隊之後必女來矣願金輿至時上坐一人初乃莫識衣履熠熠作光皆以金爲之耳垂極巨之耳圈幾及肩際首裹五彩錦帕御冕其上前旒半遮其目兩柯萊坤魁之羽招展於冕上旣入二侍臣扶之下輿卽徐步登塔衆皆踞伏比至塔顛穆然向金座而坐狀至莊嚴朗聲言曰諸卿平身衆乃肅然起立而王仍危坐座上有如天神時其面適向迭克迭克覩之不禁低喟曰嗟夫此銀行書記能透耳於時衆復三呼萬歲樂聲大作而後隊又至矣前導者爲守衛四人一紅袍者繼之手一繩圈上纒纒皆結則卽此卡傑麥卡所見之紅袍宣講師也此人之後方爲哈斯卡御僧正深黃之法服入時衆皆向之磬折作禮所危坐勿動者獨王一人耳迭克覩其貌甚莊厲眸子幽凄無光則向其手問而矚似疑其留有殺人之血也於是熱憤填膺思欲擊殺之於稠人中顧乃躊躇不敢發而是時嬖嬖等已曼聲作歌而來面紗飄動一片皆黑已而分兩行立以讓二媵女之入二女皆不御面帕倩笑擁頰似有無限樂趣而樂聲忽止雙寶座高昇而入迭克心乃大躍念女生耶死耶細矚之雙眸緊閉僵坐勿動有類其旁之陳死人小克已勿在其懷中而六珈儼然作新嫁娘狀寶座入後卽置於祭壇及木塔之間哈斯卡則坐於祭壇之右而紅袍宣講師坐其左嬖嬖等則立於祭壇增級之上二媵女簪花鬢際作倩粧踞坐於女前貴族中人及武士等則依

次環立廟中。於是高僧等乃往闔廟門。蓋不復有人入矣。凡平民等初不得參列此大典。均遲於隧道之中。靜待禮畢。偕之同歸耳。已而哈斯卡自座起立。讀頌詞曰。

洪荒之初。有聖人出。不伐不矜。卓然美質。潘克其名。陋居無恤。誕生日神。後先堪匹。后日月神。諸星扈蹕。爰降教皇。德音秩秩。國君繼生。萬民是率。猗兮懿哉。枝歧本一。

衆循聲和之。既畢。武士等昇一死駱駝至。高僧卽獻之於神前。哈斯卡乃細檢其臟腑。朗聲奏王曰。牲殊肥腩。神來饗矣。王略一揮手。紅袍宣講師乃起立。作詩數章。皆述王國未亡前之歷史。而當奏詩時。輒捻弄所手繩圈之結。循環不已。如僧侶之弄其念珠。比至阿泰吼帕殉國一節。呼聲乃四起。國王亦徐徐起座。揚手作言。謂脫離羈絆之日已近。朕膺日神之命。將以掃除異族。今敢以仇族中最貴。最美麗之一女。獻之於神前。用貢其誠。想必邀神嘉許也。衆聞是言。則爭引目視女。復高呼王后瑪利亞。聲震四壁。迭克默念。女殆已死耶。不然。如此喧囂。何兩波竟不爲一動。卽幸未死。亦必已失知覺。乃踞禱上帝。冀其如是。而國王是時復發言矣。謂自由之日且屆。王國當中興。燦爛有同疇昔。此明神之祭壇。久淪黑暗之中。今日復見天日。而我日神之子孫。當仍爲自由之民矣。言次。乃曰。我日神子孫之將冠者。進於是少年武士一羣。進至座前。彼輩遵古禮。已齋戒一月。此一月內。惡衣惡食。赤足而行。就石地而臥。所以操練身心也。此時則衣白袍。胸繡十字。丰標爽爽。大類中古時代之武士。咸圍金塔而立。哈斯卡乃於金盤中取冬青樹枝。束其髮際。此事一行。蓋受戒矣。當永永毋背其教宗。哈斯卡復按冊呼名。見呼者卽上塔。踞於王前。王取一金錐。爲貫其耳。血殷殷下。濺袍上。其人乃下。初無痛楚之容。哈斯卡復自他盤中取耳圈爲之飾。



於是咸揚其手。作忠君愛國之誓詞。王聆誓。乃曰。善。今可授之以履。卽有貴族數人出承命。凡少年得王賜履。實爲優典。羣中視爲殊榮也。王復曰。善。更錫之以帶。前數人復如旨。人昇戰帶。一王又曰。善。今朕敢於大帝及新后之前。一吐詞矣。帝等歸時。幸爲告列祖列宗。吾族今仍爲世界第一之民族。仍爲日神忠順之子民。而昆弟飲其姊妹之血。一禮典。今仍遵行也。於時。少女等乃依列而進。立於金座之前。而歌聲復大作。迭克觀狀。乃大怒。且疑女已死矣。喃喃詈曰。野人。野人。握槍於手。似將下擊。思哈斯卡能透二人中。必能死其一。顧轉念女脫未死。則仍以靜待爲是。時又見女略一動。乃低詢老人。老人曰。余女已德極固宜。慼慼如是也。

有間。首作扁平形者之高僧。至少女等之前。取刃於其喉際。一一割一細口。以金杯承其血。迨既滿。杯以唇試之。授少年武士。依次而飲。時則少女等。彌以自豪。略不恤其創。高聲而呼曰。神其降福於此。趕趕之少年。已而哈斯卜高聲報曰。杯血已飲盡矣。王乃起立。兩手舉而向天。乞日神示以神意所在。俾二媵得先行。顧是時香烟氤氳。日面竟爲所蔽。不得覩。二媵女乃循例奔至王足次。作一似歌似謠之詞曰。

香篆兮爐烟。交氤氳兮蔽蒼天。散氛兮掃霧。此其事兮王握權。

王乃略揮其手。爐烟卽滅。日面復露。三高僧遂趨至木塔之旁。持鏡於手。向日而照。以引其光點於塔中。火種之上。俾觸之而燃。以爲如是。始足徵神意所在。此舉固其所命。而木塔中既無刑柱鐵索等物。強繫其人於彼。問其人之就死。亦出自願也。當衆高聲作禱時。二媵女惟向木塔而望。雅恐神拒不納。則雖得苟生。將爲國人所唾棄。心殊惴惴。而兩目亦大張。思得一見木塔。星星作火者。福卽匪淺矣。而自故事言。

之。荷老新娘之木塔終不燃者。則非新人之不足以悅神。實老新娘之不體神意。義當投之深山。食鷲鷹不足享火葬隆典。也是日。則老新娘之木塔。先着光而燃。於是衆皆謂其準備已久。爭作歌以榮之。而此石壁間之一棺。不知已於何時而闕。見此千載前之新娘。緊縛密裹。跌坐其中也。

### 第二章

時迭克心大震。念此下深狹之棺。女非瞬將生納之其中乎。然而女果尙生存否耶。以意度之。當小克之橫被奪去。及臨命慘呼之聲。皆足驚之以死。是時高僧等已出。此千年豔屍於棺置之於木塔中。仍危坐如王后。良以棺狹。僅足容身。故死時作是狀。迄今未變。頃之烈烟揚處。骨已灰化。霧鬢雲鬢皆杳不可見矣。然迭克初未嘗向木塔而視。惟屬目於壁間空穴中。思女處是中。爲時必勿能久。救之當從速。不可失時。時則一手握老人之小斧。一手執槍。狀仍躊躇不決。蓋謂女果未死。何爲不一啓雙波平。時餘二塔仍未着火。二媵女皆焦急異常。苦苦向日而禱。以彼輩必須先女而往。冀除洞房。不則且無及也。乃高聲呼曰。神其垂憫。余儕賜之以能。熊之火。余儕皆弱女子。神常有以作其氣也。衆亦同聲呼曰。神其垂憐。賜之以火。願禱聲雖切。直至前一塔已成灰燼。高僧等覆之以異香。旨酒。二塔始星星而燃。二女乃解去其衣。歡呼奔至塔中。雙波向天靜待。畢命而樂聲亦大作。媵等皆繞火而舞。如醉如狂。已而烈火漸及。二女之身。一女乃慘呼。躍出。倒臥於地。衆圍其旁。呼曰。速返火中。速返火中。女仍旋轉於地上。哀乞刃之。速死。於是一高僧至。其前引刃。誅之。鮮血飛濺於媵等面紗之上。願仍跳舞如故。略不措意。高僧乃舉尸投之於火中。瞬卽化盡。他一女則狀至勇果。兀立而不畏。僅一慘呼。不久遂冉冉沒於紫烟中。一縷香魂。赴

日。球。中。去。矣。衆。爭。作。歌。以。寵。其。行。有。如。春。雷。之。發。而。於。此。歌。聲。鼎。沸。烈。烟。飛。騰。之。中。復。有。嫫。媧。三。人。狀。若。中。魔。奮。然。躍。身。於。火。中。脫。無。哈。斯。卡。出。止。其。事。者。此。慘。劇。正。不。知。伊。於。何。底。乃。揮。手。示。意。樂。聲。卽。止。高。僧。等。掬。沙。覆。於。餘。燼。之。上。而。女。臨。場。矣。迭。克。時。幾。暈。去。聞。老。人。耳。語。兩。目。復。張。見。嫫。媧。等。方。卸。女。身。上。之。金。飾。自。頂。而。達。踵。末。乃。除。約。腕。之。旭。日。金。釧。咸。貯。之。於。一。金。盆。中。意。此。後。當。復。秘。藏。之。待。太。陽。節。日。再。屆。復。取。出。以。飾。未。來。之。新。娘。也。諸。飾。既。去。露。見。全。身。皆。以。錦。緞。緊。裹。兩。臂。縛。之。身。旁。雙。波。緊。闔。爲。狀。已。與。木。乃。伊。無。稍。異。惟。尙。未。置。之。棺。中。耳。額。上。及。頤。際。亦。皆。束。以。錦。緞。玉。貌。依。稀。可。辨。迭。克。乃。注。矚。不。稍。瞬。櫻。口。張。而。不。闔。似。方。吐。其。最。後。之。息。迭。克。因。念。女。殆。已。死。無。疑。矣。第。此。亦。大。佳。事。不。然。身。當。此。境。甯。不。痛。苦。難。堪。乎。正。於。此。時。日。光。一。道。忽。射。及。石。棺。之。上。映。於。女。身。大。似。自。上。穹。下。一。金。梯。迓。之。赴。日。宮。而。迭。克。因。得。細。辨。其。一。切。棺。上。雲。母。之。石。上。下。凡。三。片。相。接。筍。而。成。三。石。皆。上。而。棺。闔。矣。高。僧。等。時。方。以。石。上。覆。其。穴。悄。然。勿。聲。衆。亦。屏。息。靜。觀。之。無。何。第。一。石。已。湊。筍。蔽。女。之。膝。上。第。二。石。則。與。肩。際。齊。僅。見。其。首。錦。緞。滿。束。其。上。面。慘。白。如。已。死。詎。雙。波。忽。啓。衆。乃。大。震。其。目。張。乃。絕。巨。神。光。奕。奕。自。棺。中。引。而。四。矚。似。欲。於。此。垂。盡。之。前。一。領。人。世。之。趣。旣。引。矚。此。衣。冠。楚楚。臨。送。其。終。之。人。羣。復。向。金。光。燦。爛。之。旭。日。而。視。作。最。後。之。留。連。其。目。益。巨。則。以。櫻。痛。過。深。也。旋。櫻。唇。微。動。似。將。出。聲。乞。救。復。低。聲。微。唱。雙。波。遂。闔。而。第。三。石。亦。卽。上。覆。穴。口。於。是。其。身。屬。之。於。神。矣。

#### 第四章

哈。斯。卡。揚。揮。乃。手。一。皆。肅。然。辭。出。惟。聞。履。聲。齊。起。觸。地。震。然。不。有。他。響。比。哈。斯。卡。及。衆。皆。出。能。透。乃。自。座。

下坐於女之空座中。並此陳死之大帝昇之而出。向隧道中歸矣。時則廟中僅三僧仍留。方往闔廟門。斗有一人躍出其前。則失聲驚呼。奔往月神殿中。其人緊隨之。皆槍斃之於祭壇之下。則迭克也。乃返至大殿中。見老人已舉斧向石棺而揮。密如雨點之下。急奪自其手。猛揮之。然石初未見絲毫移動。而冷汗已積其額。因力自鎮靜。暫置女於勿念。運其工程上之學識作深思。夫此石三僧既能取置。極便則固不重。彼等亦必能舉之下。且爾日製此石片時。亦必力求其輕。庶臨時不有困難。此固勿有疑義。然其秘鑿何在。乎。成功端在是點也。乃遏其憤怒之心。細辨石上之接筭處。而兩手尙顫。不能定。乃小憩以定其神。復向石間細察。顧仍莫得私念。余固目覩其推覆穴口。惟啓時。惜不及覩。然其法亦必簡易。今將於何處施力。何嚮。而推乎。特中間不識女尙能生存否耳。於是復奮然而興。揚斧以繞其頂。向石之左側而擊。以失敗者。再用力。殊。猛。石竟向右微移。知其凹樞固在。是猛力擊之。不難。漸次推出。不禁歡聲而呼。復揚斧作勢。曰。瑪利亞。脫蘭索。瑪利亞。脫蘭索。老人亦自後呼曰。瑪利亞。克理斯。鐵。瑪利亞。克理斯。鐵。如是者。斧下如雨。石中人漸外露。可以手握。乃以斧柄順勢擊之。半脫樞凹。而出。二人急力曳之。念更一奮。其力者。瑪利亞得救矣。齧齒屏息。力曳其端。石乃豁然而脫。迭克卽擲之於地。轟然有聲。呼曰。瑪利亞。瑪利亞。願此錦繡束面。坐於暗中之木。乃伊初。乃勿應。因俯首細視之。則悲呼曰。天平。此非我瑪利亞。脫蘭索也。

## 第五章

迭克怒聲怪呼。迴身猛扼老人之頸。似將置之死地。老人則方瞪目向石棺中而視。木然不語。少間。迭克復自咎其愚。奈何竟聽瘋人之指揮。當此間不容髮之時。凡此一分一秒之時間。皆足致女於死也。因念

殆爲左側之棺乎。抑在其右耶。或皆非耶。乃釋老人之頸不扼。甯神靜氣。細矚殿中之四周。已乃意定。決爲右側之一棺。蓋彼以祭壇及其前所匿處之神像爲標準。當必無誤耳。於是復舉斧。向此棺猛擊。老人則瘋態大作。時而跳。時而呼。復向空猛擊。一若方從事開棺者。頃之石片移動矣。脫樞矣。而墜地矣。迭克又呼曰。瑪利亞。余迭克來也。爲上帝故。其速言。然而一諦視之。則仍爲一厯時已久之木。乃伊怒極。遂昏仆。老人乃取斧。向左側之棺而擊。迭克聞聲。復蹶然而興。念此當不復誤。急奪老人之斧。向石間猛揮之。第念時光已如飛。而逝女或已悶斃棺中矣。斧擊殊重。轟然如雷。而石復脫樞而下。嗟夫。則仍非是。乃他一女尸也。老人忽呼曰。瑪利亞。克理斯鐵。余最親愛之女兒。余來矣。若父在是也。迭克乃瞪目訝視。循壁而行。老人復細矚其女之面。呼曰。余愛女。瑪利亞。克理斯鐵。若其稍待。更去此一石。汝即可出矣。言次。縱聲大笑。似中懷樂極。卽取斧。猛揮力竭。無恤。迭克忽衝近其前。曰。其以斧昇。余毋爲此死。美人虛擲光陰。於是二人乃相格鬥。卒爲迭克所得。復丁丁從事於他棺。老人乃竭其全力。徒手力推此第二石而下。抱女於懷。遍吻之。淚落如綆。際遂同仆於地。其人雖死。然已尋得其女。無復餘憾矣。於時迭克專心從事。不聞不睹。而他棺復啓。則仍赫然一陳死人。也。似廟中妖神。故爲是以相戲弄者。乃怒極。握拳透爪。憤然而呼。意將甘心於廟神。顧力已垂盡。時時仆地。四顧殿中。初無足爲其指南之助。然轉念不妨更一試之。無意幸中。正未可必。則女或卽在此一棺之中也。因復一試。然覺重極。力不能舉。斧乃下墜於地。而計時。女必已勿生。卽出之棺中。亦已成死。美人矣。時則夕陽已斜。照壁上。漸卽冉冉而沒。夜色尋侵。終至一片洞黑。迭克乃奮力向祭壇而行。力盡氣喘。遂仆於壇階之上。則惟闔目靜待睡神之臨。卽死。亦佳。蓋女旣玉。

殞。香。消。復。將。何。圖。耶。

第六章

一日。航行於鐵鐵卡卡羣島間之小汽船方遵程而前。忽有一獨木舟中身度高岸之士人。立船頭呼止之。舟中臥一白人。僵然不動。將附汽船行。船主略一躊躇。始允其請。於是迭克復返文明之地矣。乘客中有一噴湖之布商善人也。見而憫之。力盡看護之職。復移之養病其家。全家亦皆善人。悉心調護。病魔乃日退。據伴送其至汽船之士人云。其人。或爲一旅行家。彼見其昏臥於聖島瓦礫間。乃以聖水療其熱病。并送之於其同種。而此土人初不受酬。當檢查時。船主見迭克囊中尙有多金。尤訝此土人之良善。蓋此於土人中實爲僅見耳。迭克當病體稍痊之時。聞及此事。并此人之狀貌。卽心知其爲哈斯卡。料是晚哈以事返廟。覩見種種前怨。猶未盡釋。因不欲令余卽死。使之生還。孑然一身。稍嘗悼亡苦趣。以爲報復之計。其用意乃殊毒矧此。苦趣固無術可排去。將終身無已時。蓋女之竟至於死。實己之無能有致之一念。及之寸心如割。欲置之淡忘。勢不能也。故能早死。卽爲無上幸福。惟不欲遽死。於是間尤不欲其所經歷之慘劇。隨之湮沒。不一公諸人世。而女之情影。輒長日見於其心目。第非作慘死時之狀。仍倩楚楚坐於肆中。綠皮賬籍間無異爾。日情話之時。因決欲復至彼間一行。此意一定。病愈殊速。一日遂重致謝忱。并出厚贈。辭布商家。而出卽乘火車赴瑪能度。將於此以舟至柯萊凹。歸心如箭。行程殊嫌其遲。抵埃魁帕。乃往憑吊智利大道旁之小屋。迴念前情。一一如夢復念及同行諸人。彼侯爵警長及其叔等。今果一一安在。或已暴骨於隧道之中矣。然侯爵能不覩其子女慘死之狀。未始非福耳。旣抵瑪能度。適遇暴

風第仍向船埠而行。忽有二人歡呼奔至。其前則警長及其叔也。雖神采黯淡。尙不十分憔悴。握手相視。悲喜交集。久久無一言。而迭克則已面龐消瘦。無復前日丰采。於是聯袂偕行。屬思皆至。深有頃。福倫雪斯始詢其姪曰。汝亦知侯爵作何狀耶。迭克失音對曰。余乃不知。侯爵固與叔偕耳。警長乃舉別後之情。告謂爾日蛇室之事失敗。後余等二人乃被拘一獄中。凡歷四日。四日之午後。忽見獄門已啓。勿有監者。因卽逸出。知土人已皆離城。行比至雪克熱。始審總統乘擗雪之不備。斗出衛隊千人。冒險襲之。革黨乃大潰敗。亂事以平。擗雪逃往薄列薇亞邊境。及聞帕列斃。方有革命軍起。故態復萌。卽星夜率其徒黨。往欲得薄列薇亞總統一席。以償其素志。余等離雪克熱後。逕來是間。頗望侯爵亦已逸獄出。得與相遇。初不料竟遇君。蓋方謂君正設法營救瑪利亞。非至立麥後。不能把晤耳。彼等自把晤後。道及女名。此蓋初次。皆露憐憫之色。迭克乃悲聲曰。箇儂已死矣。二人不禁同聲曰。孺子苦哉。自後皆悄然無語。往來步旋於海旁。水聲淙淙。似作悼歌。亦不敢復詢詳情。恐增其痛也。居其地凡八日。風仍未止。二人惟嚴守迭克。恐有意外。然迭克狀絕鎮靜。心爲稍釋。頃之風止。乃乘舟赴柯萊渦。閒中偶以言聒迭克。迭克乃以死神廟中事垂淚而告。二人聆次。皆愴然不自禁。福倫雪斯感觸尤深。長日閉居房艙中。抱頭而坐。向一未啓之手冊作癡想焉。迭克則輒憑舷呆望。對此漸行漸近之柯萊渦海灣。視若無覩。其在爾日初至之時。何等欣悅。何等志嚮。凡秘魯一切之掌故。及己所著之大志。以及此神聖之愛情。皆盤繞於其腦中。足增興趣。今則一切皆空。而愛情亦已死。所賤者。惟此神話數則。沒世不復能忘。而二婦之警告。尤可念前之笑爲荒唐者。徒自形其陋耳。比將近埠。仍一人以小舟先行。惟上陸時。初不如前此之匆遽。徐徐越狹街曲。

巷而進。尋至一地。可以望見臨街廣室矣。是室固前時每夕所必至。復有一夕。比至見女已失去。嗟夫。此後當不復能見此花。嬌玉笑之美人於彼間。當日倩粧楚楚。當綠皮賬籍而坐。玩弄金練上之金筆。玉指纖纖。有如削筍。此情此狀。僅可存之夢想。正低徊欲絕。間忽有所覩。步斗止。兩手下垂。屏息不出。思兩目殆已昏。花抑箇儂。雖已玉殞。而香魂仍歸。特立舊處。以待其情人之至。蓋女是時正憑窗閒望。街頭狀如前日。玉容憔悴。可憐無復舊時姿媚。大類鬼物也。迭克乃屏息偷步而前。如兒童之捕取蛺蝶。雅不敢聲。恐聲發則魂且驚散。此倩影將永永不復覩。時女忽呼曰。迭克。迭克亦急呼曰。瑪利亞。遂相僂抱。則玉人固有生氣焉。一時悲喜交集。啼笑雜作。感極幾致暈仆。幸阿金斯等聞聲出掖。而侯爵亦即奔出至街中。挽迭克徐徐入。見小克跳動於肆門前。拍手歡呼曰。瑪利亞。余固嘗語汝。彼初未死。今來汝病可痊矣。於是女復臥於迭克之臂中。唏噓而言曰。余知汝果尙在人世者。必來是間。迭克今來者。果汝耶。果非鬼耶。二姑乃止其毋妄言。小克攬言曰。日前吾姊病殊重。余儕乃告以汝固無恙。用寬其心。蓋知哈斯卡亦必救汝。出余等一家。皆其所救耳。彼出吾人於此窮凶極惡之土。人手爲事。乃匪易聞。阿父言。微斯人。吾等皆不保矣。阿父斯言然耶。迭克曰。瑪利亞。爾日余固在死神廟中。目覩彼輩置汝於石棺中。女曰。余固謂汝在彼間。今知其匪誤矣。當時似覺汝引目矚余。因啓目而觀。雖不得見。然知必密伏於一處。溯當小克自余臂間奪去時。自度必死。雖哈斯卡嘗語余。小克必能平安無恙。顧未敢遽信。及聞慘呼之聲。益不敢啓目。比覺汝在始一啓焉。時二姑及侯爵等屢目迭克示意。令止女勿言。迭克因止之。女不願。復曰。余知汝必不聽。余遽死。因靜坐待之。覺晷刻殊長。不可耐。呼吸漸迫。而身又不能稍動。尋忽聞有人捶壁如雷。



震私念殆汝來矣。時則呼吸益迫，恍惚中聞石已移去。余身爲人抱出，噫嘻。迭克方余張目視之初，非汝乃哈斯卡也。遂抱余至一小室中，火炬熊熊，然而列乃盡解密縛之錦繡衣，以蝙蝠羽之袍。雖彼告余已得救，然余猶未能遽信。言至是略止，復曰：彼乃留余坐室中，隨取一木，乃伊置於空棺之內。喃喃曰：如是庶不瀆神。百宮之數依然無缺，足以對神矣。彼於營救一事似早有成竹，故準備乃至完密。且於石棺之後預闢一門，尋復語余以彼之爲是純爲愛情所驅策，彼固顛倒於余者。余乃大震及其欲抱余起，竟大聲而呼，覺居棺中時尙不致如是之恐懼。彼乃含笑而言，謂得友如彼實爲佳運。若汝家諸人徒足梗其謀，已盡囚之用，免債事矣。余答以彼初非救余，直畀余以更惡之運耳。彼復大笑，逕抱余起，以余四肢乏力不能動也。乃向洞黑中而行，歷程無數，始止則一小門當於前，啓之而入。阿父及小克在焉，骨肉重敘，其喜可知。方抱持相吻間，哈斯卡行向門次，莊容謂余父曰：細那余嘗允必攜得女公子等歸，今皆至此。可以返矣。細那當知余陰克族人最重信義也。自後遂別去，不復見。噫嘻，迭克後此苟見其人，當知所以爲報。迭克聞至末一言，大震握其柔荑曰：彼人可勿過慮，余固知所以報之。吾愛彼人，實有大德於余。儕余前嘗允以能救得汝出者，則……女不待其竟，卽曰：余已聞之。阿父固已語余矣。侯爵乃攬言曰：哈謂凡汝所言辱之實甚，今爲汝一述別後之事。余當被擒後，卽爲押往聖島，哈乃訪余於獄中。余意末日至矣。儘情辱罵，彼無一言待余。旣竟始告以所定之謀，後竟送余子女至。卽令此二獄卒以獨木舟送余歸別時，復告余以埃魁帕中遇汝事。倩余寄聲告汝，其言曰：『其爲余語，此不相識之少年女公子之身心宜聽其自由，非可術劫，非可利買。凡彼所言辱余實甚，然余不欲加害其人，已曲恕之矣。』瀕行復迴身。

語余曰：細那幸毋謝我。當謝君祖宗在天之靈耳。今求君允余一事，今後勿復言是節，但能時時念我。哈斯卡足矣。」迭克汝觀是，則哈斯卡之意可知。汝婚事仍當遵舊約也。於時福倫雪斯及警長忽奔入室中。蓋在途中已聞侯爵挈其子女平安歸來之消息。復聞今日全家皆赴肆中，故迅奔而來。時阿金斯等方勸女離去，是邦女不以為然，曰：「此事大類一惡夢，今醒矣，無復畏也。」侯爵曰：「嘻，余正忘未語汝，此事余嘗與菴茵密拉言及之，彼為政策上故，力勸余離去，是邦凡余營業上一切結束，事尤為之助，而汝二人當於英倫結婚也。」警長聞言，殊反對之，揚手高揮，愀然而喟曰：「嗟夫，又與前事同出一轍矣。脫我當局者，必從嚴究治此事。今菴茵密拉乃如是，竟置之不究，嗟夫，誠為惡夢一場矣。於事何補哉？」侯爵曰：「吾親愛之拿鐵薇淡，君言乃太激烈，余今有惡消息語君，君已免去柯萊渦警長之職矣。警長乃嗒然下坐一椅上，口張絕巨，吃吃然，似將斥侯爵之漠然無動，仍以嘻笑出之。尋即紫漲其面，起向門行，眾見狀，乃大笑。侯爵自後呼曰：「拿鐵薇淡，行何亟亟，行何亟亟，余尚有佳消息告君，君已擢授京師警察總監矣。警長乃復下倒一椅中，滿掬喜色，喃喃言曰：「余一身升沉，倏忽亦似經黃梁一夢矣。」侯爵曰：「此項命令，余已見總統署名於其上，待君生還後始發耳。今君既仍健在，則職務所在，此後土人之行動，當不能逃君視察也。」警長曰：「嘻，今後可不復及前事矣。」迭克俯視女面，低聲曰：「余儕亦當如是。」女徐頷之，復曰：「迭克，試觀此室及此陳舊之椅、綠皮之籍，與夫汝心愛之人，固歷歷與前無異，而一迴念死神廟中事，寧不同一夢耶？」時警長起而興辭，方啓門欲出，忽失聲驚呼，則於門啓時，忽有一尸仆入室中，女見之，立識為哈斯卡，即蹣伏其側，撫視之，則一七首洞，其胸無可施救矣。

結語

日神妻婦錄

一六

吾書敘述至此已近尾聲矣。不可不一敘凹維度能透。其結辯雪與國軍作戰事。容搜集資料更成一書。此非所及。今所述者。則彼既乞降。誓不復叛。乃受軍法裁判。其結果受無期徒刑之宣告。拿鐵薇淡欲利用之。爲之陳請於總統。竟邀特赦。復爲薦一事於噴湖法比銀行分行中。耳目廣布。不慮其有不軌之謀。後竟爲所化。允不復舉行太陽節。殘酷之俗。自是革除。後歷若干歲。其人始卒。曾授室爲立麥。產人過噴湖者。必倩人引觀。此一對貴人及聞此國王日供事於銀行中。月薪僅索兒百五十。無不大笑。一日有慈善家數人。往過此婦。言次似憐其處境之貧。婦乃答曰。余儕夫婦。苟肯出其所藏。固不難立成爲世界第一之富人。惟此爲神。所有人初不敢一觸其指耳。因詢以曾目覩此藏否。則舉死神廟中種種富麗以相誇炫。顧人無信之者。此與劈石綠之兵士。歸告其鄉人。謂在秘魯時。蹄鐵皆代之以銀。同一不能邀信於人耳。

著者按此婦所言。非盡無稽。嘗觀一著名作家署名 m s 者。游記中有一則曰。吾在是間。盛聞人言。且頗能徵實其說。謂喀石柯一古堡中。有一秘密之室。中藏歷代國王之像。皆爲金鑄。云更有一婦。曾至其地。今尙生存。婦名唐那瑪利亞。末一代國王之后也。余嘗親聞其述是事。曰。余夫唐卡落斯。景况殊窘。不類其地位。余因時時詬諱之。謂余悔不識人。竟嫁此窶人子。徒擁一虛號耳。積至既久。余夫頗不能堪。一日。盛氣答曰。馬丹。余當導汝至一處。觀余果爲窶人與否。會常見余實爲世界第一之富人。無一國王能及也。乃以巾覆余眼。引之往比近。始去。所覆則余乃立於一大殿中。滿列列代國王之像。其身度腰圍適等。

十二三歲之童子。皆黃金范鑄而成。尤有各項器皿。燦然皆金。綜其富有全世界。莫與京也。（完）

日神娶婦一事。實秘魯之惡俗。由來已久。自西班牙入主以後。國人痛國王之慘死。乃以西班牙女郎代之。而所配者。初非日神。卽死難之國王。用寓報復之意。西人雖心知之。願其事甚秘。無如之何。其後煞費周章。始克革去。著者卽借其事。點染成編。博採旁搜。其詳其盡。大可作一則西史讀也。莒狂附識。

話 詞 軒 藥

( 珠 絳 )

紙煤從未有人詠之入詞者。有之自湘中王壬秋始。和之則  
爲蜀中胡長木。然余祇記長木長亭怨紙煤和王壬秋韻詞  
云。糝香屑。纖纖輕抵。繡袋平裝。畫屏嵌緊。蜜炬燒殘。翠篝熏  
罷。起圓暈。一絲縈曳。輕燭過風。無準。捻着儘相思。便熱到葱  
尖不(可平)省。留燼把銀筒護取一寸。碧茸堪引。輕吹細  
撚。記長與絳唇相近。夜正冷呵了。還擊恁烘向熏鑪。猶潤想  
落下餘灰。還惹雙鴛微印。

滑稽小說 嬰兒遊滬記 (續)

江都貢少芹著

第十九回 探訪真情窮原竟委 安排妙計舊案重翻

當下友才同一樵到了孟淵旅社忙問他如何流落到這等形狀一樵雖然將前後事情述了一遍爭奈東一句西一句友才聽了好半會竟不得明白又問王三在什麼地方一樵回答道他同我住落一家小客寓內友才思索要得知此事底細非王三來說不行遂道我同你到那小客寓裏去一樵答應父子出了孟淵旅社走了許多遠那知一樵倒記不清來時的路徑了東灣西轉正不知跑到何處去問那客寓叫甚麼名字坐落甚麼地方一樵總回答不知友才恨恨道糊塗東西死掉了好一樵急得滿頭是汗張張望望但凡走一家小客寓門外經過他都站下來相了又相自言自語道不是不是說完又走友才兩腿都跑瘦了不由意懶心灰打算仍回孟淵旅社再作計議遂叫一樵轉去一頭走着一頭埋怨着一樵只撇起嘴一言不發剛剛走至一所衙堂外忽見裏面跑出一個老頭兒使勁扯住一樵彷彿要哭下來形像說哎呀小主人呵你嚇殺我了一樵見是王三拍手大叫道爹王三在這裏呢被我尋着了王三忙轉身望時果然是老主人急跑上前去恭恭敬敬叫一聲老爺接着兩行眼淚滴下友才見王三恁般情形心中老大不忍說道你主僕到底欠客寓內幾多房錢王三道約在十五元上下友才忙向衣袋中取出十幾塊錢遞給王三道你趕緊去開銷清楚取了行李隨我到孟淵旅社我同小主人在此處等你王三連連答應便進弄內而去不多時果然取了行李並那兩隻空箱兒出來僱三乘車子一直扯到孟淵旅社才上樓却好那黃善之坐在會客室內等候呢見友才同兩個人一齊到了問道這二位想是令郎

和尊紀了。友才道：正是善之，很為喜歡。此時茶房開下房門，大家進去，坐下。友才來不及和善之周旋，就命王三由家中動身，起直至現在為止，通前澈後，細細詳述一遍。方才明白這些虧苦，都是會懷仁給一樵主僕吃的。又聽他吞沒欺子，於是大罵懷仁，沒有天良，接連又歎口氣道：那筆欺子，不被他昧了去，也是被我家僕畜生供給胡麗卿退一步想，直當化費在爛污貨妓女身上，但是懷仁雖然存心叵測，然而除却他死了，我沒有法子想。他若活在世上一天，那筆賬我自然會同他慢慢算，倒是那胡麗卿，我真無手段對待他哩。如今甚麼話都不談了，老實些，自認晦氣罷。又向一樵道：你弄得恁般困憊不堪，模樣虧你好意思，坐在這裏，還不快些到衣店內買兩件衣服來，着一樵，啞啞退下，取了錢，央人購買衣服不提。這時茶房已送進午飯，友才便留善之同吃。又着人到酒館內，叫了幾盆菜，大家坐下來飽啖。友才又談到麗卿騙錢的事，善之凝神自言自語道：胡麗卿的名字，甚是熟悉，好像我朋友中有人叫過他，局的又好，似在甚麼地方，瞧見過他，爭奈一時記憶不起。說畢，又凝神想了良久，忽然笑着站起，道：友翁先生，你可想替令郎出一口惡氣麼？如果有此意思，我願效勞，設法尋覓他的巢穴，我等一同前去，將他拘住，重翻新衙門成案，立時招呼巡捕押送公堂。雖然他應退還的一半銀子，一時不能如數照繳，也可請堂上重重懲治他一番，儆戒儆戒。下次免得再坑害別人。友才大喜說：既然如此，我倒一切費神了。但事不宜遲，我刻下既覓着小兒大約也沒多日耽擱，總須亟欲回去。善之道：我立便去會我那朋友，託他探聽下子。今晚明晨，便可得確實消息了。言訖，遂別了友才。自去。友才命茶房另開了房間，給一樵王三各自休憩，又向綱籃內檢出筆墨紙硯，將尋覓一樵主僕的情形，並懷仁於半途上挾資逃遁的事實。

詳詳細細寫了一封信寄給家中。就這一頓延挨約莫有傍晚時候。祇見善之和一個人匆匆到了。友才連忙起身接迎。讓至房內坐下。善之便代那人介紹。友才方知他叫做江夢華。向在上海幹掇客生意。同善之是至好朋友。猜度此人既與善之同來。准是於胡麗卿事總有些關係。因加意殷勤招待。果然善之笑嘻嘻說道。友翁先生。你可知麗卿住址已被我訪着了。我先前由孟淵旅社出去。便往華興坊會這位江兄。將此事告知他。據江兄說。他久已曉得令耶和麗卿這段歷史。江兄常在合興洋行內招攬生意。與外國人跟前。一個西崽全家福認識。這事曾聽全家福說過的。因事不干己。不便深問。如今我和你是同鄉。江兄同我是至好。我又再三重託江兄。情不可却。已承允助一臂之力。但只可暗中幫忙。萬萬不能露面。生恐事過之後。大家都在上海混飯吃的人。彼此瞎了面。很有些難處的地方。友才忙站起對江夢華連連打了幾躬。說理應如此辦法。為我的事。江兄犯不着結怨於人。今天沒有別的。祇藉重閣下。將麗卿住處指示明白。我並非有心同他為難。不過和一樵前去單看他用甚麼手段對待。假若自知情屈。理虧說幾句認過的話。我也可和他一筆勾消。萬一竟挺撞起來。我便根據會審公堂前案。立即招呼巡捕辦他。個抗斷在逃罪名。我這邊呢。總可立於不敗之地。夢華道。高見極是。但有一層。我現今聞得麗卿不幹那賣笑生涯了。和姓邵的住在白克路一千三百八十八號。宛然是夫婦一般。友翁如驟然到他那屋裏。他竟板起一副面孔。說是良戶人家。反栽你率領多人前來行劫。怎麼好這一着。倒不可不預先防備。友才聽了低頭尋思。良久笑道。不妨不妨。任憑他如何裝做正經人物。上次在新衙門打官司時候。麗卿準是到過案的。承審官員斷不會認不得他的道理。只要有案可稽。縱然百般狡展。總是抵賴不去。我所躊



踏的入門時候。如果他那邊人多。我們免不了喫他虧。苦若說我門多帶人去。又恐形同搶劫。莫如趕先  
 報告捕房。會同包探。偕往那便。較爲穩妥了。善之夢華。甚以爲然。遂決計於次日晚間行事。商議已定。善  
 之做東道主人。邀約友才。夢華並一樵。到一家春吃番菜。莫小觀一樵打從經過。這番風波之後。各事都  
 能循規蹈矩。友才暗暗歡喜。吃完各自散去。又約定第二天午後。到旅社會齊。這且按下不表。再說胡麗  
 卿在大馬路銀樓門外撞見一樵。雖然脫身回到屋裏。心中兀自驚怕不止。停了好半會。見邵伯龕氣急  
 敗壞。轉來對麗卿頓足埋怨。道我久經勸你不用到外面去。你總不聽我的話。今天同那儂子狹路相逢。  
 幸喜你跑得快。若再遲片刻。真穀走不脫了。於是將老者尋找一樵的話。告訴麗卿。一遍麗卿道你如何  
 便知是他父親呢。伯龕道我聽那老者口氣。就明白了其實我輩在上海設局誑騙的。也不止邵一樵一  
 個。像這等土貨父子。我難道怕他不成。不過因爲你上次在新衙門有那逃欺不交的案子。怕的鬧開來。  
 大大有些不便。所以我見機而作的跑了。我猜度他老子既然尋着了。他準是沒多日耽擱。大約停個三  
 五天。天也要回去的。我故同你商議在這個晨光。躲在屋裏避一避風頭。爲是麗卿聽伯龕這席話。心下  
 很爲吃驚。說道我依從你言語。就是了。但是叫我不出大門一步。真穀悶壞人。而且我有個乾妹子。是後  
 天過二十歲。我會送他一份重禮。他久經着相幫的。來請過我。我已允定他前往祝壽。那一來不是爽了。  
 約麼。伯龕道這也說得是我。却有個章程。最好你頭一天晚間。啞啞密密的去。索性在他那邊多過幾日。  
 再回也都使得。却有一層。假若你那班姊妹約你出去吃大菜看戲。兜圈子。萬萬不可應允。麗卿連連稱  
 是一宿無話。第二天午後。果然他乾妹妹那邊有人來請麗卿去吃飲。壽酒。麗卿約準晚間六七點鐘時。

候準來看看天色。晚了，麗卿便收拾齊備着，娘姨到車行裏叫一乘馬車。娘姨才開門，猛見有一人闖入後面，跟着三五個人進來，氣勢洶洶，直奔樓上。娘姨擋也擋不及。

第二十回 娼婦被執公堂受懲 傻兒夭折果報昭彰

只聽在前行的那個人走着，嚷着道：「麗卿呀！我費幾多事才覓到你的住處，我來了！此時麗卿和邵伯龕在樓上，忽聽有許多脚步登樓，接着又有人叫他名字，辨得出是一樵，喉音登時面色如土，抖抖索索道：「一樵到了……」說着，逕往床後，便躲。還是伯龕稍有膽氣，遂攔麗卿道：「事到臨頭，怕也無益，爲今之計，祇有挺身出去，察看他來意，是好是歹，隨機應變，對付他說話。」問那一樵已到房外了，麗卿沒奈何，強作歡容，笑嘻嘻迎接出來，向一樵並那同來的幾個人招呼，請屋裏坐。大家便老實不客氣，一齊入內，邵伯龕仔細看那些人，並沒一個熟人，祇認得昨天在大馬路遇見的那個老者，估量這事情有點不妙。於是暗暗向麗卿丟個眼色，麗卿會意，便不容衆人開口，先自帶頑帶笑的扯住一樵道：「邵大少，你好狠心呀！這幾時簡直兒不到我屋裏來爲甚事？哦，我知道了，大約我前天言語冒犯了你，你心下懷恨，我便將我拋撒到腦背後了。今天呢，我來陪你的罪，邵大少呀，我縱然有不是之處，你也須記念我同你的前情，不應心腸恁般強硬，好不容易盼望你來了，我好似半天得月一般。此刻呢，時候還早，你同這幾位想是不曾吃過晚飯，我願做東道，留大家在此暢聚一番，便請你那好朋友邵大少相陪，說着，疊連聲招呼娘姨去館子裏叫菜。這個當兒，一樵聽麗卿一番甜言蜜語，早又被他迷住，像是軟化了似的，反將他老子並黃善之教傳的主意，通同撒到九霄雲外了。友才按捺不住，坐在椅子上，對麗卿冷笑道：「你真是舌劍唇槍說

得婉轉入聽我委實佩服你但是這樁事決非花言巧語能駁摺得去的今天我一家一樵到你屋裏不是復尋舊好却有別的話說你呢放明白些同我們從長計議只須遵前日公堂判斷將應繳的那筆錢文如數交出或是再求我減讓些我總可放你過去不同你爲難若和我一味支吾狡展我也沒有方法想說不得只好重翻舊案那時你喫了虧苦却不能埋怨我的麗卿故作失驚模樣問道甚麼叫做違斷交錢重翻舊案我一概都不懂你敢是認錯人了邵大少常常到我這裏來這是有我的我却不能抵賴聽你的口氣想是他在身上很用了一筆錢不必說本沒有這樁事縱然化費了若干也不算希罕須知上海灘上嫖客因貪戀妓女傾家蕩產的多得很呢倒不曾聽見說過整下腳來轉向從前舊相好索還纏頭資何況我和邵大少不過表面上交情本沒甚密切關係哩你忽然說這番話我斷不敢議論你憑空捏造或者邵大少在別個信人屋裏使用許多錢財你尋不着他却張冠李帶來誣栽我我萬萬不甘心承認友才道你的話不能說你錯然而我有件事問你嫁我家一樵的却是誰跑到高比蘭家中鑿鬧的又是誰喫新衙門官司的又是誰逃欺不交的更是誰麗卿尙未回答只見邵伯龕插言道老先生我本是個事外閒人不應出來饒舌但其中有許多原因你也不能聽一翁半面之詞便據以爲實我不妨將先後情由說給你老先生聽大凡當妓女的那個有錢便可嫁給那個一翁在麗卿家行走時一邊想討一邊想嫁這句話也是有的然而當時不過是說了取笑誰叫一翁竟認起真來若說麗卿到高比蘭屋裏囉哩這也是妓女們爭風吃醋的普通性質這又算甚麼至於公堂結訟逃欺不交的案子一個說有一個說無我更不能下句斷語即使實有其事老先生合當向新衙門提起訴訟要求中西官派捕

前。來。將。麗。卿。拘。獲。到。案。方。是。正。常。辦。法。老。先。生。不。應。但。憑。口。說。便。成。鐵。證。難。道。老。先。生。奉。了。中。西。官。面。諭。跑。來。捉。他。的。麼。友。才。聽。伯。龕。言。語。中。含。譏。帶。諷。暗。想。此。時。再。不。發。作。更。待。何。時。陡。然。沈。下。面。色。厲。聲。道。部。兄。你。莫。強。詞。奪。理。辯。論。我。老。實。些。告。訴。你。罷。麗。卿。同。一。樵。這。番。騙。局。統。通。是。你。的。主。謀。休。得。瞞。我。今。天。呢。你。果。然。坐。在。旁。邊。不。贊。一。詞。我。也。得。過。且。過。犯。不。着。來。牽。涉。你。既。是。橫。枝。兒。插。上。代。麗。卿。辯。護。好。極。了。對。不。住。還。累。及。閣。下。一。同。到。案。呢。友。才。說。到。此。處。忙。向。同。來。的。幾。個。人。說。道。有。煩。諸。君。將。他。並。麗。卿。帶。了。走。罷。果。然。那。幾。個。人。向。衣。袋。中。取。出。拘。票。遞。給。伯。龕。一。望。伯。龕。才。明。白。他。們。是。新。衙。門。派。來。的。暗。探。早。嚇。軟。了。不。像。適。才。那。樣。倔。強。明。知。沒。法。轉。圓。惟。有。硬。着。頭。皮。準。備。到。新。衙。門。走。一。蹶。麗。卿。見。此。光。景。直。挺。挺。的。跪。在。友。才。面。前。哭。哭。啼。啼。求。友。才。饒。恕。友。才。裝。做。不。曾。瞧。見。反。是。一。樵。見。麗。卿。那。種。可。憐。樣。兒。心。下。好。生。不。忍。急。得。幾。乎。要。吊。下。淚。來。遂。和。他。老。子。商。議。想。單。獨。拘。伯。龕。到。公。堂。將。麗。卿。釋。放。友。才。很。罵。了。幾。句。方。才。不。敢。做。聲。只。見。那。幾。個。暗。探。一。面。拘。着。伯。龕。麗。卿。一。面。將。屋。內。一。應。什。物。查。點。清。楚。登。載。簿。冊。上。忙。了。好。半。會。工。夫。各。項。手。續。已。辦。理。完。畢。並。不。耽。延。急。押。解。伯。龕。麗。卿。出。來。並。娘。姨。大。姐。一。併。帶。至。公。堂。又。用。封。條。封。了。門。方。去。友。才。一。樵。自。然。仍。回。孟。淵。旅。社。聽。候。堂。上。傳。訊。這。時。黃。善。之。和。江。夢。華。正。坐。在。旅。社。裏。等。候。信。息。呢。友。才。轉。來。便。將。此。事。從。頭。至。尾。說。了。一。遍。黃。江。兩。人。也。代。他。歡。喜。友。才。好。生。高。興。便。約。善。之。夢。華。到。館。子。裏。晚。餐。一。連。幾。日。都。是。禮。尚。往。來。酒。食。徵。逐。這。也。不。必。細。述。有。一。天。早。間。新。衙。門。派。人。前。來。傳。友。才。父。子。到。堂。候。訊。向。午。時。候。友。才。帶。同。一。樵。便。去。伺。候。並。邀。善。之。夢。華。旁。聽。不。多。時。那。中。西。官。陸。續。到。了。升。堂。就。坐。將。一。千。人。提。上。去。一。一。研。鞫。麗。卿。雖。然。狡。辯。到。底。是。女。流。之。輩。禁。不。起。問。官。哄。嚇。兼。施。

加。之。友。才。又。是。有。歷。練。的。老。刀。筆。層。層。駁。詰。問。得。麗。卿。理。屈。詞。窮。便。將。伯。龕。主。謀。設。局。誑。騙。一。樵。的。事。通。前。徹。後。供。出。伯。龕。縱。想。抵。賴。也。抵。賴。不。過。只。得。一。一。承。認。中。西。官。攷。核。供。詞。會。商。良。久。便。判。斷。胡。麗。卿。前。經。交。差。繳。款。胆。敢。脫。逃。隱。匿。實。屬。罪。不。容。寬。除。押。交。款。項。外。俟。補。提。伊。母。到。堂。再。究。以。應。得。罪。名。邵。伯。龕。串。謀。誑。騙。有。害。租。界。治。安。前。已。在。拿。有。案。今。既。就。獲。押。罰。西。牢。作。苦。工。一。年。邵。友。才。俟。領。到。胡。麗。卿。交。款。後。應。借。其。子。一。樵。回。籍。嚴。加。管。束。所。有。白。成。奇。戈。龍。隄。周。爾。福。與。邵。伯。龕。胡。麗。卿。等。朋。比。為。奸。亦。非。善。類。當。另。行。派。捕。嚴。緝。懲。辦。判。斷。已。畢。友。才。歡。天。喜。地。同。一。樵。回。了。孟。淵。旅。社。等。了。半。個。多。月。不。會。見。堂。上。着。人。來。招。呼。前。去。領。款。想。是。麗。卿。尚。未。交。到。又。遞。稟。催。了。數。次。奉。到。批。文。總。不。離。候。卽。比。追。這。句。話。友。才。揣。度。麗。卿。等。人。騙。的。錢。一。經。到。手。卽。便。使。用。縱。然。不。會。揮。霍。淨。盡。大。約。也。所。餘。無。多。若。說。想。領。那。一。半。款。子。只。怕。一。時。不。能。如。願。更。兼。父。子。主。僕。三。人。久。居。上。海。別。項。用。度。且。不。必。論。單。就。房。飯。金。算。起。來。耗。費。也。就。不。少。真。穀。有。些。划。不。來。何。况。家。中。三。番。五。次。有。信。寄。來。催。促。早。早。回。去。友。才。遂。同。善。之。商。酌。道。明。知。麗。卿。這。筆。款。項。難。以。追。繳。倒。不。如。做。樁。有。體。面。的。事。遞。張。呈。詞。願。將。此。款。捐。助。工。部。局。經。費。不。但。自。家。冠。冕。堂。皇。而。且。會。審。官。藉。這。公。款。名。目。對。於。胡。麗。卿。越。發。要。從。嚴。押。交。的。善。之。甚。為。贊。成。友。才。忙。做。了。稟。狀。於。次。日。呈。遞。比。及。批。示。下。來。反。得。了。幾。句。獎。語。友。才。見。各。樣。手。續。俱。已。辦。畢。遂。於。當。晚。帶。同。一。樵。並。老。管。家。王。三。乘。夜。車。返。里。臨。行。之。時。善。之。置。酒。餞。行。那。些。周。旋。世。務。的。俗。套。自。不。必。說。友。才。又。重。重。謝。了。江。夢。花。二。十。元。酬。金。大。家。執。手。而。別。書。不。煩。敘。這。一。天。已。抵。鹽。城。才。到。家。中。便。叫。人。去。請。曾。懷。仁。前。來。相。見。友。才。的。妻。子。道。懷。仁。已。進。京。約。有。一。個。月。了。你。要。會。他。何。事。友。才。忙。將。懷。仁。中。途。拐。款。的。事。告。訴。他。妻。子。他。妻。子。

恨。懷。仁。切。骨。大。罵。不。止。友。才。忽。然。笑。着。對。他。妻。子。說。道。不。是。懷。仁。慫。恿。我。放。一。樵。到。上。海。去。一。樵。的。饑。病。如。何。會。好。了。一。半。他。自。經。這。番。磨。折。從。前。饑。裏。饑。氣。的。一。毫。也。沒。有。了。我。雖。化。費。這。一。萬。多。塊。錢。倒。很。值。得。在。我。看。來。懷。仁。是。我。家。第。一。有。功。的。人。你。怎。麼。罵。他。呢。他。妻。子。兀。自。不。信。後。來。細。細。偵。察。一。樵。語。言。舉。動。果。然。同。常。人。無。異。不。過。鎮。日。子。不。大。多。說。話。罷。了。夫。婦。兩。個。便。逢。人。誇。獎。說。他。兒。子。的。精。神。病。在。上。海。治。好。又。託。媒。人。到。陳。家。將。媳。婦。接。回。同。一。樵。安。安。穩。穩。過。日。子。伉。儷。之。間。甚。是。和。睦。恩。愛。那。知。不。及。半。年。一。樵。忽。然。生。了。病。醫。藥。無。效。一。命。嗚。呼。一。家。人。自。然。是。呼。天。搶。地。忿。不。欲。生。那。媳。婦。抱。住。一。樵。屍。骸。哭。着。說。着。道。你。早。也。不。死。遲。也。不。死。偏。偏。你。的。饑。病。好。了。不。能。享。壽。這。不。是。你。老。子。造。孽。的。果。報。麼。

(完)

# 墨漫廬隱墨

(夷 定)

翠鈿寶鏡訂三生。貝闕珠宮大有情。色不誤人人自誤。真成難弟與難兄。

竹林清韻久沉寥。又過衡門賦廣騷。轉綠回黃成底事。誤人畢竟是錢刀。

紅巾舊事說洪楊。慘戮中原亦可傷。一樣誤人家國事。血腥新化口脂香。

嬌癡兒女豪華客。佳客千秋大可傳。吹皺一池春水綠。誤人多少好姻緣。

此詩為都門無名氏題壁之作。刺楊翠喜案也。滿清亡後。大爺銷聲匿跡。世幾忘之。某乾兒在昔。求為方面。而不得。今則歷任民國。宣撫使。軍長。上將軍。都督。討逆司令。等職。居然以三造共和之元勳。自詡。使大爺轉有所求。恐謀為乾兒。而不得。盛衰榮枯。轉瞬間事。古人云。富貴如浮雲。良然。

## 舊事重提

名家小說 天作之緣 (續)

由塵周之棟譯

第九十六章 謀生

自知兩目紅腫不可爲人見。乃出厚紗蒙面。垂首而行。頽然廢然。但知電車警鐘鳴響。行人往來不絕。嗚呼。吾心之隱痛。途之人孰得而知之。然行未多遠。恥心乘之。愚矣哉。余之哭也。將爲別兒而哭乎。余與兒別。所以善吾兒之後也。抑爲囊空而哭乎。余舉所有以與看護婦。所以供吾兒一月之費也。然則涕淚何爲乎。來哉。今後余之所當思慮者。卽如何處置己身。如何謀一職業。以自養。且以養兒耳。余當時勿患得事之難。亦勿患得事之遲。所不能自定者。宜謀何種職業。宜向何處着手耳。余初自念。余筆下頗不遲鈍。不難謀一商店供事之職。今則念及打字女子之故事。所謂凡屬大商店。知其人已抱兒。往往不復顧用。則又廢然神傷。余固不忍置吾兒於不顧。則供事之職於余已屬無緣。因思有較商店供事之職爲尊貴者。而爲之嗚呼。余之念慮何其驕矜哉。念當日在修道院。貞母常有贊我之言。自謂余之教育不在人下。在修道院。屢得獎品。卽安而麥所得。尙不足以勝我。余性不好自詡。故書中前此未之提及耳。意大利法蘭西德意志三國文字。余皆知之。人言女子有倚翻譯書籍度日者。余亦何難借此以營生。不獨此也。余苟自作一書敘述天下顛連無告之女子。務使語不虛設。事出有因。將見世之善男子善女人。莫不爭先購讀。余書之銷路。當不嫌其窄也。嗚呼。余之念慮。抑何驕矜哉。然實不得謂之驕矜也。余之作書。非爲聲名計也。非欲他人之稱許也。但求售而得資。卽以所得之資。於鄉僻之間。賃得茅屋數椽。青藤玫瑰盤繞。牆垣屋外草地一方。雜植鮮花。俾吾蕙賽玩耍。其上小體玲瓏。採花於樹蔭之下。吾念亦足。因自責曰。怪



哉。汝之爲人也。多哭。何爲哉。於是氣壯而行速。而全體之精神。似皆運入兩足。嗚呼。爲母者。愛女情深。思念將來。莫不願其女處仙子之宮室。其實則此種幻想。不啻海市蜃樓。可望而不可接。一轉眼間。皆成泡影。初非余一人爲然也。

行久之。抵鮑寓禮拜堂前之橋。意欲搭電車。然既不覺倦。則亦何妨步行。多行一站。卽節得一站之錢。所補殊不少也。既而深入里底路。吾心又覺悽然。路程遙遠。母子分離。相見爲難。一旦兒有疾病。余欲赴之。非頃刻所能至。念今晨所過。如禮拜堂。如釀酒所。如猶太教之神堂。如工人之寄宿所。如戲園。如旅館。累百盈千。塵氣之氣。所以隔絕吾兒者。似較萬里長程。隔絕吾麥丁者。爲更遠。縱有快心之事。亦無以慰我也。不知不覺之間。吾行漸緩。及抵里底路。猶太縫工聚居之處。聞有操他國語言者。其地之人。皆披髮及肩。行路輕捷。足穿東方人之拖鞋。余忽爾駐足。見轉角處有操風琴者。意大利人也。環之者。猶太兒童數十輩。方按琴聲而歌舞。更望前程。見轉角一店。售臘腸。醃腿等物。窗上貼一廣告。字跡濃大云。

招僱女縫工一人。薪水豐厚。願就者請赴華盛頓街○號門牌接洽一切可也。

嗚呼。人生富貴貧賤。皆係前定。人定勝天之說。不過言者藉以鼓勵他人之辭。不足信也。吾初意欲藉筆墨以餬口。至此念及夏麗斌贊我針黹之佳。不覺心動。不加細察。卽轉入橫路。至第○號門牌。以指節叩門。一半老之猶太婦人。自中庭之旁一室。應聲而出。身體極胖。滿手指環。偏身金鍊。首戴假髮。余述來意。畢婦作驚疑之色。視余身殆遍。一若彼之所求。非若是之人者。既而作喉鼻之音。呼曰。女兒速來。此人操英語。頗純熟。語畢轉首高呼曰。麼麼。於是。一猶太女郎。自樓上來。其人黑髮鬍。瞳面目亦至和。易余復

告。以。來。意。女。郎。譯。以。告。其。母。乃。延。余。入。中。庭。細。問。行。誼。問。余。曾。否。在。他。家。作。縫。工。余。謂。前。此。未。嘗。以。是。爲。業。但。願。今。後。得。成。一。縫。工。耳。問。余。曾。否。縫。過。背。心。余。謂。前。此。未。嘗。從。事。於。茲。也。然。凡。用。針。之。事。實。莫。不。能。之。余。之。請。既。甚。殷。彼。之。需。亦。孔。急。其。女。在。旁。兩。目。視。余。甚。熟。且。刺。刺。語。其。母。不。休。婦。籌。思。久。之。始。曰。其。善。姑。先。試。之。以。觀。其。能。耳。於。是。導。余。入。一。逼。窄。之。室。則。數。十。猶。太。女。郎。方。製。背。心。分。功。任。事。或。以。針。縫。或。以。斗。熨。或。穿。鈕。門。而。所。需。於。余。者。亦。卽。穿。鈕。門。一。事。也。婦。囑。余。先。觀。他。人。然。後。照。樣。爲。之。余。略。一。察。視。卽。謂。之。曰。請。得。一。試。因。取。針。線。及。背。心。前。部。之。半。約。十。分。鐘。之。久。始。穿。成。一。鈕。女。郎。見。余。手。績。頗。稱。許。之。其。母。曰。尙。善。但。稍。緩。耳。余。曰。請。再。得。一。試。余。手。指。雖。戰。震。然。一。意。取。悅。其。人。故。第。二。次。所。穿。之。鈕。門。不。獨。較。第。一。次。所。穿。者。爲。善。且。較。第。一。次。所。穿。者。爲。速。女。郎。曰。妙。極。矣。媽。媽。思。之。兒。計。時。刻。見。彼。雖。初。試。實。較。李。安。之。快。手。爲。速。也。猶。太。婦。曰。事。雖。如。此。然。當。得。汝。父。以。決。之。卽。闔。門。而。出。女。郎。與。余。彼。此。有。相。慕。之。意。方。談。笑。間。聞。室。外。有。一。男。子。之。聲。其。聲。亦。喉。音。與。鼻。音。爲。多。問。曰。彼。女。係。吾。族。之。人。耶。又。曰。非。耶。彼。乃。一。私。蓋。夥。耶。既。而。聞。之。私。蓋。夥。者。卽。猶。太。語。非。猶。太。女。子。之。謂。也。頃。之。一。體。高。面。瘦。之。猶。太。人。隨。猶。太。婦。之。後。而。入。其。人。鬚。長。且。白。面。貌。尊。嚴。余。於。此。日。之。前。以。及。此。日。以。後。從。未。見。有。男。子。面。貌。英。偉。若。是。者。修。道。院。牆。上。所。懸。摩。西。聖。像。其。尊。嚴。之。氣。亦。無。以。過。之。所。不。同。者。此。則。首。戴。絨。冠。身。穿。皮。裳。而。線。跡。布。絲。沾。滿。胸。襟。而。已。其。人。目。光。銳。利。相。余。者。久。之。其。妻。示。以。余。所。穿。之。鈕。門。閱。畢。卽。出。鼻。咽。吸。之。承。以。花。巾。而。嚏。厥。聲。若。吹。號。筒。頃。之。與。余。語。余。心。戰。慄。恐。問。及。余。之。隱。情。也。乃。彼。僅。問。余。姓。名。及。是。否。爲。信。仰。宗。教。之。人。此。外。一。無。所。問。且。曰。君。實。得。工。資。若。干。余。謂。但。能。得。在。此。作。工。者。所。得。之。工。資。於。願。亦。足。彼。曰。否。在。此。作。工。者。皆。

閱歷深而作業久者。今君生手不能與彼較也。此時其女在旁謂余。工資較李安之。素稱爲快手者。而尤速。其父聞言。以長者之態度。囑其女勿多言。并向余言。謂余係初試。工資當以件計。每穿鈕門半打。作爲一件。且須自備釘線。而於自己家中作之。非若是。不能雇余也。余觀其態度。知卽計較終不能與彼族之人相頡頏。而求事之心。又甚急。因勿顧工資之大小。滿口允之。彼囑余次日再來。語畢。逕去。其妻問余曰。君居在何所。余告以培水鎮。在城之東端。此時主人雖去。而余懾於其威嚴之下。盡其量之所敢言。亦不敢以吾兒告。彼謂余宜遷居近處。余謂此正余之所欲者。但不知何處有餘屋可賃。而主婦適自有餘屋二間。因導余上樓。則二室皆在樓頂。一室面後。租價每星期二先令。光線甚惡。滿室幽暗。開窗適當。洗衣作曬衣場。地其他一室。每星期租價須多一先令。室長而狹。動用之具略備。且又面前開窗。見街。余卽擇定此室。問何日可以遷入。主婦曰。請隨君意。早晚無不可也。新屋既定。次日清晨。卽與舊屋主婦及伊懋勤告別。舊屋主婦聞余就縫工之業。慘然不樂。而伊懋勤見余他徙。於余與之吻手爲禮之時。淚潸潸下。余旣入新屋。卽日從事工作。嗚呼。昨日歸途。夢想余之身價何等清高。今日一跌至此。豈不可憐。然余不令此種念慮起於吾心。職業雖卑。而地距依爾福甚近。余欲日日往視。蕙賽今則無所不可矣。蕙賽蕙賽。余之所有者。舍汝而外。無他物矣。嗚呼。麥丁旣不在此。余之希望。余之畏懼。余之愛情。余之生命。乃盡集於吾兒一人之身矣。

第九十七章 備况

主人爲一生於波蘭之猶太人。其名爲亞伯拉摩維克。當俄羅斯宗教紛爭之際。主人潛逃來英。以縫衣

爲業不及二十年。乃於旅居倫敦東部之猶太人中。稱爲巨富。今則爲倫敦西部之大成衣店。包製廉價出售之衣素。以刻待雇工著名。然自視深於宗教。篤守戒律。固執而不變。且好以宗教熱誠表示於外人。皆尊之至稱爲希伯來法典之專家。猶太教會之柱石。人世道德之模範。家中所雇盡是猶太女童。長日工作不稍休息。時而工忙且繼之。以夜蓋此猶太人監視雇工至嚴。能於無形之中趨人作業。對於其妻亦復如是。故其妻於煮飯之時。且偷餘閒以熨衣服。不令寸陰之虛擲也。全屋之人精勤若是。余既與之同居。受其激勵。亦自不敢怠荒。每日清晨。主婦挾巨疊之背心入吾房。而於旁晚復來檢點已成之件。計其應得之資。逐日付清。始終如一日。及一星期之終。共得工資十先令。余心樂之。然付去房金及膳資。而後餘數無多。不足吾兒一星期乳食之費。因自第二星期後。作業更勤。晚間睡稍晚。是星期所得共十四先令。然尙不敷出。遂設法有以足成之。又念此間每夜人聲嘈雜。使人無心作業。蓋街之中市有酒肆一所。窗間帖有一紙片云。內售醇酒。價廉味美。出四便士。便得大醉。每當半夜醉漢出肆。高呼叫罵。往往擾人也。於是立意早起。惟余體素弱。視早起爲大難。幸吾室面東。因移吾牀至窗前。夜間捲起窗簾。使晨光射入窗內。適當吾面。而醒吾於睡夢之中。此策之行頗獲效力。當夏秋之交。余每日起身無不在日出之前。看東方放白光線。透烟霧如清水。由沙濾而出。如是者閱數星期。每星期所得增至十七先令。至十八先令不等。雖最高之額。已限於此。而隨處節縮。至一月之秒。積存之數。足供吾兒飲食之需。且稍有盈餘。以備不虞。據夏麗斌言。吾兒需用之品。不久須從事添補矣。余既不欲所得之數有減於此。卽購買食物。早晚進食之時。間亦靳焉。惜之以里底街烟火之繁。市廛之盛。煑熟之物。隨處皆是。購買自無須遠行。然

余實視分陰爲至寶不敢稍事蹉跎至減吾平均所得之額自第一星期而後余所需一切食物皆囑店舖於每日清晨送至吾室余不復外出而所作之工因是勿須間斷矣夫此種度日誰曰不難終日閉居一室何殊楚囚然余不欲他人以此眼光觀我也余雖作苦實不自以爲苦但一轉念吾爲吾兒而作苦則此心不覺釋然蓋吾兒之生惟余是賴余不養之衣食何着因是心境甚適無日不以唱歌自娛然當日中主人家作業方殷如磨廠輪盤旋轉無定之時余不高聲而余之唱歌往往在天方破曉電車尙未開行沿街叫賣者尙未出門之際雖倫敦東部人民起身極早其時亦尙無人聲但聞巡警步履囊橐古昔埃及王出宮以以色列族兒童爲之負物前趨常亦作如是之聲也余倚於窗上唱種種之歌以自己年齡之幼穉好作兒童假設之遊戲則常歌眠兒之歌設若吾兒實在房中方臥吾背後牀上未起也此時之聽我歌者街之對面一百靈常因我歌而亦鳴彼居鳥籠中而余閉居一室亦不啻一籠彼此殆有同情也此外則洗衣婦人自貧婦聚居之所每日於清晨四句鐘行赴西部工所途經此地與對面老寡婦以釘聖經縫袈裟爲業者二人而已糜廉謂余曰二婦之業功多而酬寡故每日早起不讓於余嗚呼余處此境地困窮已極然當日獨居屋頂不覺其苦而反覺甚安每晚於六句鐘至九句鐘之間必赴依爾福視吾兒亦不告猶太主人主婦以何往但使彼輩疑此時爲余休息之時間而已余赴依爾福恆於鮑窩禮拜堂前搭電車蓋急於視吾兒搭車則達吾目的稍速而歸路則恆步行以路雖遠得此運動夜間睡臥稍安嗚呼余每日得見吾兒樂何如之雖對於夏氏夫婦不甚滿意然此要亦無妨及相習稍深始知夏麗斌者實一輕率纖弱之婦人所得之資皆以供其夫之揮霍而看護之道亦疏略而不盡心有時

余去見彼未浴吾兒則請得而自浴之有時見吾兒之衣垢濁而不潔則請得而自澆之有時見吾兒之乳瓶久未灌濯瓶中牛乳不甚鮮潔則取而自爲之灌濯而易以鮮潔者嗚呼余所以出工資而以吾兒託夏氏者固欲夏氏爲吾兒行此種種之事也今若此與自撫吾兒何以異然吾得自撫吾兒心亦至願也。

如是者月復一月舍吾兒以外不復問他事卽朝暮亦有所不知每過一日卽添一種新快樂以吾兒逐日以長靈魂智慧日出於不識不知之域由渾沌而進於開朗由幽暗而入於光明奇矣哉天之賦人也初則視官日靈而自觀其足趾而得意旣而覺官聽官發現而語言之能力亦日以發生呱呱者進而爲嗚嗚此聲第一日入吾耳留而不出余之聞此較諸聞韶聞武尤爲佳美嗚呼吾每夕得見吾兒吾心之喜可知矣而最可喜之夕卽夏氏之夫有時以冒酒使氣致爲警局拘留夏氏出而謀所以保釋之者則余與吾兒以外別無他人吾兒而不樂也余以臂撐其頸而爲之歌詠諧之歌吾兒而猶不樂也則改其調而爲之唱跳舞之歌且自蹈己足作聲以應之益以茶罐水沸其聲營營夏氏廚中不啻爲一蜂窠嗟乎嗟乎吾雖沈溺於苦海之底暗淡無光然大地之上未有日光照處其地不生光明者吾之日光吾之兒也然當此際吾又未免念及麥丁矣蓋吾兒面貌有足觸動吾心者吾視吾兒愈熟而吾兒之似麥丁亦愈見目光也聲音也笑貌也以及至於狂笑之如灌水出瓶也殆無一不相似者余於其時常爲吾兒談其父舉吾心所有之私一一傾注於吾兒耳中謂其父爲人何等可敬其愛吾等何等真摯向使天假之年吾等之樂何如嗚呼吾與吾兒言此其事可謂至愚然亦有不得謂之愚者事後一再思維知惟天

上聖神始知麥丁之存亡。執謂余之言此非天上聖神於冥冥中憇之。使余愛麥丁之心。借此以增長之。不至因閱時稍久而淡然忘懷乎。兒生約五月之際。余之感懷於麥丁者。乃達於最高之度。此種感懷既立。且幻舉以告人。人且疑爲迷惑之所致。吾兒未生以前。吾之觀念以爲兒者。所以慰我者也。所以爲亡者。與余間之連系物者也。今也不然。以爲麥丁之靈魂。乃舍其固有之身。而轉生於兒身矣。因自念曰。麥丁雖死。猶之未死也。吾兒卽吾麥丁也。自有此念。吾心之觸動。何如吾心之感。謝何如。實有非筆墨所能形容者。吾每每禱告。使吾兒之身。卽吾麥丁之靈魂之所居者。將長大而娟秀而精強。而不忝於其所生。吾又覺得扶持吾兒。愛護吾兒之責任。因而增重。非盡一生之能力。吾之責任不爲盡也。又自念曰。誠然。誠然。不可不盡一生之全力也。嗚呼。此種奇思幻想。宜爲神經昏亂之所致。而神經所以昏亂者。實由於愛情過深。作苦太艱。精神日衰之故。然余當日不之覺。亦不之顧也。其尤奇而日在吾心中者。卽有時癡心妄想。謂麥丁今日船首已南。昔之離我。日以遠者。今則歸程。日以近矣。

第九十八章 備况下

日復一日。余對於夏氏。愈以不滿。某夕余赴夏氏。時在六時之後。與平日無異。見夏宅門開而不闔。入廚中空無人焉。惟吾兒坐於搖籃中。對己之兩足。自言自語。而夏氏夫婦。在樓上放談。一若先期約定。俟我來時。故高其聲。使我聞之者。故其語皆及吾兒。指吾兒爲蠢物。謂入夜則擾男子之清夢。日中則使男子不得安居於家庭。所得幾何。亦云微矣。且曰。該婦（指余而言）之視吾家。實不啻一養育院矣。語畢。其夫下樓。逕出一若聽其妻與余結算。以了其事者。未幾夏麗斌下樓。歔歔歎歎。見余大驚。如恐其夫之言已

爲余所聞者。且曰。吾適與大德有所言。因往樓上所言者。亦君之事耳。蓋大德對於其妻之看護。吾兒意頗不洽。謂爲妻者。以爲人家育兒之故。至使其夫不能安居家庭。長日以酒肆爲棲止之所。亦非策之得者。至於夏氏之意。雖家事煩碎。願復爲難。而自已之兒。旣已殤去。得吾兒以懷抱之。愛心盡集於其身。實不忍相舍。但願余能少增其保護之資。則彼自當與大德力言。仍留吾兒於其家。大德之意。須增保護之費。爲七先令。彼意但增一先令。而爲六先令。蓋一先令之增。於余亦無損也。余聞夏氏之言。知其協以謀我心。頗忿恚。然以勢孤無助之故。不得不允之。豈知我愈退讓。彼愈進步。至使人不能忍也。

一夕。余在其家。有鄰人某者。叩門而入。呼夏麗斌至門外。細語久之。夏麗斌乃大驚失色。返入廚中。取外衣及帽。謂事關其夫。不得不出探其詳。去後約兩小時始歸。則泪睫慘黛。悽悽爲述大德之事。謂罷工風潮又起。大德冀得厚報。悉與其謀。今在太陽酒肆飲。逾其量。因口角而訥毆。遂爲警察所獲。明晨將送法庭審訊。家無餘資。不能具鍰。則拘押在所。不免語畢。續曰。使吾夫而被拘者。余與君兒將何以自處。耶。余於此事。本可置諸不理。然念吾兒之無依。不忍抽手。因問罰鍰幾何。彼謂需十六先令。余卽數而與之。而余攢積之款。約具於此矣。然此皆余心腸軟弱之所致。事後頗用以自慚。夏氏之求無已。而余囊中之物已空。每日工資有限。而日用不能再儉。思之思之。轉輾牀褥。終夜不能成寐。絕長補短。究以何策爲是。計惟遷居。則房金可以稍省。因於次晨向密昔司亞伯拉摩維克商。其後面之空室。有無他人租住。彼答謂無。余乃卽日遷入之。然由此而節省者。每星期僅一先令。爲數至寡。欲得十六先令。須慙十六星期之久也。吾新遷之室。暗黑不甚。有光開窗眺望。舍場中暴露之衣。而外無所見。舍兒童叫呼之聲。而外無所聞。



然室之大小及其供備與舊室略同。余以所有略裝點之。以貞母給余之念珠懸牀頭。以吾母之小像釘於火爐架之上。吾室似尙光明而安適。雖然當此之際。處境之艱不啻身在上下磨石之間也。余之猶太主人見余早作晏休。不由他人督察。點件計資。余之所得反較月薪之有定者爲多。則又大悔謀乘機剋減。其平均所得之數未幾。主人之計畫成熟矣。自余承工於猶太主人家而後。未及三月。卽屆猶太人之大節期。年節也。贖罪節也。臘祭節也。連續而來。主人之業遂間接受其影響。平日承接之工本由主人自送西部。而致諸各店。易取薪工以歸。今以節期既屆。阻其逐日西行。又念余昔居西部。必熟四部途徑。且用本國女子以送物。觀瞻較佳。因以送物之事囑余。另給送物之費。每星期數先令。余寧以針線謀生。不願負此責任。乃主人親自來託。以其長而多毛之食指。自按其鼻之一邊。作得意之狀。笑謂余曰。君能行此大替主人之力。主人之食其惠者弘矣。余於是允之。自是而後。余常攜黑色巨包。或乘電車。或乘地底火車。行赴西部。穿牛津街。直抵雲石。孤不獨節期以內爲然。卽節期以後。約數月之久。余亦仍任此職。不論日中日暮。凡有衣之欲送者。余必西行。既抵西部店內。必須久待。方得易取薪工。以歸。故一歲之中。當縫工方盛之日。余常深夜始歸。甚至返寓之際。天已破曉。而余每次出行。所最畏者。卽途中或與密特烈相遇。乃竟未見。幸何如之。往來行人接踵摩肩。如海潮之隨月而相驅。余熟視其人。無一與之相識者。但見貧富之相去。其間對若鴻溝。一何奢華。一何蕭條。天下觸目驚心之事。殆無逾於此者矣。馬車之出入於公園者。點綴駢何鮮澤。婦女之散步於彭街者。衣飾駢何華麗。他若時款之禮拜堂。其聽講者。陽爲慕道。陰實鬪奢。而四輪之馬車。匆匆下橋。乘者帽頂所飾之白羽。與指上鑽石之環。於電光之下。閃閃照人。

何其光耀哉。余見一貴婦人自戲園出身，穿黃鮑外套，入汽車，坐定以虎皮之毯環身，旁立一老婦以零售火柴爲業，見而羨之，曰：終身但得此衣而穿之，於願亦足。余有時歸寓在電車，已停之後，則必趁地底火車而趁地底火車，須赴安姆勃門待車途中，經過賽塞司得方塲及斯屈蘭，得則見男婦成羣，皆顛連而無告者，環坐河埠之暗陬，惟此悠悠逝水，天長地久，無日不目睹貧民之苦，况他人安得而知之，而仰首望道旁之大旅館，大私宅，見其上婦女網鞋絲襪，皆纔自梨園或菜館歸者，余心疑焉。彼輩自奉華富，若是而推窗一望，見小民生計之艱苦，彼尙能安於牀席耶？然最足使余動心者，尤不在此。彼僻壤遞壘沿街賣笑之流，冶容異服，在各男子俱樂部之前，緩步徐行，或故意躡足，其間鬻男子之垂青，余每見其人無憐惜之意，而有忿恚之心。此輩在社會中，自居於何等地位耶？以女子人格之高，何以輕賤至此？苟非真於其人，有濃厚之愛情，不當失節致忝所生威武。我勿爲屈也。貧乏吾勿畏也。奢華吾勿動心也。執謂女子固有之貞，有勿能葆者哉？余因自思曰：在我者，雖以四海之富不能誘我入此溷濁之地也。雖然，女子以子然之身，寄居於舉目無親之地，惟此懷中之物爲其骨肉，提攜保抱以母職而兼父職，如余今日所處之地位者，又安能自定其將來哉？下文之事，吾苟言之，讀者或不我諒。吾舉筆欲書，吾手大震，而吾之精神與靈魂亦顛頭若火之焰，然吾書記實不欲深諱，知我罪我在，諸讀者天啓吾衷，勿使吾於書中落一虛語，吾之心也。

### 第九十九章 醫實

吾自爲猶太主人任西行送衣之役後，依爾福看兒之行，逐日以稀，且進款減而支用不減，攢積愈難，欲

於日問往視吾兒在勢有所不能而吾兒之看護遂日以不周以是吾兒日以瘦弱且起咳嗽之疾余甚憂之夏氏謂祇須購止嗽藥數便士而服之則嗽自愈余因奔至一藥房購藥藥劑師謂彼製有潤喉果露一種厥性和平小兒服此無不立奏奇效余購少許俾兒服之兒嗽似稍愈而消化之力頓減余見其所食之乳多流漬於衣上心頗危之以不知小兒疾病所由來妄謂係少得空氣之所致請夏麗斌每日抱吾兒至戶外散步一次至於吾言果見施行與否吾不敢知吾每問夏麗斌今日曾否抱吾兒外出夏麗斌必作游移之辭以相對且顧左右而言他余初隱忍不言既而忍無可忍乃訶叱之於是夏氏淚潸潸下爲余訴其苦衷謂積欠租金已歷多月屋主威嚇至再至三恐一日離此屋而屋主將房屋封鎖將無法可復入也又曰家醜縱不可以告人然爲君言之要亦無妨吾之苦皆由大德招之大德所受工黨工資初不爲菲而皆消耗於太陽酒肆吾自歸彼而後未嘗一日以我爲妻我若無彼則食貧處約未嘗不足以自存吾欲舍彼以自活彼又不許以彼心知吾之愛彼也又自歎曰吾非不愛彼也吾愛彼亦至矣卽彼歸而殺我吾絕命之際猶將吻之以示我之愛彼也余聞夏氏之言吾心之驚動有甚吾筆之所能述者夏氏孱弱性成明知其夫之不良而愛之終不能相舍境地之慘酷至此而志尤無他余深憐之而追念已事能不感懷嗚呼天下之大婦女之多其處境之艱甚於吾今日者正不知幾千百萬也

余是夜歸寓而後環視室中看有無餘物可售之以助夏氏使夏氏不至畏房屋被封而不敢出吾兒亦不至終日囚居於一室之中然四壁空虛所有者惟貞母之念珠其價值不過三四先令其次爲吾母之照架金邊嵌珠價值稍昂惟此物在我視爲至寶其不肯輕棄僅次於吾兒每當窮愁之際吾一再看此

照相覺得精神爲之一壯。吾母之照相實不啻一神龜也。卽聖母之像觀之足以慰吾心者亦未必有加於此也。念吾母在世之日以余之故食苦茹辛不惜犧牲一切吾尙幼稚不識母恩高厚今僅留此一紙記念無論境地如何艱窘吾不能一日舍去之也。自念曰此一物也我必終身守之勿令其離我也。此後未赴依爾福者約一星期之久一夕氣冷地潮霧濃色暗細雨飄飄寒風透骨念吾兒處此單薄之衣不嫌寒乎。遂往夏氏一視吾兒半途得一售小兒衣襪之店乃爲購得絨襪一雙毛織短外衣一件及抵夏氏之居見廚中有男子二人一臥於睡椅之上坐於搖椅之上皆口啣雪茄肆然無忌不似客類而吾兒咳嗽甚劇余瞿然大驚默念此爲何事者夏麗斌見余卽呼余入一小室隨手閉門梗梗爲余述其故今日之事卽因欠租而起房主控諸伯里夫伯里夫飭役來此卽廚中之二男子是也。苟明晨九句鐘之前不能付二鎊十先令者將逐夏氏夫婦於屋外而以屋內之物拍賣矣。夏氏哭曰吾苦心孤慮造有此家以與吾夫同庇於一字之下今以二鎊十先令之故……君能借余以此數乎。余謂不能。夏氏仍苦求不已。謂余何不回家檢理舊物數事起質庫質之以援其急。則彼與大德沐此鴻恩啣感何極。圖報當有日也。余謂家無長物無可爲力。蓋吾母之照架實不忍爲夏氏而付質也。此時吾爲吾兒所購之毛織短外衣尙在手中。夏氏已見之忽然責余曰君有餘資爲兒購不急之需而見人在急難之中獨置若罔聞抑何忍哉。君自己之兒日夜食新鮮之乳而穿新鮮之衣既飽且暖而君猶逐日爲之添備美衣苦哉大德當此寒天將無一椽以蔽風雨吾心傷矣。君請速挈兒去君不可不於今夜挈去明日之晨此屋非吾有矣。夏氏語未畢余已轉身歸寓念夜寒至此無論吾兒尙無他所可以寄居卽使有之乘夜抱出門外。

冒犯風霜亦未免於病體有害於是手戰戰然自牆上取下吾母之照架而裹之以紙當此之時吾心之痛不言而喻矣更約數分之久吾足已履潮濕之街路急急前行截衝衝而過即電車軌道橫吾前余亦不顧瞻左右余何往而急急若是哉則往里底街之尾余送衣西行時途過所見之某質庫也及抵其處余竊竊由一小門入兩日半閉不欲見人亦不欲人見我至於入門後之所見如一刀痕留於腦上余終身不能忘之今日追念前事歷歷如在目中一室如斗昏暗不明賬櫃高及人肩沿牆木架滿疊包裹如火車棧積存行李之房圍面大腹之賈皆身著短衣脚雪茄余氣喘不已以纖纖之手於紙內取出吾母之照架櫃上人伸手摸索而得之略一察視殊不經意一若此極平常之物不值他人之注意者曰此數十年之陳物欲何爲者此非君大母之照像乎然其貌尙不甚惡余於此時兩目通紅若燃熱之煤昏戰日濕殆血流也怒極欲詈而竭力自制未至出聲其人問余需價幾何余鬱悒愈曰兩磅十先令其人曰安得有此余不知所答木立不言既而其人淡然言曰今卽如數給君此物完全屬我何如余曰君欲余售此物乎其人曰然願則取資不願則以原物歸可也嗚呼此時吾心之慘苦不能盡述然卽述之要亦於事無補吾立於高櫃之下雖僅數分鐘而吾之面貌至少亦增老十年也昏昏者事已畢余復上路赴依爾福兩點漸大彼無室無家之輩飢寒交迫悽悽風雨之中履質本劣行於路旁砌石之上地濕革薄作泥淖之聲自念我母在天之靈知吾兒在夏氏所託非人當爲余羽翼之也及抵夏氏余體熱氣喘以金幣三枚銀幣兩枚有半置諸桌上爲夏氏償還租金之用而橫臥椅上之二役初不料夏氏能於夜間辦到此數已定計在夏氏度夜明日實行押夏氏出屋見此阿堵物駭然而起取之而去去時一役囑余

至室外立於扶梯之下。指搖籃而謂余曰：娘子此非君之寶寶耶？吾有一言奉告娘子，如愛兒者，其速抱兒歸去，勿可遲矣。兒已如此，娘子猶勿知耶？余更留一二小時，見兒咳嗽不絕口，心頗不安，及告別時，取紙書吾地址，以授夏氏，則緩急可以覓我也。

### 第一百章 奇觀

次晨睡醒，索租之役之言猶如鈴鐸之聲，鳴吾耳際。吾知是役之言不可不信，抱吾兒出夏氏，其事不可稍緩。然吾兒一出，夏氏吾將何以處置之？亦一大問題也。將抱歸寓所乎？則寓所在猶太人家中，此事萬不可行。將登廣告以招乳母乎？深恐由是惹起奇禍，其害有甚于看護之不周者。左右籌思，實屬無計。可出因念飯店之女侍者自言亦有一兒寄養於鄉間，吾盍不往探其詳，微其辦法，苟得吾兒壯健，不至如今日之滿面病容，吾心亦慰。既而思之，吾兒苟入孤兒院，每月祇許往觀一次，如吾之愛兒如命者，安能忍此？因復自念曰：吾甯以十指之力養吾兒，非至十指之肉盡脫，吾不能送吾兒入孤兒院也。然無論何種念慮，一上婦人心頭，即輾轉躊躇，欲忘不得。余觀於猶太人家中工作之勤，以爲爲兒計，猶不如送之孤兒院之爲得也。當余於遷居後面室中之際，彼猶太主人方鳩集羣工，於後園建蓋涼亭，爲臘祭節之記念。糜廉告我，猶語呼此亭爲撒該亭，以樹枝爲柱，冬青爲頂，蓋不忘以色列人當日在野張幕而居之舊俗也。每當猶俗節期，主人全家即在庭中進食。一日之晨，余方面窗工作，糜廉於早餐之後，取摩西經典高聲朗誦，適讀雅各與其子便雅憫分離之故事。當此之時，猶太全地飢饉潦溼，就食者都赴埃及，雅各以衰邁之年見其子行將遠離，家族不勝憂戚，雖留則必爲餓殍，而父子天性際茲，長別情實難堪。

猶大則力勸雅各以便雅憫付彼同赴彼邦否則以一人之私愛至舉族盡遭慘劫豈不可憐其卒也雅各答曰事已至此爲之奈何雖然奪吾子卽不啻奪吾命也余聞此段故事中心怦然今追念及之覺小不忍則亂大謀吾愛吾兒而不爲吾兒策萬全是溺愛也溺愛非眞愛也吾眞愛吾兒者當急爲吾兒擇一安全之所是則母氏之職也况此間工作又非余之所勝任吾苟安置吾兒得所從此免於夏氏之滋擾則此身自由將別謀相當之職務俟兒稍長於村間自賃一椽如日藹居者薔薇之花滿盤牆外其安適不亞於康母所謂嚴美利之室者而居之則吾願足矣蓋卽其時日藹居之安樂猶形於吾夢寐也吾每於夜間念及吾兒之事輒徹夜不寐有時潸然流涕竊恐吾兒果入孤兒院者則多年離別母子若途人然一轉念間以爲此實無妨骨肉之親血統之係百年無間余將以母子之情爲吾兒告則吾兒之爲吾兒他人孰得而奪之今日最要問題則此掌上明珠爲吾至愛之所在至寶之所存者究宜安置於何所耳

天下事有極巧者一日余乘電車送衣西行一婦人坐余旁時時取巾拭淚細細觀之則悽慘之中有欣幸之氣其人滿腔心事無可告訴卽向余一一自述之其人甫守寡方送其兒入孤貧兒院而歸兒年僅三歲別時兒慘然目送光景可憐然彼爲己計爲兒計實有不能相依之勢余問院何在處彼舉院名地址盡以告余且謂創辦之者係一醫生熱心救世天下貧婦如彼者夫死而有子不克自養藉此而子母皆賴以存活者不知幾百幾千矣余心因是大決次晨一起卽取衣帽出門向其地而行余昨夜送衣而歸曾尋至其處繞其屋一周聞牆內兒童歡笑甚樂故今日直抵其處殊覺易余入門時有欲哭不能

欲笑不可之勢。爲人教養孤兒。固屬其人之仁惠。然在余視之。余之以吾兒付託於彼。不啻余之施恩於彼也。嗚呼。是日之事。余記之甚悉。第一失望之事。卽創辦該院之醫生早已物故。門者導余入內。規則其嚴。繼任者貌瘦頸長。莞然一笑。滿面皆冰。又推其眼鏡於額上。冷語問余曰。來此有何見教。余昏然半瞶。始自訴其生平。如何產生吾兒。如何覓得保姆。保姆如何不盡職。吾業之如何不相宜。而希望另謀相宜之業。吾愛兒之心。如何切擊。欲爲謀一安全之所。彼若允留吾兒於院中。爲時當不甚長。吾將來挈吾兒……天乎。天乎。余不知當此之時。吾之面色如何。吾之辭氣如何。殆必有使人疑我者。故吾語未畢。其人卒然問曰。君能以登記書見示。以見兒之爲法律所許否乎。問至此。余語塞。曩者爲吾兒登記時所經之困難。擁上心頭。面色亦赤。所答何語。不甚記憶。但知余之答語。未嘗妄言欺人而已。至此其人起立而掣電鈴。復以眼鏡架鼻上。冷語自言曰。此吾所以勸戒諸君勿舉不合法律之子也。余受此屈辱。閱多日不能忘懷。然見夏氏不能盡保姆之職。心竊憤之。因又念及一事。當余初來倫敦。寄宿於逆旅之日。女伶曾談及勃洛斯堡有醫院一所。收納一切無籍之兒。創辦者心在救世。爲憐女子不幸而犯人世之大不諱。旣已憂慚交并矣。而又罪及其兒。不令與常兒等使女子之犯此者旣爲已羞。復爲兒羞。非所謂罪及無辜者乎。因於醫院門外。每夜懸一巨籃。凡願送兒入內者。卽於夜間置兒籃內。掣門上之鈴。而自隱去。以是兒命以救而母之廉恥。以保其事。嗚呼。以吾兒而就育於此種留養院。豈吾心之所願。然徹夜籌思。迄無善法。次晨醒起。卽出門赴該院。是日適當禮拜日。各工廠皆休。假西部一帶之工人。皆口銜菸。斗坐門前。閱星期日小報。及余抵西部各禮拜堂。方鳴鐘召集。黑衣禮帽之人。皆整步齊行。歷級而登。余固



舊教中人不欲進新教之禮拜堂。今日始一入之於心。甚不安。及坐定後。望見琴臺之上。兒女成羣。按排列坐。男兒穿粉紅之衫。靈秀如知更鳥。女兒戴飄結之帽。活潑如林中兔。未幾禮始。則悠揚之聲齊起。而讚美上帝。余歡然如見。蕙賽他日之與於唱歌班。而余聞其聲也。及禮畢。余問院中管事。管事乃導余入其辦事室。其人之必爲善士。余敢斷言之。然不知世之男子。面目陰險。但一瞻觀。在婦人之心。已如受刀刺者。何以如此之多也。余以禮拜日來此。先爲道歉。然後自述其來意。謂此間宗旨。凡律外所生之兒。皆所收錄。甚企慕之言時。吾首微俯。蓋不敢仰視其人之面也。管事曰。此間宗旨。專在收養此類兒童也。余又謂此間創辦人之初意。原以便世間不常之婦人。今當仍遵此旨。凡兒童送入院中。不問其父母何人。來歷何如也。彼謂不然。此係昔年辦法。今則規則略變。凡送兒入院之前。其母必先經院董之訊問。證明本人品行。初本無虧。而與其父已斷絕關係。然後收錄。收錄而後。卽爲兒另行登記。并改易其姓名。以見兒之改行。重新從此脫離其父母之罪惡。且免於其羞當管事言此之時。余一一聽之。心緒之惡劣。實有不能以言語形容者。而其人面貌。剛如鐵鑄。殊不知聞者之不堪。余問曰。須經院董之訊問乎。其人曰。然。余曰。院董皆男子乎。其人曰。然。余曰。彼將改易兒之姓名耶。其人又曰。然。余曰。所改之名。將俾其母知之乎。彼曰。否。彼將授其母以羊皮之紙。中有第某號字樣。與此間名簿之第號相符。余起立。面赤直及目際。遍體戰震。不自知身在何處。亦不知身爲何人。余之困苦。顛連而無告。來此不過爲吾兒求一庇蔭之所者。完全自忘於心。徒以愛子之故。怒氣憤發。向其人申。而詈曰。此種建設。亦得謂之有宗教性質耶。乘女子之急而窮詰其私。而播其惡於男子之前。於其子則改姓易名。盡奪其所。固有不啻取其子而葬。

諸於叢林之間而授其母以掩埋之據也如此而猶以醫院自稱乎此非醫院乃叢葬之所耳不知自量而猶於門前引聖人之言而曰兒童之不幸者……此種怨毀之言當日所面語管事與此後獨坐房內所自憤者容有責人失當之處今則事過境遷亦無事復述矣

越數日余怒稍解而夏氏之詭計日出不窮而余之失望亦每進愈甚又一星期之後余乘地底火車西行見一孤兒院募捐廣告院在鄉間廣告上印有圖畫兒童十餘人遊戲於栗樹之下歎然如在家庭余立意再往一試自念曰國中孤兒院豈必盡如機器然徒具其形而創辦者之心腸不復存於其中耶是日爲星期五主人家待作之件至是日往往疊積密昔司亞伯拉摩維克挾背心無數委吾牀上吾牀幾爲鋪滿然余不顧工作之繁簡取外衣及帽急急而出是院在倫敦之北離吾工次計十五英里欲赴彼處不得不稍有所費及抵其處見院址地位之適宜又見院中管事皆係女子意頗壯以爲女子之心當能知女子之苦也一見主院婦卽以來意相告余貌頗謙謹謂一旦吾力有餘卽當來取吾兒余語未畢主院婦阻余而言曰信如君意則倫敦城中之孤兒將盡被本院所收納矣要知本院收孤兒之法必其母先出一證據非至兒年十六不能攜去余曰須滿十六歲乎此例未免太苛爲母者何以堪此主院婦曰例似稍苛然此類婦人但暫奪其兒以懲戒之使知違犯國法之苦誰曰不宜余至此方寸大亂歸途係乘地底火車抑乘電車或係步行皆不得而知祇覺眼前及心內頃刻霧晦及夜間十一句鐘始抵公園街之轉角而入僻墟遞壘復見沿街賣笑之流傳粉滿面腕間容手袋遊步於男子俱樂部之前時而仰首望窗間而笑此輩婦女向爲余所輕視而今日見之則別起一種感情安知其中不有數人者其不

自愛惜之。故實因有愛好之人。彼此情真誼切。而貧病相連。不得不出此下策。冀得自養。且養其情人乎。余方起此念。忽見一婦立於堦石之下。與三男子嬉笑爲樂。是三男子者。於大衣之內。露出粉白襯衫。知其中穿有晚禮服也。余察該婦笑聲。出於裝作。非因喜樂而笑者。夫既不樂。復何笑耶。而其人則色不樂而笑。終不已。余復自念曰。此婦殆所謂心死者乎。以是余於行過其前之時。微睨之。以觀其爲何如人者。及見其人。大怪之。自念曰。是人也。余前此似曾見之矣。雖然。以余之不事交接也。何處乃得見其人。今其人之音容笑貌。又何若是與。吾所曾前見者。相似耶。愈想愈奇。行至第二轉角。駐足回首熟視之時。彼三男子已揮去該婦。一夫乎。天乎。男子對於是類婦人。殆莫不以不齒者齒之也。一攜手向余而來。且推其高帽而稍後之。甲曰。苦哉。諳姬行老矣。何憔悴。一至於此乎。乙曰。頗憔悴。丙曰。殆飲過量矣。語未畢。一人舉首見余。因曰。有緣哉。於此有一小女子焉。貌頗雅緻。又一人曰。否。君未之見耳。第三人曰。否。否。其人面白如睡蓮也。余見其人轉灣而行。深恐其轉身來與余言。因遠避之。而適與婦相值。婦仍立於方者爲男子所揮去之所。默然無語。疾視方去之三男子。余一轉念。間往事上心。其人之名一呼而出。曰。諳渠刺修。女婦聞而大驚。初若欲逃。既乃力挽余臂。細相余面。曰。君何人……吾知之矣。君非嚴美利耶。余曰。然。諳渠刺曰。余頗聞君事矣。報紙中載君嫁○○○事甚詳。余讀而知之。今余於此俾君見之。能勿訝然。請到寒舍一坐。何如。蓋諳渠刺當時自念。彼之作此生活。在此地位。於余目中。必另有一種觀念。因以手扶余。如昔日在修道院扶余之狀。導余過僻壤。遞壘。余亦心傷已極。不復深拒。既而過僻壤。遞壘。影戲場。燈光如畫。北行過通衢。地漸黑。行久之。及於沙壑。意大利人集居於此。復入一小巷。見一意人所開之飯店。其

旁。有。一。便。門。諳。渠。刺。乃。入。謂。余。曰。吾。之。居。在。此。請。入。坐。焉。余。隨。之。過。一。甬。道。極。長。又。上。至。第。三。層。樓。而。樓。梯。上。皆。不。鋪。一。物。當。上。樓。之。時。聞。有。怪。聲。似。自。飯。店。中。來。者。聽。之。則。爲。男。子。之。聲。方。奏。琵琶。而。歌。其。調。與。余。在。修。道。院。之。日。諳。渠。刺。命。余。早。睡。潛。出。視。祭。師。紀。文。義。之。夜。所。聞。之。意。大。利。歌。相。同。諳。渠。刺。曰。此。乃。意。大。利。人。之。俱。樂。部。也。最。上。一。層。卽。吾。居。所。矣。請。隨。我。來。

(未完)

● 題美人畫 書 梧 詒 十 二 閱

癡。慣。替。唐。宮。畫。百。眉。樓。東。妒。問。甚。玉。環。肥。  
奇。爭。把。黃。金。鑄。范。蠡。湖。水。闊。一。舸。載。西。施。  
眠。萬。縷。香。雲。彈。枕。邊。銀。燭。照。睡。態。海。棠。妍。  
醒。捲。起。羅。幃。蠟。淚。青。推。窗。看。銀。漢。渡。雙。星。  
愁。落。木。西。風。一。笛。秋。簾。半。捲。花。散。曝。衣。樓。  
啼。泣。下。如。珠。溼。綠。衣。無。人。覺。月。轉。畫。檐。西。  
嗔。孤。負。家。園。幾。度。春。垂。楊。外。盼。斷。渡。江。人。  
呼。響。應。真。真。軟。障。圖。將。進。酒。銘。否。粟。紋。壺。  
捫。襟。漬。杭。州。舊。酒。痕。香。夢。冷。遮。莫。化。梨。雲。  
嬌。只。賸。珍。珠。慰。寂。寥。長。門。怨。有。筆。恐。難。描。  
題。姹。紫。嫣。紅。十。二。笄。閒。情。逗。紙。醉。又。金。迷。  
吟。不。盡。憐。香。惜。玉。心。紗。籠。碧。描。粉。繡。觀。音。

(東 園)

談



蒼





# 林笑廣 出版

是書凡諸談 五百則俱係 專家選述既 無一段落空 白亦無一節 拾唾餘段段 可笑節節發 噱視笑林廣 記尤佳雅俗 共賞洵唯一 之消遣品初 版五千早經 售盡再版業 已出書定價 極廉四角七 折手此一編 可解除無數 煩惱也

## 愛之情之媒介男女所必備

# 艷情書牘

坊間所出言情信札之書絕鮮完璧社會上無所取法遂視東抄西襲之本以為寶鑑世無真鋪瓦釜雷鳴良為可歎前如某圖書館所出之言情尺牘抄襲本局有版權之名作十餘篇其書遠大風行雖被竊以雜碎則讀者終引為憾現本局編輯部特著是書作者盡屬名家不抄他家一句百零二篇亦亦亦不存一節計共全書用典多至一千餘種凡古今情界事蹟無不探入富麗之字典雅之句為之搜羅淨盡誠青年男女交際上不可不備之書有此一書各種情書皆成糞土是書分上下兩冊 卷一 求婚 卷二 內附 寄凡五卷

卷三 表類 卷四 雜類 卷五 決別類  
 編纂者 夷陵李定著 作者 東園

秋水花奴醉歸快池病後詩隱等諸先生卷首冠以聯體序文三首亦復香豔麗麗讀之有餘韻也洋定價六角



# 爛柯山房瑣記

(爛柯)

## 朱節婦

香。草。美。人。之。事。傳。之。者。多。若。行。關。節。義。則。述。者。蓋。寡。余。友。林。君。為。述。江。北。朱。節。婦。事。聞。竟。輒。不。知。泔。泔。者。何。自。而。來。亦。衰。世。末。俗。之。碩。果。也。節。婦。生。而。喪。父。母。尚。盛。年。雄。心。未。衰。豐。容。媚。妝。以。取。悅。於。人。冀。或。有。勳。其。色。之。可。人。而。樂。就。焉。顧。邗。之。人。靡。不。知。此。豸。新。寡。皆。引。去。邑。之。黠。者。則。謂。贅。有。素。積。果。得。就。而。暱。之。何。患。不。歸。之。於。我。於是。贅。婦。不。寡。矣。節。婦。瞰。其。母。之。所。為。不。以。為。直。輒。竊。諫。曰。父。亡。未。及。年。母。屢。與。男。子。交。語。縱。母。心。可。白。而。人。言。難。堪。何。母。晒。曰。直。枉。在。人。人。自。有。口。我。何。能。強。之。不。言。我。即。不。德。悠悠。之。口。其。奈。我。何。節。婦。不。敢。再。言。恐。言。則。觸。母。怒。母。怒。而。加。扑。責。固。亦。無。恤。獨。恐。傷。及。親。心。謂。我。生。之。子。今。且。忤。我。懼。以。是。而。致。母。於。不。堪。故。不。敢。再。言。也。然。私。意。終。以。為。勿。然。中。宵。月。夜。輒。叩。天。祈。禱。俾。母。無。蕩。檢。踰。行。其。後。母。病。卒。節。婦。依。叔。居。叔。為。之。擇。壻。壻。士。人。翩翩。有。禮。顧。患。瘵。久。卒。不。起。當。易。簀。時。士。子。執。節。婦。之。手。而。語。之。曰。吾。之。於。卿。居。雖。非。久。而。誼。則。擊。篤。嘗。謂。天。下。有。愛。情。情。則。莫。逾。於。此。今。不。幸。而。中。道。負。卿。我。至。不。安。



然不安。又何益。凡人之死。一身功過均與。軀殼俱捐。幸卿勿因此而怨我。卿固賢淑。惟人至將死。其所慮較周。故申之以言。人將死時。莫不勸其妻再嫁。厥舍二由一因。未亡人其孤露之狀。至為可憐。且女子而失所。天隨地無不悲。觀復何生趣。足言即勉守貞節。而衣食何賴。幸而有財。足以自度。不良之戚串必借端與之爭競。一以妻年未艾。溫柔之樂。既所素嘗。何能堪此岑寂。與其陽以守節之名。而陰為失節之實。誠不如去。然吾之與卿。肺腑相見。吾不敢以再嫁辱卿。且腹中已有遺孤。倘生而為男。幸善撫之。或得成人。則一脈不斷。實出卿賜。苟其為女。則萬不得已。卿可攜之。他醮。記取余言。幸勿忘也。節婦泣應。後節婦產一女。產時屢昏而甦。問難為男乎。答曰女也。節婦遽暈。良久復醒。大哭曰。薄命人不能為亡夫延一脈。天將以是賂錢貨。使未亡人玷家聲乎。亡夫固有言。然余何人。豈背義而負恩者前之不死。蓋有待也。今其時矣。欲飲刃自盡。數經皆得救。家人防之益嚴。而節婦之死志亦愈篤。或自經。或撞壁。隔宿之糧。固嘔之淨盡。即肝胆之汁亦嘔出。頸部紅痕深入幾寸。守者輪值戒備。終宵不寐。而節婦卒死。蓋堅閉其氣。不任呼吸。遂致斃也。

淫僧食報

浙之金山寺。有淫僧曰圓月。貌皎潔。工內媚。浙中婦女咸樂就焉。即不然。僧或涎其色。而思淫旬日之間。必致之。且以與官眷結不解緣。卒藉此力。得不受提騎。慮一日僧偶出遊。迨避一婦。僧見而喜曰。明媚入骨。而步履殊異常。婦此子必善床第。山人勁敵也。蓋僧每夜可御數女。謂非此則精疲力竭。必就木矣。如常開平之播妓。從軍為日常之所不可缺。是以暗室間。密置婦女。幾達百人。備幸也。是夜僧夜行。以往抵

婦家門鍵甚堅。則縱身上屋。走簷以進。見東室燈火爛然。意婦必居是室。伏而窺之。果然。婦方出浴。態益亭亭。僧情不能禁。忘己之竊行來也。遽叩其門。門闢。一羸男子出。問若何人。夤夜至此。僧覘其弱。料不能武。大聲曰。我某大師也。訪豔至此。謀爲歡聚。男子當其路不聽。入僧怒。拔禪杖擊之。男子即以手中摺扇相拒。杖折爲二。僧大驚。思遁。男子以扇擊其頂。曰。圓月。圓月。汝識三郎否。僧猛覺骨節都懈。知爲男子所傷。卽遁歸。瘦男子亦不相迫。僧歸集其子弟告曰。余以不德。慘斃於茲。願後之來者。以余爲鑒。並傳命盡縱暗室婦女。以厚金遺之。越日。圓月死矣。淫僧食報如此。宜也。

### ● 妬戒

明東衛劉指揮疾卒。無子。其妻陳請乞照例給養。高皇問曰。汝夫死年幾。何曰。五十。又問有妾否。對曰。無。高皇怒曰。汝夫以百戰得官。欲以富貴貽後人。年至五十。尙不蓄妾。非由汝妬。而何朕本欲斬汝。念汝夫之功勞。着光祿寺給漆碗木杖。又開平王常遇春妻甚妬。高皇賜侍女開平。悅其手。妻卽斷之。開平憤且懼。入朝而色不怡。高皇詰之再三。始具對。高皇笑曰。此小事耳。再賜何妨。且飲酒寬懷。密令校尉至開平第。誅其妻。支解之。各以一轡。賜羣臣。題曰。悍婦之肉。開平大驚。謝歸。怖惋累日。更賜美女數人。又高文義公（穀）無子。置一妾。夫人素妬。悍。每問之。不得近。一日。陳學士（循）過焉。留酌聚話。及此。夫人於屏後聞之。卽出。詬罵。陳公掀案作怒而起。以一棒撲夫人仆地。至不能興。高力勸乃止。陳數之曰。汝無子。法當去。汝而置妾。汝復問之。是欲絕其後也。汝不改吾當奏聞朝廷。置汝於法。不貸也。自是。妬少。衰生中書舍人。趙陳公一怒之力也。

懶柯曰。悍妬之婦。遍天下皆是也。雖有剛烈之夫。亦不能屈其閭。威矧書生。力不能縛鷄者。耶。明太祖最惡悍婦。故其於功臣之妻。亦公然辱之。戮之。欲爲殺一禁百之計。爲人婦者。知所戒矣。至以朋友治妬。亦爲創聞。然皆快心之事。今屈伏於婦人者多矣。安得復有明祖之君。陳公之友。爲療妬之藥石乎。

●潤筆

潤筆之名。不知何昉。惟古者以財乞文。謂之潤筆。今者因文得財。亦曰潤筆。隋鄭譯拜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祖爲制戲曰。筆乾。答曰。出爲方伯。杖策言歸。不得一文。何以潤筆。唐柳玭善書。東川節度使顧彥暉請書德政碑。玭曰。若以潤筆爲贈。卽不敢從命。容齋隨筆謂文字潤筆。自晉以來有之。至唐始盛。李邕作文。納餽遺至巨萬。皇甫緄爲裴度作福先寺碑。度贈軍馬綵絹甚厚。猶以爲薄。度又酬絹九千匹。白居易作元稹墓志。謝以鞍馬綾帛玉帶。價踰六七十萬。裴均死。其子持萬緡詣韋貫之求銘。劉禹錫祭韓昌黎文云。公鼎俟銘。志隧表阡。一字之價。輦金如山。自宋以後。此風衰息矣。王弇州云。饒介之仕僞吳。求時彥作醉樵歌。以張仲簡作爲第一。高季迪次之。介之贈仲簡黃金十兩。季迪白金三斤。後承平日久。張修撰(洪)每爲人作一文。僅得錢數百文。尙未慊意也。戒庵漫筆云。有人求文於桑思乎(悅)。託以親昵。無潤筆。思乎曰。吾平生未嘗白作文字。可暫將白銀一錠。置吾案間。鼓吾興致。并銀送還可也。唐子畏(寅)有一巨本。錄記所作文字。簿面題利市二字。都南濠(穆)生平至不苟取。嘗有疾。以帕裹頭。強起坐書室中。人有請其休息者。答曰。若不如是。則無人來求文字。索潤筆矣。馬懷祖嘗爲人求文字於祝枝山(允明)。枝山問曰。是現精神否。俗以銀錢爲精神也。馬曰。然。祝則欣然捉筆。又南窗閒筆載陳白沙善畫梅。求之

者衆。白沙戲題坐側曰：鳥音人又來。人不解。問之。白沙曰：白晝白晝。衆爲絕倒。爛柯曰：古之名士。其文字之價值。有如此者。今自稱爲海內作家者。其文字之潤筆。每文至多。亦不過數十金。蓋文字古無定價。惟今始有之耳。至若吾輩埋頭終日。其所得。其不過如張修撰之每文數百錢。可勝歎哉。

●薄倖之報

永春潘英奴。美如仙姝。秋波尤足媚人。父母擇配甚苛。故未諧偶。同安苗德純。授徒於潘家。美姿容。瀟灑不愧。張郎嫌妻貌。寢詐言未婚。英奴窺之。時露半面。或全身。一日摺紙方寸。外包油紙。置飯中。苗得之。開視。有詩曰：「天生一對兩嬌然。司馬文君宿世緣。欲遣中書傳好信。幾回未易到君邊。」是夜潛至臥邸。告以宜遂琴瑟。苗魄飛神蕩。以求歡合。英奴堅拒曰：「聘幣未將。不可苟就以金指環與生。」囑曰：「幸勿爽約。憑此爲信。禮拜而退。」苗還。出其妻。欲聘英奴。苦無媒妁。未果。遷延半載。父命赴鳳陽。時沙縣鄧茂七擾亂。苗四載不得歸。後五年。道路始通。苗歸。抵潘家。英奴已嫁林氏矣。苗以貨絲爲由。訪宿林家。英奴潛書鷓鴣天貽云：「欲侍鴛鴦。奉枕衾。誰知薄倖苦相侵。移花却向他人主。狂蝶無情。莫再尋君負。信妾傷心魚沉雁杳。悄無音。如今追憶前時話。剩得潸然淚滿襟。」苗見之。鬱鬱而歸。及再娶姚氏。容貌益不如前。妻想念益深。友人爲作指環篇以譏之曰：「金指環。金指環。看汝徒辛酸。猶記相攜處。羅帶結同歡。態濃語巧。美無極。未行雲雨情。先密好懷。豁然開。蕭地遽親覓。撩人嬌思。撥不平。一團和氣。迴春晴。廣寒嫦娥初會遇。又如君瑞。見鶯鶯。自別佳人。沐雪面。寤思寐。想深相戀。千山萬水。阻塵氣。歸鴻難託。張生怨。指環。」

柳山務續記

六

木黃金解贈注意深。安知物理多遷變。似此堅固能倍心。因絃指環事勸人。夫與婦赤繩繫足。親何必轉。  
 拋直苗生本期得芳妍。豈知再娶不如前。我聞在德不在色。請君讀此指環篇。  
 柳柯白兒翼想。遙今人之常情也。苗生以家中貌癡。思出前妻而得美婦。遽歌棄婦之吟。薄倖極矣。後娶  
 姚氏。井不及前妻。此非天之靳而不與。正以報斯人者。欲使天下人見此而知所戒也。指環篇。謂在德不  
 在色。深獲我心。擇偶如此。自是正理。然古今來能道斯旨者。有幾人哉。

# 蕭索室隨筆

番禺邱劍舒著

## ●程小山十願

友人吳子超以十願詩示我。詩為程小山作。書於絹扇。贈其祖者。詩秀豔可誦。錄如下：(一)捲起珠簾罷。曉妝自矜花。貌立迴廊。願為釵上雙。飛鳳領。略風前。兩鬢香。(二)環珮聲中眼界明。曾經幾度見雲英。願為簾外青青草。軟襯弓鞞緩。欸行。(三)紫藤花下小蘭房。夏日光陰細細長。願作金鍼將綫引。供它玉手刺。鴛鴦。(四)晝長人靜鎖無聊。花裏閑行步。步嬌願作湘裙拖。六幅春寒緊護小蠻腰。(五)沉酣香夢斂。雙眸貪看芳姿未肯休。願作宓妃牀上枕。一生常並美人頭。(六)迢迢銀漢望仙娥。冷暖誰憐別恨多。願作銅鑪輕置膝。任它纖手日摩挲。(七)花香一縷好風吹。獨立亭亭乍出帷。願作屏風遮玉體。等閑未許外人窺。(八)枇杷花下記相逢。別後端應花褪容。願作粧臺金鵲鏡。常教人面映芙蓉。(九)獨眠人自嘆。形孤夢醒更闌憶。我無願作龍文神錦被。好教夜夜覆香軀。(九)辜負蘭娘一片情。別來應亦夢魂驚。願為銀燭常相照。長夜燈前伴到明。

## ●求妾詩

某名士伉儷極篤。其夫人新置一婢。美甚。某涎之。欲納作小星。夫人不許。某以詩示夫人。詩云。年來月府萬花枝。金屋分陰種亦宜。未必春風能見妒。每當秋夜苦為思。鴛鴦好夢應如願。鸚鵡前頭况使知。我是

生成攀桂。手緣何不許。問瓜期。夫人得詩。卒不之許。婢名榮桂。故第七句言攀桂。而月府花枝等字。亦均從桂字着想也。

●妻爲夫譔墓誌銘

妻作夫墓誌銘者。前朝所見甚鮮。宋熙寧末。洛中有人耕於鳳凰山下。得一古碑。其文曰。君姓曹氏。名禮。字禮。夫世爲洛陽人。三十歲。兩舉不第。卒於長安道中。朝廷卿大夫。鄉里故老。聞之。莫不哀其孝友。睦姻篤行。能文。惟余聞之。乃不然。慰其母曰。家有南畝。足以養其親室。有遺文。足以教其子。凡累乎陰陽之間者。數不可逃。夫何悲喜之有哉。丙子年三月十八日卒。以其年十月十五日。葬於鳳凰山之原。余姓周氏。君妻也。歸君室。八載。生一子。尚幼。以其恩義之不可忘。故爲銘焉。銘曰。其生也天。其死也天。苟達此理。哀哉何言。其生也浮。其死也休。終死爲哉。慰母之憂。文奇事奇。彌覺可誦。而詞旨落落於生死之間。毫無癡戀。尤非尋常女子能及也。

●達保理之母

清道光時。吾鄉有游擊駐守。阮文達開府粵東。有達保理者。滿洲人。宗室遠支。其父某。與文達善。文達到任。調達充斯職。達爲人頗疎爽。好遊戲。每於夕陽西下。卽御短服。含長烟桿。出署前。招兒童至。佈錢於地。或五或十。爲一堆。令羣兒以捉迷藏法。摸之。摸中者。賞以錢。不中則打五掌。兒童利之。晚間放學。集署前候之。或達不出。亦每給數文散歸。達素畏母。其部下有得罪者。請於其母。輒解。或於其盛怒時。佯呼太太。命喚去。則恆免責。達有牧猪奴癖。事閒卽集署中人抹牌。一日。約某幕友博。某辭以無資。達曰。我權爲質。

肆。可携汝長衣來。質錢二千。偷取贖。吾不計汝息可也。某然之。詎竟盡輸。餉期未到。無錢贖。姑聽之而已。翌日。友忽遇達母於中庭。母固素重於儀容者。至是問曰。何故不穿長衣。某曰。衣已質。故無耳。曰。何不向人暫借錢。而妄自質去。豈需錢太急。不及待耶。某曰。博負耳。母怒曰。汝何一旦迷於賭博。狗子真個沒用的。某曰。某非嗜博。質衣亦大人勸我耳。衣固大人質我者也。達母命之退。召達至。罵曰。汝爲命官。設賭騙錢。逼人質衣。偷被告發。則身名皆敗。汝既不要臉。也不必作官了。達唯唯稱罪。以衣還某。始免母責。達又好蟋蟀。當夏秋之際。令部下往捕。計其多寡。而賞以錢。歲畜數百頭。選其優者。往獵決鬥。（粵省鬥蟀之風最盛。每逢七八月間。多有高蓋蓬廠於村外。以招徠鬥蟀客。鬥者以蟀與之。彼卽代尋對蟀。既得同等之輕重。卽開鬥。相約博資若干。廠中人取勝者十之一爲酬。廠名蟀獵。）勝則設宴而大醉。負亦不惱。某年七月。畜蟀十餘。皆首選。將往決鬥。適大憲行文。至促達商議要政。乃急乘馬去。其妻偶過書房。見蟀放滿椅棹。妻戲將各蟀同載於一盤。各蟀相戰於其中。最後一蟀極威猛。勝其儕。妻自語曰。此蟀真有萬夫莫當之勇矣。乃分盤乘載之。仍放置原處。及達返。謂之曰。鬥蟀誠趣事。無怪君日夕沉迷矣。達曰。汝何以知其趣。曰。吾親爲主帥指揮之也。達曰。汝向未見。如何鬪法。妻曰。吾無何等法。惟盡驅諸盤中。則紛紛張牙舞爪。後其一得勝。餘者當無能矣。達頓足曰。如是。則蟀傷矣。焉有十餘蟀同鬥者。乃急察視。妻指其一曰。是卽冠全軍者也。達逐拈一與鬥。果然。翌日携往。獵與人賭。百金居然獲勝。而其人無金。謂達曰。刻無現款。遲十天送君可乎。達不肯。且斥之曰。既無錢。何來博。吾不識汝將焉索償。其人挽廠主作證。達仍却之。糾纏許久。卒無允意。達負氣行罵廠主曰。汝輩通同行詐。明日不拆廠者。好教見吾利害也。達去後。



有識者告廠主曰。此達游府也。何可負其金。彼明日必督卒拆廠矣。衆聆言惶恐無計。初擬籌款還之。又多不肯出。後一人曰。伊素畏母。可向其母陳之。或能挽救也。衆然之。使人謁其母。道委曲。母曰。汝等勿慮。我當責其過。召達斥之曰。汝爲官長。與民人逞意氣。是何體面。此後不得再以威脅人。方許往門。否則吾盡棄汝。蟬禁不許往。達唯唯。母願來人曰。歸語主人。明日照常開設。百金亦免。送來人拜謝去。廠主感達母排解。致饋酒肉爲壽。達後到廠談笑如恒。尋陞至廣西提督。人以爲其母慈祥和惠所致云。

### ●木化石

黑龍江烏拉等處。水極涼。河中常有木化爲石。形質與石無少異。而木之紋理及蟲蠹之迹。仍宛然。未泯以之磨刀。比他石爲佳。同學張祿禎之叔。客黑省時。親見其異。爲余言之。又鹿角與人骨。亦能變石。造物之巧。種種化機。非意想所能及。真無奇不有哉。

### ●書奇僧事

黃冠袈裟之徒。自古多奇行異迹。册藉紀載。由來夥矣。清末有瘋木和尚者。亦足資談柄。和尚狂僧也。棲止無定所。平日茹葷亦茹素。嗜酒好吟。飄飄然往來於四明道上。每雲遊時。恒以一巨黑犬自隨。犬勇而黠。相依爲命。夜則與之同榻。或同臥於叢草間。平時飲食酒肉。必留其半。飼犬。醉後卽與犬對坐。如相問答者。嘗曰。狗子有佛性。我不慣與世人酬和也。興到每發吟。但不存稿。輒拾白堊。凌亂書於荒壁朽屋間。其詩似諺。往往不可解。然亦有明涉時事者。知其未能忘世也。曾有人於天童寺敗壁上。得堊書二絕。下署一瘋字。玩其意味。殆爲廣東戰事。辛亥二月二十九焚攻督署之役。及滿漢問題而發者。其詩纏綿。

婉篤。不類出家人語。其心迹真不可測。詩曰。飄搖詞筆張三影。薄伴風懷李十郎。落日黃花岡上望。傷心七十二鴛鴦。銀漢微雲隔渺茫。一聲河滿太郎當。陸郎憔悴徐娘老。畫角琴心付夕陽。辛亥以後。行跡飄忽。不多遇。殆入山深隱矣。

### ●官僚笑柄

(特別奴才)滿清末葉。欲行立憲。故多遣官員遊外國。考察政治。有某旗員。亦個中之一人。新自海外歸。一日。忽上變法摺。其奏議有云。奴才自愧無特別之學識。不能振興特別之國家。然自遊歷外洋以來。親見各國學堂造就。皆與中國特別。而各不相同。奴才甚願我皇上。採取各國特別之學術。以造成我國特別之真才云云。有見其奏稿者。互相傳述。一時莫不稱爲特別奴才云。

(尙書召對)某尙書屢經蹉跌。被遣歸。後以夤緣起用。入都召見。上問其年歲若何。及該省大吏賢否。某對曰。臣年屬犬。今約七十六歲。至於大吏賢否。實在不知。臣在籍。足不履城市。祇閉戶讀漢書耳。上忽問曰。韓信何人。對曰。看信是教臣長子的。西賓他名胡道。渾名墮六道。上大笑曰。記性還好。且回籍讀爾的漢書去罷。

(上奏禁烟)道光初年。海禁未開。官吏不諳外情。常有令人絕倒者。閩浙總督鄧廷楨。奏禁鴉片烟入口。摺中有鴉片本西國藥名和烟。煮之遂成鴉片烟。以竹管就而呼吸。能提精神。久之則憔悴成廢人等語。人聞之者。莫不以爲奇異。

(上奏拒夷)同時有御史金應麟。奏防澳門摺云。西人胫骨不能屈伸。倒于地。頗難躍起。目能夜視。性畏

日光請飭下沿海各督撫於海灘潑油誘之登岸滑倒不能躍起必可就擒如與接戰須在烈日之下則彼鎗砲必無所施云云當時視爲奇策竟以之頒發各省云嗚呼當道諸公昏瞶若此吾國外交失敗皆此輩致之耳。

(糞桶禦敵)咸豐間葉名琛督兩粵爲英軍所攻廣東省城失守名琛被俘是吾國之奇辱也相傳葉名琛之誤事因篤信乩語(葉之封翁好方外於署內闢一小蓬仙館崇奉呂純陽朝夕虔祝或云英軍之敢入城皆由漢奸內應葉翁之方外友亦其一也道人以乩惑翁翁以告葉葉承翁旨故不敢拒此事經有多書紀載不贅詳)又因過驢貽人以口實更不能籌妥善之策以和解之故一敗不振喪師辱國卒死異邦聞當時有貢策於葉者云夷人常以邪術獲勝不若行以邪治邪之法則彼必敵我不住葉叩其法某曰治妖者莫如以穢物大帥可傳令闔城居民盡將所有糞桶列諸戶外則不特彼等不敢來且穢氣薰天卽其槍砲亦不能發矣葉信之令城內外居民如法行之故至今粵垣猶有謠曰葉名琛擺糞桶陣一砲彈起滿天薰

(照例尙書)明季有施純者順天樂安人初爲給事中鴻臚少卿時憲宗因患口吃每朝見之際以舌本出是字甚難純乃密奏請常用照例二字上允之玉音琅然遂大喜立擢純爲侍郎以至禮部尙書太子少保離登第時僅十年也時人呼爲照例尙書且爲之語曰何用萬年書兩字作尙書

●怪蛙

邑有個人周柏一日修理屋內井溝將磚石掘起忽有巨蛙跳出周捕之與常蛙無異惟雙目炯炯作金

黃色。權之重六觔餘。以之示同夥。夥曰。噫。焉有巨如此蛙者乎。必怪物無疑矣。速放諸水中。勿留此不祥物。爲子崇也。周曰。吾正以此示奇於人。明天將携往鎮中出售。倘有善士。購而放生。則吾亦得利於彼。固無損。卽不能售。吾又可畜之爲戲。以斂錢。吾弗害彼。又烏能崇我哉。遂放蛙於釜。以石壓釜蓋。夜半。釜有聲。靜聽之。如海鯨。遂浪恐其躍出。不敢寐。坐守之。聲乃止。黎明。捉起囚於魚籠。携往鎮售。候半日。無過問者。乃返。行至半途。蛙嚙籠跳下。周追捕之。奔里餘。始得獲。負籠於背。雙手握之。歸。翌日復往。書紙於籠面。曰。外國田鷄。做戲看者。收錢兩文。兒童爭覩。獲錢頗厚。是夕仍放釜內。及早起視。則蛙已變爲一巨蟹。周大驚。對之祝曰。吾誤觸神。將恭送神返。願毋加禍也。蟹忽自釜中扒起。周持棒擊之。蟹不顧。張螯噬其足。周負痛。坐地呻吟。蟹已出門去。周痛定。走告夥。夥曰。吾固知其不祥。而爾偏欲畜之。是自取其禍耳。周創含毒甚。治數月方愈。噫。天地之大。何奇不有。蛙能變蟹。寧不可怪耶。

### ● 胡秉燿詩

嘉慶間。阮元爲江西巡撫時。豫東胡秉燿。奉明裔朱毛俚起義。勢力頗盛。阮得報。亟徵各營會攻。胡乃被擒。阮又調兵至崇義。擒鍾體剛。同黨二十餘。皆論死。臨刑時。胡謂劊子曰。吾以一刀舉起。則頭落地。今乃煩君數刀耶。行刑後數日。有一不署名之函。投阮所。啓視之。則胡在獄作之絕命詩也。詩云。能解春秋有幾人。漫將劉備作黃巾。讀書怕見東林傳。爲有儒生入貳巨。南渡詞臣說彥章。筆鋒能抑亦能揚。爲憐未解金人禍。草制徒徒殺李綱。幾多豪傑輔元胡。富貴人生不可無。論古宜看明代史。因何文廟貶姚樞。讀書萬卷桑維翰。五代雄才有幾人。惟向胡兒輕屈節。何如邯鄲鐵將軍。阮閱之。有慚色。

●零丁山人

明末。滿清入寇。粵人討賊勤王者不少。番禺有李正甫者。父死於賊。雪仇無力。憤而爲僧。結庵於零丁山。自號曰零丁山人。好讀文信國正氣歌。悲聲激越。聞者感泣。後棄僧歸。每薙髮。則痛哭。終日以紙包之。焚而後已。未幾病死。遺詩一束。所吟皆極哀痛。如（身當病後哀歌短。家自亡來骨肉輕。）（多病一身堪久客。故園兄弟尙重團。）（夜夜哀魂同夢父。年年孤影愧稱兄。）（當天落日愁無影。到地悲風有壯聲。）等句。皆悲酸慘絕。令人不忍卒讀者也。

嬾移記異

(綺緣)

●狐壓人

山陰某氏。有別墅甚鉅。花木扶疏。樓台掩映。殊清雅可喜。然爲狐所據。恆出擾人。數十年來。無敢居於是者。主人乃扃其門。亦不再至。某年夏。與友人劉生言。生固名下士。風流倜儻。狂放不羈。聞而笑曰。世真有妖物耶。卽有之。亦不足與人敵。胡爲畏之。僕固不武。願一覘其異。主人笑曰。設或遇之。又將奈何。生笑曰。當循雌。則納之。雄。則卽加誅戮之。說耳。遂移居其間。屏絕從者。僅挾琴劍。以隨。遇興至時。則拔劍作旋風舞。或鼓琴而歌。餘音常繞梁也。居數日。亦無他異。一夜。生獨坐小齋。焚百利之香。方低吟唐人絕句。忽有女郎珊珊入。微言曰。個書生。誠不俗哉。生諦視之。柳眉聚黛。杏頰流霞。絕世姿也。遽動遐想。而忘前事。亦報之以笑曰。卿何來者。女曰。良辰美景。正宜暢談。風月胡必絮絮問姓。氏效村學究之曉舌哉。遂立近案側。以指撥琴絃作聲。生喜問曰。卿亦諳此耶。試奏一曲。僕當洗耳以聽。女坐操鳳求凰一曲畢。笑曰。此短調也。殊勿能盡所長。君當加以哂笑矣。生曰。以僕拋磚。竟得引玉。卿所奏。高出倍蓰。誠不愧爲慧人。今而後。當拜倒裙下。而以師禮相待矣。女莞爾勿答。夜闌。生促女就寢。女亦勿拒。甫解屨登牀。女忽幻作異狀。撲生倒。而壓之。生氣息僅屬。竟致昏暈。及蘇。女已逝矣。几案間。猶有脂痕。手澤也。生至黎明。卽鍵戶以歸。不敢再往。主人逆而詢之。生悉以告。主人鼓掌曰。今後。猶敢效法阮瞻乎。可知吾輩。縱具鬚眉。實勿足與鬼怪爲敵。生忿甚。因曾習技於某教師。擬聘以來。爲之復讎。教師固百人敵。以多力聞。以爲狐怪幻爲女。

子當必荏弱。卽亦允之。遂襍被往。并挾利刃以隨。夜半。窗外有聲。醜然。亟秉燭起。亦無所見。久之寂然。以爲殆劉生譎言相欺耳。方欲入夢。忽胸腹間如有重物相壓。不啻千鈞。思起。則身如癱。瘳欲揮拳擊之。又疲。不能動力。加推移。腕痛欲折。始稔不足與敵。且口亦已噤。不能聲。越數時。疲困幾殆。側目窺之。則大可若犬。修毛茸茸。潔白若雪。而尾則修偉甚。蓋巨狐也。至漏罷。教師覺胸腹間稍舒。始悟物已去。猶聞戶外笑聲。囁囁也。遂亦辭去。嘗告人曰。負絕技數十年。鄉里少年。未有能爲敵者。不意敗於妖狐之手。能勿可恥。雖然。鬼蜮含沙。滔滔皆是。蒙其害者。又豈闕我一人。且未加殺害。猶較不肖人類爲仁慈也。

●空谷異人

山左生李方。故世家子。性倜儻。美丰姿。談吐雋雅。惟不脩邊幅。承祖遺產。日事浪費。積久。金漸罄。家人亦盡。僅餘老僕爲守閤。時諫之。方狂笑曰。儻來物聚必有散。吾豈守財虜。將以貽子若孫耶。遂益狂放。且作曲院遊。纏頭之費。一擲千金。金盡。則鬻產以繼之。年餘。益貧乏。不得已。覩顏覓素所識者。意欲貸資。藉延殘喘。衆見其貧。咸拒之。奔走數日。迄未有憐范叔之寒。而慨贈繡袍者。歸而嘆曰。世態炎涼。有如是哉。始信人情。更比秋雲薄之句。不爲謬矣。至今覺悟。猶未爲晚。遂盡鬻所餘什物。將作汗漫遊。謂僕曰。此去如野鶴閑雲。歸期未卜。子其勿待我。僕奉袂泣諫。勿聽。遂去。遨遊天下。時而燕趙。時而吳越。每遇山水奇峭幽麗處。輒裹糧以往。作數日勾留。興盡乃返。後遊武林。樂甚。曰。異日得結廬於西子湖濱於焉。終老者。余願遂矣。後遊某山。岡巒起伏。溪澗迴環。中多毒蟲惡獸。行旅戒爲畏途。咸屏足不敢入。方獨隻身前行。數日不稍餒。景愈幽奇。徑亦漸窄。纔可容一騎。漸聞猿嘯虎嘯。及怪鳥啁啾聲。隱約在耳畔。方仍努力前進。

不稍却。間遇虎豹作獠狀。相向似欲吞噬者。方笑顧之曰。吾奇男子。豈畏若輩者。速去。休汝濟。只宜在。山。陬僻壤。間威舊。牧豎樵子。使遇我者。黔驢技窮矣。諸獸聞言。愕然相視。似解人語。咸垂首去。又行若千里。豁然開朗。別有天地。修竹蒼松。涼影徧地。中有茅舍。三椽。疏籬環之一。老人鬚髮蒼白。神清氣爽。方向陽。默坐。似有所思。旋開雙目。視方微笑。方亟前請曰。丈人獨處荒山。遠避塵俗。殆卽所謂仙歟。老人笑曰。老夫一野人耳。何仙足云。特已屏萬念。辟飲食。少習吐納之術耳。子方壯年。何亦抱厭世念而來。躑躅窮山中。豈願膏虎狼。饑吻耶。方稽首曰。弟子雖愚。今已了悟。且無家室田園爲累。願從丈人遊。其許我乎。老人頷之曰。吾方外人。本不須弟子。特子能不爲利所惑。威所屈。敝屣紅塵。愴然來此。亦非無緣者。可姑留此。自今日始。舉凡人世喜怒哀樂諸態。咸宜忘之。明若心澄。若虛。置形骸於不顧。二十年後。或有濟乎。方曰。丈人居此幾時矣。老人莞爾曰。不可復憶。惟入山以來。蟾圓可五百度矣。方爲咋舌。自是遂謹守老人教。結廬於傍。趺坐其中。飢則采松實以食。渴則掬清泉以飲。日與木石鹿豕爲伴。久之。心似死灰。并飲食亦不思矣。虎狼等亦時來廬外。垂首貼耳。似頗馴服。見方目灼灼然。逡巡卽去。不相傷也。間赴老人處。則示以養性之法。咸能領悟。如是者不識幾何歲月。老人乃幻爲黃金美人種種。人世所羨之事。以試之。時方俗念冰消了。不爲動。老人喜曰。子誠有夙慧。學業成矣。特來此。已二十年。未嘗一返故鄉。當必有所戀戀。今可一歸。稍作勾留。我當待子也。方亦默念者番。歸去。滄海桑田。不知若何變幻。冷眼旁觀。計亦良得。遂辭老人行。行行重行行。覺山河依舊。風景全非。亦有令威化鶴歸來之感。披星戴月。過返故園。遙望行人。一無相識。因憶少小離家老大回之詩。良非泛語。迴憶前塵。曷勝浩嘆。正咨嗟間。忽有諦視其面者。曰。君



非吾友李某耶。方審視之。似舊友某。特已頭童齒豁。非復昔年之神采。飛揚矣。亟寒暄道別後事。友謂予曰。君豈已習得不老術耶。何容顏煥發。乃較勝少年時耶。自子別後。魂夢爲勞。年來故舊亦凋零殆盡。惟我幸存。特殘年風燭。岌岌可危。募木行將拱矣。方佯答曰。漫遊數十年。了無歸宿處。故特返棹歸故鄉耳。方互語間。忽有老嫗蹙蹙來。向人乞錢。腐臭不可嚮邇。友指謂生曰。此卽君走馬章台時所眷之靈仙校書後。因年華老大。故業難操。竟於街頭巷側。覓嗟來之食矣。雖屬咎猶自取。亦殊可憐。方亦爲嘆息。而中心益悟。遂執手道別。往訪舊居。已易主久。詢諸鄰右。則云。老僕自方去後。哀毀逾恆。數歲而歿。是宅乃爲其子所鬻。且已數易。主人方留數日。喟然嘆曰。吾能悟澈。甯非大幸。否則隨波逐流。能勿與蠢蠢衆生爲伍而同歸於盡哉。飄然竟去。不知所終。後有見方者。謂月光皎潔之夜。方正襟危坐於山巖之上。狂嘯一聲。山鳴谷應。宿鳥皆婆娑起舞。欲前與共語。忽不可得。蓋仙去矣。憶紅曰。深山大澤。實產龍蛇。彼老人者。殆黃石公之流亞歟。李生得師之寧非大幸。蒼狗白雲之同。亦已盡載是篇。卽屬寓言。亦具至理。彼熱中之客。讀之。能勿廢然自返乎。

●血輪

虎林清波門外。瀕西子湖。殊無居人。亂塚荒墳。纍纍皆是不啻一土饅首肆也。其地且爲行刑所。血跡斑然。終歲常溼。杭人每以清波門外去。醫人卽以此故。時當白日。尙有行人。若昏夜則莫敢問津矣。相傳淤血因歷時既久。未潰淋漓。且受日月之薰蒸。每成形。以禍人。鄉人之以夜歸者。輒爲所厄。此雖齊東野人之談。而行人終憚之。有孫姓者。爲邑諸生。性嗜麴蘖。膽力絕豪。嘗言世間萬物。無足畏者。且以生平不遇。

異物爲憾。謂荷相見者。當牛製之。昇以示衆。一日與友人數輩。闌飲於城外酒樓。飲過於量。醉身搖搖欲墮。猶力振其體。欲乘馬而歸。友或勸之乘輿。孫笑曰。吾非婦人。何須此者。且固有青驄在也。遂跨其上。與衆作別。一鞭起處。得得行矣。時已昏夜。且未携燭。心亦惴惴然。恐遇匪人。然以酒力。卽亦忘之。行稍遠。已抵清波門外。景象淒寂。白楊迎風。瑟瑟作聲。鷓鴣踞枝哀啼。乃如鬼泣。青燐搖曳。作光追隨。騎後者。幾千百數。孫酒稍解。漸有戒心。然已進退維谷。不得不策馬而前。又數武。忽聞轆轤聲起。自身後。異而返顧。則血輪千百。雜沓前馳。似欲得孫而甘心者。尤巨者。幾如車輪。餘則或如盆。或如盃。色皆奇赤。行時其疾如風。馳電掣。孫駭甚。幾隨馬力鞭之。馬亦驚甚。勿能前矣。已而輪已繞之成環。馬忽昂首。長嘶突圍而出。孫又加鞭馬行。遽疾迴顧。血輪之追者。已漸遠。驚始稍釋。至城下。已疲不能前。幸守城卒聞聲。啓之。令稍憩。黎明始歸。由是永勿敢更以膽力自誇矣。

憶紅曰。袁宏含冤。血碧三年。此輩處專制之世。而罹大辟者。必然未盡。平允宜乎精誠不散。出而爲崇矣。然係姓恃胆自負。亦取禍之道也。

### ●衆香園

一春風雨。花事闌珊。流水無情。送到綠楊渡口。嬌鶯惜別啼來。紅杏稍頭。僕本多情。那堪遣此。蓄難以爲情之怨。作無可奈何之歌。愧無金鈴十萬。徧護枝上瓊葩。且澆清酒三樽。聊代送君別淚。餘觴未終。其樂陶陶。時則明月華燈。卽我幽懷。清風瑟瑟。拂我羅袂。解屣登床。百感交集。忽有二垂髻女。持絳紗燈。冉冉入。侍立榻側。笑語曰。百花君感子垂盼。特來相召。往赴羣芳宴。其以衣冠往。余瞿然起視。覺二女皆長。

裙委地。鳳髻當頭。殊非人世。妝容顏則柳弱花嬌。并皆婉好。不禁亟長揖曰。仙子何來。乞示姓氏。絳衣者  
 莞爾曰。儂名嫣紅。伊則姹紫。皆百花君座下婢。特來送君。今可去。勿嗷嗷不已。致勞衆仙。久待。遂左右掖  
 余行。扶搖直上。馮虛凌空。不知其幾千萬里。漸覺瓊樓玉宇。高不勝寒。曾不逾時。微聞小語曰。至矣。啓眸  
 諦視。則青山隱約。綠水廻環。別有洞天。迥非人世。仙鳥時鳴。琪花自春。玄鶴啣芝。白猿獻菓。咸逸然有仙  
 趣。因駭顧二鬟曰。是何地耶。嫣紅笑曰。此地處三十三天之上。所謂忉利天。是其側。卽爲衆香國。其去中  
 州。曾不知幾何里。自開闢以來。曾未有男子一臨。君乃蒙百花君青盼。蓋猶破題兒第一遭也。時宴矣。恐  
 勞主人久待。盍速往。遂趨行。又數百武。驟見瓊樓傑閣。高聳雲霄。繡闥雕甍。備極精雅。朱門洞闢。湘簾四  
 垂。蘭麝香縷。縷出刺人鼻觀。小婢入報。余不禁嘆曰。誠不愧瑤宮蕊闕。能得置身片時。亦未始非奇福也。  
 遂徘徊廊下。勿敢遽進。忽姹紫出曰。奉百花君命。請君入見。余屏息入。卽有一女子降階出迎。丰姿綽約。  
 瓊佩鏗鏘。粉黛綠。從其後。幾數十輩。余自慚形穢。勿敢仰視。惟長揖于前。旋聞百花君曼聲曰。懺郎。別  
 來無恙耶。吐音乃如鳳鳴鸞喊。清婉無倫。余愕然曰。塵俗鄙夫。未嘗與仙子相識。乃蒙宣召。受寵若驚。尙  
 祈明示。以醒愚頑。百花君笑拍余項曰。癡郎猶未晤耶。吾儕僅赴瑤池一回宴耳。子墮塵寰。倏已十數載。  
 塵濁迷心。雖故人相見。亦不復識矣。廻顧侍者。令趣以百花釀來。侍者奉碧霞杯。至中貯瓊漿。色湛碧。百  
 花君親以餉余。曰。服此當悟。余亟受而飲之。覺如醍醐灌頂。徧體清涼。回溯前塵。歷歷不爽。乃仰視百花  
 君。則貌豔如花。身輕如柳。丰神俊逸。儀態萬方。固曩時嘯侶也。亟歎然道。故百花君曰。郎方游戲人間。仙  
 凡遙隔。乃荷時加愛護。吾儕姊妹咸感德甚。今宵特設菲酌。聊酬盛情。更徧指座客。謂若爲絳珠仙子。若

爲綠萼仙人。以及東山芳友。凌波仙侍等。凡數十輩。余一一寒暄。既時酒肴已畢。陳百花君。速衆入席。詔侍兒作落花之歌。和以簫管。嬌如出谷之鶯。清似鳴皋之鶴。聞之心曠益嘆。此曲祇應天上有也。一曲既終。餘音猶裊。裊繞梁。因各勸一觴。又作散花之舞。環佩鏘鏘。衣裙招展。亦畢。生所未見者。中心彌樂。傾盃狂飲。時已薄醉。頓忘形骸。與衆仙亦益稔。或則分曹射覆。或則擊鼓催花。雅謔頻來。不復拘泥。鄰余座者。爲桃華仙。一種天香。十分春色。風流冶蕩。尤冠諸仙。顧余小語曰。如此溫柔鄉。漢帝亦不能專美於前。不識亦思歸否。余微笑曰。此間樂不思蜀。特不知仙子等能常伴我否。梨仙自側笑曰。懺郎又失儀矣。覆轍猶在前案。未了恐譴謫無已也。百花君則顧衆仙笑曰。桃仙乃惡作劇。媚惑懺郎。然郎俗緣未了。終勿能與吾儕長聚。首俟數十年後返劫歸來。庶可偕赴蟠桃宴也。余聞言不禁愴然涕下曰。數十年之期遙遙莫接。奈何。百花君俛首曰。數十年之期不過一彈指間耳。今可歸休。余猶戀戀不舍。衆仙爭前慰藉。且速余行。仍命姹紫嬌紅。籠燭前導。循道以返。行未久。二婢忽拍余項曰。去休去休。勿勞更送。家門已在望矣。霍然起視。則猶高臥幃中。襟袖間猶沾淚痕。酒漬也。時已玉漏三下。萬籟俱寂。遙望庭際。殘花搖曳。作可憐色。迴憶夢境。爽然若失。嗟乎。往事思量。不堪回首。佛家言色相之空。良有以也。吾人處世。如輕塵弱草。轉瞬數十年而盡。又何獨而非一夢哉。（是篇爲友人懺紅所述）

怪力亂神。夫子不道。當此科學昌明時代。迷信之談。尤爲識者所譏。信如是。懶籒記異。可不作。本報亦可不刊。是篇然而不然。綺緣此作。無篇不存深意。借鬼神之說。寓勸懲之言。迷信其表。警世其實。是又烏可不刊。

# 藥 軒 談 詩

( 絳 珠 )

讀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古人之詩。往往有寄託之語。後人強爲索解。不失之穿鑿。卽失之附會。不失之臆測。卽失之支離。如宋時趙不敏之弟趙院判。貽盼奴之妹詩曰。昔時名妓震東吳。不愛黃金只愛書。借問錢塘蘇小小。風流還是大蘇無。此詩多借用南齊蘇小小事蹟。後之好事者。妄爲臆度。強以宋盼奴之妹呼爲蘇小小。後趙院判卒於杭。與盼奴之妹同葬西湖。後人目爲蘇小墳。世俗不經之說。往往如此。吾人論詩。安得有以文害辭。辭害志之弊。

## 聽竹軒詩話

(廉江江無相著)

江子無相博學能文。其著述如輯劉向老子說左大冲集註之類。皆卓卓可傳。今又以經史餘暇。成聽竹軒詩話一卷。深得詩中三昧。古人吾不敢知。若比近世之石洲詩話。雖詳博不及。而精闢則遠過之也。

編者誌

曹劉並稱。古無異論。自王漁洋出。始謂公幹詩無一可觀。於是曹劉始有軒輊。紀文達謂古人篇什。十不傳一。未可以今世所傳之殘篇定古人全集之優劣。此論固然。然不盡然也。公幹詩雖不甚多。而其中如汎汎東流水。三章氣骨高奇。千古絕唱。雖孟德子建又何加焉。他如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明鏡耀閨中。清風淒已寒。明月垂素光。玄雲爲髣髴。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等。莫不沈鬱挺健。何可議也。但公幹詩雖以氣勝。而詞句之間。不甚修飾。而漁洋詩則以修飾爲主門戶。不同。是以非之。未可據爲定論也。子建詩後人推爲集大成。而所以集大成之處。則多未能言。愚謂建安詩人。孟德沈雄悲壯。氣骨至高。子桓纏綿俊逸。情韻殊妙。子建出遂合爲一家。而以溫柔敦厚之旨。出之又加之。以音節佐之。以麗藻合風雅頌之體。兼賦比興之妙。目爲大成。非虛語也。

建安詩曹氏父子尙矣。他如文舉之高妙。公幹之道逸。仲宣之流宕。偉長之深至。陳琳之挺白。阮公之遙深。甄后之朴茂。皆極九等人表之最。

嗣宗哀怨自饒風神淵明古淡別具深秀故能直而不野淡而彌腴

陶詩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等作爲王右丞所自出

劉越石之悲壯鍾記室日以清剛鮑明遠之奇麗杜拾遺稱其俊逸所謂解人別有會心

齊梁之際文通以道麗勝宣城以秀逸勝足爲兩雄彼仲言休文者祇堪爭勝於吳柳陰范諸家之間耳未許與江謝抗行也

謝康樂似深秀而實沈鬱陶淵明似質朴而實工鍊匪特此也謝宣城可謂風華名俊矣而細閱之亦自具沈鬱頓挫之致非獨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等作已也

文通之擬休上人怨別卽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一首也可謂形神俱似優劣難分淵明四言清微淡遠似別成一格而不知實出於三百篇如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等作是其所祖也

太冲諸詩咏史蒼莽出自公幹孟德全以氣勝招隱俊逸雅近子桓全以韻勝嬌女古豔本之子建美女等作則又以詞意勝所有兼人之詣信不虛也

明遠行路難實有得於景純遊仙

東漢末詩平子明豔本夫枚承伯嗜纏綿出自李陵文舉悲壯源於蘇武魏代文雅曹氏父子首唱孟德雅近文舉子桓頗法伯嗜氣骨則孟德特高韻味則子桓入妙迨子建出遂合父兄爲一家然哀豔秀麗實得之平子爲多仲宣公幹孟德派也偉長德璉子桓派也嗣宗哀怨中散明麗抑亦子建派也晉世士

衡出於子建。景陽出於子桓。太冲出於孟德。過江以後。以越石。景純。泉明爲三大宗。越石壯健。本夫孟德。景純秀麗。實宗陳思。泉明自然得之子桓。宋齊之際。康樂則近陳思。明遠則近孟德。宣城則近子桓。雖千變萬化。漸異初祖。而尋源溯委。抑亦可見焉。

子建雜詩六首。宏麗悲壯。千古絕調。然自是魏響。比之古詩十九首。終覺不同。

十九首及西漢五言。其雄麗宏壯。處全渾融。在內不使自露。乍讀之。但覺其高妙和婉耳。若子建雜詩等。作其壯氣。雄調已發。越於外矣。

三河少年。風流自賞。以此二語評子桓。尤當。

建安作者。陳思而外。德璉最工。起調如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浩浩長江水。九折東北流。等皆工於發端者。

建安公謙詩。子桓子建。公幹德璉諸人。各不相同。然氣骨至高者。以公幹之作爲最。

公幹詩最爲沈鬱。難學。謝康樂江文通諸人。極力擬之。而不能及其最似者。惟鮑明遠。胡風。吹朔雪一章耳。此蓋學公幹贈從弟三篇。而頗能得其氣骨。鮑擬公幹詩。共數章。此最沈鬱。

鍾記室詩品。惟孟德子桓偉長。越石景純淵明諸人不列於上品。爲最可擬。若其品評諸家。特爲精確。後人終不能及也。

詩品以太冲與潘陸並論。至爲確當。太冲五言。秀藻不及士衡。而氣骨則出安仁之上。故曰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



昔人之論公幹詩曰有逸致曰頗經奇。愚謂公幹詩之有逸致者於余嬰沈痼疾誰謂相去遠二首見之。其頗經奇者於汎汎東流水三章見之。

建安之世。劉徐唱和。鍾記室揚劉抑徐。王阮亭祖徐攻劉。余謂公幹沈鬱經奇。頗宗孟德。偉長便娟婉約。雅近子桓。一以氣骨勝。一以韻味勝。異體而各造其妙。不必分左右祖也。

學詩而不自六朝入手。終覺直而少力。淡而無味。

江文通之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可謂神似漢魏。

漢魏之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幃。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明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明月照高樓。樓光正徘徊。爲六朝謝康樂之明月照積雪。池堂生春草。何水部之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湯惠休之明月照高樓。含君千里光。等作所自出。

康樂似神秀。明遠似雄麗。然沈鬱頓挫之妙。明遠實遠遜康樂。

康樂詩秀而能雄。顏延之既不如其秀。又不能如其雄。故遠遜康樂。匪特自然不及也。

江文通之道麗。實得自康樂。故在梁陳之際。風骨至高。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止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衆鳥皆有託。吾亦爰吾廬。昔日變氣候。山川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同入化。工未易分其優劣。

張茂先情詩。緣情靡曼。韻味殊妙。其源出自秦嘉之贈婦。

陶詩以日暮天無雲。清風扇微和爲最。謝詩以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爲最。此等自非唐賢所能到。

齊梁人詩。寄至情於閨闈。寓逸氣於綺麗。源本風騷。託體至高。及其後也。雕琢過甚。全以詞勝。初唐諸公。出而振之。加以氣骨。變而清健矣。

六朝初唐諸作。皆以綺麗勝。而各有不同。六朝人自有古色古韻。初唐則純乎唐音矣。

詩文排偶。至齊梁而盛。然齊梁詩文。皆無古今之分。故雖排偶。而殊有古意。及至唐人分之。惟恐不晰。排偶中始無復古意。而散文古詩。亦從此薄弱矣。

鮑明遠樂府。自景純五古來。太白五律。自沈宋七律來。善學古人。如是如是。

雄秀二字。古今所難。惟右軍之書。相如之。文子山之駢文。能兼之。就詩而論。前惟子建。康樂。後惟太白。右丞耳。

詩緣情而綺靡。自是精言。六朝之弊。不在綺靡。而在堆砌。粧點。宋人惟不知此義。故失於直致粗獷。

唐人詩專學陶者。惟儲太祝一人。其他多參以六朝諸家。太祝詩以氣骨勝。學陶而得其善。液若韋柳。雖出陶。而實兼宗三謝。後人專以學陶目之。非定論也。

柳子厚五言。深情幽怨。意皆微茫。真所謂測之無端。玩之不盡者。雖學陶謝。而實得阮公之意。韋蘇州。究不能及。東坡之論。自是定評。阮亭不得其旨。而欲顛倒之。豈通論哉。

後人學王右丞者。止法其清遠。學韋蘇州者。但效其古淡。此所謂少陵自有連城壁。爭奈微之識硤碣者。也。豈知右丞之佳者。全在精深。高華。蘇州之勝處。兼以綺麗。明秀。不此之求。而惟於清遠古淡。求其形似。豈有富哉。

世人多推少陵爲集大成。愚則謂太白集千古之大成。少陵開百代之先路。試將太白集觀之。其樂府古體。於離騷及兩漢以來諸家。無所不學。無所不有。細閱自知非耳食者所能明也。但五七言近體。古法未備。至少陵始盡開之。含天地之元氣。包古今之政變。而後來法門亦遂無所不備。故世以大成目之。然所謂集古今之大成者。必兼古人之所有而後可。若自我作故。以廣古人之所未備。則與其謂集古人之大成。無寧謂開後世之先路耳。

太白五言古詩。如古風咏懷諸作。出自曲江正字。其短篇則學公幹。其長篇有學太冲。飲酒諸作。則學陶。山水諸作。則學三謝。而全篇作宣城體者尤多。游泰山諸作。全學景純。邊塞諸作。多學明遠。子山。閨情豔體。則學陰何及蕭梁父子。間有作初唐體者。此可見其集大成之一班。（太白樂府自屈宋以至初唐無所不學。趙秋谷已言之）

唐人七古。崔司勳之深秀。可以肩美。右丞王龍標之清雄。差堪頡頏。東川皆唐人之傑出者。太白宏肆而秀麗。少陵雄健而深遠。所以獨絕千古。昌黎宗法少陵。止學其雄健。而不得其深遠。故迹有似於粗。東坡原出太白。但有其宏肆。而不能如其秀麗。故體或亂於剽。此其所以不及李杜也。

豐麗

藻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新 遊  
書 戲

辭 文 諧

纂 類

業 已 出 版 七 角 價

總 目

- |     |     |     |     |     |     |     |     |     |
|-----|-----|-----|-----|-----|-----|-----|-----|-----|
| 附刊  | 卷八  | 卷七  | 卷六  | 卷五  | 卷四  | 卷三  | 卷二  | 卷一  |
| 遊戲文 | 紅樓夢 | 雜記類 | 雜著類 | 辭賦類 | 論著類 | 碑銘類 | 傳記類 | 書啓類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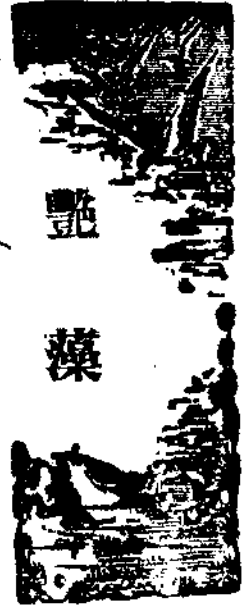
明 說 略 簡

萬冊分名價之此兼風作清戲紅餘書之舞者皆朱水指吳如俱是豐其類文之纂古  
 言計訂貴值香語而華森才文樓籍凡能極筆一詩倪嚴東李屬書宮內纂而大集文  
 十兩全尤豔文有辭遺子爲藝附三事談歌時際軼陳園定名作可容名可成古辭  
 四厚書爲品中之藻著去前遊刊百全諧墨作等池秋許夷家者知之則以諧文類

定價 出 笑 諧 世 界 版 四角

此書內容更出廣笑林之  
 上廣笑林出版以來大受  
 社會歡迎則此書之風行  
 可操左券書分兩編係聘  
**名家專著上**  
**編滑稽談** 談諧  
 優備雅俗共賞 **下編**  
**酣歌集** 所載有京  
 調揚琴調及各種小調  
 備廣笑林所不備尤合閱  
 者心理洵解頤遺愁之妙  
 書也定價四角外埠加寄  
 費二分半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代浙友寄某校書約西湖避暑書

(詩隱)

地接錢塘營西子湖邊之宅潮來歇浦泊春申江上之舟偶作鴻飛留將泥印也如蝶化暢我天遊本來  
 世態炎涼早經歷盡何況歡場風月久已深嘗每傷青眼之難逢轉恨白頭之易老觀滄桑而變態欲問  
 蒼天歎歌舞以成塵空埋黃土爭說佳人才子迄今幾見風流飽看秋月春花究竟終歸天演因此綺懷  
 頓減舊夢全消借琴劍以閒遊怡情詩酒遇林泉而小憩悵賦鶯花况蘇秦之落魄誰憐而宋玉之懺懷  
 已久踏來芳徑幾曾敲月下之門近到桃源亦莫問溪邊之路自分生來傲骨難覓知音不期天假良緣  
 竟成幸事以多年之舊契作異地之傾談東道留賓當酒綠燈紅之會西窗敘舊正風清月白之天比將  
 金谷筵開倒金樽而屢勸况復玉樓夜永忘玉漏以頻催某也小作勾留久疎酬應異鄉偶到歡會偏逢  
 既逃席以未能復薦賢而相勸主人有意款以美人羈客無聊忝為上客猶憶坐花之酒頻傾解佩之情  
 省識春風前因有在盼勞秋水擊愛相將即席成吟詩就則恍分珠玉當筵比量興豪則交錯觥籌歌金  
 縷而響遏行雲奏銀箏而韻流春水比高唐之窈窕天許傾城效曼倩之詼諧風生滿座而且談來時局  
 說不盡銅駝荆棘之悲并教唱出後庭尤足動胡馬伊涼之感一宵歡聚萬縷情深倍邀青眼之垂豔說

虬髯之遇。自此緣。聯翰墨。仿平原。作十日之遊。頓令夢入繁華。效杜牧賦揚州之句。萍蹤久滯。花事重提。益深把臂之交。因作留髡之舉。錦衾夜爛。信宿連宵。珠箔春深。流連終日。每憑闌而索笑。竟買權以忘歸。情至於斯。別將何忍。然而驪歌未唱。鯉訊頻催。一紙家書。比萬金而珍重。孤篷短棹。促幾度以旋歸。門外天涯。悵懷明日。渡頭潮信。飽趁東風。憶握別於長亭。愁添柳色。寄離思於遠道。情溢花箋。空教憔悴。婢娟未免。傷心薄倖。况值暎違。粧閣莫追。轉瞬光陰。蓋因事不心。從緣由勢。阻方卜。依桑之宅。兼營負郭之田。何期茶竈藥爐。竟染相如之病。頓使花晨月夕。久沉殷羨之書。深負鍾情。斷難曲宥。先承垂問。尤覺懷慚。前此訪豔紅樓。尋春紫陌。羨鶯鶯之奇遇。欣燕燕之新盟。未傾買笑之金。先縮同心之結。巫山許到。解消渴於三生。潭水何深。比舊情於千尺。繾綣極溫柔之致。纏綿來固結之忱。有願堪償。是鄉終老。非不癡心。專注謀營。金屋以藏嬌。無如豔福難消。枉說珠量之待聘。迨至車回栗里。家務薪勞。甫欣魚鹿。以塵清擬託鱗。鴻而遠寄。不謂茂陵風雨。擾夢魂而瘦比黃。花因之南浦。烟波悵離緒。而拈殘紅豆。不信吳山。越水相距。非千里而遙。從茲碧水青天。有願竟寸心。莫寄綿綿此恨。鬱鬱難伸。今雖幸占勿藥之爻。強作尋花之步。然而遊雲出岫。莫問佳期。兼之夜雨敲窗。誰聯情話。此地有六橋之勝。名山稱三竺之奇。羨說餘杭。湖傳明聖。留題古蹟。地集名流。當茲酷熱。難堪招涼。無計蓮塘深處。天然之世界。清涼竹徑。開時雨後之風光。旖旎而且嵐光。波影捲幔。當窗鳥語。花香倚欄。入畫聽到采菱之曲。幾如天籟。行空牽來垂釣之絲。正是雲林掩映。灣堪消暑。地若經秋。侵曉看花。清露則滿擎荷。蓋深宵坐月。輕風則細拂蕉衫。閒消一局之棋。小作連杯之飲。聯吟卽景。好續江深草閣之詩。靜對披圖。酷宵路曲。柳陰之畫。豈必學嫦娥之奔月。

高處生寒不妨效洛女之凌波臨流寫照卅里之湖光似鏡四圍之山色如屏滌將萬斛塵埃好除煩惱消得十分苦熱疑是神仙况以南國之名姝對此西冷之勝景蒨鱸自賞人地相宜披花尋握手之歡玩月遂比肩之約開簾待燕語應雙棲畫筆添螺瘦描一抹不特雪張緒風前之恨并以舒江淹別後之思卿也雅愛林池頻居濕漚門臨車馬久苦喧闐樓起笙歌厭聞雜沓值此薰風不至暑氣方蒸彼趨炎逞掉舌之長偏誇訪麗而執熱說相思之渴妄冀分香揮汗淋漓輒思類附迴腸轉專事鳩居料想生張熟魏之流無非暮楚朝秦之輩每詡藍田種玉曾慨揮囊橐之資詎知滄海求珠終難入網羅之選是蓋性情鹵莽絕少溫存兼之習慣虛浮僅諳鼓吹大都以浪蝶狂蜂之舉致演成摧花折柳之行每多情負盟鴛竟至味同嚼蠟卿以嬌憨弱質艱困頻年深受牢籠久思解脫曾記牽裾細語願借鶼鶒以盟心祇因遠權催歸難共鴛鴦而比翼蔡姬未贖王粲徒悲詎謂海誓山盟已成魚沉雁杳書遺在遠悵見乎詞豈知辜負香衾每結思量於兩地遠違繡幕直嗟寂寞於今宵見景物以低徊撫韶華而興慨觀臨溪之楊柳彷彿丰姿對映水之芙蓉依稀顏色聽到鶯啼燕語錯疑卿之一曲清歌也看來螺黛烟鬟宛似卿之重奩照影也情思縷縷畫喚真真倘非因二豎之侵當早作一緘之達心如堅石久自信而彌真聘備兼金已相謀而至當惟以事關脫籍尤宜商及詳情深期慰我籌思俾得與卿接洽蓋欲踐並宿雙飛之約須先泯罡風怪雨之嫌計非策夫兩全變恐起於一日漁郎結網空羨臨淵鵝母負隅居奇制勝璧難期於符合金已等於灰飛卿縱有情我仍無望矧情場熱鬧本非棲鳳之鄉而舞席郎當誰是求鳳之友不若趁茲佳約藉以熟籌我縱劉郎豈必重來洞口卿非關盼何須久住樓中且瀝濱雖繁盛之區而屋



宇有毗連之害。一般空氣。諸欠流通。四壁煤烟。久成薰炙。斗室乃方名曰雅。飲食寢臥盡於斯。終朝竟習。以爲常。湫隘。塵無過是。燈光四逼。偏呼盧。喝雉。以鳴。豪炭氣重蒸。但雪藕調冰而解渴。孰若望湖樓畔。流水橋邊。月點波心。映出明珠一顆。松排山面。幾疑積翠。千重輕搖。一葉之舟。倚吹風笛。靜譜雙聲之曲。調叶霓裳。當暑氣之全消。更清風之徐至。新粧恰罷。試葵箑以嫌涼。午夢初回。浴蘭湯而微潤。一聲蟬噪。槐市陰清。十里鷗閒。藕鄉波靜。從雙方之款洽。作竟日之遨遊。形影同親。笑言共處。漫說小紅安在。祇空牽別緒。於依依。預知樊素多情。當細訴離懷。於款款。已早作守株之待。頻望雙眼。以將穿。務先傳飛雁之音。俾慰寸衷。而自解爲謀良約。速理行裝。記曾踏花徑之歌。悵懷昔日。幸同泛桃源之棹。切盼今朝。

美人吟

(東園)

睡起沈吟。半捲帷。昨宵香夢。只花知。青梅戲弄。胡床下。別久。檀郎最繫思。酒邊。累我喚真真。真真。輾轉圖成。點綴新情。種種情根。渾莫辨。韓家小鳳。掌中珍。翠明香暗。戲顰眉。繡闥深深。冷坐時。袖裏拈殘紅。豆子江南。何處寄相思。尋春踏破。犢皮鞋。張蓋行行。過柳街。黃耳不傳。遠人信。乞憐搖尾。繫余懷。一陣西風。冷畫屏。半閑堂。有艸蟲。經花枝。多少簪多少。留與雙鬟。鬪尹邢。花開姊妹。鬪婢娟。雪骨冰肌。碧玉年。嬌小不知愁。圈套情來。興往舞回旋。恰好偷閑。臥看書。絳仙才調。女相如。借句袖珍。日記枕中。秘惜取。分陰刺繡餘。

捲帷美人  
抱兒美人  
冷坐美人  
牽犬美人  
鬪婢美人  
打圈美人  
觀書美人  
掩泣美人

吞香吐豔詞

汪詩圃著  
吳東園評

●錦園春 紫荊花用張子湖韵

吳宮紫玉將芳魂化作紫英交簇碎翦鮫綃徧班來溪谷  
庭前露沐想田氏家風猶淑折當釵兒和花  
戴上漫嗟貧獨(評)起筆絕佳

●落梅風 牽牛花

碧筠青蔓裊涼秋數枝開向梢頭翠含珠露曉仍稠態嬌柔  
分明七夕星河渡遺來鈿朵齊抽隔籬微  
月淡黃幽照花羞(評)後半雅切

●陽臺怨 菊秋羅用山村韵

空庭微映日紅紫粉然堆密無數綾羅碎剪來粉蝶偎花立  
疑是蔚藍天色借秋雲裁出五色囊盛仙  
露急一簪香影溼(評)細膩芊眠

●喜長新 蕙花

幾人喚作鹿蔥來老圃環栽花如百合向陽開微黃色映金疊  
聽到宜男吉語胸際帶還按北堂前度  
樹曾猜與蘭同采南陔(評)雅與題稱

●碧玉簫 垂絲海棠

蒂削纖纖絲垂帖帖何須老梗橫如鐵開到春三一笑嫣然絕  
暈透香肌脂融粉頰燭燒高照紅妝列  
裏向闌前欲買低飛蝶(評)起結均佳

●惜春郎 金絲胡蝶花

飛飛不到青蕪國。向盆盎。裁得莊生夢。醒。膝王畫。就可也。相識。栩栩前身。呼欲出。况金縷交織。便有時。插向瑤釵。似戀髮香。爭集。(評)活色生香

●孤館深沈 夜合花用權無染詞

繁英嫩蕊。半含紫。微送夕來香。便合就歡情。喜見。峰星。怕見朝陽。擬待贈一枝。獨忿。奈酒薄。愁長。最惱。是日西時候。花開。望斷儂腸。(評)後半尚佳

●清平調 荷包牡丹

暮春時節。傍砌吐穠苞。微盪澹紅。綃分明。綉出。荷囊小。箇箇綴花稍。魚兒名字。再休嘲。根苗藥烟苗。(或云根即當歸) 縱然衣竊天香。染難繫。繡裙腰。(評)熨貼

●雙燕兒 石竹花

一拳石倚芳叢。枝葉誤竹蔥。龍秋花吐處。苞含似筆。瓣鬢如絨。配來鳳尾。陪前草。越顯他。澹紫輕紅。參差幾朵。潮妃名借。開也玲瓏。(評)不蔓不支

●鬪雞回 丁香花用杜龍沙詞

湘簾捲起。滿架香飄。酒葉護鶯塵。吹馬一串。疎花。奉嬖簪鬢下。休教藥譜。搜尋從。廣船。攜來也。蕊細。攢枝低。亞粉。滴鬢。素珠。釵綴。夜。(評)用典入化

●珍珠令 玉蘭

唐昌玉蕊經冬渺芳菲少。幸望到望春放早。一樹雪交光似杜蘭香到。縞袂翩翩姿窈窕。知數過幾番風好。風好莫誤後庭花。陳宮開曉。(野) 旖旎纏綿

●夢仙郎 夾竹桃用子野韻

天天桃小。猗猗竹窈。都不愧芳叢。二妙露井試華妝。應有鳳棲香。萬个春差。庭院花垂綺。幔休誤被武陵人見。劉阮證仙緣。淚莫洒湘天。(評) 切合

●結帶巾 水芹

清明眉。芹薄採青青。滿水田肥逾。春薤不待獻。到畦丁。有村姑喚賣。葉翠莖白。愛登盤佐晚餐。珍誰與賽。記取碧澗羹香。杜家風味在。(評) 不黏不脫

# 墨 漫 廬 隱 墨

( 夷 定 )

美國某學者近發明一種新奇之事。綜協約各國諸元首之誕生年代。卽位年代。在位年數。及年齡合計之。均爲三千八百三十四。其巧合實令人不可思議。

皇帝	誕生年代	卽位或就職年代	在位年數	年齡	合計
日本皇帝	一八七九	一九一二	五	三八	三八三四
英國皇帝	一八六五	一九一〇	七	五二	三八三四
俄國前帝	一八六八	一八九四	二六	四九	三八三四
法國大總統	一八六〇	一九一三	四	五七	三八三四
美國大總統	一八五六	一九一二	五	六一	三八三四
比國皇帝	一八七五	一九〇九	八	四二	三八三四
伊國皇帝	一八六九	一九〇〇	一七	四八	三八三四
塞國皇帝	一八四四	一九〇三	一四	七三	三八三四
黑山國皇帝	一八四一	一九一〇	七	七六	三八三四

丸  
庄云



府

# 民 國 趣 史

第 二 集 業 已 出 版

共和以來上自政府下至市廛種種  
笑柄不一而足本局前出民國趣史  
初集頗受社會歡迎茲定夷先生復  
續編二集材料更  
豐事實更趣八類卷一  
慶頌聲三榮哀錄三  
縉紳傳四神怪談五  
續情史六新黑幕七  
博物院八雜貨店九  
則以十續情史新黑  
幕為尤趣定價四  
角七折民國趣史初  
集出版已將一年定  
更先修四不滿意  
編者自願仍分六類一壽星  
瑣語四遺老傳三官場  
裙釵韻語六社會  
怪談每類都數十則材  
料精美事實詳確  
價 四 角 定

軍 國 民 必 讀

## 技 擊 述 聞

版



技擊為吾國武術之  
國粹近年以來愛國  
之士見國勢之不振  
極力提倡尙武技擊  
之學衰而復盛此書  
為寶山朱鴻壽先  
生著先生精於學術  
商務中華兩家  
皆有先生所著之技  
擊專書極為風行此  
書則探本溯源  
言之津津有左右逢  
源之妙每册定價  
三角



文 選

●重脩鷺子樓碑記

(傅 珍)

嗟夫。鳳去臺空。難忘幽徑。鳧蜚亭在。未沒寒蕪。况迺讀鴛鴦之碑。過鸛鳴之院。悲鈴蘅館。目斷荊岡。閱玳瑁以曾棲。泥封無恙。吞羨藜而不食。膩脰頰伸。能毋頰印文簫。補秦樓之韵事。低徊畫棟。剔馮燕之釵塵也。乎旃蒙單閼。江淮晏屋。僕緣戎隰。輒升徐閩。西南之隅。有廡欵堞。(南畿志樓在州廡中。明一統志在城西北隅。今在西南。更非明之舊矣)而萃葶蕀。蔓間雜黍離。堞傾埃。亶增葵邑。仗策四矚。拂苔藓。欵望嶺冥冥。遠擊靡浹。鮮碧棍棍。翔鳥獨裘。壽祺之憶。昔花滿春暄。都刺之登。臨月涼夜。靜吝之都。士僉曰。此唐燕子樓之曩躅。張僕射之第陟也。夫其埒跗。逢姊。馳譽鈔。娘。衰璘。共珍垂髻。弋慕。則有武寧藩帥秩號尙書。(舊志多以關盼盼為張建封妾。殊謬。按建封官為司空。而非尙書。於貞元十六年夏。歿其子愔為留後官。至尙書。而白樂天以十九年癸未。登拔萃科。二十年甲申。授校書省校書郎。時高郢鄭珣瑜同



平章事元和元年丙戌罷校書郎其爲郎時游徐泗間於張尙書宴座始見盼盼則建封歿久已證以白公之性習相遠近賦注箴言序哀二良文序汎渭賦序送侯權序燕子樓詩序及唐之登科記養竹記又康熙汪西亭所編白公之新年譜與常熟毛氏所藏陳伯玉氏宋本之舊年譜等類皆言貞元二十年授校書郎而舊唐書白傳舊刻誤以爲十四年就試禮部然十四年高郢固未領禮部貢舉事也又史文連敘吏部判入等授秘書郎諸語亦未明載授郎之年於是沿襲訛舛誤張愔事爲建封矣（卿餘澤於曲江鞭承節義（建封入朝賜宴曲江還鎮帝以所持鞭送之曰卿卽義歲寒不渝）求好嬾於津口浪接斷昏託芙蓉以爲蹇脩指芭芷而思牽擷裾袖列屋本丈夫得志之所爲伎肉圍盤固司空逸邁之奇興淮上惜惜蛾眉之英吳中圓圓虎伯之耦媼媼徽猗殊乎衆媵媵媵媵顯爲房寵蘊執魔儼則提謨億態繕藻羽毛則洪度十幅魏公之善詠多取決於愛卿薛嵩之知兵亦掌箋於紅線當此之時可謂意互荃蓀馨侔彤煒引迦陵而并命種瓊樹以同根海棠節度之樓璣積耀陂蘆宣撫之燕鼓角長依者矣泊校書馬首之經涂與名侯鯖廚之豪宴匪隔簾而奏樂直張幃以娛賓出眞眞侑酒奚假兜籠對轉轉題詞紛濡茵錦牡丹風翊綺筵之覓句如新楊柳雲深畫壁之餞離難再縛景儵逝立禽愴抑柏梁憔悴嬾雌憶雄之辰湖社呢喃故園識主之語維摩丈室祇解枯禪阿閣三重徒臨大道倚徧闌千十二蹋殘廊屢千回澄絳河而作冰痛黃墟而放气乍騰曼睞橫波反怯乎嚶缸永卸媵儀頰髻罔安乎葳銓羞官孃窈窕落絮黏泥非槽郎笑慵繡絨唾瓦桃花掩障逾息媿無言者三年筇幹插霄似宋姬嫠居者卅載故貞姜不越禮而漸台眇可下之時柔奴自清涼而炎灑有不變之候何以翻污毫雪莫識神天（盼盼臨

卒自吟云兒童不識神天物漫把青泥污雪毫意以樂天不識已故有感舊三首一司勳吟罷之辭太傅  
同題之指北邙松柏借諷靡蕪東洛衣冠槍牛劍履於是哽胡麻之飯萎側荔之枝樺燭歛魄脂盤黠履  
贅除嫩微皮金颺起白楊之柱又裹鮫鮪紅粉之灰竟揉蠟淚是則句驪狂禱處瑤英以長眠河間蓋棺  
證鏤鑽而始信以眎蘭陵先歿差勝從容渤海長號蔑茲澹定矣若其不卽從死之誼恐詒相公好色之  
譏此何異割同輩於愉悰洞明大體勸脫簪而警日懷懾浮荒文伯之母嘆姜嬪之哀喪尹姑之賢紹閨  
禧之微惠非徒一暝尤足千秋允宜刻武梁之詞式型列女追文峯之宇遐戀謳音乃或謂青衣嘯製蔣  
殷之劫火鷄留赤舌燒門時溥之族宗同妻凶占危慕壘暗巢林蟲沙化而堪憐牛阪薤而遺攷譬之黃  
陵霧鬢全失螭磯舊踪斑管煙迷誰認熊湘大麓不知石紐村三爭持禹里玉鈎斜兩豈僅隨堤實以名  
看地因人重秦關復絕留城存留壩之封定陶淪夷戚縣沿戚家之說遠則十姨之廟莫問拾遺近則九  
女之堆翻云孤冢樂章私藁邏卒何知倦夢天涯坡翁漸覺是以鴈泊不嫌僑置龍沱儘可重鑄焉必泥  
萃墨於洪崖疑廢紅於沛國乎彼夫臨川棲霞非不華也擊搏彈箏非不樂也然而平原高岑仲宣賦其  
蕭瑟寒洲算領昌齡嘘其旅愁留爪雕楹館娃安在營巢大廈疣贅類催姑置他邦就論襄國河東殘照  
蒼茫弔彭祖之詩湖西橫塘蕭蕭訪石公之洞雍門村外淒流咽琴佛寺燈邊亂星吹火凡夫放鶴飲泉  
之致遊離戲馬之雄鄉之瘖井芝棋椒窗珠箔苑葩擊鄂窳篠繼屬者今已蛛網懸榛狐穴蟻垤陰房壞  
道陵緬紆鬱久已而斯樓也斜陽一角賸有鳥衣掠雨雙鬢常親雉齒豔骨雖成鸚土燐飛自暎蘭篝僕  
本荒僧藤膺券牒筆旗龍節之感流蘇寶瑟之篇柳憚偏州未是擁旄才子韓憑醉輻更思化蝶僊人當

時油壁青廳執達小小此處金尊白髮待寫娉娉換罷紅羊圖成紫玉蓋猶峯瞻公主塔翻朱履之纖痕  
 墓復貴妃市想香羅之一襪縱盤蘇姑之祀尚超李婆之邱也爰因陳迹誅茅培陣觀匠就攻罔俾陲陲  
 迴旋五步穆瀾三弓狂載接羅客來不俗呵彌廣濼余情信芳砌鮮剝而鈿量明檻蟾娟而匿滌見鬱金  
 盧嬪依然文杏之樓翠桁樊君永佇秋池之燕綠珠何怨彩鸞在空間弭棹江皋前游太草聽鳴蛙廢沼  
 舊句都非拾墜驪而告靈呼妃豨而續響故蠶絲抽盡未盡者絲絲之恨懷蛤甲銷磨不磨者婷婷之倩  
 影也樓經始於乙卯之春涉夏而落成噫噫杜鵑嘯血千年帝子之宮鳩鵲招魂萬古蓬鬢之曲是為記

重修范亞父墓碑記

(傅 珍)

徐於古為大彭負山帶河呂梁貫中形勢嶮介自曩為四戰地楚漢之蹟尤多余嘗率萬眾馳驅於其間  
 破賊於其諸山下往往戰罷攬轡升高而眺俛仰賢豪之遺躅穆然裴徊而不能忘城南里許有土一坏  
 相傳為范亞父冢榛莽叢蕪圯剝日甚蓋自明岳東升表墓以來無復有葺之者矣東南倣擾卒卒趁暇  
 會金陵平駐師於徐越二年乃得以其隙鳩工治阡翼亭於其上按皇覽亞父冢在廬江縣郭居巢廷中  
 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有造祠於郭郭東與水經注所  
 謂彭城南項羽掠馬台之西南山麓亞父冢者其說不合然史載其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當時楚漢戰  
 於滎陽京索間計亞去自滎陽而向彭城道且未至自不能越彭城而忽至居巢况未至而死即其處  
 葬宜矣彭距巢遠兵革縱橫之際孰則以其骸骨歸故巢里耶宋書張暢傳魏主登城南亞夫冢元季賈  
 胡發冢盜劍是足證冢在徐不在巢明矣昔王陵之母謂漢王長者必成事故宋有馮詠陵母墓有仁暴

已分興亡了。然之語。嗟夫。亞父。史所稱。好奇計。有知略者也。漢王雖不得謂爲長者。而與項仁暴之迹。興亡之數。詎不燭觀於幾先。其所見。甯不逮陵母一婦人乎。且懷王以項羽爲魯公。爲次將。亞父爲末將。固比肩而事懷王於魯公。初無君臣之分也。而亞父乃不能早識以定所事。頡頏張蕭。奔奏以赴事功。而徒逐逐於項伯鍾離。輩僥倖於鴻門之一擊。依違留戀。見疑而始去。蘇氏論其不去於弑義帝之時。余則惜其事項之早誤也。同是遺骸。葬徐土。當年陵母識天人。每誦楊士奇是詩。益反復感喟。弗置矣。雖然。世方多難。一於所事。儼然相與終始。不以成敗易其操行。以眎韓彭之流。隨利害以爲去就者。何可以道里計。則亞父固人傑而抑氣節之士也。夫工旣徐人。曰是宜有記。爰據斯指爲之。司言而鏡諸石。俾後之來者。流連省覽。而蹉跎不羈之才。要有堅苦卓絕之志。如亞父者。可以風矣。是爲記。

●小羅浮唱和詩序

(東園)

春四時而不改。蝴蝶皆仙。秋七月而曾游。魚蝦爲侶。緬懷申浦。紅燭歌樓。回首丁年。綠衣舞榭。美人何處。夢冷於煙。舊好難逢。情深似水。孤鴻渺渺。暮雲盼斷。江東雙鯉。迢迢新雨。感深滬北。有小羅浮吟館。施君稿蟬與友題襟處也。施君步武愚山。接蹤洛社。門多桃李。室有芝蘭。一笑裙滿。海榴紅映。幾回衫漬。石竹青紆。爭許劭先。品評月旦。繼王儉後。弘獎風流。聚五百里之德星。聯三十年之舊雨。其爲文也。轅顏饒謝。吐沈合任。集晉傳之碎金。摹韓陵之片石。其爲詩也。清新開府。俊逸參軍。推敲則賈浪仙。沈痛則杜工部。粗俗則目空元白。繹尋則毛舉秦黃。其爲詞也。玉局蘇屯。田柳軒白石。輕碧山纏綿。則玉管金簫。豪放則銅琶鐵板。揜裳聯襖。客盡都枚。送抱推襟。友爲莊惠。感雪泥於鴻印。俯仰流連。賦霞水於兔園。飄零散漫。

溯夫秋濤有閣。閩水成川。春漲無垠。隔江待渡。仙遊周昉（謂藻凡）倚屏慣笑丹青。酣睡陳搏（謂陳羽士）守鼎不談黃白。龜山賸墨。鹿洞遺經（謂楊相玉）竹垞殘編。蘋洲逸響（謂朱滌軒）潘江先逝（謂潘綬之）梅溪之手澤猶存。陸海後生（謂景壽）蓮社之心源可證。風萍之聚散。雪柳之往來。時事變遷。光陰迅速。青山一別。逆旅有懷。白石三生。故人無恙。撫今感昔。推亡固存。已往難追。未來易俟。兼霜葭露。思秋之吉士。溯洄芰雨。荷風銷夏之名流。游泳同聲相應。何分南鷓而北鷓。有感皆通。甯阻西鷓而東鷓。斯文未墜。吾道不孤。千里雖遙。一堂如接。上幕天而無際。下席地而有方。蓮花香遠而益清。檇木枝連而共仰。雖青霞氣鬱。不見龍門。然白雪曲高。猶聞雅什。東澤已刪綺語。南華仍出卮言。走海驅山。分門別戶。廣蘇梅之唱和。萃李杜之文章。搜奇青豆之房。遺惑赤花之舍。蒐羅餘稿。掇拾成編。得同人題詠之詩。唱酬之作。若干首。而屬某敘之。某繼淵明而入社。愧孝穆而為文。濫儕南郭而吹竽。願祝東坡而攜笛。空梁照月。遠道停雲。神移甫里之故祠。思繞平原之舊宅。飛彩雲之五朶。竹俱報以平安。寄絳雪之一枝。梅且巡而索笑。聽啾啾翠羽。記參橫月落之時。盟脈脈素心。在雨晦風瀟之頃。箏琶洗耳。笙罄同音。流水知希。高山仰止。雷門持鼓。不敢爭鳴。天路有梯。相期聯步。五茸草碧。驕雉為媒。三泖莼香。游魚作媵。十哲之名。可附顓孫。尤重問行。三都之賦。既成。皇甫不辭撰序。丁巳端午後二日。歙縣吳承烜拜敘。

●才女賦 以絳珠琴仙為第一為韻

（西園）

有女焉。看花貌之嬋娟。訝仙姬之誕降。定居玉宇瓊樓。不住花街柳巷。彩筆現鳳毛之美。一枝游若金龍。奇文騰牛斗之光。萬丈飛如玉虹。若選才人於鸞陸。豈仍樓也倚紅。擬教女樂於馬融。定是帳應設絳。

則如吳氏之有絳珠也。本青溪之淑女。亦白下之名姝。作詩賦以消遣。著文章以自娛。博古通今。鳳目達觀。夫歷史。錦心繡口。蛾眉遠勝乎名儒。如論才貌於裙釵。宛似崑山之美玉。倘棄才華於巾幗。適遺滄海之明珠。且如陳氏之有琴仙也。想漢皋之久住。將夏口之遙臨。握瑤編兮諷詠。抱金簡兮謳吟。書讀蘭閨。地角孰聯同志。詩徵萍社。天涯可訂知音。百篇完錦繡之文。不亞徐妃之援筆。一曲按宮商之譜。何慚蔡氏之辨琴。夫以二女之才也。駢文玉琢。好句珠穿。人思學步。我見猶憐。吟哦而一字可師。不媿騷壇之翹楚。倡和而兩心相印。應聯藝圃之因緣。推敲詠月之詞。猶是詩工。島佛揮灑。凌雲之筆。居然書法。坡仙。爰知其才之出眾也。風度各標其秀雅。天姿並擅其英奇。不類雕蟲之小技。直同倚馬之睿思。吟詩則神鬼皆驚。本是生成麗質。琢句則庸愚不識。無非絕妙好辭。女史中蕙質蘭心。其餘不足觀也。女士內雪膚月貌。雖多亦奚以為。彼夫黃崇嘏。詩貢於周庠。韓蘭英。恩蒙於武帝。今則李家之香草。杏蕉。屈氏之同根。芭蕙。他若楊珠。張琴。聯鶯友。玉簡留名。何如絳姊。仙妹。締鷗盟。金蘭結契。翰墨奪鬚眉之氣概。兩間孰媿其英華。咳唾成珠玉之詞章。二美獨高其品第。士有懷繡閣之英姿。羨香閨之淑質。歎秀女之難逢。仰奇才之間出品。以甲而題。以乙後先。莫辨夫盧。王誦其詩。而讀其書。稱道悉符乎名實。則知織錦記若蘭之女。漫云卓卓無雙。且見解圍誇詠絮之才。尙覺紛紛不一。

勸伶界爲蘇州貧兒院演劇啓

(東園)

抱樂器以奔周。伶官有識。襲舊裝以感楚。優孟亦賢。是以觸發性情。莫如歌詠。闡揚功德。尤重詞章。今使菊部藝員。梨園高弟。登臺演劇。代院勸捐。則必仿中澤之哀鳴。鴻鵠雁。喉繪貧兒之孤苦。鵝面鳩形。因思

分魯宅之困。貸范舟之麥。鹿麋財散。鶴市惠爭。錢雖一而傾囊。不嫌其少。金有千而解囊。愈樂其多。嗚矣富人哀茲窮獨。源流交利。涓滴皆恩。鼙鼓聲高。易隕仁人之淚。鶉衣色慘。最塵義士之懷。黃口感深。赤心誠保。視民如子。惟聖則孩。敢低眉為將伯之呼。願歲歲霑愛。河潤澤尚觸目。見蠻人之狀。冀時時恤苦海餘生。是為啓。歲在丁巳小暑後八日歙縣吳承烜譔

詩 選

●歌風臺

荒臺一角夕陽紅。依舊雲揚挾大風。劍氣化龍疑斫柱。筑聲驚鳥弔藏弓。五年得國無秦楚。千里還鄉有沛豐。父老莫談成敗事。孰為豎子孰英雄。

(東園)

●凌煙閣

瀛洲學士平功臣。颯爽英姿廿四人。今日賀堂空燕雀。當年畫閣仿麒麟。腹心可共功名淡。面目猶存故舊真。柱國最防梁棟折。雲臺誰更繪星辰。

(東園)

●捉月亭

騎鯨不去釣鰲回。采石磯邊捉月來。掬水適成游客戲。揆天誰敵謫仙才。千秋文藻雕龍手。萬丈光芒蚌胎亭。下敢歌將進酒呼兒日。覆掌中杯。

(東園)

●棲霞嶺

(東園)

芳。草。離。離。武。穆。墳。青。霞。鬱。結。氣。氤。氳。湖。光。白。隋。蘇。隄。月。山。色。青。連。葛。嶺。雲。三。竺。彩。飛。煙。織。縷。六。橋。綺。散。水。成。紋。將。軍。衣。錦。歸。何。處。大。樹。飄。零。賸。夕。曛。

晨風廬主人以近作無題二首見示哀豔悱惻有小雅之遺音茲次奉和

(稿 蟬)

滿。堂。羯。鼓。送。春。雷。一。片。花。飛。繞。酒。杯。薄。倖。墜。鞭。妨。豔。獵。通。明。守。燭。怯。桃。催。書。貽。熟。魏。由。來。野。果。結。生。梨。總。是。哀。嵌。骨。相。思。刻。不。去。風。流。自。誤。坐。矜。才。

半。面。遮。羞。抱。忽。雷。(指琵琶)靦。儂。勸。進。合。歡。杯。連。朝。鴛。譜。癡。心。結。嚮。晚。驪。歌。沸。耳。催。窺。宋。牆。高。無。限。慕。送。

髡。燭。滅。有。餘。哀。宿。花。多。少。閒。蜂。蝶。妬。煞。長。門。賣。賦。才。

春。光。斷。送。一。聲。雷。花。底。驚。人。落。箸。杯。羹。暖。寒。誰。與。共。亭。長。亭。短。苦。相。催。石。榴。消。息。拋。何。忍。玉。樹。飄。零。唱。

更。哀。果。使。宓。妃。留。枕。在。也。應。不。費。魏。王。才。

迴。腸。轉。轉。走。飢。雷。睥。睨。瓊。漿。乞。一。杯。昔。寥。心。寒。槌。鏡。破。新。歡。情。熱。盼。書。催。烟。花。障。眼。驚。前。喜。絲。竹。銷。魂。樂。

極。哀。贏得。玉。鈎。斜。畔。路。行。人。數。說。掃。眉。才。

五月初六日次東園韻

(稿 蟬)

鴉。火。經。天。乍。過。中。榴。花。倍。覺。可。憐。紅。江。心。浪。起。亡。羸。鏡。日。角。雲。崩。殼。翠。弓。已。遺。蟾。蜩。歸。上。界。不。煩。蜥。蜴。守。深。宮。終。南。進。士。扶。殘。醉。猶。握。空。拳。作。鬼。雄。

九。分。夏。令。去。三。分。嘈。雜。蛙。聲。雨。後。聞。蒲。酒。餘。香。留。几。席。畫。船。殘。局。競。風。雲。斂。思。玳。瑁。曾。沾。籠。瀝。絕。泔。荆。莫。



渡軍長日如年人未倦援琴好為譜時薰

傷春

(大覺)

早梅落盡笛聲殘怕倚東風赤玉闌深院移春初送暖閉簾掩雨尙禁寒牽衣猶憶零星語挾瑟難忘錯雜彈淒絕橫塘驢背客柳昏花嗅不成歎

小小簾櫳細細風燕昏鶯曉去年同陌頭楊柳無情綠巷口桃花薄命紅何處幽期燈影裏誰家殘夢雨聲中有人立碎空廊月心事春來未許通

南樓曲罷忒無聊設想何年謚洞簫病蝶怕逢多雨節海棠禁得幾寒宵風簾月影和人瘦花塚香魂帶淚招舊部玉奴零落盡青衫搵涕過紅橋

畫橋楊柳映流霞樓上人窺陌上車獨處難吟今夜月重來只見別時花東風春盡偏無力飛絮天邊可有家一卷南華初誦徹櫻桃街右夕陽斜

次吟石春暮卽事韻寄脉東園睫庵

(天民)

絲絲楊柳爲誰栽春雨連綿長綠苔三月鶯花零落甚揚州杜牧故應來年年載酒溯湖旁南浦迢遙遮莫傷花落花開都不管牽裾惜別送君忙

滬江道中用吟石舒州早發韻

(天民)

蕭蕭木葉下風雨不聞聲但聽雙輪鼓渾忘百感生未須將翼插已勝掛颿行百里申江路難爲遊子情

宿天馬山八峯仙館用吟石登皖城樓韻

(天民)

行空似天馬。佳氣鬱葱籠。地昔鄰三泖。名今冠八峯。中原仍逐鹿。長夜息征鴻。吾欲神仙訪。難逢黃石公。

●綠陰曲

(曉 龔)

風刀割夢。靡蕪冷碎。白輕紅蕩。春影綠雲。如幄徧天涯。尋春人惜芳時景。憶昔江南春渡時。柳慳梅小未  
教知。一從牆杏逗消息。粉蝶狂蜂著意癡。春工苦洩。天機早名花爭得開。長好濃烟一抹碧。無情鳴到秋  
蟬黃。欲老儂家舊住湖陰曲。倡條冶葉當門綠。瓊樹天台別有春。未許東鄰窺宋玉。葉未成陰。花滿枝花  
花葉葉盡相思。王孫陌上馬難繫。少婦樓頭心暗隨。個中多少閒根節。千百黃鸝翻佞舌。章臺攀折屬他  
人。秣歸淚盡惟啼血。鄉心一點花開後。穠春巷陌皆非舊。野桃猶是去時愁。庭梅似為歸來瘦。碎月鋪階  
漏未殘。為誰立影拍闌干。心頭滋味離愁苦。况餐梅子心更酸。此身幸作不材木。全天不入公輸目。一任  
藤蘿到處纏。愧難大庇孤寒屋。

●寄呈東園兼示天民

(吟 石)

歌哭中含雅。頌聲綠楊城。郭太淒清放懷漫。訝乾坤隘好向騷壇作主盟。  
愧我江東放棹遲。清游雅集遠難追。十年管領揚州月。爭得才如杜牧之。

●秋柳

(一 明)

淡煙疎雨拂征車。古道長堤瘦影遮。帶恨應知眉樣改。含愁猶似鬢絲斜。青溪渡冷鴉棲樹。紅板橋寒客  
憶家。只為金縷太輕薄。摧殘弱質到天涯。  
鬢腰纖細怯涼天。金縷重歌倍黯然。征雁悲鳴沙岸畔。殘蟬哀咽晚風前。新愁滿鏡憐明月。舊恨如絲裊

碧煙昔日風流妬。張緒而今憔悴有誰憐。  
 曲曲隋隄傍晚村。鳥啼聲急客銷魂。龍鱗無復垂青態。鳳翼何堪減翠痕。凝露腰支驚瘦損。經霜眉黛少  
 溫存。繫情猶憶章台路。瞬息繁華莫再論。  
 底事年華去莫留。臨歧曾記話溫柔。疎枝低拂征人帽。飛絮常縈估客舟。羌笛吹殘千縷恨。寒砧敲斷萬  
 絲愁。河梁蕭瑟傷離別。一碧傷心玉樹秋。

●懷人詩 寄萍社同人

(胡紅玉女士)

家住青田情懷碧海。水萍風絮聚散不常。同是天涯感深淪落。作懷人詩分寄同社凡六首。

▲青溪吳絳珠

遙隔青溪路。瞻韓眼望除。才高超詠絮。貌美定羞花。驪句擲蘭蕙。駢文插藻葩。效顰慚弱質。斧敢弄班家。

▲漢皋陳琴仙

夏口迢迢路。離愁契闊深。烟花嫌觸目。雲樹證同心。雁信沈千里。魚書抵萬金。別來淮海上。惆悵到於今。

▲揚州許碧霞

同是團圓月。東西兩地分。情懷深結伴。才貌本超羣。別夢通巫峽。調賦汝墳墳。揚州風景好。寄語隔山雲。

▲楚陽張碧琴

江海蒼茫隔。天涯目斷鴻。離情雲散後。詩興月明中。所見蘋愁白。相思豆采紅。何時重聚首。把酒醉春風。

▲珠溪楊碧珠

萍社思重結。同人憶玉人。松風三徑夜。花月一江春。把袂情如故。沾襟淚自新。愁懷書寸楮。下筆倍傷神。

▲東亭鮑蘋香

間隔雲山遠。天邊一雁過。袖中詩句少。襟上淚痕多。玉骨同青女。瓊姿類素娥。交情深契合。況復結絲蘿。

詞 選

●雲屏暖

(實甫)

亂山孤騎。危樓暝角。暮天如畫。問酒前村。旗影凍雲低亞。吟魂瀟灑。今繞遍誰家。鶯瓦天涯。客荒寒。賦筆旅懷慵寫。依約胭脂坡下。更紅爐熨曉。翠樽消夜。典盡貂裘。空記舊時游冶。風醒雪醉。又看到梅花開也。還暗惹一點相思隨馬。

●月華清

(實甫)

滿馬吳霜。半林燕月。貂裘萬里。曾擁笳囊。關山禁得幾回迎。送甚飄零負了。尊汀怕不免。冷鷗相諷。誰共正曉風。江岸綠楊無縫。回首秦樓。么鳳漫桃葉。辭津梅花別隴。擬把孤愁說與。玉簫休弄。只輸他。堠館雞聲。又喚醒千年秋夢。寒重漸煙村一角。遠鐘催動。

●羅敷豔歌

(長木)

匆匆遣得春歸去。風送桃花雨。送梨花。綠盡垂楊。不繫車。闌干劃遍相思字。夢也因他病。也因他。庭院深深。日易斜。

●前調

當初怕染相思味。何況如今到了。如今纔著春寒瘦。不禁  
回廊夜又深。

(長木)

●前調

櫻桃花下廉纖雨。曾聽吹簫曾伴吹簫。已分當時暮與朝。  
楊花夢謝家。

斑雕遣了阿環去。心事全消恨事難消。儘逐

(長木)

●前調

棠溪一舸斜陽渡。拍拍聞歌隔住風荷。誤把花孃喚麗哥。  
新歡盜絳河。

回橈卻扇雙聲笑。笑靨微湍裙帶親。按一夕

(長木)

●前調

紅窗兩扇開鸞鏡。花在中央人在中央。左右回身影總雙。  
溫存恣意狂。

蓮燈螺髻沈檀火。醒也聞香醉也聞香。恣意

(長木)

●前調

絮。縱。蛾。性。迷。香。夢。費。煞。相。思。負。却。相。思。再。著。相。思。病。不。支。  
茶煙兩鬢絲。

酒痕香帕依然在。莫說當時怕說當時一縷

(長木)

●沁園春

讀李武愍公絕命書後

(東園)

處作名儒。出作名臣。生逢亂時。記詩刪瑣尾。脫離席帽。墨磨盾鼻。改繡弓衣。風鶴晨驚。沙蟲夜化。轉戰關河。羽檄馳妖氛。惡奈勢窮力竭。兵盡城危。憑伊國手難醫。且殘局撐持打劫棋。甚雀羅鼠掘蛾眉。先殉蠻爭觸鬪。蝸角同悲。白首何歸。丹心不改。瀝膽披肝。一劍知氣猶壯。看霜花檠戟。露柳旌旗。齒碎睢陽。舌斷常山。齊名兩公。想高風亮節。獨存正氣。皇天后土。默鑒孤忠。外畏城狐。內憂社鼠。幾見書生。立大功。徒自苦。苦幽懷。莫白熱淚。都紅。橫飛貫日長虹。枉大樹飄零。戰壘空。翳身騎箕尾。魂歸天上。聲吞鼓角。響遏雲中。玉折生前。旌銘死後。丹鳳銜書。下九重。是何幸。幸榮哀著錄。典禮追封。

沁園春 題清李愨肅武愨二公父子列傳

(東園)

雖敗猶榮。雖死猶生。光州二賢。想南橋北梓。將星並見。東荆西楚。卿月常懸。兩代忠貞。一門義烈。青史流芳。姓氏傳。傷往事。又招魂。翦紙感逝。裁箋縱橫。八九垓埏。早頌德歌。功入管絃。喜謀貽燕翼。達人有後。詩賡麟角。公族光前。世澤琴書。祠堂俎豆。赫濯聲靈。在九天子孫。保恁晏楹。萬卷喬硯。千年。

蝶戀花 疊歐陽永叔春晚韻和頌陀秦淮餞春之作

(東園)

水檻潮平三尺許。十二闌干。十二金釵。數淚墮。桃花揮扇處。媚香樓下銷魂路。風片雨絲。春又暮。送別河橋。莫被江攔住。手把柳條無一語。聽鷓鴣。舊院攜柑去。

滿庭芳 得天虛我生信

(東園)

三白浮螺。半紅刻蠟。芰荷花外涼生。手香新盥。點滴露薇。清得此陳遵。尺牘慰雲樹。多少離情。吳天遠。飛奴易到。眼底見。鵬程前身原可問。西湖明月。東浙詩星。甚轆顏。樂謝吐沈。含任。今古才人有。幾徒留戀。

兩字虛名感。知已茫茫字。宙碎否子昂琴。

●慶春澤 饒春

(東園)

桃李新陰。筍蒲舊好。宴開婪尾。今朝花怨。將離紅翻。繭栗香梢。贈行芍藥。皆金帶水生。波南浦。魂消送春時。螺酒愁澆。驪曲愁挑。江南三月。郵程遠。惱鶯啼。驛路燕掠。河橋垂柳。垂楊情絲。綰住千條。東君此別。何時會。莽天涯。雲樹迢迢。待明年。梅閣相招。梨院相邀。

●南鄉子

(詩 圃)

雨霽晚涼天。楊柳如雲綠可憐。不是桃根雙姊妹。風前幽恨誰憑。尺八傳。悄悄並鶯肩。愁背篷窗夜未眠。檀口低。蔥指按。悠然吹得春江月也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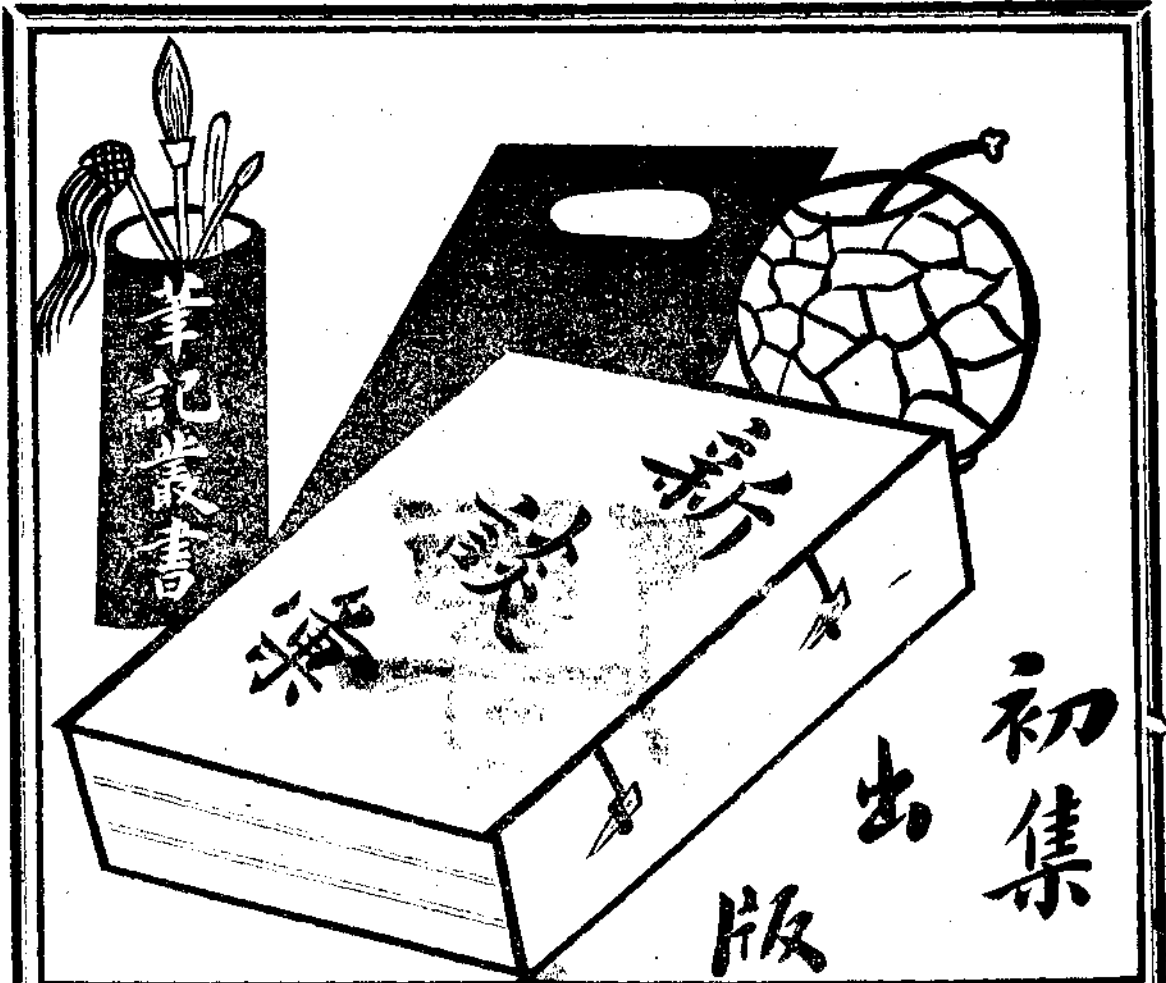
藝 府

傳

音



告 廣 書 新 局 書 華 國



初集

出

版

總目

- 卷一人海黑幕
- 卷二江湖述異
- 卷三名人軼史
- 卷四巾幗遺蹟
- 卷五孝友傳
- 卷六貞節坊
- 卷七武術談
- 卷八神怪志
- 卷九井瑣載
- 卷十瀛海珍聞
- 卷十一豆棚閒話
- 卷十二風絲雨片

明 說 單 簡

年來坊間出版之小說煌煌鉅冊外觀未嘗不佳然大率選輯前人刊行之作若專譯之稿頗不經見是書為毘陵李先生總纂分譯者有山淵一厂乙廬無愁劍山花奴灑森傲廬寄恨藥舞諸君紀述新穎趣味濃深足以獨步坊間或於公餘之暇或於旅行之時手此一編洵無上之良伴全書分訂兩大厚冊足二十萬言定價大洋一元二角

路 馬 四 海 上 所 行 發 總



# 星劍俠傳奇

(續)

(東園倚聲)

## 假旋 第三十齣

小生戎服帶傘坐輪船上

城。  
(雙紅豆)戰一。枰戰一。枰若個留傳國手名棋輸忽轉贏。大功成大功成滄海東南早洗兵。夫人萬里

我畢德勝由四品超升一品。惜人之功。貪天之功。五內增慚。虛聲徒盜。向使無武夫人之智。兩番女之勇。我即為釜底魚。安得此高才大纛。文帥不沒人之功。不苛人之罪。嚴明賞罰。書云。功疑惟重。罪疑惟輕。文帥之盛德。方之古人。有過之無不及也。

前日奉令往無名島。盤查府庫。檢點軍裝。王爵督儲有金幣九萬萬。銀幣九萬萬。米麥十八萬萬。石新式槍五十萬枝。新式炮大小一萬尊。分作三股。留一股給島會守島。帶有二股。解交文帥。文帥奏請以金幣五百兆。助各省常平倉。五百兆。助各省學堂。銀幣五百兆。分派各省善堂。五百兆。分派各省工廠。金幣銀幣各五百兆。資助復建海軍。米麥悉數分賑災區。朝廷覽奏。大為嘉獎。王劍虹爵一等忠義公。兼襲雲騎尉。賜策京師。轉補江甯將軍。可謂榮矣。今王爵爺乞假回廣西祭墓。昨日已經回籍。今上電下官補授江南提督。不如也。乞假還鄉掃墓。然後履新。好在家園。去松江不遠。(喚介)左右收拾啓旋。開放上海。(衆應介)(小生率衆魚貫行介)(合唱)

(中呂過曲)(尾犯序)磨盾賦。吳都草長。鶯飛雜花生。樹三月江南。磨旄前驅。春暮記丁年。蒞戎行。離鄉去國。稱甲士。膺官秩。整軍經武。倏超遷。雲間開府。營柳亂啼鳥。

(擁衆下) 貼握小旦手同上

(貼) 驕從不識黃山遠 (小旦) 驥附渾忘白嶽遙

(貼) 偷遇許詢應一笑 (小旦) 也攜寶劍斬神蛟

(貼視小旦微笑介)我兩人依武夫人可將一戰。今文帥以平王劍虹之功。封一等揚武侯。兼襲雲騎尉。調補直隸總督。武夫人一品。誥封我兩人亦附末光。較爲榮幸。文帥奏請回籍祭墓。朝廷賞假三個月。文帥宣歙間人。黃山在宣歙之間。你我借此一游。武夫人愛我兩人親逾骨肉。因是忘其爲逆旅。真個此間樂不思蜀。夫人年來教我們經史詞章。頗有心得。(小旦)夫人囑付我兩人迎其父母兄弟姊妹到中國。聯爲姻亞。實因捨不得我兩人回國。如此盛情。倒也難却。(貼)委實難卻。俟游過黃山。再行商酌。

生便服花旦紅衫左右上

(生) 不愁蘭蕙虛成艾 (花旦) 却笑楊花誤化萍

(生) 昨夜三台光射斗 (花旦) 女邊始影美人星

(貼小旦見生介)(分坐介)(生)

(前腔) 換頭徐徐乞假返天都。風木悲深。椎牛祭墓。伏臘春秋。念家山田廬霜露甚富貴。不還鄉。夜行衣錦。甚榮華。常戀棧。應官聽鼓待何時。歸林解組。琴鶴一船書。

(生視小旦貼介)(語介)屈兩君同行(小旦)我兩人甚願攬天都雲海之奇(花旦)左右預備啓程(內應介)(生同衆起行介)

(生) 舟出鈴江水拍天 (花旦) 路回猿洞雨如煙

(貼) 剪刀斜插青山外。(小旦) 劈碎峯頭六六蓮。

(作登舟介下)

陳樹軒評

畢將軍假乞於南文爵督假旋於後。功名立。先國後家。忠臣出於孝子之門。故兩人皆繼王爵爺乞假祭墓為請。

鐘 詩 軒 雨 話

( 葵 蔭 郭 )

神 鬼 (嵌字格)

神。道。鋤。奸。憑。七。俠。  
鬼。徒。伴。讀。愛。三。郎。  
祭。神。難。得。如。神。在。  
說。鬼。應。明。無。鬼。箴。

荷 花 西 瓜 (分詠格)

碧。沼。臨。風。開。處。豔。  
玉。盆。盛。水。切。時。香。  
不。染。淤。泥。搖。曳。處。  
最。宜。酷。暑。剖。分。時。

孀 婦 桃 花 (分詠格)

柔。情。痛。掩。鴛。鴦。譜。  
宿。雨。輕。含。楊。柳。隄。  
誰。贈。百。緡。憐。幼。子。  
今。餘。一。廟。祀。夫。人。

彈

詞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 許指南巡秘紀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乾隆下遊江南當清極盛時代鋪張揚厲備極奢侈當日習於頹頹  
聖明記載者幸多隱諱其遺迹傳得之父老流傳舊書之士病為民國  
而後忌諱消除始得見諸報官野史窺豹一斑致足珍寶茲本局覺得  
當世文家許指南先生南巡秘記全稿凡十則(一)獅子價(二)水刺  
場(三)射桃(四)野馬騾(五)全德(六)無髮國母(七)一夜之瑞喇塔  
(八)獨一無二之孔雀(九)首之小忠(十)一第(十一)海富  
陳榮拾閱都七高(十二)事連離奇皆未經人道出書而後海內人士無  
老無少爭先購閱已銷萬計矣

## 許指南巡秘紀補編

業已再版  
定價七角

許指南先生南巡秘紀發前人所未發事蹟奇詞翰工誠海內咸知  
刊行未幾已藉數版上海各劇所演更奇野史傳言詭譎成  
無礙國母孔雀等戲皆採自本書今又開指嚴先生南巡秘紀補編  
未刊由戲局主任再四處商議與版權是編尤為珍貴前未編入道  
而訪諸故老竊有其事愛而編求之當更拍案叫絕定價大洋七  
角(內含如下)(一)黃角峰(二)西湖畫橋(三)錦繡牙橋(四)荷花三  
月(五)小霸王(六)西城邪鬼(七)祝融唱曲(八)無遮大會(九)  
佛印擊鉢(十)同樂園寶街(十一)楊瑞唱曲(十二)福康安(十三)  
蘇印擊鉢(十四)黑牡丹詩(十五)一杜樓詩(十六)拒諫(十七)借  
儂大學士(十八)破銅爛鐵(十九)盜玉馬(二十)熱河(二十一)  
黃鶴樓(二十二)鏡湖亭

## 定夷叢刊初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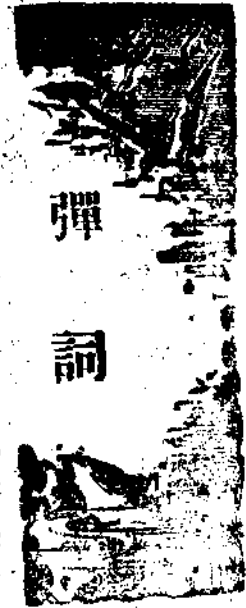
四版  
出版

定夷叢刊小說海內咸知繡線零純俱是名著茲輯為叢刊  
一初集凡分四卷卷一短篇小說  
說卷二二長篇筆記卷三短篇  
筆記卷四雜著全書凡十萬言記述新穎  
以生花之妙筆集著作之大成是為獨記小說第一界  
也每册定價大洋六角

## 定夷叢刊二集

再版  
出版

李定夷先生前以繡線零純編成叢刊初集出版以來洛陽  
紙貴譽滿林翰二集者紛至沓來爰又著成叢刊二集  
全書十五萬言已卷一說萃上(一)兩杯(二)標(三)  
再版內容分(四)兒(五)雙(六)雙(七)雙(八)雙  
說萃下(一)雙(二)雙(三)雙(四)雙(五)雙(六)雙  
四韻語(一)各(二)各(三)各(四)各(五)各(六)各  
文(一)各(二)各(三)各(四)各(五)各(六)各  
自由毒(一)各(二)各(三)各(四)各(五)各(六)各  
義俠情海潮(一)各(二)各(三)各(四)各(五)各(六)各  
不勝述洋定價大洋六角



# 林婉娘彈詞

(續)

(醒獨)

## 第五回 伴行

列位大凡一個人過日子。若是心上要快的時候。偏偏覺得狠遲。心上要緩的時候。偏偏覺得狠速。這種情形。並非做書人妄逞臆說。想曾經歷過的人。也不少。那婉小姐自從那天受俊甫吩咐。知道他靜姝姊妹。將於月望左右。倩阿珍來蘇。接到滬上。小住他心中。本絕無興致。甚不欲有此一行。祇以姊妹之情。未便固却。兼之老父之意。究應順從。沒奈何。便即去函應允。其實有甚心緒。預備著行裝。却巴不得阿珍慢慢的動身。到來他兀是(唱)朝朝悽鬱鎖愁容。意懶心灰萬事慵。不惜韶光隨逝水。常將幽恨訴春風。別無情緒堪消遣。解悶惟憑課女紅。有時間度把金經忙繕錄。硃研眉硯樣玲瓏。寫成幾帙簪花格。要求那一念真誠感昊穹。好為護靈資冥福。從今後脫離地府上天堂。他拈毫之際。每多神會。似省識清寂原來四大空。擾擾衆生徒自苦。有誰免浮漚幻夢一般同。這都由善根夙慧。本天生就。故爾法卷參詳已旨趣。通不。然年屬妙齡。疇悟得。那便能洞明蓮諦理。

彈詞



雜 詞

二

俱融。有時則低頭細疊金銀鏤。片頃盈筐手段工。默默含悲無一語。要無非九京感逝愴芳衷。

所以爾未將行篋來收拾。嚴忘却姊氏相邀在佇盼中。愁裏光陰容易度。但只見烏飛兔走自。

西東。(自)不意才過了幾天。一天午間。婉娘和秀華正坐在中堂閒話。忽見秋雲從外邊急忙忙的進來。

口裏嚷著道。上海郭姑奶奶那邊的奶媽來了。婉娘忙問他。可是阿珍秋雲答應道。是秀華道人到了。這

裏沒有秋雲道。大小姐。他人是已經到了。因為等候行李。故此在門前守著呢。話猶未完。阿珍已笑嘻嘻

的走進院子。後面跟著個挑夫。替他把鋪蓋等件安放下來。阿珍隨自付了肩力。看那人出去後。急回頭

上前。(唱)口尊兩位女千金。款款的啓請妝安表敬忱。但聽他辭令夙嫻。慣將使命。婉言善體主

人心。(自)說我家少夫人是。(唱)身居歇浦心吳地。總為著睽隔鄉閩寄憶深。惆悵白雲情脉脉。

低徊綠水意沉沉。鱗鴻書盼天涯至。花萼樓從夢裏尋。別恨離情常蘊結。真覺得迴腸百轉每

難禁。(自)一自親家太太去年仙逝。少夫人來此弔奠。看著親家老爺非常傷悼。大小姐三小姐又哀痛

不勝。少夫人圍返家中。無論何時想起了種種情形。更其是。(唱)家庭回首多悲感。鎮日裏黛蹙雙眉

愁倍侵。那有隨時添樂趣。輒談往事吐淒音。(自)這回接到了大小姐的書信。得曉三小姐因孝思

悽惻以致玉體欠舒。少夫人聞訊之餘。益殷馳念。(唱)祇勞勞魂夢增憂慮。亟欲言歸問疾情。爭奈

斯時無暇晷。未遑買棹此間行。籌思再四真無那。惟有囑遺傭奴代達誠。一來是願請婉姑消

鬱悶。二來是伴陪去滬特相迎。這箇中情緒多綿邈。用敢縷晰陳詞為叙明。(自)阿珍一面說一

面恭恭敬敬的送上了幾樣禮物。交與秀華小姐道。這是少夫人命帶呈親家老爺的。並吩咐給親家老

爺、叩安、秀華看那物件大多係稻、香村的出品。是兩匣松子肉、兩罐玫瑰餅乾、和那鱸魚臘腸、共計四色。隨即替他父親一一收過。當著這時、阿珍又從包裹裏、拿出化妝品、多種說這些些兒、請兩位小姐收了。少夫人說、個棗核、一點心、不值錢的、算不上什麼東西、還請大小姐三小姐不要見笑呢。婉娘聽阿珍口齒伶俐、言語周詳、洵屬女僕中所罕見、心下極爲稱許、不待秀華開言、忙對着阿珍道、要二姑奶奶費事、耗這許多錢、又累著你辛苦走這一趟、我實在抱歉、得狠。秀華道、奶媽三小姐說的話、真是不錯、其實我們姊妹們、本不用客氣的。二姑奶奶偏如此周到、可是太費心了。你們老爺太太、想都康健、姑奶奶可好。姑爺經營商業、日來怎樣的忙碌、壽官許久不見、定然比從前長大得多。咧、阿珍道、多謝大小姐記念那邊、託福都好。姑爺沒甚忙、不過照常的樣兒。壽官倒長成、去年秋間、停了乳、便和少夫人睡、故此阿珍此番、得暫時走開、近來壽官已漸會講話、阿珍動身的時光、他好像有些曉得、糊著少夫人說、阿姨去、自阿姨去、少夫人聽了、非常歡喜、秀婉二人聽阿珍講到這裏、真覺有趣、味巴不得頃刻便見着那個小甥、把他拘弄抱弄、那其間、(唱)大家閒話小堂前、不覺駒陰度日躔、斜照沉西催暮色、霎時際蟾光皎潔透雲邊、一輪皓魄明逾鏡、恰值三五盈、盈月正圓、滿院草茵如織繡、半簾花影自便娟、就中姊妹雙雙坐、親景懷人各黯然、這正是、閨友遠、睽猶、悵、觸、矧復、荊枝、連、理、愛、纏、綿、怎禁千里相思共、故每當夜靜、憑欄別緒牽、更有堪懷、惟阿士、想見、聲清、離、鳳、惹人憐、郭家本兆多男慶、那祖德汾陽、開在先、自合生兒、誇俊美、待他日、瓊瑤、珠、玉、句、重、聯、做書人、慢談、秀、婉、心中事、且把當日情形、廢續宣、(白)停了一會、已是晚飯時候、恰巧俊甫從自己商店裏、回轉、阿珍見了

彈 詞

忙向親家老爺叩頭行了個進見之禮。並替他主人代表了一番候安的敬意。俊甫問他可是午間到此。阿珍答應道是約模在一時光景。那時秀小姐岔說道：二妹有幾種食物交奶媽帶與爹爹女兒已給爹爹放在房內了。俊甫笑容可掬的點了一點頭說：靜兒知我愛飲莫非又有下酒的妙品麼？秀華道：那熏魚是最宜下酒的一面說一面便喚秋囊去取了來。俊甫家中花雕高粱木常常預備著當下便。(唱)新醅快啓。饗頭春。家釀傾來不厭頻。獨酌何嫌無伴侶。自有那雙娃視膳奉嚴親。盤殮莫道無兼味。也有那甘旨粉羅席上陳。小飲須臾成小醉。益覺高談闊論味津津。(白)俊甫和兩個女兒用了晚餐後有時浪說閒文有時縱談時事忽然想起了阿珍是他外孫的乳姆小孩子少了熟人難免要哭哭啼啼多些吵鬧似未便令他十分耽擱。因即詢問婉娘道：婉兒你大約那天可同阿珍到你二姊妹那邊去。婉娘道：奶媽既已來陪女兒若再是推辭二姊心中必定要不快活。據女兒看來橫豎要走一遭。就在這幾天動身也不妨得的。秀華道：不如讓奶媽多玩幾日過了二十才動身。三妹也得舒舒齊齊把行李收拾收拾哩。俊甫道：這個使不得。恐日子太多壽保找尋奶媽倒累你二妹不安呢。好在三春天氣不用多帶衣服整理是很容易的。我看還是大後朝罷。(唱)一言決定無猶豫。但等那時屆行期便啓程。父女三人談話畢。無非是各歸寢室睡安寧。駒光容易真如駛。轉陶兩度晨昏早迭更。主僕紛紜齊料理。(白)那阿珍陪了婉小姐。(唱)待辭吳市返申行。說書人儉將寸晷聊休息。這時候且把清絃暫歇聲。欲悉婉姑行後事。(白)請看官們。(唱)看到下回拙唱自分明。

(未完)

齋

齋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李定夷著  
奇情小說 **紅粉劫**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英國大文豪司達渥博士原著定夷先生畢業於南洋公學兼精括虛文字以東方俊才譯西士之傑作事實則推陳出新文筆則沉醞郁尤特色者一洗譯本通病人名地名無咄咄略略之音宜出版未久已風行四海也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鴛湖潮**

業已五版  
定價五角

是書為定夷先生傑作結構純用倒提法一洗平鋪直敘之窠臼所述名士佳人凡六七人人人結局各異尤特色者書中主人疑死復生將圓忽蝕出神入鬼一面緣慳洋洋瀟瀟七萬餘言盡從空處盤旋而纏絲徘徊又無異相對凄楚妙事也亦妙文也業已四版銷路之廣近日出版界無出其右足以見社會歡迎之意矣

李定夷著  
哀情小說 **寶玉怨**

業已五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萬言為先生生不得意之作哀感頑豔情文兼至而造意新穎布局精工尤為特色自出版後遠近爭購如獲至寶初版再版俱不及一月即將全書售罄銷路之速實足驚人說者謂驚湖潮已極說部之精實置玉怨則尤有甚焉

李定夷著  
革命外史 **茜窗淚影**

業已四版  
定價六角

是書都十二萬言書紀二女郎事一姓何名蕙秋一姓沈名瑋俠供粵人誼結金蘭情同手足蕙秋有兄名長齡以妹之介紹與瑋俠訂婚長齡有同學王子濤相交彌篤尋以蕙秋許之光復之役長齡子濤率兵北伐長齡病於南京蕙秋瑋俠聞警北上道過滬濱身陷台基蕙秋先遁出至寧福訪長齡等不遇再至滬瑋俠亦已脫離苦海一雙完壁偕返羊城始知子濤已扶長齡之柩南歸長齡既死何氏無兒子濤乃入贅瑋俠誓不他適仍歸何氏不嫁而寡誠屬可憐然岑苦奮好完聚終身亦蕙秋瑋俠之始願也先生以無心快意之文章轉驚人眩目之事實讀者自無不拍案叫絕也每冊定價大洋六角

李定夷著  
革命外史 **湘娥淚**

業已三版  
定價三角

是書所載不逾三萬言而佈局行文俱係字斟句酌事實慘文筆哀婉一字一血一旬一淚洵可歌可泣之名著亦僅有僅見之奇文也每冊定價大洋三角

李定夷著  
豔情小說 **伉儷福**

業已四版  
定價五角

自由之說行夫婦之道苦離婚之風盛夫婦之道尤苦艱險李定夷先生有鑒於此爰作是書以匡世俗是書都七萬言內容豔而不狹樂而不淫而描寫蕙婉之好却無微不至紅閣韻事豈獨水晶簾下看梳頭而已哉世間一般伉儷讀之必能增進愛情若於花晨月夕共手一編閒情逸趣何殊京兆畫眉時是亦伉儷福中之一福也



遊 戲 文 章

擬荷花大少宣言書

(穎川秋水)

枇。杷。黃。處。難。關。幸。渡。端。陽。菖。蒲。香。中。好。景。欣。逢。盛。夏。記。調。冰。之。韵。事。願。公。子。兮。重。來。憶。雪。藕。之。芳。容。涼。伊。  
 人。兮。猶。在。追。維。往。日。恰。值。一。年。容。易。薰。風。又。交。六。月。鄙。人。不。敏。欣。慰。良。深。蓋。為。人。縱。不。必。趨。炎。而。識。時。者。  
 何。妨。附。熱。值。茲。南。離。司。正。堪。作。北。里。漫。遊。况。僕。不。諱。頭。狂。輕。薄。幾。同。柳。絮。附。庸。風。雅。馨。逸。最。愛。蓮。花。是。以。  
 近。十。年。來。既。過。麥。秋。又。越。蒲。節。優。游。以。送。日。御。飛。揚。而。出。風。頭。時。與。二。三。知。己。或。剪。菱。荷。以。成。畫。舫。願。綠。  
 影。而。自。詡。翩翩。或。擘。藕。絲。以。作。錦。羹。藏。青。蚨。而。不。嫌。疊。疊。開。綺。席。于。綠。荷。池。上。豪。情。濫。擬。石。崇。泊。妓。船。于。  
 紅。藕。香。邊。韵。致。爭。誇。白。傅。顧。事。成。過。去。念。陳。迹。其。奚。裨。而。境。值。未。來。幸。墜。歡。之。可。拾。會。當。炎。夏。爰。又。興。懷。  
 鄙。人。固。非。家。有。銅。山。室。藏。金。穴。差。幸。荷。錢。盈。貫。不。輸。鈔。幣。千。張。荷。露。傾。盤。自。有。真。珠。萬。斛。故。即。盡。舉。以。作。  
 纒。頭。爭。量。以。為。聘。禮。亦。綽。綽。乎。有。餘。裕。焉。而。况。僕。之。為。人。手。段。一。等。顏。甲。千。重。引。拆。白。為。知。交。同。擾。鑊。邊。  
 之。酒。遇。垂。青。于。闊。老。善。裝。媚。上。之。容。良。以。貌。豔。于。花。既。易。奪。落。雁。沉。魚。之。席。心。空。似。藕。亦。早。具。吹。牛。拍。馬。

之材也。自今伊始。踐躐采香。涇畔好。西子玉容。徘徊消夏。灣頭儘有南朝。金粉庶幾及時行樂。不慮冒暑。過征伏希。舊日同儕。幸勿我棄。趨時浪子。樂與予偕。則豈維個人之幸。抑亦同黨之光。嗟乎。趁茲夏日方長。盍舉蓮子之杯。以消暑熱。待到涼颺既起。縱唱蓮花之落。亦自風流。因陳旨趣。特此宣言。倘蒙荃照而借來。敬立荷池以延佇。荷花生日。荷花大少。謹白。

●夢游清涼世界記

(穎川秋水)

火傘張空。雲熱欲吼。秋水居士。開電氣之扇。調冰結之璚。著意招涼。汗猶如雨。乃命童子。移榻竹林深處。冀納晚涼。而道酷暑果也。清風拂拂。好夢蘊蘊。一枕遊仙。惟意所適。如莊生之化。為蝴蝶栩栩。欲活如列子之御風而行。冷然稱善。不及一時。寒煥頓殊。炎涼互易。雖非春非秋。猶是長夏。而亦涼亦爽。不見炎威。其地高者。有瑤山皚皚。積雪雖喜。馬拉亞之巔。無此白也。凹者。有玉湖澄澄。清波雖葭。蒼露白之鄉。無此爽也。且登凌雲之臺。則可攬明月。而摘星辰。幾疑置身廣寒清虛之府。瓊樓玉宇之間。而與羣仙往還。世間無此樂也。飲則有玉液瓊漿。食則有冰桃雪藕。足以消俗慮。而滌塵心。歌則有瑤笙錦瑟。舞則有霓裳羽衣。足以清俗目。而洗凡耳。嗅于鼻者。不蘭不麝。別有幽香。襲于衣者。非露非風。陡添涼意。至於接其人。物則老者。葛巾野服。飄飄乎神仙中人。也。少者。白袷輕衫。彬彬乎風雅之士。也。其女子。亦翠羽而明璫。幽嫺窈窕。絕無妖冶。輕狂之態。其童子。或垂髫而總角。俊秀聰慧。亦無疲頑。佻達之容。居士以所見之特殊。不覺異甚。乃謁此中人而詢之。此中人笑語曰。子非此世界中人物。亦安知此世界之樂趣哉。雖然。亦無怪乎子。子地。曩上人也。夷考地球之上。熱帶炎熱如焚。寒帶冰雪不解。即溫帶之間。亦有冬有夏。有寒有

暑。若夫此間。則不知有夏。更何論乎春與秋冬。不知有暑。亦何論乎寒與溫涼。一年如是。百載可知。百年如是。千歲可知。故此間人物。無熱中者。無冷血者。蓋畢生不知有寒。賔之異也。居士聞言。自念以襤褸子。居清涼境。不覺爽然若失。豁爾而醒。

●觀夜劇賦 仿阿房宮賦體

(詩 隱)

晚餐畢。遊魂集。汽車鬧。風頭出。兜過四馬路前。竟無虛日。重複北繞而西折。鑼鼓開場。兩脚慵慵。跋進腰牆。或覓廂樓。或登高閣。清茶漫品。瓜子細啄。香烟一包。點心三角。絹頭焉。烟嘴焉。挨挨擠擠。正不知其幾時。脫落走廊。一帶條檯。如龍彩旗。五色高掛。如虹茶房招待。南北西東。某唱。老生喉嚨。圓融。某做。正且情節。悲淒。包廂廳座。樓上樓下。而喝采不齊。小姐姨太太。浪子。廬孫。狐羣。狗黨。都聚於斯。名為看戲。來覓情人。明星。熒熒。金剛鑽也。綠雲擾擾。東洋頭也。細點漂來。噴香水也。東斜西橫。做俏眼也。香氣撲人。風吹過也。轆轤我。心魂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攢頭覓縫。而吊膀焉。有稱老蟹者。四十多年。打扮之妖。燒衣服之漂亮。體段之風流。粧腔做勢。勾引人。依戀如娘。一刻不能忘。隔壁房間。眼波眉黛。鬢影衣香。恍惚。迷離。釘梢。跟之。亦所不惜。嗟乎。一臺之戲。千萬人之戲也。婦女看戲。引人入其家。往往要好。如仇儼。用錢如泥沙。以附骨之疽。對於結髮之親。夫眼中之釘。加於親生之兒女。妍頭難拆。勝於醫病之藥。粒相思。不斷。比於貼身之衣。縷露水。恩情高於半空之城郭。黃昏密約。訂於牀頭之私語。彼僕婦之流。不敢言而敢。怒秘密之事。以為穩固。日久長機。謀露公堂。一控姦情。盡吐嗟乎。看夜戲者。非看戲也。調戲也。蕩婦看戲者。淫也。非懂戲也。使婦女各愛其身。則足以拒淫。若復愛浮薄之人。可自一個而至百個。而俱來安。



得而不敗也。若輩恬不知恥，余作此以諷之。倘或見之而痛改之，亦是諸文而有益社會也。

●夜花園辭 仿詞武傲體

(詩 隱)

臨時夜花園者，名雖雅致，地實風流。有人性愛，冶遊會以便，宜行事泊乎昏夜，穢若春宮，潛圖密約之歡。陰曠後庭之嬖，雙方戀愛，共和何必瞞人。一見傾心，身體誰能自主，逐遊魂於走狗，開盛會於聚塵，加以淫蕩，為心風騷，成性自趨邪僻，并害賢良，喚姊呼姨，瞞爺背母親族之所共恥，家人之所不容，猶復任意流連，輸身俊俏，狂蜂浪蝶，步之於後，塵大姐，姨牽之以駿馬，嗚呼，或父兄之顯宦，或夫婿之未亡，吊膀尋歡，實天良之喪盡，貽羞丟醜，定門祚之將衰，甚者閨秀名媛，飄流浪子，欣良緣之會合，結片刻之恩情。朱晦翁之格言，良有以也，感應篇之果報，豈徒然哉。方今夏令又逢，遊場新開，彼滑頭之碼子，定全體之歡迎，路過靜安（上海地名）人多妖孽，婦皆怨女，男盡狂且，窵桶成羣，汽車相接，兩情眷戀，求風之樂，無窮。後約商量，渡鵲之期不遠，電燈上而灘簧起，清茶泡而窗檻憑，粧嬌則俏眼傳情，故腦則假嗔變色，如此良夜，何夜不歡，如此佳人，何人不樂，彼等或為巨族，或係名門，或傷遲暮於青年，或悔牢籠於側室，誰能遣此人，孰無情，妍頭之誓未乾，拉馬之謀何託，倘能借此為號，藉以言情，共談秘密之心，無礙家庭之命，凡諸樂境，如渡天河，然其飽受寒涼，徘徊草露，貪取一時之樂，終貽致疾之虞，請看上海之場，花不覺臨風而泣下。

●新樂府（白全略）

(東園戲筆)

嘆張勳

嘆息愚公性太愚。

移山事大最糊塗。

猶兒亂局難收拾。

北道輕投一子孤。

南呂

(香柳娘)怪起武夫。怪起武夫。挾持無據。無才無識。無程度。你從戎入粵。你從戎入粵。發軔記當初。捧檄歸行伍。又奔波道路。又奔波道路。依然故吾。寄梁鴻廡。

(前腔)卜升沈命途。卜升沈命途。感深遲暮。出門一笑。彈冠去。在前清末造。在前清末造。微幸握兵符。強作擎天柱。遁寒江北渡。遁寒江北渡。財瘴力痛。恣情抄擄。

(前腔)負徐州一嶠。負徐州一嶠。負嶠如虎。世人莫敢。攖其怒。擁高牙。大蠶。擁高牙。大蠶。城有假威。狐社有潛行。鼠上將軍定武。上將軍定武。恩殊禮殊。項城知遇。

(前腔)但登高一呼。但登高一呼。四圍黃霧。山鳴谷應。皆驚怖。又風雲咤叱。又風雲咤叱。犀首認狂奴。牛耳推盟主。甚英雄項羽。甚英雄項羽。彭城作都。霸王西楚。

(前腔)忽提兵北驅。忽提兵北驅。託詞調護。手翻手覆。為雲雨。怎倡言復辟。怎倡言復辟。坐擁。有蘿圖利。斷無蘭譜。甚共和夾輔。甚共和夾輔。周家竹書。紀年全誤。

(前腔)算三年有餘。算三年有餘。那堪回顧。可憐。囊皆塵土。鬧紛紛黑白。鬧紛紛黑白。打劫局。全輸。擲去成孤。注問搜羅阿堵。問搜羅阿堵。而今有無。六州錯錯。

(前腔)早騎湖上驢。早騎湖上驢。百花洲。渚急流。勇退。隨鷗鷺。享田園清福。享田園清福。山水。瀨樵。漁泉。

石招傳侶相煙霞癖痼。但煙霞癖痼。優游自如。不談時務。

(下場詩)

况君暮景迫桑榆。大廈安能一木扶。

七日秦庭徒洒淚。不應復楚學包胥。

### 滑稽新語

(少芹)

### 諧聯

北京公民請願團。因要求通過對德宣戰案。包圍衆議院。毆打議員。大為輿論所指斥。厥後兩院停會。閣員辭職。內閣運命不絕如縷。此實政局之奇變也。茲擬其事。戲為一聯曰：『公民團罪深孽重。不自殞滅。禍延內閣。』衆議員末學新進。因識忌諱。干冒外交。』又有兩聯曰：『聾總長。』『啞議員。』何海鳴六個時辰都督與袁世凱八十三日皇帝。』殊滑稽之至。茲特連類及之。

### 嘲長子詩

漢口某大藥店之小東家。名葉直哉者。身瘦而長。高可七尺餘。好作狎邪游。漢南長清如意里各妓家。時有其足跡。一般妓女。見葉咸呼之為開路神。有滑稽家。曾著打油詩一首以嘲之。真形容盡致也。其詩云：頭尖臉小骨。柴藥舖東家。葉直哉。乘轎最宜無頂好。進門不敢把頭抬。賭錢刻刻拚家產。看戲輕輕跨舞臺。待到先生西去日。做將丈二大棺材。

壽

六

## 乾濕蜜錢

一近視眼老學究。初至上海。抵埠後。即僱一人力車。拉向四馬路。行至稻香村門首。亟命停車。緩步入店。夥以其來購食品也。起而詢買何物。學究曰。汝家可有潔淨房。問否。店夥錯愕。不知所對。學究又大聲詢之。店夥曰。敝號不是旅館。先生認錯了。學究即指門外所懸之牌曰。你說不是旅館。爲甚。事大書特書。乾濕客棧呢。店夥大笑曰。先生認錯了。那市招上不是乾濕客棧。乃是乾濕蜜錢四字耳。學究凝睇視曰。勿怪我。朕得不明白。實係此四字寫得不清楚。

## 買了還要打

某甲以兩銅元予其子。囑之買醬油與醋。子持兩盤出門。又返。問父曰。那個銅元是買醬油。那個銅元是買醋。甲指其錢曰。此錢買醬油。此錢買醋。其子至醬園門外。復又折回。問曰。那一碗盛醬油。那一碗盛醋。甲指其碗曰。此盤盛醬油。此盤盛醋。其子至醬園。又回。問曰。還是醬油先買。還是醋先買。甲怒其呆。欲加扑責。子曰。還是先責後買。還是先買後責。父曰。先打手心。後買醬油醋。子曰。還是左手先打。還是右手先打。父曰。一齊打。子曰。打痛了。不好持盤。父曰。買過醬油醋。再打。子曰。買了醬油醋。我很有功勞。父親何能打我。父曰。買了還要打。子曰。如此說。老實些。我也不去買。你也不要打我罷。

## 你還比我懶

某甲性懶成癖。猶以爲未盡懶之能事。聞西鄰有一懶祖師。懶名久著於外。因具門生帖。往將從而肄業焉。及至懶祖師門外。倚牆而立。大呼室內有人。快出來會我。懶祖師聞聲出。問其來意。甲以學懶對。懶祖

師曰：你既來學，懶何不至門內？甲曰：你先將我教傳會了，我再進來。懶祖師詰其故，甲曰：倘若我學不成，我回去到底少走幾步路呢？懶祖師聞是語，拱手謝曰：閣下真夠成了，懶神程度實在兄弟之上，明日我還打算拜到門下，做一個及門弟子咧。

### ●四不全爭長

一瞎子一瞎子一瘋子一瘋子，結盟為弟兄，互相爭長，勢不相下。瘋子出為調人，曰：不如各就己之不全處，說句冠冕堂皇話，誰說得好，誰即為長。衆善其計，於是公請瘋子先說。瘋子更不推却，乃曰：『懸天。』地。』言畢，謂三人曰：我可以為長了。瞎子曰：『後輩（背）高似前輩。』瞎子曰：『目下無人。』瘋子忽將頭上帽兒取下，大呼曰：『無法（髮）無天。』

### ●家務外交總長

一某新學家謂其父曰：現今國體既號共和，何以家庭之間還不改革呢？父囁其妄，姑如其言而詢曰：汝不妨宣佈政見。子曰：不難不難，於是召集家人於一室，舉其父為總統，已為家務總理，其餘職務則使其母及姊若妹分任之，更令其妻掌外交事務，謂之為共和家庭。妻自任外交一席，日與親友家往來酬酢久之，遂與某之中表私合，事為某所偵知，怒責其妻，妻反唇譏曰：掌政府外交的當結識鄰邦，掌家庭外交的也當結識親友，而且這一席是你叫我幹的，我若不實行外交主義，便是有負你的委任了。顧名思義，當然如此，你這家務總理何能干涉我哩？某無辭以對。

### ●將兩條老命給你

某翁之女出嫁。臨行時不肯登輿。嚶嚶哭泣不已。父問何事。女曰。兒的奩具雖然豐富。尙有阿父的田房契據。不曾給我。父果愛兒。乞以此兩物予之。則兒卽去矣。父不可。女乃臥榻上。宛轉嬌啼。親友勸慰之。卒弗聽。蓋不償其欲不止也。父不得已。乃啓箱篋。檢一紙捲出。授女曰。契據在是。女接而藏諸衣際。始欣然行。次日。告其夫曰。吾父財產爲我悉數搜羅無遺。今而後我與汝一生喫着不盡矣。於是出紙捲示之。夫視而笑曰。此非契據。乃汝父與汝母結婚時八字帖也。汝受汝父給矣。女大怒。亟乘輿返家。與父滋鬧。責其不應誑己。父曰。我所有資財。悉置購汝之奩具。僅贖田房兩項。留爲老夫婦他日生養死葬之用。若一齊給你。我怎生過活。女曰。你不給我。倒也罷了。又爲甚麼掣八字帖來搪塞我。父曰。我昨日被你鬧得没法想。只好將我同你娘的兩條老命給你了。

●你今夜沒有啖乎

老翁有一子。讀書未成。慣喜咬文嚼字。與人言。必用唸八股腔調。音韻悠揚。且之乎者也字面。不絕於口。一日。其父身體違和。子立於房門外。曰。父乎。何事。學宰予晝寢乎。父答以有病。子曰。伯牛有疾乎。盍召醫來視之。父見其狀。容可掬。乃閉目不語。子又曰。噫。天喪予。吾以汝爲死矣乎。父大怒。亟伸手取便壺。擊之子。避讓而免。又提高喉。音曰。飄飄乎。蕩蕩乎。不是走得快。早被一茶壺。茶壺碎乎。只怕你今夜沒有啖乎。

●滑稽贊語

當歐風甫經東漸之時。吾鄉青年志士某君。首學時髦。派年十七歲。卽搽其八字鬚。如兩撇仁丹式。足登黑洋襪。着響鞋。游行市上。旁若無人。當時風氣未開。見之者咸詫爲異服。異言。其父固頑固之尤也。見

子狀。斥之。某卽飽以老拳。又憎其妻不文明。欲出之另娶。嗣爲親友勸止。某遂弗與共衾枕。日與三五假新學家過從。甚或數月不歸。棲止之地。以旅館爲傳舍。由是父不以爲子。妻不以爲夫矣。邑中有好事者。贈某十六字贊語曰。不靴而烏。着黑襪。不老而鬚。十七歲留鬚。有妻而鰥。弗與共衾枕。有父而孤。某對人言謂其父已死。寥寥數語。可謂確切不移矣。

### ●議員哭藝員

某議員與伶界大王譚鑫培比鄰而居。自公民團毆打議員之第三日。忽見街衢之上。有多數人各手執紙錢一束。且行且歎曰。不料那有一無二之藝員。竟一命嗚呼。真正可惜。時有同院某某議員聞此語。亟詢衆何往。衆以詣韓家潭對。大驚曰。某君被毆死矣。吾儕當往弔之。於是咸往韓家潭而來。及至某某門外。大哭而人。某在室中。聞哭聲。驚而出。同院者始知誤。以藝員爲議員也。乃相與大笑。

### ●纏夾議員

相傳衆院中有某議員者。既老而聾。每屆開會時。輒纏七夾八。所問非所答。一日。議長因公民團毆打議員事。召集全院議員。開討論會。謀對付方法。比衆人齊集。議長登台演說曰。這件事真有些『掣肘』。時某亦列席。聞掣肘二字。誤以爲『吃酒』。卽大聲詢曰。吃酒耶。還是督軍做主人。抑係總理作東。道議長不之答。又說曰。我們無故被暴徒蹂躪。真正『晦氣』。某在旁曰。議長問我『內弟』麼。他回籍去了。議長曰。我不曾問你內弟。某曰。會計耶。適才還瞧見他的。議長曰。你儘管同我糾纏做甚。真正『倒竈』。某曰。我們不曾『好笑』。議長曰。『倒霉』遇見了你。某曰。我雖耳朵有些聾。還不曾『老顏』。我果然老顏。

上。年。何。能。扳。起。黑。盒。子。去。打。人。哩。

### ●我的短衫被誰偷去了

一賊潛入貧人某甲家行竊。時某甲之婦聞挖洞聲。陰告其夫曰。有賊。夫止妻勿聲。乃於榻上覘之。比賊入。四處摸索殆遍。知室中無他長物。心甚悔。然既來此。亦斷無空手而去之理。既而捫猴小罈中。有米數升。計不如攜之而去。乃解短衫。鋪於地上。將以包米。某趁其不備。潛探手取短衫置枕畔。及賊持罈至。捫之。短衫已失其所在。知有異。亟由洞中蛇行出。窺窺有聲。某之妻在牀上大呼曰。有賊。有賊。某答曰。沒有。沒有。賊在牆外。應聲曰。既沒有賊。我的短衫被誰偷去呢。

### ●我望你你也望我

一少女在門外位立。適有某滑頭經過其前。見少女眉目如畫。丰致絕佳。因駐足望之。約數分鐘之久。少女怒其輕薄。狀問曰。你儘管望着我做甚麼。滑頭曰。你不望着我。如何曉得我望着你。你既怕人望。你又爲甚麼事。站立門外呢。少女竟無詞以對。

### ●自治會與字紙會

某知事蒞任之始。卽籌備自治會。邀同在城紳士組織進行。而以經常兩費支絀是慮。時有某紳起立曰。設立字紙會。要不了幾多款項。只須賃一所房屋。砌兩座磚壩。多僱幾名撥拾字紙。伏役卽行了。衆以其誤解字音也。闕然發矇。某紳勃然怒曰。難道我的計劃錯了麼。當眞民國辦理字紙會。與前清時代不同。嗎。衆見其不可理喻。咸目笑存之。



### ●同姓不是一家

四川宋育仁與勞乃宣倡復辟謬說。一般亡清假忠臣。無不從而附和之。政府令將宋遞解回籍交地方官看管。宋啓程之日。有惋惜者。有唾罵者。更有疑宋爲民黨。偉人宋教仁之弟者。及至車站。忽一莽漢躍而出。逕批宋之頰曰。汝兄死未及一年。汝卽頓變宗旨。創此叛逆邪說。他日九原之下。何以見漁父先生乎。旁觀者告以同姓不是一家。大漢猶堅不肯信云。

### ●西員堂

銅匠某甲。忽然暴富。乃鳩工大興土木。建築房屋數十幢。又造花園一所。備極侈麗。落成之日。置酒邀當地紳衿士庶及飽學名流飲譙。更要之代起堂名。有某乙者。詼諧士也。因擬西員堂三字贈之。甲以爲名士所賜。欣然製匾懸於廳事上。數月後。其至戚由遠道來晤。甲見是匾。頓發狂嘍。甲問之。故戚曰。這西員兩字。他正道着你的本業。甲不信。戚曰。你試將西字橫過來看。不是像個風箱那個員字。不是像個錘鐵的鐵墩子麼。

### ●倒讀百家姓

某翁有一子極笨。乃請一李姓名下士教之。讀百家姓。起首四句。連讀百餘遍。猶不能熟。謂先生曰。請講解給我聽。先生乃作極淺顯之語曰。趙字是倒灶之灶。錢字是束修錢之錢。孫字乃是我孫之孫。李字是我李先生之李。周字是三氣周公瑾之周。吳字是吳三桂之吳。鄭字是不正經之正。王字是王八蛋之王。講解既畢。先生問曰。汝記得否。子曰。記得了。我唸給先生聽。於是倒讀曰。王八蛋。不正經。吳三桂。三氣周。

公瑾。李先生是我孫。不給束修。錢亂倒。灶先生曰。你不是罵我麼。子曰。是先生教我的。

### ●呂氏女與徐氏子

有徐氏子與呂氏女私通。事爲女之父偵知。率其僕從。於室中將一對鴛鴦。雙雙就獲。鳴之官府。治以罪。事後女立志必嫁徐。不如其願。卽以死報之。父見其意甚決。允之。合卺之日。里中有某滑稽家。贈以一聯。云。呂氏姑娘。下口大於上口。徐家公子。斜人不是正人。

### ●妙對

醫士某甲與儒生某乙相友善。一日。二人聚飲。乙曰。吾欲屬對。以侑酒。何如。甲稱善。乙曰。吾用四時節景。出上聯。子必以醫藥對也。甲允之。乙曰。碧桃萬樹柳千枝。甲對云。紅棗兩枚薑一片。乙又曰。避暑最宜深竹院。甲對云。傷寒須用小柴胡。乙曰。丹桂香飄送徧三千界。甲對云。梧桐子大每服四十九。乙擊節嘆賞。又曰。春夏秋三景已畢。尙有冬季一聯。吾再言之。遂云。大地無分南北。遍種梅花。甲思索移時。竟無以對。乙再三促之。俄而甲忽大聲曰。小妾有件東西。倒懸藥碾。

### ●四不全作文

有缺嘴禿子。聾子。沒鼻子。四人會宴於某餐館。因相謂曰。吾等四人。秉天地之氣以生。五體不全。誠屬可恨。缺嘴首先發言曰。吾欲諸君各作時文一小股。刻劃己之本來面目。以博一笑。何如。三人答曰。可。缺嘴云。『多聞疑多見。殆君子於其所不知。蓋』聾子曰。『見在天。見在田。君子以自強不息潛。』禿子接言曰。吾二人亦各有一小股。乃述云。『其垂而下者。勿論矣。卽其形而上者。言之似牛山之濯濯也。卽使楊

也。即。使。西。子。蒙。不。潔。雖。欲。掩。而。無。可。掩。矣。』

諸

叢

『其。益。於。背。者。勿。論。矣。即。其。見。於。面。者。言。之。似。王。道。之。坦。坦。

劇

話

# 國華書局新書廣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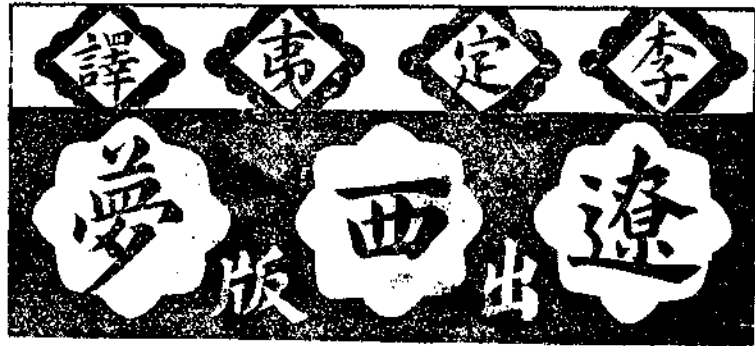
## 李定夷著 雙縊記

記以雙縊名讀者頗名思義初以為哀情小說者當係同命之鳥  
實則事殊不然若果記同名鳥之雙縊坊間同類之作多如汗牛  
一律讀之欲睡名家小說固斷不如是本書所稱雙縊者姑媳二人  
前之編者為媳後之編者為姑前之編者可憐可敬後之編者可憐  
可恨事為實事情亦真情亦奇變化之狀顯顯顯之形顯顯顯之  
兩活定夷出書既多已日國裁道無旁廬文揄揚也全書分十四  
回都六萬言業已出版定價大洋四角

## 黎黃陂軼事

黎公元洪昔為革命元帥今任民國元首功業政績久已彰彰在人耳  
目聞至往時秋開世間無事則之書知之者殊少江都黃少萍先生  
廣武漢報界先政編者著其久所交多黃陂傳故於黃陂軼事知之甚  
詳之作凡尊重黃陂者不可不讀是書中分章如下  
緒論  
第一章 軍官時代之軼事  
第二章 起義時代之軼事  
第三章 南北革命時代之軼事  
第四章 二次革命時代之軼事  
第五章 困處京師時代之軼事  
第六章 帝制發生時代之軼事  
第七章 貴制發生時代之軼事  
第八章 繼任總統時代之軼事  
第九章 結論  
第十章 黃陂軼事

卷首 第十卷  
照前 二幅市上向未見過者當以先觀為快也全書一冊定價大洋  
五角



古人句云可憐無定河邊骨  
猶是深閨夢裏人痛哉世界  
不幸而發生流血之禍今歐  
州列國兵連禍結已歷三年  
之久實自有世界以來之大  
戰也離人骨肉寡人妻子身  
受者固極痛心耳聞者亦應  
下是書記一雙  
未婚夫婦  
其夫身隸軍  
籍出被俘軍  
其妻出征種  
其法以種之  
方鏡終求重  
破鏡到未重  
圓夢處正此  
無覓處正此  
之謂也  
美人 口文情雙絕  
此書 堪與紅粉劫  
並稱 一冊定價  
五角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 脈脈劇話

大舞臺賈璧雲。姿首之佳。固為有目者所共賞。顧譽之者曰。璧雲而首誠佳矣。而身段則不見佳。以其腰支無婀娜之致也。然以脈脈眼光觀之。是正璧雲優點。何言之。大凡習花旦者。一步一趨。墨守簪肩搖首。耍骨頭。走浪步。諸成法。不知變通。無論扮大家閨秀。小家碧玉。總不能脫此窠臼。使閱者一覽而知為戲劇中所扮之婦女。而非閨閣中真正婦女也。璧雲無論演何劇。舉止動作。自頂放踵。純乎女子天然態度。無絲毫牽強。予以為觀。璧雲身段。試一閉目凝思。與真正婦女。有一不吻合者乎。

前觀第一臺石月明演空城計。傳令起。斬護。止念白唱做。雖已大醇。而小疵仍在。所不免。如大小三軍之軍字。咬字不準。二六板板槽不結實。身段不凝。重皆。是增長勝之司馬懿。嚙子。雄偉。收音少。弱。每唱一句。始終不能如一。甚矣黑頭全才之難得也。王德義之馬謖。大致不差。然較諸馮志奎。遜色多矣。惟有一大謬點。不能不為之糾正者。間斬一場。向諸葛痛哭認罪後。遽隨刀斧手赴刑場。致將家有八旬老母。無人侍奉。求丞相不時照應。一大段念白。忘卻乃石月明於其立起後。復將其召回。語以爾之八旬老母。嗣後

我自當代爾照應云云此一。大漏洩幸有月明爲之強補不然幾不成其爲戲矣吾於是益思志奎不置。近來海上武戲自何月山演三本鉄公雞以真刀真槍作備於前風靡一時幾有舉國若狂之慨然皆囿於成法陳陳相因座客皆司空見慣惟天蟾所排之年羹堯武行中人全體出臺旗幟鮮明器械精良散打聚打花樣翻新興尋常武劇迥然各別可謂有目共賞之作。海上小生去羣英會中之周瑜者夥矣然持較素雲則不啻小巫之見大巫也素雲演此戲做工表情殆將周瑜身分器量才具學術體貼到十二分田地九京如可作吾知周瑜亦必引素雲爲千載後第一知己也。

楊瑞亭何月山皆以長靠武生而兼演老旦戲者論武工瑞亭爲漸進派月山爲急進派要不失爲武生中中上人才若論唱工同具一副假嗓子宜用邊音然瑞亭善於運用故唱日蓮僧釣金龜徐母罵曹行腔使調嗓子圓而且潤月山不善於運用故每唱一齣不俟終場即現竭蹶之象甚致唱不成聲此月山之不如瑞亭處固無可諱者。

天蟾舞臺以何月山病重輟演年羹堯劇中少一重要脚色爰請張桂軒承乏桂軒近來所演皆唱做打色色兼全之作如落馬湖白水灘翠屏山銅網陣綠牡丹等凡月山所能者彼均能之然欲藉覘其優劣殊未易加以判斷蓋各有所長未可抑此揚彼也論武工月山剽悍桂軒結實論身段月山凝重桂軒矯健可謂魯衛之政若論念與唱則月山當讓桂軒出一頭地月山嗓子假念白帶雌音唱工矯揉造作毫之不如桂軒直念白雄健沈着唱工純乎天籟不待勉強此其大較也。

林顰卿演蘇小小。姿容秀麗。品格清高。一舉一動。確是一個。有知識。有學術。有志氣之妓女。不似上海灘上一般。既爛污。而假充時髦之先生。專搭豆腐架子。洵可兒也。

張桂軒演獨木關。歎月一場。念白尖。團字音。個個分明。所唱之調。抑揚高下。句句可聽。惟槍挑安殿寶一場。似勇猛太過。不類病夫。是亦微疵。

曩嘗謂楊瑞亭唱工宜老且。不宜鬚生。以其嗓子假而窄。善用邊音也。近觀其所演鬚生戲。如空城計。李陵碑。桑園寄子。噪子。有真有假。有寬有窄。唱主中鋒。並非專以偏鋒見長者。惟放寬落下。少覺薄弱。而英雄厚亦由錘鍊工夫欠缺耳。

第一臺王靈珠。本秦腔花旦專家。而兼演二黃青衣者。然觀其演梆子派戲。如大劈棺。紫霞宮。汴梁圖。新安驛。海潮珠等。似不及二黃派之武家坡。汾河灣。硃砂痣等見長。何以故。靈珠戲善於言情。善於傳神。觀其激烈潑悍之行。似不若觀其旖旎纏綿之作。吾嘗謂其名雖北派。實則兼有南派性質者。質之老看戲者。以爲何如。

第一臺演全本單刀赴會。自取城都起。高百歲飾劉璋。所唱搖板西皮二六。摹倣大頭。雖不能謂爲神似。然起訖轉折。確是大頭派別。噪子復足以副之。單刀赴會一場。去關公者。當然是三麻子。唱做之佳。早爲顧曲家公認。無俟贅言。末場逍遙津。石月明去漢獻帝。唱尙可。身段太不興。顛頭播腦。渾身亂動。簡直時慧寶第二亟宜改正爲是。

林顰卿花旦戲。近於子和一派。誰不知之。然做工表情。饒有書卷氣。非子和所可及。嘗觀其大男花木蘭。



兩劇叶屬名雋。舉止安詳。是兒殆於歌舞餘暇。致力學業歟。

麒麟童反串小生。如寶蟾送酒中之薛某。黛玉葬花中之寶玉。做工表情。言論丰采。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惟一付破竹喉嚨。不適於聽。僂僂其背。不適於觀。若能祛除以上二病。則成一完全小生。愈於陳嘉祥。姚俊卿輩多矣。

趙君玉演白門樓。飾呂布。風流倜儻。卓爾不羣。能將當日溫侯因荒於酒色。致使一個轟轟烈烈男子。頓成病夫狀態。描摹盡致。曹兵壓城而陣。提槍迎敵。勉強而行。甫一交綏。卽爲曹兵生擒活捉。以去。見操時。苦苦哀求。冀免一死。回憶轅門射戟。昔日之奉先。何其壯。今日之奉先。又何其憊也。君玉於此種表情。大致不差。卽學幾句朱素雲調頭。亦有精警處。惟薄而不厚。不必爲諱。小楊月樓之貂蟬。面首甚佳。嗓音太細。舉動言語。觀觀。觀似十七八齡之閨秀。豈當年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之貂蟬所宜出。此林樹森之陳宮。唱做念均不弱。某淨之曹操。無長足錄。

第一臺自汪笑儂輟演。其擅長之戲。如馬前潑水。獻地圖哭。祖廟等。悉以石月明承乏。予初以爲童伶演此。無異婢學夫人。雖佳亦僅。乃前夜觀其獻地圖。於兒操見劉關張趙孔明。匪特唱做表情。酷肖笑儂。而所念之白。無有一字不根據笑儂藍本。得諸笑儂親授。與抑間接學自他人。與麒麟童之劉備。受地圖時。念白至垂手而得之。垂字作吐字音。亦有見地。故連類及之。

謎



海

林氏最近之傑作

政治小說之善本

冷紅生

新著

# 中國陽秋

定價  
三角

中華  
小說  
社發  
行

林氏小說不下百餘種然多譯自他國較論其生平最風行之傑作茶花女遺事尚以為不悞於心茲編遠自滿清讓政以至袁氏稱帝近自黃陂止位以至督軍構兵皆從一絕世美人中道出原原本本詳述無遺先生以名宿久居京師所交又皆名貴故多有言人所不敢言發人所未曾發者而述美人名士之遭際尤足令人眉舞行文酷似史記脈落意境在在有條先生自言此作遠勝茶花女郵致本社囑為印行茲已出版每册定價三角

上海  
中華小說社啓

南  
城  
路

上海

時  
國  
事  
華  
新  
書  
報  
局

代  
售



謎話

別有會心室談虎

(惟一)

謎之命名。言人人殊。有謂庾詞者。晉語范文子莫退於朝。武子曰。何莫也。對曰。有秦客。庾詞於朝。庾隱也。謂隱伏譎詭之言也。如左傳。鞠藭者是。東坡詩云。庾詞聊復託芎藭。或作庾詞者。誤。有謂商燈者。則取商榷之義。杭人元夕。多以謎爲猜。任人商略。有謂商謎者。一人爲隱語。一人猜之。以爲笑樂。東京夢華錄云。雜技有劉百禽弄蟲蛾。毛詳霍伯醜商謎。張山人說譚話。皆當時一種遊戲也。有謂春燈者。則春市一燈。頗爲雅確。更有謂爲春燈謎者。正不識如何附會。明阮大鍼雖有春燈謎之作。然而爲傳奇之名耳。至呼爲燈虎。則不知所本矣。惟檢字書。虎音呼。虎文也。象其文章屈曲也。燈虎之義。或卽本此。不然。龍山燈虎。千文虎。冰天談虎。均爲名賢手著。豈能盲然相從。羌無來歷耶。噫。亦異矣。今之所著。非所謂談虎者乎。既顏以此。復不識義。一何可笑。然而予固本乎。龍山燈虎。千文虎。冰天謎。虎者也。要之。無論呼爲庾詞。爲商

燈爲商謎。爲春燈。爲燈虎。而今則皆謂之謎矣。文心雕龍云。謎者何。迴互其詞。使昏迷也。猝審厥義。似極迷離。倘恍然固有一定之統系在焉。一定之條理在焉。有統系斯秩然而不紊。有條理斯釐然而不紊。善猜覆者一謎到手。卽能定其統系。尋其條理。統系既明。條理斯得。有如庖人解牛。迎刃而解。若盜玉麟之射易經。匪其彭國有守龜之射書經。邦之蔡企之射詩經。人而無止。大極圖之射禮記。陰陽相半。牛衣對泣者。誰之射左傳。王章也。近者悅之射四子遠之則怨。諸面一揭。伏案尋思。統系既明。條理卽得。易經一謎。能知其爲嵌姓也。而彭字以露焉。書經一謎。能知其爲訓詁也。而蔡字以露焉。詩經一謎。能知其爲離合也。而人止之字以露焉。禮記一謎。能知其爲刻劃也。而陰陽之字以露焉。左傳一謎。能知其爲問答也。而章字以露焉。四子一謎。能知其爲對面也。而遠字以露焉。綱旣舉矣。目其張也。領旣挈矣。衣其振也。卽令書句未諳。亦可發篋陳書。何求不得耶。譬彼畫竹。枝葉紛披。而能求其要端。則一可尋矣。譬彼結網。經緯錯綜。而能挈其要綱。則頭頭是道矣。若一不明統系。不得條理。如游五都之市。如登三神之山。徬徨瞻顧。不知所之。故能猜謎者。非果能大過人也。不外善定統系。能尋條理已爾。

孔子曰。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言有序也。製謎雖曰細事。亦須循序以進。不可一蹴而幾。謎之良否。原因縱非一端。要惟關於學力。學力能多一層。工夫卽進一層。是故謎有淺深。有雅俗。由淺以求於深。由俗以致於雅。按程而進。勿務其高。卒必達登堂入室之一日。若惟恥其淺俗。徒務深雅。是不啻不翼而飛。不脛而走。未有不敗者。故初學製謎。不必忌其俗。亦不必忌其淺。久之學力既富。自能趨於深雅之途。今之學爲謎者。不能循序漸進。鮮不貽畫虎刻鵠之誚。古謎有以山山惟落暉。射四子一句出曰者。則以

日字象初日之形也。瀟字射詩經一句秉心塞淵者。則事為秉之心也。別開蹊徑。自具奇觀。乃有學力未至。復欲強步其後。更以金烏西墮射四子入日者。又以筆字射詩經君子秉心者。夫山山惟落暉一謎。山山相連。非出字乎。日字則固為日落之象也。若金烏西墮。祇能形容日字得到。其入字將如何消納耶。瀟字一謎。其間聿部明明為秉之心。而塞於淵字之間。若筆字上部以貼君子切矣。而聿字未必即可謂之秉心也。學力未至。偏要矜奇。未有畫虎之能。刻鵠之技。而質質然畫之。刻之。其不類犬若鶩者。幾希。金陵劉曉鐘。聰敏逾恆。亦能製謎。嘗見其數則。頗為流動。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射鳥名。佛現了。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射曲牌。快活三。我是悄悄相問。你便低低應。月朗風清。恰三更。射唐詩。夜半無人私語時。細端詳。好似我爹娘模樣。為恁麼。半存半去。畢竟是文章誤我。我誤爹娘。而今不作為官想。射四子在親民。又有橐字謎。則以象棋詠之云。撐士將軍吃車。開礮。輪棋。輪木頭。在我邑。亦有此謎。亦以象棋詠之。則曰。行車招爾軍。起士抽車。浮鳥礮。食紅包。起象。壓象日。如此說來。儼具局勢。以較前作。似勝一籌。人謂潮人謎學極精。信不我欺。

### 謎錄

漢水之人進膠舟於王

四子一

君子可欺以其方

平反

四子一

能使枉者直

調

四子一

言可復也

迷路

則可謂養志也

祖龍暴虐

守歲

有事弟子服其勞

沈寃

正得阿承醜女

則

玲瓏望秋月

玉容寂寞淚闌干

長嗟

十四日還里

萬里長征人未還

長歌吟松風

李廣無功緣數奇

東山懷古

謎 海

四子一

四子一(解鈴)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

四子一(繫鈴)

四子一

唐詩一

唐詩一(繫鈴)

唐詩一

唐詩一(繫鈴)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唐詩一

道之不明也

曾是以爲孝乎

不以仁政

終夜不寢

大人弗爲

屈而不信

非擇而取之

惻隱之心

閨中只獨看

掩泣空相向

歎息未應閒

明朝望鄉處

城下沒全師

龍吟虎嘯一時發

茂陵不見封侯印

謝公宿處今尙在

四

岳飛悔不聽道悅禪師之言

唐詩一

愧君猶遺慎風波

落葉

書經一

厥木惟條

昏迷於天象

書經一

宵中星虛

鹽泉

書經一

潤下作鹹

繞地球而行者何物

書經一

月之從星

門多長者車

易經一(繫鈴)

大人造也

植髮捐

易經一

乃利貞

以馬上得天下

易經一

武人為于大君

悼亡

易經一

以大終也

雙子新婚

禮記一(繫鈴)

不聞取人

臨清流而賦詩

禮記一

陶斯咏

宣姜

禮記一

不為伋也妻者

胡言

禮記一

安定辭

學亦有不利焉

聊目一

義鼠

當陽

聊目一

向果

長安賣藥

聊目一

韓方



子出

聊目一

孫生

求之不得

文言一

必有一失

爵口

文言一

燭火不息

新磨似月鏡

文言一

屈刀為鏡

則盡富貴也

諺一

牡丹花下死

兩災

諺一

落水要命

典盡春衣只醉歸

諺一

喫煞當勿得飽

汰

本草一

半天河

且向百花頭上開

四子人名一

曾元

浣宅

宋文一

水及其半扉

庶民子來

唐詩目一

集靈臺

(以上賈叔香著郭蔭葵述)

杜鵑枝上杜鵑啼

莊子二

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

子子

聊目一

二商

八

西人名

貝根

秋曉

崑崙三

拆字 改書 燒香

退婚據

外孫

芍藥欄邊春夢酣

(以上郭蔭葵著)

書名一

字一

六才一(遙對格)

前漢書

婉

恰對菱花樓上晚妝

●妓女答落魄子書

(少 芹)

有某生者。眷戀一妓。致家產蕩然。妓遂加以白眼。某生心猶未死。曾作一書致妓。欲依其門下。爲苟求溫飽計。妓惡其無狀。因倩其情客捉刀。覆函答之。

癡郎足下。昨奉大教。如聞隔世之言。不解世情。竟作望空之想。有輸入而無輸出。龜家門禁如斯。落陷阱而喪脂膏。虎穴餘生猶幸。愧我朝秦暮楚。空勞司馬多情。羨君剩飯殘羹。猶入板橋韻事。命也如此。夫復何言。過眼烟雲。本來如夢。無心萍梗。何必重逢。憐君囊盡黃金。莫怨人加白眼。君是從前闊少。何爲顛作龜奴。妾非當世孟嘗。安得廣招食客。我勸君不如歸去。故鄉詎少賓朋。若問儂於意云何。蕭郎已成陌路。情非決絕。事有難言。請看轎後車前。誰似爾敝衣垢面。况此日筵間座上。不少君舊好新交。曾幾何時。一蹶乃爾。憶昔呼么喝六。絕好排場。今甘做小服低。成何局面。君有奴隸性也。奈妾非慈善家乎。如再囉唆。門前恐警局必加干涉。故特殷勤。藉復函喚醒癡迷。須知伸手將軍。半是滑頭公子。既經失足。亟早回頭。他時得雲。再作風塵良友。此後難通碧落。休云巾幗無情。復上尺書。並候旅祉。





# 癩



專治疥癩 癬癬 疥瘡 水皰 爛瘡 癩粉 刺毒 有大效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每盒洋七角每打七元

上海北京路十五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